

未来的夏娃

L'Eve Future

作者：[法] 阿兰·巴迪欧
译者：[法] 阿兰·巴迪欧
ISBN: 9787309051111
定价：35.00元

作者：[法] 阿兰·巴迪欧
译者：[法] 阿兰·巴迪欧
ISBN: 9787309051111

ISBN: 9787309051111
定价：35.00元
——阿兰·巴迪欧 (Alain Badiou) 著
阿兰·巴迪欧 (Alain Badiou) 著
阿兰·巴迪欧 (Alain Badiou) 著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未来的夏娃 / (法) 亚当著; 李颀儿译.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640-6997-1

I . ①未… II . ①亚… ②李… III . ①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1898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办公室) 68944990 (批销中心) 68911084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通县华龙印刷厂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8.5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 胡卫民 陈 竑

字 数 / 265 千字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定 价 / 32.00 元 责任印制 / 边心超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维里耶·德·利尔·亚当 (Villiers de L'isle-Adam, 1840—1889 年) 是法国 19 世纪象征主义作家、诗人、剧作家, 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充满着神秘和恐怖的元素, 并兼具浪漫主义的风格。《未来的夏娃》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在这部生动有趣而又明显带有歧视女性倾向的象征主义小说中可以找到对女性理解的不同视角。兴起于 19 世纪晚期的象征主义文学运动与法国一个较为松散的诗人团体 (主要有魏尔伦、兰波、波德莱尔、马拉美) 密切相关, 这些诗人反对在当时文学中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 他们往往采用象征和寓意的手法, 在幻想中虚构另一世界, 抒发自己的愿望。具有启发性的象征主义写作主旨在他们的作品中创造某种共鸣, 而用一些象征意义唤起物质与灵魂又是神秘主义式的升华。维里耶与当时许多象征主义作家一样, 在爱伦·坡的影响下, 他写了一些颇为著名的散文。虽然他写的那些作品读起来较为费力, 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还是为他赢得了很高的文学声誉。

和其他象征主义者比较起来, 维里耶则明显带有更深层次的对技术进步的厌恶之情。在他的作品中, 经常充斥着对 19 世纪机械的冷嘲热讽。例如, 在 1873 年《天上的广告》中, 他描绘了有一种机器可以把整个天空都变成一个广告媒体。1874 年的《化学分析最后一口呼吸的仪器》中则讽刺了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是没落贵族维里耶所经常冷嘲热讽的对象, 似乎唯有如此, 才能保持他作为一个贵族的那种优越感) 感情的冷漠, 小说中设想了一种机器, 子女可以用来科学地分析他们濒亡双亲的最后一口呼吸, 使他们免于痛苦的困惑。在他的另一部作品《颂赞机器》中, 他以讽刺的口吻描绘了剧场中一种会自动反应的机器, 这种机器可以根据需

要而随时鼓掌或者发起哄式的嘲笑声。

美国伟大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1847—1931年）是《未来的夏娃》这部小说中所描绘的一位主要人物。恰如维里耶所提到的，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爱迪生天才般的众多发明使他成为一位较为传奇的人物：“因为爱迪生闻名于世，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他似乎拥有某种魔力或者类似于魔力的东西。”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爱迪生会经常以主人公的身份出现在一些科幻作品中，在这些作品中爱迪生经常被描绘成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例如，加内特·P·塞维斯（Garrett P. Serviss, 1851—1929年）在他所写的《爱迪生征服火星（1898年）》（这部作品被看作是对H·G·韦尔斯1898年《世界之战》的美国式的乐观回应）中，爱迪生发明了一种超级战争武器和飞往火星的反重力装置。相对于众多描绘爱迪生发明冒险故事的科幻作品来说，维里耶象征主义的处理看上去还是相当温和的。

《未来的夏娃》以身处纽约家中的爱迪生为开端。有一天，爱迪生的一位英国老朋友埃瓦德勋爵来访。在两人的交谈中，埃瓦德勋爵说出了自己最近的困扰，并决定为了摆脱他对拥有美丽外表精神却极其浅薄的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的爱情，决心自杀。爱迪生劝他不要如此冲动，为了劝服和帮助自己的故友不去自杀，爱迪生许诺给埃瓦德制造出一个与艾莉西亚小姐外表上一模一样，精神上则更为富足的完美女友。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对爱迪生造人的技术进行了详尽的描绘。最终，爱迪生所造出来的复制品在各个方面都比原型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好许多。事实上，维里耶在这篇小说中所要表达的一个思想便是，在现代性的逻辑下，复制品比原型更可取。埃瓦德起初对爱迪生能够造出一个完美的艾莉西亚持怀疑态度，但是不久他就完全爱上了爱迪生所造的人——安卓，并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而携美人归国。在这部小说的结尾，颇有些令人伤感，安卓在归国的途中死于一场海难，最终还是给埃瓦德留下了无尽的悲痛。

在这部小说中到处弥漫着对女性诱惑的那种近似歇斯底里的恐惧。女人都是骗子，在男人看来，那些拥有妖艳外表的漂亮女人，都是化妆品的掩饰欺骗作用而已。艾莉西亚小姐以及像她那样的女子在这部小说中被描

绘成既肤浅又爱慕虚荣的“美丽花瓶”，她们的存在对于男性的健康甚至生命来说完全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和伤害。用小说中爱迪生的话来说，“在欧洲和美国，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通情达理的男子，离开他们温良贤惠的妻子，放纵自己陷入到那些轻佻女子的情网中而不能自拔”。在这样一个“红颜祸水”泛滥的世界里，人造完美的女性对男性来说就变成了一种帮助和服务。这其中的设想看起来是有那么一点性别歧视的意思，但其中却潜藏着一位男人对心目中完美女性的那种难以启齿的渴望。在小说中，安卓是被爱迪生制造出来送给朋友的一个集完美女性优点于一身的玩偶。她可以在程序的指令下做男人要求她做的任何事情，并且会无条件地变成对方所想要看的任何样子。她会始终如一地忠实于她的主人，而不会有任何的背叛。如果有人企图对她进行性骚扰，那么她会毫不犹豫地按照程序的指令杀死骚扰者。

由于维里耶当时所持有的种族歧视观点以及被别人贴上令他声名狼藉的各种反女性标签，使得《未来的夏娃》这部作品很难被当时的读者所喜爱。所幸的是，维里耶在这部作品中探讨当代生活的“人工性”这一主题时较为精彩，还是为他赢得不少忠实的粉丝。《未来的夏娃》中的某些思考与 20 世纪末期的“后现代”的某些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如里面的人造人则可以看成是《银翼杀手》式的先驱，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很非常不错

致读者

小说主人公可能引起的混淆，是我刻意营造的。

众所周知，托马斯·爱迪生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发明家，近十五年来，爱迪生先生发明了许多奇特创新的装置，其中有电话、留声机、扩音器以及点亮世界各个角落的神奇电灯，且不说其他数以百计奇思妙想的发明。

在美国和欧洲，这位杰出的美国公民缔造了世人想象中的奇迹，他被称为“时代的魔法师”“门洛帕克的巫师”“留声机之父”，等等。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国家地区，爱迪生热爱发明的天性，在世人心中留下了神秘的想象。

从那时起，这个传奇的缔造者，现实中的大发明家，可以成为文学小说中的主人公原型吗？换言之，医生乔汉内斯·浮士德与沃尔冈夫·歌德为同时代的人，歌德以医生浮士德为原型，创作了《浮士德》，医生浮士德不也缔造了一个象征性的传奇吗？而且，作品《浮士德》没有逾越法律之处。

因此，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爱迪生，他的性格、起居住所、所讲语言和理论学说，或多或少与真实情况有所不同。

因此，我竭力完整地呈现这个现代传说，从形而上学的著作中吸取灵感，进行小说的构思。简而言之，小说主人公——工程师爱迪生先生只是“门洛帕克巫师”，而非与我同时代的工程师托马斯·爱迪生先生。

想说的到此语尽。

维里耶·德·利尔·亚当

1884年

致爱幻想和自嘲的人

第一章 爱迪生先生 / 1

- 1 门洛帕克 / 3
- 2 留声机之父 / 5
- 3 爱迪生的悲叹 / 7
- 4 索瓦娜 / 10
- 5 内心独白 / 13
- 6 神秘之音 / 15
- 7 一封电报 / 17
- 8 沉迷幻想之人能触摸到梦中之物 / 20
- 9 回顾 / 23
- 10 世界摄影史 / 27
- 11 洛尔·埃瓦德 / 32
- 12 艾莉西亚 / 37
- 13 魅影 / 40
- 14 内心如何随着外在改变 / 43
- 15 分析 / 45
- 16 假说 / 48
- 17 剖析 / 53
- 18 交锋 / 59
- 19 劝谏 / 63

第二章 契 约 / 67

- 1 白魔法 / 69
- 2 安全措施 / 73
- 3 现身 / 75
- 4 奇迹伊始 / 78
- 5 惊愕 / 85
- 6 高贵无比 / 87
- 7 啊！说做就做！ / 94
- 8 消停时光 / 97
- 9 隐喻的玩笑 / 102
- 10 女人皆如此 / 111
- 11 骑士之言 / 113
- 12 寻找完美之旅：三岔口 / 115

第三章 地下伊甸园 / 117

- 1 地狱一步即达 / 119
- 2 狂喜 / 121
- 3 鸟儿鸣唱 / 123
- 4 上帝 / 125
- 5 电流 / 127

第四章 秘 密 / 131

- 1 伊芙琳·阿贝拉小姐 / 133
- 2 心血来潮的后果 / 138

- 3 致命阴影 / 142
- 4 死神之舞 / 150
- 5 刨根究底 / 153
- 6 心怀邪念者蒙羞 / 157
- 7 奇妙之物 / 159

第五章 安卓 / 161

- 1 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机器人 / 163
- 2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 168
- 3 步伐 / 174
- 4 永恒的女性 / 179
- 5 平衡 / 181
- 6 震惊 / 184
- 7 虽黑犹美 / 187
- 8 胴体如酥 / 189
- 9 唇红齿白 / 193
- 10 身体气息 / 194
- 11 乌刺尼亚 / 196
- 12 神明之眼 / 199
- 13 肉身之眼 / 202
- 14 头发 / 204
- 15 皮肤 / 206
- 16 时钟敲响 / 207

第六章 影子露面 / 211

- 1 在魔法师家吃夜宵 / 213
- 2 催眠暗示 / 217
- 3 光荣的苦衷 / 230
- 4 月食之夜 / 236
- 5 神秘的机器女人 / 244
- 6 夜中影 / 246
- 7 天使之争 / 249
- 8 拯救灵魂 / 251
- 9 纠结 / 255
- 10 化身 / 257
- 11 夜之爱 / 259
- 12 冥想 / 261
- 13 紧急解释 / 266
- 14 辞别 / 276
- 15 命数 / 279

第一章
爱迪生先生

1 门洛帕克

“修剪过的花园好像美人一样，
浓甜深沉地睡卧着，
开阔天空下沉睡的眼，
蓝色苍穹像田野一样舒展；
阳光下的花坛，
蓝绿色的花叶低垂，
圆润露珠在鸢尾花上轻闪，
仿若暗蓝夜色中眨眼的星子。”

—— 贾尔·弗莱彻

距纽约一百古里^①，市电网交汇处，坐落着一座府邸。府邸四周环绕着僻静的花园，正面迎着一块郁郁葱葱的草坪，沙石小径穿过草坪，通向了一座幽静的大房子。南面和西面，分别是两条长长的林荫道，林荫道边上矗立着古老的树木，在大房子上洒下巨大的浓荫。这就是门洛帕克一号，家喻户晓的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就居住于此。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四十二岁，长相神似法国插画家古斯塔夫·多雷，好像艺术家的五官长到科学家的脸上，他们才华相当，投身于不同领域。一个是科学家，一个是艺术家，恰似一对神秘的孪生兄弟！在什么年龄阶段，他们最为相像呢？或许，他们从来都很像？若把二人照片一同放进立体镜，大人物肖像的气派就油然而生了，这种高尚的大人物的

^① 古里 (Lieue)，法国旧长度单位 (1 古里约合 4 千米)。

肖像只会出现在硬币上出现。

较之古代版画上的肖像，爱迪生的模样更像锡拉丘兹纪念章上阿基米德的肖像。

秋日的一个黄昏，五点左右，大名鼎鼎的杰出发明家，听觉的大魔术师（爱迪生耳朵几乎失聪，好似音乐界的贝多芬，发明了这个小巧的仪器，只要把仪器插入外耳道口，不仅重音消失了，而且能听得更清晰）。爱迪生深居在实验室里，实验室正是那座与府邸隔开的大房子。

这个傍晚，工程师打发走了五个助手。他们是实验室的负责人，工作专心，学识渊博，聪明能干，爱迪生也对他们厚待有加。助手们离开后，爱迪生独自待在实验室，四下一片安静。他坐在美式扶椅上，手肘杵着椅子扶手，跷着二郎腿，嘴里叼着哈瓦那雪茄，虽说他平日很少吸烟。烟圈在空中升起，爱迪生脑海中的雄心大志，在烟雾中如梦如幻。他身上罩着一件肥大的外套，这件黑缎外套家喻户晓，上面印有淡紫色橡子花纹。此时，他眼神呆滞，漫无目的，似乎迷失在了无限深思中。

爱迪生的右边立着一扇高大的窗户，朝西大大敞开着，空气从窗户吹进拥挤的实验室，金红色的轻烟在各种物品上蔓延开来。

桌子紧挨着桌子，上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精密仪器，不知名的机械构件、电器、望远镜、反射器、巨大的磁铁、长颈瓶及装满神秘物质的瓶瓶罐罐，写满方程式的黑板……

屋外，地平线上，夕阳拖着最后的一抹余晖，照在新泽西州山冈上，在满山枫叶和冷杉叶丛中洒下星星点点的光；倏尔，实验室里闪出绛红色斑点或掠过一丝闪光。落日染红了实验室内的金属器械、玻璃器皿、圆形电池。

黄昏吹来凉爽的风，白日的暴风雨洗净了公园青草的浮尘，淋湿了窗户下盛放的亚洲花朵。花朵在绿色花箱中拖着重重的身体，散发出醉人的香气。枯萎的植物悬在挂着滑轮的梁上。天气热的时候，植物散发出阵阵枯草味儿，仿佛又回到昔日林中绿意盎然的光景。在这样微妙的气氛中，爱迪生恍惚出神，心思早已飘到了黄昏迷人的梦中。

2 留声机之父

“黑暗中，我睁大双眼，
竟然是他！睡梦之神！……”

——《夜间故事》霍夫曼

爱迪生额角上的头发已经花白，却总是一副孩童神情，对事物充满好奇和怀疑。爱迪生说，他的发明创造，不过是像小麦生长一样自然。

爱迪生沉浸在回忆中，回想起最初开始投身于发明的日子，异常艰辛，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脸上露出了笑容，现在他对未来的他说：“做真正的自己！”爱迪生重视实验求证，对于模棱两可的理论学说，只有在实践中加以证实，他才给予肯定；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人道主义者，一心为人类造福，相比他的才华，爱迪生更为自己繁重的劳动感到自豪。虽然机智过人，但他同样会上当受骗，同样会难过失望。骨子里带着些许的清高，他喜欢自诩为无知的人。

爱迪生淳朴，直爽，平易近人，他掩饰着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众所周知，爱迪生才华洋溢，不耻于穷困潦倒。他常常打量与他交谈的人，不露声色地掂量着交谈者的内心，见微知著，估摸出其品性是否正直善良。然而，与他交谈的人对此却全然不知。

天生具有远见卓识和发明才干，伟大电学家在内心沉思中玩笑游耍，自得其乐。正如人在石上磨刀，爱迪生在苛刻的嘲讽中科学创想，思想的火花纷纷飞落，各种创造发明由此而生。总之，他暗中让思想摩拳擦掌，酝酿着新的发明创造。

夜，沁人心脾，爱迪生感到悠闲惬意，他独自享受着这暗夜时光。哈

瓦那雪茄烟圈在空气中优雅散开，这一刻，时光和孤独像诗歌一样动人心弦。这种弥足珍贵的独处，那些浑浑噩噩的人又怎可能玩味呢？

此刻，爱迪生像普通人一样，身心放松，沉醉在各色奇思怪想中。

3 爱迪生的悲叹

“痛苦源于内心的脆弱。”

——斯宾诺莎

爱迪生低声自语道：

“我来人世来晚了！为什么我不是第一批诞生的人类呢？……如果我早点出世，那么无数重要的对话将被记录在滚筒的锡纸上，保存至今，且是毫无修改（按照原文），与原话一致！锡纸滚筒留声机，如此完美，如此神奇，从即刻开始，将留住遥远时空的声音震动！……而且，这些谈话的音调、音色、口音，甚至说话人的发音瑕疵，都将被记录下来！”

7200年前，且不说生命创造伊始的声音“要有光”（上古神说，“要有光”，无论是真实还是杜撰，都没有任何声音能够证明），如果那时有了留声机，在莉莉斯^①死后，或在亚当鳏居期间，我可以潜藏在亚当栖身的树丛背后，录下那些世代流传的伟大独白：“那人独居不好。”“你们便如神能辨善恶。”“你们要生养众多，滋长繁茂！”……最后，耶和華忧郁地说道：“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善恶。”如此种种！……从那以后，留声机上的振动片将广泛使用，在异教盛行的年代，后来人便可毫不费力地记录下，如“寻找最美的！……沉默吧！……多多纳^②神谕——先知

① 莉莉斯 (Lilith)，《旧约》里亚当的第一任妻子，由上帝用泥土所造，因不满上帝而离开伊甸园。

② 多多纳 (Dodone)，是希腊东北伊庇鲁斯的一个神谕，在史前时期，被用于奉献给母神狄俄涅，而在有史时期，也被奉献给宙斯。

西比尔^③的悲歌”……数世纪以来，人神之间的对话，都能永恒地保留在铜制有声档案中：从今以往，对话的真实性将毋庸置疑。

在过往消失的声音中，祖先们聆听着无数的神秘声音，苦于没有合适工具将其记录，这些声音都化为了乌有！……而今，谁还能确切地描绘：耶利哥的角号声？……法拉利斯铜牛的尖叫？……预言者的笑声？……黄昏下曼依石像的叹息？……不复存在的人声，业已消逝音色，被遗忘的喧嚣声，那些仍在时空深渊中缓步而行的微弱之音，却又是那么遥不可及！……这些声音又如何去捕捉呢？

爱迪生不经意地碰到了身旁靠墙的瓷按钮，在扶手椅十步开外，一道美妙的蓝色电光从一只旧法拉利电池中射出，威力可以击倒上百头大象。电光倏地穿过水晶块，眨眼间便不见了踪影。

伟大的电学家漫想着，“这个电光……声音有点像上古时代乌龟发出的啞啞声：五十世纪以前，如果电光提前到达陆地远古震动的深坑中！……那么，用什么导线，什么路径，才能让震动返回？……一旦捕捉到了震动，怎么把震动传送到追踪者的耳中？……这次，问题似乎很棘手。”

爱迪生伤感地弹了弹小指头上的雪茄烟灰。沉默片刻后，他起身在实验室里踱来踱去，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情。

爱迪生接着喃喃自语：“六千多年过去了，没有人发明留声机，当我发明的第一台留声机问世时，漠不关心的世人说些玩笑话！……众人低声咕哝道：‘孩子的玩具！’诚然，我明白世人随意说出的口头禅，不过因为感到吃惊，为了缓和心中的疑惑……在这种情况下，至少我能把个别口头禅润色润色，那可远比世人粗俗的嘲笑声要高明得多，世人不至于因放着胆子嘲笑而臊红了脸。”

我会这样抱怨：留声机无法再现有些“声音”，比如，喧嚣之声，罗马帝国衰落的声音……转瞬消失的声音……无声的辩论……再比如说，留声机既不能记录人内心的声音，也不能录下血液流动的声音，更不能录

^③ 西比尔 (Sybille)，古罗马帝国有名的神谕者，被认为是神的化身。

下高人肚里的巧言妙语；更别说录下“临死的哀歌”，那些暗含的“言下之意”……或银河系运动的声音！啊！我想远了！为了满足我的同伴们，我倒觉得该发明一种仪器，在人开口之前，这种仪器就能讲出人所想说的话。比如，有人对仪器说：“你好，先生！”仪器会回答：“谢谢，您好吗？”倘若某个闲散之人在大众面前打了个喷嚏，仪器会大声说：“事事如愿！”或“上帝保佑您！”……

世人会为此感到震惊。

我承认，第一批留声机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好像神甫与驼背丑角对白的声音；见鬼！正如尼塞普尔·涅普斯^①和达盖尔^②发明了第一批铜板底片，到现今的感光胶片，经历了无数次完善；在我们期待留声机灵巧地发出声音之前，留声机同样也需要时间去完善。

“对于新发明，世人的疑心偏执不可救药，我将守口如瓶，直到我地下的那个新发明……十全十美，震惊世界！……”爱迪生边想边轻轻地跺了跺脚。“到时候，我把五六百万的老留声机推入市场，世人笑我，我看谁能笑到最后！……”

爱迪生顿了顿，沉思了几秒，兴奋地说道：“啊哈！总而言之，做人疯狂点，还真有那么些好处！毫无意义的嘲笑靠一边去吧！”

突然，传来一阵低沉的声音，一个年轻女子低声细语道：

“爱迪生？”

① 约瑟夫·尼塞福尔·涅普斯 (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 1765—1833 年)，法国发明家。世界上公认的第一幅照片是涅普斯于 1827 年拍摄出来的。1829 年与路易·达盖尔达成伙伴关系，共同研究摄影术。

② 路易·雅克·曼德·达盖尔 (Louis Jacques Mand Daguerre, 1787—1851 年)，法国艺术家和化学家，发明达盖尔银版法，又称达盖尔摄影法。

4 索瓦娜

如何才能对事物心生震撼？

——斯多葛学派^①

闻声不见人影。

爱迪生不禁打个寒战。

“索瓦娜，是你吗？”爱迪生大声问。

“是我。今晚，我定会美美的睡一觉！对了，戒指拿到了，已经戴在手上了。你不用扯着嗓子说话，像平常一样就行，我就在你身边呢。你絮絮叨叨有一小会儿了，像小孩一样喃喃自语。”

“索瓦娜，你到底在哪？”

“我披着皮草大衣，在地下室，鸟儿们栖息的灌木丛后面。安卓睡得很沉，她吃了糖片和纯净水，渐渐恢复了体力。”索瓦娜笑道。

爱迪生口中的索瓦娜，她的声音从紫色窗帘挂钩中传来，平稳而低沉。挂钩正是音板，通过电流，音板轻轻颤动着发出低语。昨天，爱迪生刚发明了这组新电容器，这是其中的一只电容器，发出的音节和音色格外清晰。

爱迪生默想了片刻，问：“安德森夫人，这会儿您能听到其他人和我说什么吗？”

^① 斯多葛学派 (Stoïcisme)，古希腊哲学家芝诺于西元前 305 年左右创立的哲学流派，主张世界既是理性，人是世界理性的一部分，应该避免理智的判断受到感情方面的影响。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符合这个世界的理性，即达到有德性的生活，将克制、知足、平静视为美德。

“听到了，你慢慢地低声再重复一遍，从你变化的口吻中，我应该能听出你话中之话。瞧：我觉得我有点像《一千零一夜》^①中的指环精灵。”

“这么说，请你把电话线接上，我们谈谈那个人，只要我们的美人命中的那个人出现，以前谈到过的奇迹就会发生吗？”

“对，毫无疑问！浑然天成，完美的天才之作会实现的！”

“安德森夫人，告诉我……”

“请叫我睡梦中我的名字。”索瓦娜嚷道，“在这儿，我不仅再是我自己；在这儿，我遗忘了一切，痛苦不再。而另一个名字唤醒我在人间扮演的角色。”

“好吧，索瓦娜，你百分之百信任安卓，对么？”

“哦！那当然，安卓美丽动人，你对她悉心教导，我用心研究她的言行举止，以致……我能心灵感应她，她活像镜子里的另一个我！安卓是个完美的孩子！我想做她胜过做我自己。她生活状态非常好，比现在的我强多了；她脑中同时有你和我的思想，她具有双重人格。她不仅有知觉，而且有思想！有一天，她竟然对我说，‘我不过是个影子，’我大吃一惊！我有种预感，她会成为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爱迪生沉思中一阵触动：

“索瓦娜，去休息吧！……”电学家回答。“哎！完成这个旷世之作还需要有第三个人的出现，一个在世上值得信任的人！”

“瞧，今晚，我准备就绪！电光将出现！安卓将现身！……”索瓦娜昏昏欲睡地说。

这些谈话令人费解，不知所云。随后，一阵沉默袭来，四下安静得有些诡异。

“其实，现象大同小异，可人难免不为之吃惊！……”爱迪生低声说，好像在喃喃自语。“显然，较之深究现象，我更乐意琢磨所有未知的……”

① 《一千零一夜》(Mille et une Nuit)，一部源于东方口头文学传统、于9世纪左右以阿拉伯文成书的故事集。

话语……人从未能够控制这些未知话语的声音，那是因为在我之前，前辈们从未想到发明留声机。”

此刻，伟大的工程师蛛丝马迹的思维跳跃，都围绕着这个奇特的秘密，到底是什么秘密呢？

啊！天才如斯产生！人们时常认为，天才在自我的想法中麻痹自己！然而，想法就好比一束火焰，只有燃起的时候，人们才会觉察……原来天才独处静思，看似随意散漫，其实正是在酝酿想法。

5 内心独白

“沉默吧，凶险的人类之声！”

——勒贡特·德·列尔^①

“尤其录下来自神秘世界的声音，不过，错过的声音业已不能再找回！”爱迪生接着说……“噢！人初次问候的声音！诵读圣母经天使般的嗓音，多少世纪以来，已在三钟经^②中消亡殆尽！耶稣基督在山上所说的宝训！‘您好，拉比！’（耶路撒冷称老师为拉比）耶稣基督在橄榄树花园痛苦！犹太之吻！罗马总督指着戴荆冠的耶稣说：‘瞧，那个人！’大祭司的审问！耶稣受到犹太会议审判！……我多想用声音再现出审判的原本始末，可惜这也业已错过！可是，这个审判过程，已被我们这个时代精明的法国议会议长杜邦大人^③，高明的修改编入了一本辩词巧妙册子中；而盛名的律师公会会长，从法律的角度，轻而易举地找出了书中的弊端：遗漏、不合逻辑、错误、草率。在这件事中，当事人罗马总督本丢·彼拉多^④，大祭司该亚法^⑤，脾气暴躁的希律·安提帕斯^⑥，从法

① 勒贡特·德·列尔（Charles Marie René Leconte de Lisle，1818—1894年），法国巴纳斯派诗人，著有《古诗》《野诗》《悲诗》。

② 三钟经，是默想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奥迹的经文，诵念三钟经是在早上六时、中午十二时及下午六时，并鸣钟以提醒信友，故得其名为“三钟经”。

③ 杜邦，安德烈·玛丽·让·雅克（Dupin, André-Marie-Jean-Jacques, 1783—1865年）——人称大杜邦，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④ 本丢·彼拉多（Ponce-Pilate，公元26—36年），是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执政官。

⑤ 该亚法（Caphe），在新约记载中，是罗马人指派的犹太大祭司，在耶路撒冷逮捕了耶稣，交由罗马总督彼拉多审判，造成耶稣被处死。

⑥ 希律·安提帕斯（Hérode Antipas），古代犹太统治者，大希律王之子，西元一世纪时，统治加利利地区。

律的角度来讲，没有严谨地记录下这个过程，都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电学家沉思了片刻，一声不出。

“应该留意到，”他又说，“神的圣言，无论是以文字还是谈话的形式，都很少保留为实实在在的状态。圣言只在沙地上书写一次；神的圣言只关心那不可触及的彼岸世界，只有在教堂祈祷信徒，大声诵读圣言时，才能感到神灵圣言启示的力量；可谁又能说默示无足轻重呢？……一直以来，人们用印刷机，以文字的方式记录福音书，而不是用留声机，用声音的方式记录经书。到时候，人们不再宣说‘诵读神的圣言吧！’，而是说‘倾听神的圣音！’。然而，一切都太迟了……”

地板上响起了电学家的踱步声，黄昏在他怀中渐渐暗了下去。

“而今，世间还有什么声音值得用留声机记录呢？”他叹道，伤感中带着嘲讽，“应该这样想，倘若人所言之语没有值得留存的，那么，命运何必安排留声机的出现……”

“总之，我所在乎的是：发明！发明！再发明！无论声音，无论是谁，无论时空，无论想法，多少个世纪以来，思想不过是思考者的产物而已。想想那些不识字的人，难道永远不能去聆听世间高妙思想之音吗？……诚然，重要的不是听见声音，而是通过声音了解内在的思想。因此，揭开这层声音的面纱，才是关键所在。”

6 神秘之音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新约圣经》

说着，爱迪生悠然地点燃了第二支雪茄。

“也不必太悲观，”他一面说，一面抽着雪茄，继续在夜色中踱步。

留声机错过机会，没能原汁原味地录下圣贤之言，实为遗憾。不过，担忧无法录下方才我所思索的谜一般的神秘之音，实则有些荒谬。

为什么呢？因为消失的并非声音，而是古人所赋予声音的含义。因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不可能一丝不差地刻录声音，因为声音的真实意义取决于听众内心的理解。

虽说我的扩音器能放大声音，人耳因此能听得更清楚（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这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可是，扩音器无法让人耳听出话中真意。

即便我能让过去的声音再次掠过现代人的耳朵，听到声音后，现代人在内心中会不露声色去思考分析声音的含义，所分析得出的含义并非过去声音原本传达的意思，（意义构成声音真实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录下过去时代的声音纯属徒劳！即便过往的声音保存下来了，却与消失的声音一样，起不到任何作用。简而言之，留声机刻录下过往的声音，并不能让人们明白过去声音表达的真意，抑或是唱片标签上写明的意思，因为人对声音的沉默的理解只在内心进行。

“当这些声音还处于神秘时，把其奥秘转移到一个机器中，在机器内保存漫长世纪，这才格外有意思……”

“我在嘀咕什么呢？”电学家突然低声说道，“我忽略了，行为的相互存在性是一切事实的根本条件！那么，可以肯定，耶利哥城墙听到约书亚号角吹响后坍塌^①，也只可能是城墙能听到号角，因为以色列军队、被困在城内的迦南人并未发现声音有任何异常：这意味着根本没人听到过号角声！”

“做个类比：我把李奥纳多·达·芬奇绘画作品蒙娜丽莎，放在一个波尼族人或卡法人，或不同国籍的某些资产阶级面前，他们拿着放大镜或手眼镜看画，眼之所及自然清晰了不少，可是，无论放大镜或手眼镜放大功能多么强大，我永远无法让他们观察到所看之画的真谛。

“由此，我得出结论，有些喧嚣却是人的心声，有些心声又是某种征兆，流逝了就流逝了，也不必惋惜。如果这个时代已不存在超自然神秘之音，那么我可以录下相对重要的声音，如雪崩、暴风雨、火山喷发、波涛澎湃的声音、雷声、风声、尼加拉瓜大瀑布的水声、交易所喧嚣声、民众集会嘈杂声、重型炮声、战火纷飞……”

爱迪生陷入了一阵沉思，这一大串的声音就此打住。

“从今以后，探音机确实可以控制所有的喧嚣声，任何可能出现的喧闹声都可以被识别，意趣也将荡然无存。”他伤感地说。

在人类历史中，我生得太迟了，留声机也发明得太迟了。我若不是从事独特的发明创作，我愿做一只简简单单的蛱蝶，悠闲地躺在田野树荫下，戴着扩音器的耳机，倾听小草生长的声音，悠然自乐，心中默默思忖，这是上帝赐给我的愉悦时光。

爱迪生沉浸在自己的遐想中，突然，传来一个清晰响亮的声音，他身旁的影子随之晃了晃。

① 耶利哥城墙倒塌，据圣经记载，犹太人围城行走七日，然后一起吹号，上帝以神迹震毁城墙，使犹太军轻易攻入，而后能顺利攻入迦南。

7 一封电报

“当心！是……”

“我看不清楚”

“他进来了”

——卢布纳^①《幽魂》

因为电灯开关不在工程师旁边，他就近按下身旁的氢灯弹簧，氢气遇到轻薄的铂绵，燃烧了起来。

小夜灯点亮了，宽敞的实验室骤然明亮了起来。

爱迪生朝留声机走去，留声机的传声筒连接着电话，他用指头拨了拨振动片的螺距。

“喂！哪位？找我什么事儿？”爱迪生对着听筒说，语气显得有些不耐烦。（爱迪生素来不喜与他人攀谈，只乐得自言自语）

“是你吗？马丁？”

房间中央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不见人影。

“是我，马丁，爱迪生先生，我在纽约，在您百老汇大道的房间中。两分钟前，我替您签收一份电报，现在就转发给您。”

声音从改良过的球状扬声器中传出。扬声器用导线挂着，从天花板垂下来。这个改良的扬声器尚未公布于世。

爱迪生瞧了瞧莫尔斯电报接收机，接收机固定在留声机旁边的底座上，上面放着一张方形纸。

^① 此处为作者杜撰的作家名字和作品。

电报接收机轻轻地颤了颤，几乎察觉不到，有些像精灵在空中低声细语，连接的导线也随之晃了晃。纸张从金属机盒中跃出，爱迪生伸手拿起电报，随后走到灯下阅读，上面写着：

纽约，百老汇大道，门洛帕克1号，——8. 1. 83.

下午，4点35分，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

我于今早到达，将于今晚前来拜访。

深情问候。

洛尔·埃瓦德

未行，洛尔·埃瓦德的署名映入眼帘，伟大的科学家深深地感叹了一声，既高兴又吃惊。

“是洛尔·埃瓦德！”他兴奋地叫道。“什么？是他？……他来美国了？噢！总算来了，我亲爱的朋友，仗义的朋友！”

爱迪生暗暗心喜，几分钟前他还将信将疑：

“是啊！我永远都会记得他，这个有情有义的青年……数年前我的救命恩人！那时，我穷困落魄，在波士顿附近路途中走投无路，险些饿死。”

那时，无数路人从我身旁经过，说，“可怜的人！”而只有他，这个慷慨大方、心地善良的撒玛利亚人^①，不假思索地把我从地上扶起，递给我一把金币，他救了我的命，我的工作。他也记住了我……从此以后，他在我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我所取得的成就！我余下人生的光荣！难道不都是归功于他吗？

爱迪生快步朝挂毯走去，用手指按了按铃键。

远处，实验室旁门洛帕克公园的钟声敲响了。

几乎同时，一个纯真的、快活的声音，从一个象牙脚凳角中传出：

“父亲，怎么啦？”那个声音说。

① 撒玛利亚人 (Bon Samaritain)，是基督教文化中一个很著名的成语和口头语，意为好心人、见义勇为者。

爱迪生拿起隐在挂毯间的电话听筒。

“嗨！”爱迪生对那个声音说，“今晚有位客人要来实验室，他是洛尔·埃瓦德，好生招待他，就像待我一样……这儿也是他的家。”

“明白，父亲。”那个声音回答。声音通过电容器组，似乎是从一个巨大的镁反射镜中心传出来。

“如果他和我在实验室吃饭，会提前告诉你。不用等我，好好表现，晚安。”

随后，一串孩童般可爱的笑声回荡在夜色中，仿佛一个藏匿在暗夜的小精灵，向魔法师说笑凑趣。

爱迪生搁下电话听筒，继续踱步。

爱迪生随手把电报丢到了身旁的乌木桌上，桌面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种工具。

电报恰巧落到一个外观诡异的物品上，在实验室看到这个物品，让人心惊胆战，觉得不可思议。

爱迪生觉着有些意外，他停下脚步，忖度着这一连串的巧合。

8 沉迷幻想之人能触摸到梦中之物

“为何不可？”

——现代格言

桌上那个物品是一只人的手臂，放在淡紫色绸缎靠垫上，上臂骨周围的血液似乎停止了流动，旁边放着一块细亚麻布，上面沾着些绛红色的点，这表明手臂刚进行过一场手术。

那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左臂。

细嫩的手腕上缠着黄金蛇形手镯，手的颜色惨白，无名指上戴着一个蓝宝石戒指；手指戴着珍珠色手套，显然，手套颇费了一番周折才套上的。

手臂白皙水灵，光滑如缎，看起来让人不寒而栗，却也叫人叹为观止。

到底是何等不幸需要截下这手臂呢？手臂依旧圆润光滑，活力十足，似乎还垂在某个温柔风情的青春身体上。

要是某个陌生人亲眼见到这一幕，一定百思不得其解。

门洛帕克，这座知名的别墅，偏远而僻静，好似遗落在森林的古堡。勇敢无畏的发明家，世人皆知他只对经得起考验的朋友用心良苦。他既是工程学家，又是电学家，发明创作遍及各个领域，不过世人所知的只是他常规、实用的发明。他曾合成强效麻醉剂，有人奉承说，一个作恶多端，被罚入地狱的人，若能喝上几口爱迪生的麻醉剂，所谓可怕的地狱，种种酷刑炼狱，他都会麻木不仁，毫无知觉。那么，在尝试新发明时，这位物理学家会退缩吗？迫于别人的压力？还是自己？

啊！当科学家着手于发明创作时，胆大心细，光明磊落，哪怕只有一

秒，谁会去考虑退缩呢？爱迪生明显不会！谢天谢地！

欧洲报纸详细报道了他实验的性质。爱迪生注重实验目的，他对芝麻绿豆的细节不感兴趣，正如哲学家不会咬着纯粹的偶然事情不放。

几年前，据美国一些小道新闻报道，在毫不费力的情况下，爱迪生找出了阻止两列蒸汽火车相撞的秘密；他劝说西部铁路岔道公司的经理，立即进行系统试验，保护这个专利。

一个晴朗的月夜，机械师们在同一条线路上行走，两列载满乘客的火车以每小时约三十古里的速度相对驶来。

当两列火车快要接近时，机械师们手慌脚乱，七上八下，胡乱地执行了爱迪生的命令，爱迪生站在附近的一个高地上，一边思索，一边咬着上等的雪茄，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

两列火车像闪电一样撞击在一起，发出巨大骇人的撞击声。

数以百计的乘客从火车的各个方向逃窜出来，现场喧嚣混乱，拥挤不堪，车厢烧焦，男女老少哭天喊地，两名火车司机和锅炉工在这次事故中失踪。

“一帮蠢货！”科学家气愤地叹道。

事已至此，任何悼词都不能挽回人命，再说，慰问受害者并非他分内的事儿。这次意外事故后，爱迪生惊奇发现，美国人对进行第二次试验犹豫不决，畏手畏脚。他偶尔嘀咕说，“还需要进行第三次实验”，无论如何，“不成功誓不罢休！”

看着这只截下的手臂，爱迪生回忆起类似的发明实验，只有经过不断地改进更新，才足以消除世人对新发明的疑虑。爱迪生挪步靠近乌木桌，电报落在了两个指头间。他若有所思地摸了摸手臂，不禁打了个寒战，顿时心生一念。

“噢，机缘巧合，或许就是他，将唤醒安卓！”爱迪生喃喃自语道。

科学家说“唤醒”二字时，语气古怪，有些瞻前顾后。随后，他耸了耸肩，脸上露出了笑容。

“怎么！我也迷信起来了不成！”他说。

他绕过桌子，继续绕着实验室踱步。

爱迪生喜欢昏暗的光线，他走到小夜灯面前时，顺手关了灯。

突然，实验室外的山冈上，一轮新月滑过云朵，在乌木桌上投下昏暗的月光。

淡淡的月光抚摸着冰凉的手，游弋到手臂上，刹那闪过眼眸，宝蓝色的戒指流光四溢……

随后，光影消失，实验室又沉入了黑暗。

9 回顾

光荣，属于逝者的光辉！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爱迪生再次陷入深深地沉思中，一副自嘲的神气：

无数个世纪以来，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发明家中，竟没人发明过留声机！这委实让人难以置信！然而，这些科学家发明出的各式工具，远比留声机复杂成千上万倍。留声机的构造非常简单，其制作并不需要特别的科学材料。亚伯拉罕^①完全有能力捣鼓出留声机，记录下他所说的话。一个金属唱针，一张包巧克力的锡箔纸，加上铜制圆筒，就可以储存天地间的声音。

巴比伦占星学家贝罗索斯^②又是如何思想的？他天生聪颖，热爱思考，早在 4200 年前，他对古巴比伦日晷形状进行研究，他只要随意转转脑瓜就能发明留声机；那么，明察秋毫的埃拉托斯特尼^③呢？他大半辈子的时光都泡在亚里斯图书馆观测所，计算出了地球回归线的经纬度（他的计算非常精准），难道他还不够智慧？想不到把声音固定在某个金属板上吗？

① 亚伯拉罕 (Abraham)，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先知，是上帝从地上众生中所拣选并给予祝福的人。

② 贝罗索斯 (Bérose，公元前 350—前 270 年)，是巴比伦别卢斯神庙的一位祭司，把占星学传入希腊。

③ 埃拉托斯特尼 (Eratostène，公元前 276—前 194 年)，希腊数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诗人、天文学家，主要贡献是设计出经纬度系统，计算出地球的直径。

迦勒底地区^①那些想象力丰富的精英们呢？难道他们从未有过记录声音的想法？伟大的数学家欧几里得^②，逻辑学奠基人亚里士多德，数学诗人毕达哥拉斯？大科学家阿基米德，在苏拉古保卫战中，发明了铁爪起重机，能将敌船提起并倒起，利用镜子聚光烧毁罗马军队的海上战船，难道阿基米德不比我更有能力发明留声机吗？如果说，我观察到电话话器里的膜板随着说话声音会震动，从而发明了留声机，那么，阿基米德从洗澡水中得到启示，不也发现了流体规律吗？人们周围声音的振动，像文字一样可以记录，可为什么阿基米德没有发现呢？

那时，阿基米德正在研究一个重要的方程式，如果马塞勒斯手下的士兵没有谋杀阿基米德，我敢肯定，发明留声机的人是他而非我！卡纳克神庙^③和阿布辛贝勒神庙^④的工程师们呢？吴哥圣城的建筑大师们，他们像米开朗基罗一样具有天赋，才华过人，在柬埔寨北部建造了举世瞩目的神庙，神庙可以容下一二十个卢浮宫，比胡夫金字塔还高出一半；庙宇每个柱子的下楣，每个广场，数百个巨大的柱子浮雕细腻，切割精美，所有这些都建在一座山上，方圆几百公里都荒无人烟！……庙宇如此古老，所供奉神祇的姓氏、渊源和民族早已无法认出，一切都已湮没在时光夜色中。那个时代，能工巧匠造出如此宏大的奇迹，却没能发明简单的留声机，实为让人费解。古地亚^⑤国王的机械大师们呢？根据文献记载，六千年前，国王曾骄傲地称赞，机械大师们推动了科学和艺术的进步。

“更何况豪尔萨巴德、特洛伊城、巴勒贝克的工程师们？”

① 迦勒底人 (Chaldée)，迦勒底人是古代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居民，迦勒底王国又称为新巴比伦王国。

② 欧几里得 (Euclide, 约公元前 325—前 265 年)，古希腊数学家，被称为“几何之父”，他最著名的著作《几何原本》是欧洲数学的基础。

③ 卡纳克神庙，古埃及最大的神庙所在地。

④ 阿布辛贝勒神庙，是一处位于埃及阿斯旺西南 290 千米的远古文化遗址。

⑤ 古地亚 (公元前 2144—前 2124 年)，苏美城邦拉格什第二王朝的国王，不太看重虚荣，更注重实际。

古迈锡尼总督的占星师们呢？克罗伊斯^①国王手下的物理学家，他们是如何让克罗伊斯一夜之间改变主意的？巴比伦的铁匠，在塞米拉米斯的命令下，使幼发拉底河流改道；孟菲斯、塔德莫、西基昂、巴比伦、尼尼微和迦太基的工程师们呢？以色列、巴尔米拉、多利买、安其拉、底比斯、埃克巴坦那、萨第斯、赛达、安提阿、科林斯和耶路撒冷，这些古代重镇的建筑大师们呢？土耳其、苏尔、烧毁的波斯波利斯、拜占庭、埃莱夫西纳、罗马、凯撒利亚、贝拿勒斯和雅典杰出的数学家们呢？在这些古文明中，涌现了成千上万的发明。然而，在希罗多德时代，有些不为人所知的发明家，没有一块石头记下他们的名字，他们在历史长河里没有蛛丝马迹。可是，难道他们也未曾萌生半点念头发明留声机吗？那些名垂不朽，世人现今依旧耳熟能详的杰出大人物，人们只知其名，却未听其声，如果记录下他们说话的声音，那么现今世人就可以召唤亡灵，与其攀谈！没有留声机的世界是怎样的？难以想象！那些不知名国家的科学家，难道和我们的科学家一样，仅是善于观察、分类和完善那些无知的人士所发明创造的东西吗？

如今的科学家与五千年前的科学家同样的“一丝不苟”。比如，第十一王朝兰普西尼图国王的工程师，其掌握的铜淬火技术精湛绝伦，远比艾尔瓦塞特的武器师高超得多，可惜这个淬火技术已经失传。而今，虽说我们的工厂拥有最强大的机动锻锤，却不能锻造出与之相媲美的铜制武器。奇怪的是，在这些淬火技艺高超的大师中，难道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永恒地保存下自己的声音吗？或许在那以后，留声机早已问世，受到鄙视，最后被遗忘；又或许，早在九百多年前，在古老的中国，早有人发明了电话，随后也被遗弃；那个王朝更替，历史悠久的古国，充斥着各种我们尚未触及的发明：热气球、印刷术、电、火药。谁不知，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卡尔纳神庙有人发明了铁轨轨道呢！可惜在那个时代，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无暇顾及发明。所幸的是，当今的发明都有“明确”期限保

^① 克罗伊斯（Crésus，公元前 595—前 546 年），是里底亚最后一任国王。

障。我还留意到，早在七八千年前，在波那萨尔时代，甚至是在西苏特斯罗王子时代，发明是受到重视的；而且，必须承认创造发明是“严肃的”，并非儿戏。为什么呢？原因我也难以说清，不过最为重要的是有这样的信念。没有信念，人一旦发了财，只会袖手旁观，没有一点责任感。总而言之，信念最为重要。

10 世界摄影史

一分钟快照：

一位先生走了进来：“先生，我想照相……”

摄影师急忙走过来：“好啦！……瞧！您的照片。”

——肖恩

看着发出孩童般喜悦声音的镁反射镜，杰出的工程师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好长时间才缓过神来。

摄影术！同样问世得太迟了！想想过往那些动人的油画、肖像、风景，照相机本可记录下的景致，而今永远地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画家作画时难免不动之以情，而照相机能如实地记录现实。那是怎样的不同啊！那些过往的人和事，我们再也无法瞥见，无法辨识，这已既定的事实；除非有朝一日，人类借助电流或某种精妙物质，发明一种技术消除星际间所发生折射影响，重现过去的人和事；然而，这个发明的前景并不可靠，大火炉泽塔双星^①很有可能会蒸发掉整个银河系，地球会被一分一秒地吸过去；或者，地球可能遭到泽塔双星的卫星撞击或熔化（尽管地壳厚达三到十古里），缩小到只有煤袋星云^②般大小；或者，地极多次震荡，人类被冰层淹没，冰层厚达三千或四千海里。在这一切已证实情况发生以前，无论采用什么方法，人类都没有从星际间永恒的折射中得到好处。

① 泽塔双星，由泽塔 1 号和泽塔 2 号组成的联星系统，距地球 39 光年，位于网罟座内。

② 煤袋星云，在南十字座，是最显著的暗星云，用肉眼就可以很容易的在南半球的银河中看见这个补丁的轮廓。

确实令人感到遗憾!

若有了照相机，我们就可以拍摄下很多场景的珍贵照片，那将多么振奋人心（在事情发生时直接拍照）。比如，约书亚^①使太阳在空中停留，从火剑之门拍摄下人间天堂，分辨善恶的知识树^②，蛇，等等。从到达阿勒山^③山顶拍摄下大洪水的景象（如果聪颖的雅弗^④手头有照相机，他定会把这个神奇的工具带上诺亚方舟）。随后，人可以拍下埃及七灾，燃烧的荆棘，摩西穿越红海（拍下事情的开始，经过，结果），伯沙撒最后盛筵中的谜字弥尼，提克勒，佩雷斯，亚述巴尼拔之死，拉布兰旗，美杜莎^⑤的头颅，弥诺陶洛斯^⑥等；普罗米修斯，西延法罗湖斯怪鸟，女巫西比尔，达纳伊德斯姐妹，复仇三姐妹，等等。

所有《新约》讲述的事件！所有东罗马和西罗马帝国历史上的奇闻轶事！各种各样的大屠杀！酷刑！从受折磨的七个神圣的马加比和他们的母亲，再到约翰莱顿和达米安被残杀，还有在罗马，里昂，其他城市，基督徒遭到迫害，被当做祭品，扔进竞技场与野兽肉搏！这些场景都可以如实地记录下来！集结成册！这将是怎样的见证啊！

自从社会形成开始，直到宗教裁判所^⑦的监狱中所发生的酷刑场景，

-
- ① 约书亚 (Josué)，据《圣经·申命记》所载，继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旷野进入应许之地，那丰富的迦南美地。
 - ② 分辨善恶的知识树，根据《圣经》旧约创世纪记载，耶和华上帝将一男（称亚当）一女（称夏娃）安置在伊甸园中。伊甸园中有各样的树，其中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另一棵是“知善恶树”。后来夏娃受蛇（撒旦）的哄诱，食了知善恶树上所结的果子，也让亚当食用，二位人类的祖先遂被上帝逐出伊甸园。
 - ③ 阿勒山，根据圣经《创世纪》一篇中的记载，诺亚方舟最后的停泊处即为阿勒山。
 - ④ 雅弗 (Japhet)，圣经创世纪中人物，诺亚的儿子。
 - ⑤ 美杜莎 (Méduse)，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女妖，戈耳工三女妖之一。
 - ⑥ 弥诺陶洛斯 (Minotaure)，希腊神话中一个著名的半人半牛怪物。
 - ⑦ 宗教裁判所，负责侦查、审判和裁决天主教会认为是异端的法庭，曾监禁和处死异见分子。

修道士们拿着铁制刑具残杀摩尔人、异教徒和犹太人，嗜血成性。在德国、意大利、法国和东方，乃至世界范围的黑暗禁闭室中，被禁闭的人痛苦不堪。通过照相机和留声机，受害者的嘶吼和哭喊可以再现，历历在目，人能获得准确完整的认知。对于高中教育来说，是多么有益的教材！不只可以感化现今孩子们的思想，甚至会让一些公众人物心生慈悲。这将会是多么神奇的灯塔！

看看那些影响文明进程的大人物：从宁录^①到拿破仑，从摩西到华盛顿，再到穆罕默德！以及名声显赫的女子，从塞米拉米^②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塔勒斯里斯^③到圣女贞德，芝诺比亚^④再到克里斯蒂娜女王。

再看看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维纳斯、欧罗巴、普塞克、大利拉、拉结、朱迪丝、克里奥佩拉特、阿斯帕奇娅、弗雷亚、马内卡、泰伊思、阿克狄斯勒、罗克塞拉娜、示巴女王、芙里尼、喀尔刻、伊阿尼拉、海伦和美人波琳·波拿巴！法律规定戴面纱美貌的希腊女人，再到爱玛·汉密尔顿夫人！

还有所有的神祇！所有的女神！理智女神雅典娜、人类、还有伟大的自然！哎！多么遗憾，我们没有这一切的真实照片。如果有，那将是一本多么丰厚的相册！

照相机没有问世时，自然进化史的情况又是怎样？尤其是在古生物学方面！人对大懒兽的情况只是略知一二，例如，奇特的厚皮动物类，翼手龙——翼手目动物，蛇颈龙——蜥蜴类中的大型怪兽，对这些动物的认知粗浅而幼稚。很久以前，这些动物或蹦蹦跳跳，或展翅飞翔，遗留下的残骸证明了它们曾经存在过。今日，我在此沉思，足之所履，数百个世纪以后，将灰飞烟灭，好像写在石板上的粉笔字一样，再也寻不着踪迹。

① 宁录 (Nemrod)，据《圣经》记载，是挪亚的曾孙。

② 塞米拉米 (Sémiramis)，希腊传说中的巴比伦女王。

③ 塔勒斯里斯 (Thalestris)，希腊传说中的女儿国亚马逊人居住在本都的特耳莫冬河两岸，是希腊传说中的亚马逊人女王。

④ 芝诺比亚 (Zénobie)，巴尔米拉人国王伍得奈斯之妻。

大自然降下洪水淹没粗糙的半成品，流过人生第一串噩梦！天地间的飞禽走兽经历多少的困苦考验？哎，一切都已消失！

物理学家感叹道。

对！一切都会消失！无论用湿板棉胶摄影，还是针孔照相留下的影像！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么，踩碎照相机，销毁留声机，然后抬头望天，扪心自问，我们暂居宇宙一角，享受着源源不断的光，难道是无偿的吗？概而言之，天地好似巨大空旷的房舍，我们不过是暂居其中的过客。可是，是谁为我们预先支付租金呢？房舍并不算坚固，里面充满着古老晦涩的谜，时间和空间是沉重的装饰，那么古旧、破败，竟无人再去相信这些装饰了。

对于神秘主义者，如果他们愿意倾听，我可以传达一种天真的、矛盾的、不算深刻但是独特的想法：（从上古以来，众所皆知的上帝，人敬仰的上帝，若有人质疑上帝，会被看做是异教徒；纵多庸俗的画家和雕刻家冒失主观地把上帝形象世俗化。）如果上帝，万物的主宰，老天爷，万能的上帝，允许人类照出他最谦逊的肖像；或准许我，他的臣民之一，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美国工程师，去记录下他真实的声音，这难道不悲哀吗？（自从富兰克林^①以后，雷电不再是上帝发怒的声音）。如果是这样，那么从明天开始，世界上将不再有无神论者！

杰出的电学家自言自语，静静赏玩自己的想法，在上帝神秘灵性辉映下缥缈的想法。

对于那些思考上帝灵性的人来说，上帝只有虔诚的通灵者才能召唤出来。就像任何一种想法一样，上帝存在于人的心中，个人能感知境量各异。幻想从何而生？真实又是如何？无人知晓。上帝是最为崇高的造物主，人感受到的世间之物，随着个人独特的心智而各有差异。因此，从思想中剪除上帝的想法，意味着将思想斩草除根。

① 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年），18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18世纪人们认为雷电是上帝的火，富兰克林用实验证明了雷是电。

说完这番话，爱迪生停住了步伐，窗户敞开着，公园草坪上铺上了银白色的月光，他又若有所思起来。

“前进吧！……挑战的挑战！人生将挑战发落给我们，却只用深深地悬而未解的沉默作为回应。是否能克服挑战，不久将一见分晓！……总之，我们可以向人生展示，我们眼中的她究竟为何物。”

这时，科学家浑身打了个哆嗦：月光下有个人影，一动不动，立在玻璃大门后面。

“谁在那儿？……”科学家高声问道，黑暗中，他下意识地摸了摸紫色缎面大衣口袋里的短枪手柄。

11 洛尔·埃瓦德

“她在这个青年心上留下了痕迹。”

——拜伦勋爵^①《梦》

“是我，洛尔·埃瓦德。”门外的声音回答。

黑影朝玻璃门移了过来。

“亲爱的洛尔，抱歉！”爱迪生摸索着，朝电灯开关迈了一步，说：“火车太慢了，我估摸着还有三刻钟你才会到。”

“我乘坐了一趟专车，蒸汽机气压表达到了最高值，速度加快了了不少。今晚，我还要赶回纽约。”

蓝色灯罩下，天花板上三盏氢氧灯骤然亮了，好像在正午的太阳下一样，明晃晃地照亮了实验室。

年轻男子站在爱迪生对面，二十七八岁的年纪，身材高大，浑身透出男人的英俊气息。

埃瓦德衣着雅致，有种说不出的迷人气质。他身材挺拔，女人们看到他，会不自觉地去忖度他的肌肉。在牛津和剑桥的时候，埃瓦德长期坚持锻炼身体，他的肌肉变得结实优美。他的脸轮廓分明，动人心坎，神情略显冷漠。眼角之间偶尔亮起的微笑，带着隐忍的忧郁，举手投足之间都透着贵族气派。他像古希腊美男子一样俊美，不过更为清秀，透出刚毅果敢的气度。头发浓密而具有光泽，金色的小胡子，在白皙的皮肤上投下淡淡

^① 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年），是英国19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代表作品有《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唐璜》等。

阴影。笔直的眉毛下，长着一双淡蓝色的眼睛，沉静而深邃。他戴着黑色的手套，手上的雪茄已经熄灭。他正目不转睛地看着爱迪生。

在女人眼中，埃瓦德是气宇不凡的美男子，女人看到他，好像看到了天神一般。埃瓦德英俊潇洒，言谈之间，似乎同他攀谈的人也会变得温文尔雅。随意一看，有种唐璜^①的感觉，一副漠然，漫不经心的样子；仔细打量，他眼睛里流露出忧郁的眼神，深沉而高傲，还有一缕挥之不去的绝望。

“亲爱的恩人！”爱迪生一边热情地说，一边走上前去迎接埃瓦德，双手握住他的手。“无数次，我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在波士顿的路上，遇见你，真是天意。没有你的出现，我的生命、财富、荣誉都将空空如也！”

“哦！亲爱的爱迪生，”洛尔·埃瓦德微笑着说，“你才是我的恩人，你叫我明白了我的存在，并非一无是处，你就是我最好的见证人。那次偶遇，我接济了你一些金币，对于我来说无关紧要，在你手上比在我手上更有意义。（而且，你需要那笔钱。）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会伸出援手。感谢命运的恩赐，安排我遇见你，给我机会去用我的财富帮助你！今儿，在我去美洲的途中，匆匆前来拜访，特地向你道谢：在波士顿途中，能碰到你，我感到非常庆幸。”

听完这番话，善解人意的发明家觉得有些蹊跷，埃瓦德说话时脸上带着冰冷的微笑，好似冰湖上徘徊的一缕温暖阳光，爱迪生也向埃瓦德行礼问好。

“你变化不小，亲爱的洛尔！”爱迪生乐呵呵地说，示意洛尔·埃瓦德就坐到扶手椅上。

“你也是，变化比我还大！”年轻人一面说，一面坐到了扶手椅上。

爱迪生打量着埃瓦德，他脸上的愁云渐渐散开。第一眼看到他，爱迪生就觉察出年轻人郁郁寡欢，笼罩在深深的悲伤中。

“绅士，”爱迪生打紧问道，“是不是到门洛帕克的行程太赶，你身体

① 唐璜，西班牙家喻户晓的一名传说人物，以英俊潇洒及风流著称，一生中周旋于无数贵族妇女之间，在文学作品中多被用作“情圣”的代名词。

有些不适？……我有个很要好的……”

“完全没有，怎么？”年轻人回答。

爱迪生顿了顿，说：

“没什么，感觉而已。”

“唉，我明白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了。我身体很好，只是心里有些止不住的悲伤，让我整个人患得患失，神色焦虑。”

埃瓦德调了调手眼镜，向爱迪生身旁瞥了一眼，说：

“我仰慕你的人生，敬爱的科学家，你是上帝选中的人。这个闪闪发光的电灯，不正是你的杰作吗？光很亮，我们好像在夏日午后一样。”

“这一切多亏了你，亲爱的洛尔！”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当你发明出发光的电灯时，你定说过这样的话！”

“的确，我又发明了两三百样类似电灯的小东西。我告诉你：我不想发明的路上停滞不前。所以，我时时刻刻都在工作，睡觉时也不例外，甚至在梦中！我就是谢赫拉莎德^①所说的那类清醒的睡觉人。”

“在神秘的途中与你结识，我感到非常荣幸！现在，我终于明白，相识是命中注定的！正如维兰德^②在贝雷格里努斯—普罗台中说过：‘世间不存在偶然，该遇见的，迟早会相会。’”

二人的交谈亲密无间，埃瓦德内心的焦虑在言辞间隐约透露，两人沉默了片刻。

“绅士，你在烦恼什么？”爱迪生突然问道，“作为你的老朋友，我可以知道你的心事吗？”

埃瓦德把目光转向了爱迪生。

“方才，你谈到你心中的悲伤，神情甚为忧虑，”爱迪生接着说，“那种感觉，实在难以言说。瞧！我真心想聆听你的故事，兴许可以减轻你内

① 谢赫拉莎德 (Shéhérazade)，是《一千零一夜》里一个女性人物形象。

② 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 (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1733—1813 年)，德国 18 世纪上叶洛可可文学的主要代表，启蒙运动的著名作家。

心深深的痛苦？虽说有些唐突，可是……我就像那类特立独行的医生一样，我坚信没有治不好的病。”

听到爱迪生这番突兀的话，洛尔·埃瓦德有些出其不意，身体不由得轻轻颤抖了一下。

“唉！纠结的痛苦。”埃瓦德答道，“这个痛苦源于不起眼的事：我在一场悲惨的爱情中栽了跟头，伤口永远都不会痊愈了。你瞧，我的心事俗气不堪，不值一提，不说也罢。”

“你！不幸的爱情！”爱迪生惊叫道。

“抱歉！”洛尔·埃瓦德打断爱迪生的话，“说我的事，只会浪费你宝贵的时间，亲爱的爱迪生，咱们聊点别的吧。换个话题会更有意思，谈谈你的近况吧！”

“我？嗯！……现在我拥有的一切，多多少少都要归功于你！”电学家说，“有些人看好我，打算创办一家大公司，投入资本约为十亿，对我过去和未来的发明进行投资，那些人会把我弄得像狗一样筋疲力尽。而我常常想到你，一个法国人曾说：‘人类会等到的这一天：我坚信真情比利益更为珍贵！’亲爱的洛尔，我与你真心相待，我一心想了解你的烦恼，因为我真切地感到了你的痛苦。”

英国人点燃了一支雪茄，说：

“发明家先生，我很难拒绝你的好意。虽说才在你这儿落脚，千里之外，我已把你认做知己。在电学家眼中，人生之事来得就像电光一般迅速。你想弄清楚我的心事，其实不过如此：我恋爱了，爱情让我痛苦不堪，这是我的初恋（在我的家族中，第一个恋人几乎也是最后一个，恋人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瞧！我的初恋情人是个妩媚的美人儿！我觉得她是世间最美的，她是绝代佳人！此刻，她在纽约的歌剧院，在某个包厢欣赏着《魔弹射手》^①。就这些！……好奇的老朋友，我想你该满意了吧？”

听完这番话，爱迪生诧异地打量着洛尔·埃瓦德，一声不出；他的心

① 《魔弹射手》(Der Freischütz)，是德国作曲家韦伯的代表作。

情瞬时变得沉重，似乎沉入了隐秘的思想中。

“是的，的确不幸！”爱迪生冷静地低声说道，漫不经心地看着埃瓦德。

“噢！你全然不知事情有多严重！”埃瓦德低声说。

“亲爱的洛尔，那么我得再了解更多的细节！”爱迪生顿了顿说。

“唉！可是！说了又有何用？”

“有用，既然我问你，自有我的理由！”

“理由？”

“是的，我想，我可能有办法让你脱离苦海，至少，能……”

“哦！不可能！……感情方面，科学还到不了那一步，”洛尔·埃瓦德说，苦涩地笑了笑。

“科学？我一无所知，我只是常常做出设想，有所发现，然后让世人拍手称奇。”

“况且，我为之痛苦的爱情，非常古怪，让人难以理解！”

“没错！这就对了！……再告诉我些具体的情况！”爱迪生说道，兴奋地睁大了眼睛。

“这……难以理解，恐怕，就连你，也会觉得费解！”

“费解？……黑格尔曾说过：‘按不可思议事物的本样去理解事物！’亲爱的洛尔，我们总得尝试尝试！”电学家高声喊道，“不久以后，你将看到，你人生中忧虑的黑点将被干干净净地抹去！如果你现在拒绝我的好意，啊！……那么……我同样会为你守口如瓶！”

“好吧，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洛尔·埃瓦德说，爱迪生的关心，让埃瓦德内心暖暖的。

12 艾莉西亚

“她翩翩而来，仿若一尘不染的星空下恬静的夜色。”

——拜伦勋爵《希伯来歌曲》

洛尔·埃瓦德坐在椅子上，交叉着双腿，抽了一口雪茄，轻轻地吐出了烟圈，开始讲述：

几年前，我在英国斯塔福德郡^①奥特洛尔庄园生活，那是家族门下最古的老产业之一。庄园地处偏僻，荒无人烟，终年雾气蒙蒙。庄园距纽卡斯尔^②几公里，周围被湖泊、松林、岩石包围；从阿比西尼亚回来后，我离群索居，远离父母亲友，身边只有几个忠厚的老仆，供我使唤。

服过兵役后，我得以随心所欲地生活。我对现世自有自己的想法，我很快就放弃了从政的念头，不打算谋求一官半职。我生性孤僻，加之经常独自远途旅行，越发习惯了独来独往，倒也逍遥自在。我可以去冒险，去做梦，我活得有滋有味。

然而，一次印度女王^③加冕典礼，女王下了诏书，要召见我和其他几位同僚。迫于女王的命令，一个晴朗的清晨，我动身去伦敦候命。作别了我的逍遥居，也作别了我平日打猎的生活。在去首府伦敦的路上，机缘巧合，我遇到一位前去参加典礼的女子。这次偶遇对我预示着什么呢？那时，在达纽卡斯车站，车厢内挤满了人。月台上，一个年轻女子，焦

① 斯塔福德郡，英国英格兰西部的郡，位于西米德兰地区。

② 纽卡斯尔，英国英格兰东北部港市，全称“泰恩河畔纽卡斯尔”。

③ 1877年，维多利亚女王被冠以印度女皇的头衔，而这一年是大英帝国正式将印度次大陆并入版图并成为印度各土邦的宗主国的第19年。

急不安，担心不能挤上火车。最后关头，年轻女子朝我走来。我独自一人坐在包厢中，与她素不相识，她局促地开口问座，出于礼貌，我答应了她的请求。

说道这里，亲爱的爱迪生，我得向你声明：直到遇见这个女子之前，上流社会男女厮混，在我看来，空洞且毫无意义。

我生性有些避世，不善于在名利场中交际，但因此也得到不少好处。在这个年轻女子出现之前，我从未定过婚，内心从未爱或渴望过任何女人。可是，就在那一秒，我觉得她会成为我的女人，虽说我和她素昧平生。

对于婚姻大事，我非常“传统”慎重，我最交心的朋友们都讪笑我，直至今日，我都觉得他们匪夷所思。我向来厌恶那些年轻男子，说些七荤八素的托辞，未到结婚之日，就做出对未婚妻不忠的事情！此后，朋友宣说我是个冷血胚子，直至进宫，一些不常来往的朋友，还赶着向我介绍俄罗斯女人、意大利女人、克里奥尔女人，我都无动于衷。

不到几个小时，虽说只是萍水相逢，我却疯狂地迷恋上了她。我们到达伦敦时，我尚且不知家族传统：一生只爱一个女人。不多时日，我们开始交往，关系甚密，直至今夜，我们的关系依旧亲密。

此刻，你既是我神秘的医生，我将向你坦言一切，首先我得向你描绘她的身形样貌。我想以情人的身份来介绍她，可以的话，我更想用诗人的语言来描绘她。她叫艾莉西亚·克拉丽，她的双眸带着艺术家清高的眼神，摄人心魄，气质非凡。

艾莉西亚小姐芳龄二十，身段窈窕，若出水芙蓉，亭亭玉立。她举止优雅，行为大方；身姿曼妙绝伦，就连世上最杰出的雕塑家也会为之叹为观止！肌肤若晚玉香一般白皙，恰似胜利的维纳斯降生到了人世间！棕色头发浓密光亮，几乎可以照亮南部的夜。一旦沐浴而出，带水的头发卷曲着，沉甸甸地垂在肩上，这一袭秀发仿若下坠的裙摆。杏脸樱唇，红润的嘴唇仿若盛放的水红石竹，含露带珠，娇羞妩媚。脸颊下方的小酒窝，浅浅一笑，露出素美的秀齿，像小动物的幼齿一样可爱。眉毛轻蹙，投下淡

淡阴影。耳垂生得好看，冰凉凉的，红润好似四月天的玫瑰。鼻尖的皮肤粉嫩微透，鼻子笔直而精致，顺着额头下来。她的手饱含艺术家气息，而非贵族气派，双脚和希腊大理石雕像一样精美。她神情高傲，双眸炯炯有神，睫毛密而翘。她像一朵生长在热带的花，身体里散发出热烈的香味儿，闻到之人会心炽如焚，心醉神迷。她的声音极具穿透力，抑扬顿挫，无论是朗诵悲剧章节还是歌唱咏叙调，都一样悦耳动听。不经意间，我常常心绪起伏不平，涌动着莫名的赞叹。

13 魅影

“微不足道……”

——俗语

“在伦敦举行的各色宫廷舞会中，随处可见容光焕发的年轻姑娘，娇媚的名媛们从我跟前走过，我全然不觉。寻不着艾莉西亚的身影，我心里会发痛，她已把我迷得团团转。

“然而，交往一段日子后，艾莉西亚的举止怪异在我脑海中纠缠不清。我们在一块儿时，她的一举一动都让我疑惑不解！为此，我没有贸然定夺艾莉西亚诡异的举止，而是责难自己愚拙僵化。我甚至硬压着理智去思想，以为就能驱除脑中对她的反感。可是，女人！何尝不像孩童一样，周遭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坐立不安！对于这样的女子，性格就像五彩鸟羽一样闪烁不定，异想天开的想法，变化无常的嗜好。可是，难道我们不能包容些、友善些去笑而纳之么？变化莫测是妩媚女子的天性。我们内心由此萌生出一种本能的喜悦，心甘情愿怜香惜玉，一点一滴的去引导这个脆弱、轻佻、带刺儿的女人，觉得女子知道我们付出的努力后，会全心全意去爱他。当女子向我们求助时，我们会本能地去扶持她。我想，既然爱情是有可能改变她的性情，在不远的将来，她的想法可能与我不谋而合，那么，过早地对她下定论并非明智之举。

“的确，这些都是我在心中自己思忖！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任何人想法，无论是那最缥缈模糊的念头，转瞬即逝的感觉，还是恒久不变的情感，抑或是外在的变化，性格的转变，都是受着内心本质玄机的主宰，世人称之为灵魂。

“艾莉西亚小姐的身体和灵魂大相径庭，我为此大为神伤，无法理解。可以肯定的是，她的外表和心灵格格不入。”

洛尔·埃瓦德说完这番话，爱迪生的脸色骤然变得煞白，眼神诧异，身体微微发抖，竟是给蒙住了。虽说这样，爱迪生很识相，没有插话。

“其实，”洛尔·埃瓦德接着说，“她仙女般婀娜多姿的外表，似乎和她自己形同陌路；她的话语让人困惑尴尬，外表和内心，天差地别。艾莉西亚的灵魂受到某种秘密的惩罚，被永远禁闭在完美肉体中。这种情况隔三差五的发生，在我心中分外清晰（随后，我会分析具体的事情）。任何时刻，我都能立马察觉出……这毋庸置疑。有时，我也会想，极其严肃地想，在未来某个混沌黑暗空间，这个女子会意外迷失在这个本不属于她的肉体中。”

“这个设想有些过，”爱迪生回答，“不过话又说回来，所有女人，她们如花似玉，稍纵即逝的青春年华，在初恋情人心中，总是会激起些相似的情感。”

“如果你稍微停当一下，”洛尔·埃瓦德说，“等我讲完，你就会明白情况格外复杂。我眼中的艾莉西亚小姐异乎寻常，至少性格极为阴暗（我想这是约定俗成的说法），俨然是个另类，是个极度阴郁的畸形儿。我在想，现在正值她貌美的时光，若我在这个时光中耗光热情而死去，我会在这个时光中永恒吗？只要美出现过，又何必在乎有多久！至于其他，尽管我是个冷漠的怀疑主义者，对于能混淆我的判断、感觉，甚至是情绪的人，我稍上心待之，难道不应该吗？相信我，亲爱的医生，我遇到的情况并不简单，不是那种常见编入医学教材可笑的失智症。相信我，情况甚为奇特。”

“请原谅，打断一下，你的忧虑是因为这个美丽女子对你不忠吗？”

“难说老天爷乐意让她背信弃义！”洛尔·埃瓦德回答，“如果这样，我也毫无怨言，因为艾莉西亚将不再算是她自己！在爱情中，女人背叛男人，男人只应为值得的女人去伤感叹惜。一个女人对男人爱理不理，男人为其黯然神伤又有何益？现实生活中，不幸丈夫总是怨声载道。通常，这

些抱怨不无荒谬之处。如果任何一丝的突发奇想，爱情的心血来潮，都不能改变爱恋中的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我也唯有放下傲气相信无常了。恰好相反，艾莉西亚尽其所能只爱我一个，相比她迫不得已地去爱，我觉得这样的爱情已算得上‘真挚’。”

“亲爱的洛尔，”爱迪生说，“你可以有条不紊地讲述这次偶遇吗？就从我打断你的这一刻开始。”

“这样说来，”爱迪生打断埃瓦德的话，“听你的口气，我觉得她内心还算是庄重，不是吗？”

埃瓦德凝视着爱迪生，心中五味杂陈。

年轻人内心的秘密，最扯着心疼的烦恼，也昭然若揭了。

14 内心如何随着外在改变

同样的观点：

“缺席者理亏。”

——智慧格言

“你有忠诚的挚友：然而……

如果你弃他而走……”

——歌德

埃瓦德神情漠然，继续压着低沉的口吻说：

刚才你听到的，是我以自己的方式讲述艾莉西亚所说的话。

你知道，不同的人讲述，表达出的感觉截然不同！我必须向你复述她的原话。虽然我用近乎是她的方式来表述，但完全不能让你认识她的性格，你还是被置于局外，一头雾水，就像游人在暗夜途中迷路，激怒了狼，却以为自己在抚摸犬。

这正是她的原话：

“未婚夫是个毫无来头的小商人，嫁给他只是图他的财产。”

显然，她不爱他，不过是听从周遭人的怂恿，想要快些把自己嫁了罢，不想在未婚夫面前卑躬屈膝，终结自己姑娘时代的生活。在这点上，做谁家的媳妇，并无本质区别。况且，未婚夫的条件勉强能撑得起门面。可是，姑娘们心眼里“诡计”多着呢！下一秒，她转头就说起了鬼话：比如，不要孩子，幸福无比；若订婚之事不为人知，她不会拒绝与另一个追求者谈情说爱。

然而，在家乡，亲戚们却荒唐地散播了她的言语。事已至此，她只好

选择离开，以避口舌，她对此感到厌倦。前途未卜，她打算投身于剧院。来到伦敦后，虽说身上只带着微薄的积蓄，但足以维持到她找到工作。显而易见，在剧院会毁了一个女人的名誉，她做出了一个最为错误的选择。既然投身于这行，至少应懂得谨慎行事才好。此外，她可以不用真名，取个艺名代之。剧院负责人也认可她有一副好嗓子，加之又大有一番姿色，艾莉西亚也深信自己会“红极一时”。她说，等赚了钱，很多事情就有了着落；一旦有了足够的积蓄，就立马离开“演艺圈”，径直去做生意，结婚，过上风光体面的日子。在此期间，她对我蛮有兴趣的，说我与众不同！……她深知和她打交道的是个“大少爷”，是个地地道道的绅士，总之，“这足以说明一切”。

“诸如此类，余下的话大同小异。”

“听完这个版本的讲述，你觉得艾莉西亚小姐如何？”

“奇怪！”爱迪生说道，“两种讲述风格迥异，艾莉西亚的原话和你的讲述泾渭分明，若说二者有什么关系，只可能是虚构的。”

15 分析

赫拉克勒斯走进厄律曼托斯山的森林中，
去寻找野猪洞，
他抓住猛兽的脖子，
用力把野猪赶出了黑暗丛林，
太阳发出刺眼的光芒，
满身污泥的野猪眼花缭乱。
——希腊神话

“于是，我细细揣摩她所说之话的真意，心中对她有了看法。”洛尔·埃瓦德冷若冰霜地说道。

我心下思忖，一个年轻的女子，千娇百媚，美丽动人，却异常无知，全然不懂自己的美貌有多么的不可思议，完美到近乎神秘。她以演戏为职业，舞台显示出了她的天资，她演得惟妙惟肖。可惜，她只把这天资认作空洞的玩意儿。那些善感的心灵，沉醉在独一无二的美妙场景中，她却一笑带过地称之“缥缈的诗情，虚空的幻想”。她红着脸，不情愿的，放低姿态去演戏（就像孩子去做蠢事儿一样）。

如果她家境不错，演戏只会是她心血来潮的消遣，不若打牌更来劲儿。她的嗓音富有魔力，充满着每个音节。在她看来，好嗓子仅是谋生的工具，只因别无他才，才选择在剧院工作；这并非是个体面的行当，她急不可待地想要放弃（一旦轻松地挣到一笔钱）。听众的赞美、热情、欢呼，她只当游手好闲之人一时兴起，而伟大的艺术家不过是供观众“消遣的玩具”。

如今，这个女人选择错误，不过并不为自己的名声感到惋惜（过时的想法），她只关心演戏挣来的钱财，她会将之小心翼翼地藏好。

在她家乡，她两面三刀的行为若不为人知，她还要伪装清纯，咂摸着从中捞到好处。她全然不觉自己厚颜无耻，毫无一丝悔意。其实，精神的堕落，远比肉体的沉沦更为罪不可赦。性格决定了人生，这样的人，从裹进襁褓中那一刻起，人生的坎坷已命中注定，在劫难逃。

对于她感到遗憾之事的真正性质，她毫不知情，一言以蔽之，无知让她的身躯形存实亡。

那么，艾莉西亚究竟何时更为堕落？以前还是现在？在谈到“堕落”时，她仍然可以自吹自擂，她口中的堕落，难道会比“犯错”还要不道德吗？至于贞洁，除了空虚她一无所失，因为她从未爱过，从未对爱情有过表白。

她把失足少女和妓女混为一谈，虽说社会道德没有明文规定，但二者有着天壤之别，她把少女不小心的失足认为可耻行径。

要知道，一个姑娘受到引诱，丧失了清白，为丧失“贞操”后悔莫及，较之成千上万的出于利益装清纯的女人，世人会更敬重这个姑娘。

艾莉西亚正是这类工于算计，装模作样的女人。在这类女人眼中，贞操只是挂在面子上的东西，好比讽刺漫画上夸张的头像一样，她们断言：“贞操是有钱人的奢侈玩意儿，而其他人只要肯出价，何愁买不到！”这意味着，众目睽睽之下，她们可以扯着嗓子大声拍卖自己的贞操。她们一眼就能认出艾莉西亚，她们都说同一种语言，不正是一类人么？她们会故作心疼，倾听艾莉西亚的故事，然后说：“可怜的孩子，受苦了！”的确，她们对她百般怜惜，也对她暗中奉承；在她们心中，唯一的责怪，就是艾莉西亚涉世尚浅，过于轻信于人。

艾莉西亚压根没有羞耻心，不知羞愧的高谈阔论让我痛苦不堪！女人应持有的分寸，也没法让她收住不合时宜的盘算。我对她的好感和崇拜，皆因其拙舌蠢举，统统破灭。倾国倾城的美貌，却混杂着如此不可思议的道德糟粕！……我打算不再与她交往。概而言之，这个女人的天真放荡

不羈，我鄙视这种无知的天真，我只有远远地躲开她。我曾说过，我无法接受一个没有灵魂的女人。

我猜想，若我提出分手，她自然会向我要几千几尼^①，然后，她会神不改色的与我分道扬镳。

① 几尼：一种英国金币的名称，铸造于1663—1813年。因这种金币原来由几内亚出产的黄金铸造，故名。一个几尼相当于21个先令。

16 假说

“哦，是你！……”

——诗人

埃瓦德接着讲述：

就这样，我打算立刻向她告辞，不再和她来往来。就在我狠下心，想做出了结的那一刻，我突然焦躁不安，举棋不定。

当艾莉西亚一言不发时，粗俗的言论不再扭曲着她的面容，她像大理石女神雕塑一样庄严美好；一边是喋喋不休的她，一边是沉默不语的她，差别却如此之大！

较之一位普通的美丽女子，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给我感觉难以言说。初次碰面时，那种感觉一闪即过，曼妙的身腰，轻垂的秀发，细腻的肌肤，纤巧的手指，一个眼神，一个举动，无不吸引着我去了解她内在的天性！去观察她无数细微的动静！最后，我明明白白……认出了她的真本性！

说道这儿，我再次重申，她的肉体与精神在永恒的错位中。我向你肯定，她的美貌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从头到脚，通身都是女神气质，俨然一个美神阿弗洛狄忒^①、维纳斯。唯一不同的是，内在人格和外在身体形同陌路，她是小资产阶级女神。

① 阿弗洛狄忒 (Anadyomène)，是希腊神话中代表爱情、美丽与性欲的女神，同时也是丰育女神。在罗马神话中与阿弗洛狄忒相对应是维纳斯，但她与维纳斯不同的是，阿弗洛狄忒不仅是性爱女神，她也是司管人间一切情谊的女神。

因此，我冥思苦想，发现她的复杂情况颠覆了所有生理学家法则。我开始这样假设：我面前的这个女人，她的忧伤和骄傲都蕴涵着某种高深的美，在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蔑视后，她内心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总之，要用心中的温情，才能读懂这个女子。

洛尔·埃瓦德沉吟了片刻，接着说：

第一次遭受背叛，无论打击多么猛烈可怕，不可弥补，她可以坚强挺住，因为她有一颗美好的心。可是，在经历了这样刺人的信任危机后，有些人甚至一蹶不振，从此她开始伪装自己，外表看起来嘲讽不羁，没人能窥见她心中深深的忧郁。

她在心里忖度：

“情欲毁灭了人高尚的情感。（人羞愧得低下头，面朝大地，我很惊讶，有些人，很快就扬起了脸。）这个青年男子向我诉说温情细语，他与这个时代的那些男人无异；他和周遭的人一样，一心想着在情欲庇护下，苟延残喘，说些虚无嘲讽调侃，以为就能消解愁闷，却不知愁闷无法慰藉……他说他爱我！……他会一直爱下去吗？青春在他的血液中燃烧，片刻的欢娱会瞬间蒸发。今晚，如果我悉心聆听他的诉说，明天，他将弃我而去……不！不！在我听他诉说之前，我要从第一次惨痛的经历中吸取教训！首先，我要证实，他不是用花言巧语讨好我，谁也别想拿我的痛苦取乐，尤其是我的情人。要知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经历过的苦难。

自此以后，一切都毁了，唯有贞洁。我要在意中人的心中永远挥之不去。我不再沉溺于男人的一个吻或一句话，除非我认定，他是我托付终身的人，同时他也认同我。如果他甜言蜜语仅是逢场作戏，那么他最好保持缄默。听过无数矫揉造作措辞，我已疲惫不堪，只是漠然看待。我想爱一次，就像从未尝过爱情的滋味一般！因为世人只看到我的美貌，我看到自己的不幸。

余下的不过是虚空罢了。正如大理石女神雕塑一样，我只让接近我的人觉得我是多么非凡（啊！永远都是！），那么，行动吧！我必须百分百的像他们的女人，那些庸俗，随处可见的女人。竟没有一丝新生的光明落

在我身上！我的言谈要媚俗无知！演员，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出场！带上你的面具，你是为自己而演出。如果你是个有实力的艺术家，那么成功意味着爱戴，而不是荣耀。在这个让人厌恶的角色里，好好表演自己。这个时代，多数女人乐意扭曲自己的性情去演好这个角色，她们借口说，这不过是风尚使然。

这将是考验。我装出内心苍白无知，若他对此既没打退堂鼓，也没表露半点惋惜，他依旧坚持爱我，这说明他与其他男人同流合污。在他们心中，我只是一星半点的欢娱，满足他们的情欲，就好比那醉酒后的一阵狂热。末了，若他还有心揣测出我的真实意图，定会大肆嘲笑一番。

那时，我将对他说：

你可以找一个你爱的人，一个在人生坎坷中失去感情的女人，结为夫妻！永别了！

与此相反，如果他打算放弃我，完全没想过把我占为己有；他会灰心失望地离开，却没有戳破我对他的幻想。看到这些行径，我得出他和我是同类人！在他眼中，我看到某种模糊的德性，那是所有德性中最为宝贵的一种，他眼中颤动着高尚的眼泪！我确信，他值得我去付出真心，哪怕短暂到只有流光片影的刹那！哦！听天由命吧！

而今，如果在考验中，他担惊受怕，谎话连篇，那么，我被宣告孤独！哎！孤独！孤独而已！我会听从庄严的召唤，而非听从理智，服从内心的感受。我不要背叛！艺术将抹去一切，我将在艺术中解脱。放弃人间所谓的真情实意，我将继续活下去，追随那些天神创造的不朽人物，我将用神秘的歌曲唤醒他们。这些不朽人物是我唯一的同伴，我绝无仅有的朋友，我无与伦比的姐妹。正如红极一时歌唱家玛利亚·玛利布朗^①，也会有诗人墨客提笔抒写下我的美貌、声音、心灵，乃至灵魂，我会因此永垂不朽！因此，我要把悲伤掩藏，行走到有是非纷争的理想之地。

“哟！”爱迪生叹道。

① 玛利亚·玛利布朗（Maria Malibran，1808—1836年），19世纪初最伟大的次女高音。

“是啊，”洛尔·埃瓦德回答，“这是我为她杜撰的故事，永远不可能存在！你一定认为，与我相配的女人，必定超凡脱俗，沉鱼落雁，对么？”

“这倒是，”爱迪生笑道，“亲爱的洛尔，你叫我明白，你的风情和拜伦不相上下！较之接受平庸的现实，你更愿在诗意的爱情中吃苦受累！瞧瞧，你所说的这些，难道不是大戏的剧本吗？除去近代个别神秘的女子，哪个女人不幻想成名成角？不过只有上帝有权发落这样的命运了。”

“我的好朋友，我的知己，我才明白，原来斯芬克斯没有谜语^①，不过为时已晚，我是负罪的幻想者。”

“可是，”爱迪生说，“你既对她的性格分析得头头是道，为何还在对她恋恋不舍？”

“是啊！梦醒之后，梦境却久久挥之不散，人被自己的幻想所羁绊！”洛尔·埃瓦德表情痛苦地答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是这样的。”

“我的心已被爱情蛊惑，很快，我们就如漆似胶。显然，我必须证实，演员从不演戏！如果有朝一日，我认清现实，就能彻底摆脱这个魅影……”

“我不得不承认，美貌就像绳索，既强大又邪恶，我全然不知这种隐秘的力量。受着爱情幻想的蛊惑，我只要壮着胆子孤注一掷！她的美丽就像那拷问者手中的锁链，拴住了我，一旦爱情幻想灰飞烟灭，我会抓着锁链当作救命稻草！而今我醒了，就像格列佛在利立浦特^②，浑身上下都被捆绑了绳子。就这样，我迷失了自我。对艾莉西亚狂热的爱灼烧着我，我感到精疲力竭。在我熟睡时，黛利拉^③剪了我的头发，我丧失了力气，心力交瘁。没有勇气放弃她完美的身体，我选择无视她的灵魂，掩耳盗铃，装聋作哑。

① 斯芬克斯之谜，出自《俄狄浦斯王》，即一种动物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走路；腿最多时最无能。谜底为人。

② 利立浦特，《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格列佛在小人国被小人用绳子捆绑，动弹不得。

③ 黛利拉（Dalila），圣经旧约中，参孙的情妇。她将参孙出卖给非利士人，在参孙睡觉时剪掉了他的头发，使参孙丧失了能量。

压抑着内心的不满情绪，她从未料到我对她的真实看法。无数次，我差点毁了她，转身再毁了自己。自我放纵，沉迷于幻觉，让我纠缠于这个死气沉沉，却异常绝美的身体？……唉！如今，我已习惯艾莉西亚在我身边，我请上帝作证，我不可能再占有她。

话音刚落，年轻人的眼中仿佛划过一道闪电，爱迪生心里暗中一惊，依旧不出一声。

“就这样，我们生活在一起，却又形同陌路。”埃瓦德总结性地说道。

17 剖析

“傻瓜身上有不可宽恕的错误，
但他们却能宽容恶人。”

——让·马拉斯

洛尔·埃瓦德顿住了，一言不发。

“亲爱的洛尔，你可否向我解释几点？几个有趣的细节。瞧，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并不是一个……愚蠢的女人，对么？”

“当然不是，”洛尔·埃瓦德回答，脸上浮起一丝惨淡的笑容。“在她身上，那种近乎高尚的傻气儿不见踪影，她是个极端的人，就像智者一样，非常罕见。一个女人要是精明透顶，那倒要叫人害怕了。较之世人所厌恶的‘聪明女人’她更忧虑不安，弱不禁风。如果聪明女人与她相对而坐，那真是棋逢对手。不过，从世俗的角度来看，聪明和智慧水火不容。同样，一个女子，沉静、虔诚、谦虚，略带点傻气儿，但直觉机敏，能拨云散雾听出言外之意。这样的女子，算得上世间的奇珍异宝，乃是个真真切切的人生伴侣！而与其德性相悖的女人，俨然是不近人情的瘟神！”

“然而，和所有平庸之人一样，艾莉西亚小姐算不上愚蠢，只是无知。在世人面前，她梦想扮成‘聪明女人’！以为聪明女人能‘引人注目’，还能赚到其他的好处。”

“就像热衷于梳妆打扮或某种快活的消遣，这个古怪的资产阶级女人，她会更乐意戴上聪明女人的面具做人，一旦觉得面具有失庄重，那么她又会费尽心思，让自己显得平淡无奇。”

“日常生活中，她会做些什么无知的事呢？”爱迪生问。

“她的想法与常理相悖，”洛尔·埃瓦德说，“时常冷嘲热讽，看待事物眼光狭隘，转来转去都是围着不足挂齿的琐事，狂热信徒夸张地称之为客尘烦恼。仿佛细嚼这些乏味之事，能潜移默化地将人的烦忧一扫而尽！”

“有些人和这些琐事玄秘的关联在一起，他们像磁铁一样互相吸引。他们自然而然地互相召唤，互相吸引，混为一体。这些人内心忍受着苦痛的煎熬。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些荒谬的人，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他们正是古怪的臆想症患者。精神错乱引起他们胡言乱语，即便在睡眠中，他们也会喊出些‘举足轻重’的话，这些独一无二的话在他们的生活中分量十足！”

“比如，‘认真！实用！明智！’……这些个词儿仍旧是偶然大声喊出来的。这些怪人振振有词，甚至主张应该授予有能力说出这些话的人的专利。这样，他们不自觉的变得贪心，形成了胡言乱语的习惯。长此以往，习惯渗透到这些异类的骨子里，他们满脑子装的都是这些不知所云的胡话。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们佯装上当受骗，有时竟可以支配多个国家间政府力量。不过这些喜气盈盈、自命不凡、不温不火的话语，最适合在养老院使用。哎，不幸的是，我爱上的女人，她的灵魂和这些人的灵魂，宛若孪生姐妹！在日常生活中，艾莉西亚小姐是理智女神。”

“不，她很优雅！若她不是女子中最优雅动人的，那么我就不会中意她了。真的，谚语说：美人的爱情，可怕的优雅。然而，我脑海里明晃晃地想起了销魂索魄的美神维纳斯。一个男人觉得维纳斯优雅，这难道不可理解吗？同样，一个人间女子，能够让人不假思索，肃然起敬地想到维纳斯，男人自然会觉得她是优雅的。问题在于，她的内心，好像复仇三女神^①中最邪恶的一个。”

“艾莉西亚小姐唯一的不幸，在于她的想法！抛开她的想法，我就能理解她。好比沉默的维纳斯大理石雕像，并不会思想。雕像身上充满了矿物，笼罩在寂静中，仿佛在说：‘我仅是美的化身，谁凝视着我，我就借

① 复仇三女神：阿勒克托，不安女神；墨该拉，忌恨女神；提西福涅，报施女神。

着他的思想思考。在我纯粹世界中，所有想法都会抵消，所有想法都会沉没、混淆、模糊，甚至难分彼此，就像江河入海口的浪花，都将汇聚到大海中。谁对我凝神思考，谁就能够潜入我内心深处。’”

“如果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一声不出，闭上双眼，踩在沙滩上，身后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完全可以做胜利的维纳斯雕像的模特了！数百年后的某个深夜，她，这个胜利的维纳斯，找到双臂后，再次回到昏乱的世界，出现在人类族群中；世人会赞叹她的美貌，可是她却像一个庸俗的妇人一样，斜瞅着世人，目光犀利，闷闷不乐，高傲自大，头脑中汇聚了千奇百怪荒诞的念头、空想。这又作何理解？”

“嗯，”爱迪生说道，“我们继续，艾莉西亚小姐并不是一个艺术家，对么？”

“完全正确！”洛尔·埃瓦德说道，“这点上，我们想法一致。记得先前我和你说过的，她演技精湛吗？可是，精湛的技巧不正是天才和艺术最直接和致命的障碍吗？”

“艺术和技巧无关，天才和才华无关，它们之间的差别无法估量。”

“值得称之为艺术家的，是那些富有创造力的人，他们能唤醒内心剧烈、隐秘、崇高的感受。而那些身怀技巧的人！无论是谁……不过是拾人牙慧，把天才的作品拾遗补缺。在音乐这门艺术中，这些可怜虫绞尽脑汁编入无数变奏，华丽的幻想曲，直到世界末日号角吹响……好个鸚鵡学舌！嘿，这类角色，演完一出戏后，两个指尖撩拨着长发，抬头望着天花板出神，一副灵光乍现的模样，你难道从未见过吗？这类扯线木偶真叫人不齿！正如世人所说的小提琴的灵魂，他们只有虚假的灵魂！”

“唉！艾莉西亚小姐的灵魂正是属于这类人！……她的灵魂苍白无知，身怀技巧的人尚且认为音乐是美妙的，而她却嗤之以鼻；虽说他们与艾莉西亚半斤八两，连他们都认得出艾莉西亚是音乐聋子。谈到她拥有的神奇嗓音，婉转多变的音调，具有魔力的音色，她却宣说，这不过是种‘娱乐大众的才能’。听众痴迷于对她的嗓音，在她看来却是‘痴痴傻傻’！听众的热情很少感动她，她觉得显贵的大人物不应该有这种痴迷。

如此一来，凭着好嗓子，她的自大和傻气儿越演越烈了。在她演唱时，除非我再三请求，她才会中途停当下来。（她厌恶中途停当，唱歌不过是她谋生的工作而已，她天生不喜欢这行！）在歌声停下来时，我陶醉的闭上双眼，心下自思：她定觉着奇怪，好一个绅士，竟为这歌声仰头陶醉，却不思量一下自己的身份地位！……瞧：这不正是思想病态的表现吗？”

“她也不是心地善良的女人，对么？”爱迪生问。

“心地善良！怎么可能！她那么无知！利欲熏心的人怎么可能善良？”洛尔·埃瓦德说，“哦！一个女人，邪恶，狡猾，阴险，有着罗马帝国女王的欲望，我完全能够理解！艾莉西亚既不善良，但也没有骨子里霸气带来的这些欲望。善良！你觉得呢？高尚的善可以感化丑陋的心灵，可以抚平伤痛；可惜，在艾莉西亚身上，寻不着一丝这样的善！”

“她虽庸俗无知，但心眼不坏；头脑简单，有些贪财，不若守财奴般锱铢必较；浑浑噩噩，但非愣头傻脑；虚伪的外表下掩藏着干巴巴的心灵，像枯木一般死气沉沉。就她从事的职业来说，她所付出的心血，远远少于工作带来的好处。头脑简单的人，一丁点无关痛痒的苦闷都会加倍放大，何处寻来多愁善感呢？瞧，亲爱的爱迪生，某个晚上，我和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在歌剧院看戏，不知道是哪门子音乐剧，夸张的渲染，装腔作势的对白，抄袭的信件，夸夸其谈的黑话，俗套的剧情，插科打诨、装模作样的人物。这种戏剧败坏了观众品味，既赚捞了金，又不会遭到谴责。哎！然而，艾莉西亚听到这些媚俗对白，泪水在迷人的眼中打滚！随后，竟泪如雨下！”

“从个人感受出发，我本就喜欢眼泪，可不得不承认，艾莉西亚脸上的泪水是那么动人心弦！泪珠像是沾湿了钻石，晶莹透亮：泪水顺着苍白迷人的脸颊流下。可谁料到，这些眼泪只是些昏昏沉沉、无头无脑的感动！我惆怅地看着她，明白这的确是她情感本能的流露。”

“嗯！”爱迪生说，“艾莉西亚小姐是宗教信徒，对么？”

“对，她是信徒。”洛尔·埃瓦德说，“艾莉西亚忧心忡忡，我主动地去了解她是否笃信宗教。她是个狂热的信徒，信仰人类赎罪的上帝，她认

为信仰上帝合乎习俗，‘自然而然’。从周末礼拜堂回来时，她拿着祷告书，那神态就好像告诉我说：‘我是绅士’时的神气一样，让我面红耳赤。她心中的上帝，庄严崇高，光芒四射！在她心目中，天堂充满了殉道者，上帝选中的光荣选民：超凡智慧的圣徒、圣洁的处女、可爱的小天使。她相信天国，她认为天国有条不紊！她梦想有个人间天国，因为她觉得世界不够明亮，太阳在云朵和黑夜中停留的时间太久。”

“死亡尤其让她感到恐惧，她觉得死亡不在她的理解中，‘超出了我们这个时空。’这就是她所有的‘狂热的想法’。在她身上，最让人疑惑不解的是，外在的美貌超凡入圣，而在这个非凡的躯壳下，却装着庸俗的个性、不成格调的思想、独断低俗的见解；在她心目中，美、信仰、爱情和艺术都徒有其表，不过是空洞、虚假的事物。她的思想促狭可悲，直叫人想起奥里诺科河河岸居民，他们把孩子脑袋夹木板中间，不让孩子去触及那些过于高深的事物。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本表性中流露出不温不火的自负，是她给人留下的剪影印象。”

“这个女人晦涩难懂，让我一筹莫展，”洛尔·埃瓦德沉默了半晌，接着说道，“看着她的样子，听着她的声音，我仿佛看到一座被亵渎的神庙，虽说没有背叛、粗暴、野蛮、血腥，却满是搔头卖弄，胆怯虚伪，假惺惺的虔诚，无知的冷酷，佯装的狂热。神庙里是谁呢？懊悔的女祭司。神庙里的神像听到亵渎神明的话，难免一笑；而女祭司却泰然自若，向我滔滔不绝，淡定地讲述虚无的传说。”

“在我说出我的观点前，”爱迪生说，“先前你不是谈到她是贵族出身？虽说不是什么名门望族。”

话音一落，洛尔·埃瓦德霎时红了脸。

“这？我说过这话么？”

“之前，你谈到，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出身于苏格兰某个家族，最近才加封的贵族。”

“哦！确实，不过，这得另当别论。我们这个时代，贵族封号并不添彩，必须是世袭贵族，或贵族出身。如今，贵族大势已去，未来也显而易

见。现今在英国取得贵族身份并不困难。当今社会，贵族封号对世人有害无益，对于有些家族来说，冒冒失失地就去接受贵族头衔，就像接种了过期疫苗，适得其反。因为加封贵族，数不清的资产阶级吃了大亏。”

“随后，英国人陷入了无名的沉思，脸上挂着沉重的微笑，他沉着嗓音说。

“或许，这就是原因。”爱迪生（那种特殊庄严的气场总是会把人镇住），这位一流的天才，付之一笑说道：

“只有在赛马场里养大的马，才称得上纯血种马^①。确切来说，在你的分析中，你忽略了关键的一点，你难道不明白？这个女人正是四分之三的男人眼中的理想女性！多少像你一样，出身富有，英俊气派的年轻男人，不都愿意和这类情人厮混吗？而且，他们还惬意着呢。”

“对于我来说，这种女人会毁了我！”洛尔·埃瓦德仿佛自言自语，“这么说，纯血种马和普通马的区别，也正是我和男人的差别所在！”

① 纯血种马，是世界上骑乘速度最快的马种。

18 交锋

伪君子穿着镀金的铅衣，虚伪的重量让他痛不欲生，

他绝望地大声嚎道：“我受够了！”

——但丁《神曲》

洛尔·埃瓦德情绪激动，猛然大声说道：

“唉！是谁？到底是谁夺走了这个躯体的灵魂？难道是造物主一时疏忽大意？没想到我的心竟拴在了这种怪人身上！难道美丽和苦难注定如影随形？不！我有权抱怨！她，不过是个简单的孩子，长着活泼的面容，水灵纯真的眼睛，可是，我不得不接受现实！我不想为此劳心费神！我只想简简单单的去爱她！可是，她！这个女人！噢！无可救药！难道天生丽质的美人就不配有美的思想吗？在我内心最深处，她举世无双的美换来的爱情，却逼人抛弃爱情信仰！我常端详着她，心里深情款款地默念道，‘背叛我吧！只要你的肉与灵能契合！’可她又何尝能懂？瞧，谁向上帝求情，上帝就为谁而显身，为其带来爱情、激情、狂喜；随后，上帝轻轻地说：‘我并不存在！’可她，她比上帝的话语还要晦涩难懂！”

“我不是她的情人，而是她的囚徒，我的绝望像深渊一样。这个阴郁的女人，带来幸福心酸磨人，比死还要痛苦。她的亲吻，只会燃起我的轻生之念。我心想，解脱唯有此路了。”

洛尔·埃瓦德哆嗦了一下，沉下嗓音，又镇静地说道：

“我们曾结伴出游。她的想法转眼就变，走过一个国家，又闹出一个主意。我只好当她是举止失常的病人，当然，她全然不觉我的这种想法。我在期待什么，我自己也不甚明了，或许旅途中会有意外的惊喜，或

许只是消遣解闷罢了。”

“无论在德国、意大利，还是在俄国大草原、热情的西班牙、活力的美国，都不能打动这个诡异女人的心，她心不在焉，毫无兴致！观赏杰出大作，她流露出妒忌的神情，竟然走神半晌，完全不知她的美堪与杰出大作相媲美！我特意带她游历这些美的事物，让她照鉴自己的美，不过她同样一无所知。”

“在瑞士，我们来到罗萨峰^①跟前，日出之前，她大声喊：‘噢！我讨厌大山，感觉自己像被压扁了一样。’（她嫣然一笑，笑容和雪山上的晨曦一样美。）”

“在佛罗伦萨，我们去观赏列奥十世^②时代辉煌杰作，她打着哈欠，有些不耐烦地说：‘瞧，蛮有趣的，也不过如此。’在德国，我们在剧院听着瓦格纳^③的音乐剧，她说：‘音乐不着调调！这也忒难听了！’然而，在我看来纯粹低级或媚俗的玩意儿，她又赞不绝口，称之为星星。”

同样，我还常听到她用优美的嗓音喃喃咕咕：

‘你想要的，不是星星！不过，亲爱的洛尔，这无关紧要。’

这就是她的口头禅，随时随地都在叨念着。这些陈词老调表明，她总是本能地去贬低那些高于尘世界限的事物。”

“爱情呢？爱情是少有的几个能让她喜笑颜开的词语；如果灵魂丑陋的面孔压住了娇媚的脸蛋，她会眯起一只眼睛，做出鬼脸。我察觉出这些可怕的时刻：美妙的身体展露出本性的恐惧和阴郁时，阴阳怪气的模样就从灵魂中浮出。”

“一次，在巴黎，发生了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我想让她去看看维纳斯雕像，让她自己和维纳斯一比高低！我承认，这是亵渎神灵的想法！很愚蠢！不可理喻！不过我很好奇，想知道这个冥顽不灵的女人会作何

① 罗萨峰，位于瑞士和意大利交界处，阿尔卑斯第二高峰。

② 利奥十世，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位教皇。

③ 威廉·理查德·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年），德国作曲家，代表作有《黎恩济》《漂泊的荷兰人》《汤豪舍》等。

感想。这样，我带她去了卢浮宫，半开玩笑地对她说：‘亲爱的艾莉西亚，你会大吃一惊。’我们穿过一间间展厅，随后，我冷不提防地把她带到维纳斯大理石雕像跟前。”

“这次，艾莉西亚小姐摘下面纱，吃惊地看着维纳斯，不知所措，天真地叫道：

‘瞧，这不是我么！’

随即，她又接口说道：

‘不过，我的手臂完好无缺，我看起来更优雅！’（我比她出众）

她浑身颤了颤，甩开我的手臂，自个靠在栏杆上，随后挽起我的手臂，低声说道：

‘这些石块……这些墙壁……让我全身发冷，我们快离开这儿吧。’

走出卢浮宫，她一直沉默不语。我寻思着，她竟会说出如此无知的話。”

“不过，我已经不再失望！她紧紧地靠在我身边，沉浸在自己思绪中。随后，她对我说：

‘如果大家会花钱去看这个雕像，那么我会走红，对么？’”

“听完这话，我感到头昏目眩。这种无知的蠢话就像地狱一样，太可怕了。我低下了头，心乱如麻。”

“‘如你所愿。’我对她说。

我送她回到了旅店，随后，我又回到了卢浮宫。”

“走近那间神圣的展厅，凝视着维纳斯女神。维纳斯，那颗夜空中遥不可及的星辰！啊！有生以来第一次，莫名的哀嚎胀满了我的身体，我的心支离破碎了一地！”

“她的身心是二元割裂的，我被她的外在吸引，却又排斥她的内心；就像磁铁两极，铁棒在其中既排斥又吸引。”

“初见时候，我痴迷于这个女人的体态、嗓音、气味和迷人的外表，随后，我的爱变成不折不扣柏拉图式的空想。她鄙俗的灵魂，冰封了我的情欲，情欲只是纯粹的冥想。如今，看到她那副情人的嘴脸，我便如鯁在

喉！我依恋着她，痛苦的欣赏。如果死亡不能消除艾莉西亚悲哀的心性，我情愿看着她死去！总之，她不配尝到爱情滋味，她的出现不过是黄粱一梦，让我空欢喜，然后心死。”

“在她的恳求下，我决定为她去歌剧院打通关系。在伦敦，这意味着……对于人生，我不再有任何牵肠挂肚之事。”

“如今，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一无是处，我前来向你握手道谢，在我消失人世之前……”

“这就是整个事情的原委。你也看到了，我已无药可救。握个手吧？该告辞了。”

19 劝谏

“人不应重蹈覆辙！”

——蒙田

“亲爱的埃瓦德伯爵，”爱迪生不紧不慢地说道，“什么？为了一个女人！而且是为这样的一个女人？我该说什么是好！你真是！……我以为我在做梦呢！”

“我也以为这是场梦，”洛尔·埃瓦德脸上挂着一丝冰冷忧伤的笑容说道，“你觉得该怎样！在我心中，她就像潺潺清泉，流淌在某个阳光明媚的国度或古木参天森林深处。春天里，泉水汨汨流动，你觉得水波很美，放了一片新绿的叶子在泉水中，叶子轻灵地起伏飘动，随后，你把叶子拿出来，叶子却变成了石头。”

“那倒是！”爱迪生若有所思地说。

他细细打量着洛尔·埃瓦德，年轻男子眼神深邃、茫然，爱迪生心里清楚，他有了轻生的念头。

“绅士，”爱迪生说，“年轻时，我们遭受到情感挫折，会自己痊愈。你应该明白，时间能淡忘一切。”

“哦！”洛尔·埃瓦德把手眼镜放了回去，笑了笑，“你以为我是那种稀里糊涂的人么？我里里外外琢磨过这段荒谬的‘感情’，我没少受那些心绪不宁、痛心疾首、心烦气躁的罪。我的哪根神经被触动了，我一清二楚。不过，这一切结束了。现在，朋友，该怎么做，我意已决，不必再多说。”

爱迪生抬起头，像医生观察泄气的病人一样，盯着年轻人看了几秒，

他脸色灰白，却依旧风度翩翩。

年轻人默然沉思，他犹豫了！

爱迪生聚精会神，心中盘算着离奇古怪的计划。

“瞧！”爱迪生说，“你是英格兰最为显赫爵爷中的一个。你知道，那些懂得生活乐趣的女伴，活泼动人的姑娘，一生中只忠于一个男人。她们内心高尚，是美好的理想伴侣。我的绅士，你一表人才，高贵富足，前途大好！你心地善良，就像……而今，你却在这个女人跟前无能为力。假设有一千个美丽动人的女子，她们像艾莉西亚小姐一样貌美如花，出现在你面前！在这些女子中，有一百个性格迷人，看到她们，你的内心会升起幸福温暖的感觉！在这个一百个女子中，又有十个内心勇敢，白璧无瑕；在这十个女子中，总有一个女子值得你去爱。要知道，达那俄斯五十个女儿中，总有一个忠于自己丈夫的许珀耳涅斯特拉^①。”

这个你值得去爱的女人，会让你后半辈子幸福。你每天生活在快乐中，即便老了回忆起来，也是那么甜蜜！她会为你添几个可爱的孩子，骨子里流淌着你的血液，值得让你骄傲的孩子！那么，命运赐予你幸福和无量的前途，你不正是上天眷顾的孩子么？要知道，无数夏娃般的少女们拿命去赌前程，在漫漫无期的斗争中油尽灯枯；而你，为了一个偶然相识的女人，无视上天的厚爱，想要销声匿迹，放弃生活，去成全这个上天失手造出的女人！她不过是宿命安排下，千千万万个女人中的一个罢了。你太把她当回事了，过往的记忆很快会被遗忘。几年后，这段回忆会像燃烧着印度大麻的香炉升起烟雾一样散去。嘿！许我这样说，如果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天生喜欢便士^②甚过几尼，这才是你沾染的厄运，真正的灾难。”

“我的朋友，”洛尔·埃瓦德说，“不要对我那么苛刻，我比你更严格待己，可是一无是处。”

“我以一位年轻姑娘的名义，向你发问，她也许能帮你脱离苦海，”爱

① 许珀耳涅斯特拉，希腊神话中国王达那俄斯五十个女儿中唯一不听从父亲杀夫之命的人。

② 便士，是英镑的辅币中的最小币值，几尼比便士大。

迪生接着说，“你要把她丢给谁？好事尚未做到底，却招来了麻烦，到头来还得去面对解决。”

“我也有其他的烦心事，”洛尔·埃瓦德回答，“不过，我是那种一生只爱一次的人。在我的家族中，如果在爱情中倒了霉，那就毫无怨言、无声无息的退出，仅此而已。‘细枝末节’和‘特权’留给其他男人。”

爱迪生似乎摸准了埃瓦德的伤口。

“对，”他低声说，仿佛在和对自己说话，“情况不妙！糟透了！见鬼！真见鬼！”

随后，他猛地回过神来，说：

“亲爱的洛尔，恐怕普天之下，只有我能医治你的病痛，让你康复如初。就我对你的了解，你果断地回答我的问题。最后一次，你确定你这次特别的感情经历，绝不是上流社会公子哥的心血来潮，寻求刺激的轻浮爱情？”

“或许明天，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就躺在别的男人怀里，成为一夜情人。至于我，我将不再出现，我只有在来世才会看见她了。”

“你那么瞧不起她，却不断赞叹她浑然天成的美貌，你不是对我说，你对她的渴望已成冥想，已经冰封？”

“冥想！冰封！……对，就是这样！”洛尔·埃瓦德回答，“我对她已经失去了欲望，不过她依旧萦绕在我心中，我中了中世纪巫师的魔咒。”

“你要彻底放弃社交生活？”

“是的！”洛尔·埃瓦德说，“关于这个，亲爱的爱迪生，你要好好生活，你会名扬四海！你是人类的福祉！我该走了。阿喀琉斯之踵^①！打搅了，和你聊了这么多虚妄的事，占用了你的时间，而你的时间对于全人类来说是那么宝贵！最后一次，告辞了！”

正说着，内敛儒雅的洛尔·埃瓦德，拿起了帽子，身旁巨大的望远镜

① 阿喀琉斯之踵，原指阿喀琉斯的脚跟，因是其唯一没有浸泡到神水的地方，是他唯一的弱点。后来在特洛伊战争中被人射中致命，现在一般是指致命的弱点、要害。

让他有些眼花缭乱。

爱迪生也站了起来。

“你，这就走？”爱迪生大声说，“难道我会袖手旁观，不管救命恩人的死活么？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我现在的一切都多亏了你！我问你那么多问题，难道是无缘无故？亲爱的洛尔，你的心病，并非不治之症，不过得以毒攻毒！我劝解不抵用，只因你的遭遇甚为奇特，我决心开一剂强心药给你。药方正是实现你的愿望！（见鬼，要是我早预料到，首次试验竟然是你来参与！……）电学家喃喃咕咕，仿佛周围空无一人。‘要知道，身体和思想会互相吸引。’今晚，冥冥之中，我似乎感应到了你的到来！我会竭力治好你。正如伤口不恶化到极致，就不会好得彻彻底底，我要让你百分百地实现梦想！埃瓦德绅士，方才你不是激动地喊道：‘是谁夺走了这个躯体的灵魂？’”

“的确，”洛尔·埃瓦德低声说，愣住了。

“那好！是我。”

“什么？”

“绅士，”爱迪生打断他的话，语气深沉而庄严，“记住，实现你隐秘的愿望，我不过是顺应……必然。”

第二章 契 约

1 白魔法^①

“当心！和鬼魂打交道，我们也会与其为伍。”

——卡巴拉格言

电学家的语气和神情甚为凝重，埃瓦德浑身不由得颤了颤，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爱迪生真有这种能力吗？确实，方才他所言不无道理！还是待他说明缘由，方是明智之举。”埃瓦德心想。

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袭来，洛尔·埃瓦德不由自主地忖度。他感到某种惊人的奇迹一触即发。

埃瓦德目光从爱迪生身上移开，默默地环视着周围的物品。

灯光照射下，实验室笼罩着黯淡和阴森气息，埃瓦德身处这片科学领地，周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试验器具，奇形怪状，夺目显眼。实验室好似魔法屋，充满了稀奇古怪的东西。

洛尔·埃瓦德又沉思了一回。实验室主人的大多数发明，他一无所知。在他眼中，各种发明千奇百怪，爱迪生被智慧的光晕包围着。

他觉得爱迪生是电器王国的臣民。

几分钟过去了，埃瓦德心中涌起七七八八的情绪，好奇、疑惑、渴望，奇怪地混杂成一片。他迫切想知道爱迪生所说的神秘药方，想着想着，他心里不觉热了起来。

“其实，简单来说，所谓的药方……就是人造的女人，”爱迪生说道，

① 白魔法，又称白巫术，指对人有有益处的魔法，人有正面影响或倚靠精神的力量而进行的魔法。

“不过，目前，还有些程序没有完成。总之……你接受这剂药吗？”

“你是认真的？”

“对，你接受吗？”

“当然！你放手去做吧！”洛尔·埃瓦德补充说道，笑容虽说忧郁，却有了尘世的温度。

“太好了，”爱迪生答道，他瞅了一眼门上方的电钟，“那么，我们还等什么？时间太宝贵了，我还有三个星期时间。”

“这样？那，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洛尔·埃瓦德说。

“不必了，我素来准时。现在是八点三十五分。三个星期后的这个点，另一个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将在此现身，她不仅美到极致，思想深刻庄严，而且永远不死，她是最迷人‘伴侣’。总之，她不仅是女人，更是下凡的天使；她不仅是情人，更是恋人；她不再是残缺的现实，而是完美的梦境。”

“哦！我马上就向你阐述实施手段！”……爱迪生接着说，“实验成果本身就绝妙无比，在出人意料的成果面前，在科学的分析中，寻不出任何残缺之处！说这些就想让你确信，这次发明，并非我一时头脑发热，所有行动都是理智严密的。我随即就向你揭晓秘密，就从今晚开始。不管怎样，我们开始吧！随着作品的不断完成，疑问会水落石出。嗯，方才你谈到，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此刻就在纽约的剧院里？”

“是的。”

“剧院包厢是几号？”

“七号。”

“你未向她提及你上哪吧？”

“我猜想她不会感兴趣，因此只字未提。”

“她听说过我么？”

“也许……不过她才不会记得。”

“好极了！”爱迪生出神地说，“这很重要。”

爱迪生朝留声机走去，他拨开了唱针，看了看唱片上的纹理，把滚筒

调到了想要的位置，再次拨回唱针，把电话听筒放到留声机旁边，按了一下留声机的开关。

“马丁，你在吗？”留声机对着听筒大声说。

没有一点动静。

“好家伙！一定躺在我床上睡大觉，我敢说他还在打呼噜！”爱迪生笑着抱怨道。

爱迪生把改良过的麦克风耳机塞进耳朵，说：

“我猜得没错！他喝完格罗格酒^①，用过甜点，瞌睡就来了，这家伙，为了舒舒坦坦的睡觉，大着胆子把铃声关了。”

“你提到的那个人，离这儿有多远？”洛尔·埃瓦德问。

“他！就在纽约，在我百老汇的工作室，”爱迪生焦虑地说。

“可是！你怎么可能听到二十五古里外的某人在打呼噜呢？”

“即便他在极地，我都可以听见他的声音呢！”爱迪生说，“你相信童话故事里的顺风耳能听到远方的声音吗？孩子们厌倦了童话故事，会大声尖叫：‘啊！这，绝不可能！’可是，这确实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没人会对电话大惊小怪。所幸的是，我已料到目前的情况……对此，我还真是有些预感……声音太大了……不，我可不是故意的惩罚他！瞧，我有麦克风，麦克风连接着电话，让我用声音唤醒他，声音足以吵醒整个街区。”

正说着，爱迪生把另一个电话听筒放到留声机旁。

“但愿他别跑到大街上去！”他咕哝道。

留声机重复了他刚才的问题。

三秒后，响起了一个低沉的声音，那是一个男人惊醒后慌乱地应答。洛尔·埃瓦德手中拿着帽子，不小心碰到了身旁悬着的电容器，声音好像从帽子中传出似的。

“呀！怎么啦？失火啦？……”那个声音惊慌失措嚷道。

“哟！”爱迪生笑着说，“先生，你可算起床了。”

① 格罗格酒，用朗姆酒或威士忌酒兑水而成。

爱迪生拿住了第一部电话机的线。

“没，没失火，我的朋友，报警器仅显示为十八度，放心！我给你发个电报，你收到后立即帮我发出这封快信。”

“我就在这儿候着，爱迪生先生，”那个声音答道，语气镇静了不少。电学家开始发电报，迅速敲打着莫尔斯发射器的电报键。

“看见了吗？”爱迪生朝着电话问道。

“看见了！我在看，”电话另一头的声音回答。

随后，不知工程师是无心还是有意，实验室的中央转换开关被打开了，电话机里的声音穿透电容器，似乎充满了每个角落。电话那头，大概十来个人在你言我语，持续不断的回音在工作室里响起。洛尔·埃瓦德朝四周望了望。

“尽快给我回复！”爱迪生补充说道，那口吻仿佛在追赶一个正在离去的人。

随后，爱迪生把目光投向年轻的洛尔，说：

“一切准备就绪。”

他顿了顿，盯着洛尔，语气骤然变得冰冷，让人不寒而栗，他说道：

“绅士，现在，我们要远离所谓的尘世生活，（我们每天都在生活，却不了解生活，不是吗？），确切来说，去到一个奇特而惊人的世界。我会给你密匙，以便你揭开这个世界的玄机。然而，对于使指环产生运动的物质，我得向全人类坦言，我不能说出这种物质的性质。（至少这一刻不能说，而且我恐怕永远都不能说。）

“我们走着瞧，就这些。一会儿，你将看到的那个人，非思维可度量。他的外表，虽说并不陌生，总会让人感到震惊。他不会对你有任何伤害，此外，第一次见面时，为了不让你的精神受到惊吓，我得提醒你，你要保持镇定……甚至，要拿出些胆量来。”

洛尔·埃瓦德沉默了几秒，鞠躬致敬，说：

“悉听尊便。希望我能稳住情绪。”

2 安全措施

“我不属于任何人！”

你听明白了吗？我不属于任何人！”

——《人间喜剧》

爱迪生朝着大窗户走去，关了窗，展开了里面的百叶窗，又将其稳了稳，窗帘穗子沉沉地垂着，混到了一块。紧接着，爱迪生走到了实验室门前，插上了门闩。

然后，他按了按信号灯旋钮，刺眼的红光闪了起来。信号灯装在实验室顶部，用于警告靠近实验室的人，危险的实验正在进行中。

爱迪生扳下中央控制面板的开关，所有微型电话线路瞬间静了下来，只有连接纽约的线路还有声音。

“我们马上就要远离人类社会！”爱迪生说道，电报发完后，他用左手调整各个线路，右手用力写着些神秘的破折号和句号，嘴唇随之颤动着。

“你身上带着克拉丽小姐的照片吗？”爱迪生一面写，一面问。

“还真带了！我都忘了给你看！”洛尔·埃瓦德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这就是她，百分百的大理石女神雕像！你忒忒，我断没有夸大她的美貌。”

爱迪生接过照片，瞟了一眼。

“天哪！……这不正是匿名雕塑家的杰作维纳斯吗？”爱迪生惊叫道。“不可思议！……太震撼了！现在，我千分之千的同意你的说法！”

爱迪生转身按了一下旁边的电池控制器。

随后，两个铂拉杆端部之间出了一道电光，徘徊了两秒，似乎在四下寻找逃窜的路径，发出古怪的嘶嘶声。

接着，电光附近有一根不知长度的蓝色导线，导线的另一端连接着地下。

气喘吁吁电光才认出了神秘的导线，瞬间跃在导线身上，消失不见了。

瞬时，爱迪生和埃瓦德的脚下，响起了阴森的声音。声音很沉闷，连续不断地从地下深处传出，似乎是在深渊底部，正朝他们滚来。让人不由想到，几个鬼魅在黑暗中掘墓，坟墓即将浮出地面。

爱迪生拿着手中的照片，盯着对面墙上的一个地方，墙在实验室的另一端，神色焦急地等待着什么。

地下的声音戛然而止。

电学家手压在一个物体上，不过洛尔·埃瓦德没看清楚……

“安卓！”爱迪生扯着嗓子高喊道。

3 现身

“是谁藏在面纱后？……”

——《扎伊斯蒙面像的故事》^①

爱迪生才喊出这个神秘的名字，实验室南端墙面的一个地方，隐藏的铰链开始转动，墙上的石块中间出现了一条狭窄的凹缝。

凹缝内突然亮了起来。

在半圆形的凹面墙上，波浪式的华丽幕帘挂从玉石拱腹，垂到了地面白色大理石上，巨大的幕帘褶子扣到了金色尺蛾上。

幕帘后出现了一个人，面孔陌生。脸似乎被遮住了，额头上方围着一串珍珠，紧压着黑纱，头淹没在了黑暗中。

似乎是女人，她穿着盔甲，盔甲由白色亮闪的银片构成，铸造得非常精细，身形细长优雅。

黑纱缠着金属脖颈，披到了肩膀上，又从背后垂到了地上，就像披着一席拖地的长发，和她的身影混在了一起。

黑色细亚麻布腰带系在腰部，在腰前打了个结。腰带好像缠腰布一样，其黑色流苏在步履之间轻轻摇摆，好似闪着光泽的稻穗。

在腰带褶子中斜插着一把裸露的匕首。她右手摸着刀柄，左手拿着一只金色麦秆菊，自然垂在身体上。手指上戴满了各种宝石戒指，戒指固定在精致的金属手套上。

时间刹那静止，神秘女子，跨过门槛唯一的阶梯，向爱迪生和埃瓦德

^① 《扎伊斯蒙面像的故事》，席勒写的一首叙事诗。

走来。

尽管她步履看似轻盈，灯盏下还是响起了脚步声，强烈的灯光照着她的盔甲。

在距离爱迪生和洛尔·埃瓦德三步开外，女子收住了脚步，说：

“亲爱的爱迪生，我来了！”她嗓音低沉，美妙绝伦。

洛尔·埃瓦德大脑一片空白，茫然若失地看着安卓，一声不响。

“安卓小姐，你踏入尘世生活的时刻到啦！你愿意吗？”爱迪生问。

“噢！我可没执意要去！”透过黑色面纱，她柔声细气地嘀咕道。

“这位年轻的先生，来接你离开这儿！”爱迪生说着，把艾莉西亚小姐的照片放入了接收器。

“那就听从他的意愿！”安卓向洛尔·埃瓦德微微弯腰行礼。

爱迪生看了看埃瓦德，用手指按开了开关，大量镁粉^①在实验室的另一端被点燃。

一束剧烈的光束射了出来，经过反射镜传导，反射到了一个镜头上；镜头对面放置着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的照片，照片下摆放着另一个反射镜，折射出入射光。

几乎在瞬间，镜头中心的方形玻璃透镜染上了一层颜色；玻璃透镜从镜头凹槽中脱出，进入一个金属匣，匣子上开了两个圆形透光孔。

炽热的光线通过透光孔穿过镜片中心，带上了颜色，又从另一个透光孔穿出，周围是投影仪的大口端；墙面上一个宽大的框架内铺着白色丝绸幕布，幕布上投射出一个年轻女人影像，光彩熠熠，这是胜利的维纳斯雕像的化身。

“这一切是真的吗？”洛尔·埃瓦德小声叹道，“我是在做梦吧！”

“你将化身成这个女人，”爱迪生说着，转向了安卓。

安卓朝着那个神采奕奕的影像走近了一步，透过黑色面纱，她似乎在凝神看着影像。

① 因为镁粉燃烧时放出强烈的光，所以早期的照相机闪光灯即利用镁粉燃烧时发出的光。

“啊！……她太美了！我会努力去尘世生活的！”安卓说，声音压得低低的，好像在自言自语。

然后，她低下了头，深深地叹了口气。

“那就化身为她吧！”她补充说道。

镁粉熄灭了，幕布上的影像也消失了。

爱迪生摸了摸安卓的额头。

她身子微微发抖，静默的把麦秆菊递给了埃瓦德。埃瓦德接过花，一脸迷茫，身体一阵战栗。安卓转过身去，仿佛梦游一般，踱着摇摇晃晃的步子，沿路返回到了她刚才出来的神奇地方。

走到门槛时，她回头看了看，召唤她来人世间的两个男人。她双手举到黑色面纱前，向二人送出了飞吻，那姿势像少女一样俏皮可爱。

安卓回去了，她微微撩起黑色幕帘的一角，不见了踪影。

墙面又闭合了。沉闷的声音再次响起，很快沉入地下，渐渐变小，最后消失。

两个男人立在灯光下。

“这个奇怪的人是谁？”洛尔·埃瓦德问，把安卓送她的麦秆菊别到了纽扣眼中。

“她不是人类，”爱迪生平静地对洛尔·埃瓦德说，两人面面相觑。

4 奇迹伊始

没有磷^①，就没有思想。

——摩莱肖特^②

洛尔·埃瓦德听到这句话，心惊胆战，他打量着可怕的物理学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放心，”爱迪生说，“这个金属女人，能跑能走，能说能笑，能问能答，对你恭恭敬敬。一般来说，除你之外，她不会对任何男人想入非非。”

洛尔·埃瓦德一声不响，定定地瞅着爱迪生。

“不，是对任何人都不会想入非非，”爱迪生接着说，“从外表看来，安卓小姐就是个电磁体。她是一个未成形的生命，是一种生命的可能性。如果你想了解安卓的身体构造，我稍后向你揭晓她身体的神奇奥秘。”爱迪生示意洛尔·埃瓦德随他而行，“我有东西给你看，或许能让你进一步理解我说的话。”

埃瓦德紧随爱迪生，穿过了错综复杂的实验室，来到那张乌木桌前。埃瓦德到来之前，月光照射过的乌木桌。

桌子上有一只女人手臂，苍白而带有血色，放在紫色丝绸垫上。

“看看这个，作何感想？”爱迪生指着手臂问道。

在灯光照射下，洛尔·埃瓦德凝神一看，大惊失色，未曾料到竟是人的手臂！

① 摩莱肖特从食物质量推证出人的心理活动，他认为“没有磷，就没有思想”，磷元素与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人的聪明才智取决于营养的好坏。

② 雅各·布摩莱肖特（Jacob Moleschott，1822—1893年），荷兰生理学家，营养学家。

“这究竟是什么？”埃瓦德问道。

“看仔细了。”

年轻人稍稍抬起了那只手。

“这怎么可能？”埃瓦德接着说，“什么！手……还有温度！”

“你难道没有察觉，这只手臂有什么非比寻常之处吗？”

埃瓦德细看了一会儿，猛然大声惊叹道：

“啊！这的确是个惊心动魄的奇迹，奇迹中的奇迹，会让最坚定的人都大惊失色！如果手臂还在人的身上，我断不能察觉，这竟是科学造出来的手臂！”

英国人似乎被迷住了，他拿起手臂，与自个儿的手臂比较了起来。

“沉甸甸的！柔软！肉色肌肤！……”埃瓦德一连串感叹，“此刻，我触摸的手臂是人的肉体吗？哦，我的手在颤抖！”

“哦！比人的肉体完美多了！”爱迪生简单地说，“人的肉体会衰退，会老朽，而这个手臂由高级化学物质组成，足以让骄傲的‘大自然’黯然失色。（不妨坦言，在我看来，大自然好像一个伟大的女性，我多想到她跟前见识见识，因为众人只闻其名，但从未见其真实面目！）虽说手臂是大自然的复制品，却比大自然创造的人的手臂更能永葆青春活力。在衰老之前，手臂会因为雷击而死去。手臂是人造肉体的一部分，我会向你解释人造肉体是如何创造出来的；此外，你去读读贝特洛^①的著作。”

“啊？你说什么？”

“我说，这是人造肉体，我想我是唯一能制造和完善人造肉体的人！”电学家重复地说道。

听完这话，洛尔·埃瓦德心绪混乱，难以言说心中所思，他又一回打量着人造手臂。

“可是，”埃瓦德还是开口问道，“珍珠色的流质，肉体的光泽，流动的生命！……这个神乎其神的幻想，是如何实现的？”

^① 马塞洛·贝特洛 (Marcelin Berthelot, 1827—1907年), 法国化学家, 著有《合成有机化学》《热化学》等。

“噢，这不算什么！”爱迪生微笑着说，“不过借着日光罢。”

“什么？日光？”洛尔·埃瓦德低声说。

“对！人无意中发现了日光振动的奥秘！……”爱迪生说，“一旦找出了皮肤表皮色调变化的细微差异，通过物镜，我再现了这种肤色的细微色调，用到了人造肉体中。这是一种柔软凝固的蛋白质，受到液态压力就会收缩，从而产生弹性；我使蛋白质对光色产生感应。当然，我有一个出色的模特。至于其他，身体里的象牙肱骨中含有感应电流的骨髓，骨髓连通着错综复杂的感应导线网，就像神经和血管一样遍布全身，感应导线网不断散发出热量，你因此能感到肢体的温度和弹性。那么，感应导线网是如何分布的呢？供给能量的又是什么？静止的流质又是如何转化为流动的热量？如果你好奇想知道，我都可以向你一一剖析，这不过是个手艺活。这是一只我发明的机器人的手臂，首次由一种奇妙的介质来驱动，世人称之为电。有了电，你才能看到皮肤色泽，感受到肌肤的柔软以及种种肉体的生命景象。”

“机器人？”

“可以这么说，机器人是人的复制品。就身体来说，机器人可能超越真人，这也是将来需要规避的风险。亲爱的洛尔，你回顾一下，过往多少机械师，不都在竭力铸造机器人吗？啊！哈！哈哈！……”

爱迪生笑了几声，就像厄琉西斯^①铁匠卡比里一样。

“可惜在过去的时代，因为技术材料手段匮乏，机械师们的机器发明，只是些可笑的怪物。大阿尔伯特^②、瓦克逊^③、梅尔采尔^④、霍纳^⑤等，他

① 厄琉西斯，即现在的埃勒夫希那，是位于雅典西北部的一个小镇。

② 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约1200—1280年）是一位中世纪欧洲重要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传说大阿尔伯特制造过一台机器人。

③ 雅克·德·瓦克逊（Jaques de Vaucanson，1709—1782年），法国发明家和机械师，发明了机械鸭。

④ 约翰·内波穆克·梅尔采尔（Johann Nepomuk Maelzel，1772—1838年），德国发明家，发明了节拍器。

⑤ 英国人威廉姆·乔治·霍纳（William George Horner，1786—1837年），英国数学家，发明了西洋镜（zootrope）。

们一千人等创造的各种机器发明，就像田野间吓唬鸟儿的丑陋稻草人，适合陈列在最惊悚的蜡像馆，它们散发出木头、油料、橡胶的刺鼻气味儿。这些机器发明没能向世人展示出其强大功能，却让人觉得好像来到了卡俄斯^①跟前。世人只会记得那些摇摇晃晃的笨重动作，就像纽伦堡生产的洋娃娃！线条粗糙，颜色难看，好像假发商人的假人模特，机械电键发出噪音，空虚无趣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些发明，外表丑陋，奇形怪状，叫人看了毛骨悚然！它们又好像澳大利亚的岛神，赤道附近非洲地区部落的原始崇拜，简直就是一幅讽刺人类漫画的写照。的确，这些都是机器人最初的雏形。”

爱迪生说话时眉头紧锁，目光呆滞，似乎迷失在了暗无边际的想法中；他的口气变得短促，冷淡，有些说教的意味。

“如今，”爱迪生接着说，“那个时代已过去！……科学进步了，各种发明源源而生！玄奥的思想在现实中有了土壤成长，复制和识别工具不断精细完善。制造机器人使用的材料和以前大不一样。哦！那可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前辈们从没想到过的幻影，神秘的混合人，而今都可以造出来。前辈们听到这些奇思怪想，定会苦笑着大喊道：‘绝无可能！’正如刚刚你见到安卓的模样时，不也笑不出来了吗？现在，这个机器人还是颗未经打磨的钻石。一个影子的骨架，等待她将化身的影子出现！你触摸过这个女性机器人的手臂后，你察觉出这是只机器手臂吗？进一步说，你还想去握住这只手吗？谁也说不清楚？或许，手臂自会让你萌生此念。”

洛尔·埃瓦德轻轻地握住了手指。哦！年轻人感到某种温柔，那么惬意，那么遥远，他陷入沉思：他觉得手臂似乎还在某个身体上，只不过身体隐而不现。这样想着，越发忐忑不安，他放下手臂，手臂再次潜入了黑暗中。

“其实！……”他低声说。

① 卡俄斯，是希腊神话中混沌之神，他被描写成一个无底的深渊，从中生出了大地万物。

“嗯，”爱迪生冷淡地接着说，“较之那个可能实现的发明，这算不上什么！真的算不上什么！（沧海一粟！）啊！那个可能实现的发明！如果你能明白！如果你……”

突然，爱迪生沉默不语，似乎沉浸在一个闪念中，这个闪念异常可怕，如快刀斩断了他的讲话。

“坦白说，”洛尔·埃瓦德高声说，他又扫视了周围环境，感觉自己回到了炼金术士和幻术士弗拉梅尔^①、帕拉塞尔斯^②、雷蒙·卢尔^③生活的中世纪。“亲爱的爱迪生，这些又有何用呢？”

这时，伟大的发明家思绪了片刻，坐了下来，忧心忡忡地打量着年轻人。

两人沉默了片刻。

“绅士，”爱迪生说，“我观察到，一个像你一样富有想象力的男人，实验可能会产生致命的后果。在烟雾缭绕的铁匠铺，我们可以分清铁是铁，铁匠是铁匠，火是火。当铁匠叮叮当当的开始打铁，铸造铁条、武器、工具，不过，对于其铸造出来的东西真正用途，铁匠们尚不清楚，他们只是按约定俗成的名字称呼这些铁制品！这也是发明家面临的现实情况！铁匠自己铸造的东西，但没人能确切知道铸造品的真实性质。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把刀都可能成为杀人凶器，东西的用途变了，他的名字和外观也会随之改变。因为不知道所造东西的最终用途，缔造者对此无须负责。”

“须懂得用途无常的道理，不然，谁还敢去发明什么呢？”

“匠人制造一颗子弹，心里不由自主地想：‘子弹听天由命！可能碰巧

① 尼古拉·弗拉梅尔（Nicolas Flamel，约1330—1418年），法国瓦卢瓦王朝炼金术士，对炼金术界的传奇物质—贤者之石的研究使他闻名于世。

② 帕拉塞尔斯（Paracelsus，约1493—1541年），中世纪欧洲医生、炼金术士。

③ 雷蒙·卢尔（Raymond Lulle，1235—1316年），西班牙传奇的炼金术大师，最著名的著作《大自然的奥秘之书：关于第5元素》。

丢失了。’子弹铸造好后，子弹的用途是看不到的。可是，如果匠人亲眼目睹他造出来的子弹，打穿人的身体，淌血的伤口大大张开着，足以索要性命；如果匠人生性正直，他会搁下手中的钢铁铸模，放手不干，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同样会成为未来杀戮者的帮凶。可是，丢了这份活计，或许他的孩子晚饭就吃不到面包。”

“那又怎样？”洛尔·埃瓦德打断爱迪生的话，“说这个干什么？”

“这个……因为我现在的处境和那个匠人一样！你的脾性，你痛苦的内心，我都深深思量过了，你的伤口似乎就横在我眼前。而我所对你说的实验，可能缓解你的苦痛，但也可能对你造成致命伤害。所以，我有些困惑，犹豫不决。你我同为实验的参与者！但你的处境比我危险得多，因为实验！当然，你现在的处境也很危险。自从你被爱情一击即中，你心里烙下了疼痛的伤口，你的生命岌岌可危！毫无疑问，我是在冒险救你！……可是，如果实验不能达到我的期望，那么，老实说，不如就此打住！”

“亲爱的爱迪生，既然你如此语重心长，”洛尔·埃瓦德用坚定的口气说，“那我就直言相告：今晚，我就要结束我的悲惨人生！”

爱迪生不由得浑身哆嗦。

“因此，你不用犹犹豫豫，”年轻人淡漠地说。

“木已成舟！”电学家低声道，“他将是唤醒安卓的那个人！谁想到会是他呢！”

“最后一次，老朋友，告诉我你目的何在？”

瞬间的沉默，洛尔·埃瓦德猛然感到一阵无边的冷风拂过额头。

“啊！”爱迪生，他睁大双眼，眼里闪烁着光芒，“既然未知事物向我挑战，那么就来吧！绅士，我要为你完成这个发明，前无古人的发明。为什么呢？你救过我的命，我欠你一条命，至少，我竭力使你好好地活着。”

“你的幸福，你的生活，都被一个女人囚禁，她的一颦一笑、只言片语、喜怒哀乐都牵动着你的心。现在，这个风流女子，乘着美貌，却要让我

你送命？”

“哼！既然这个女子在你心目中如此重要……那么，我就把她再造出来。”

“我会用最严密的方式，立刻向你展示，我是如何运用现代精妙的科学材料，再现她的一切（论证过程严谨，无可辩驳）：优雅的姿势，丰满的体态，体肤的香味，曼妙的身段，嗓音、眼神、举动、步伐、神色、特点、影子、容貌、个性。总而言之，我将终结现实中你意中人的无知和庸俗。首先，在另一个崭新的躯体中，再现你意中人曼妙的外表，新躯体的美貌和魅力都将超出你的渴望，超出你所有的幻想！我将给新躯体注入全新灵魂，替代你意中人丑陋的灵魂。新的灵魂可能没有过多的意识，（对于这点，谁知道情况会如何？这无关紧要！）美好、高贵、优雅，而且是永恒的。没有永恒，人生不过是场闹剧。”

“在光的神奇作用下，我将完完整整再现出你的意中人。机器人身心俱全，身体由发热材料组成。我将赋予这个新生命想象的灵魂，驱走你内心的伤痛，能让天使瞠目结舌。我将幽闭幻想！把幻想变为真实的存在！一个十全十美的女人将出现在你面前，触手可及，闻之有声，实实在在。第一次相遇的美好，早已消失在深深的时光中，你还在回忆中徒然纠缠，我将使这个初见时刻驻足！新生命不在轮回中，明白么？理想女人的模样，你曾隐隐约约瞥见过，我将应着你的心愿，根据你现实中的恋人，创造出你渴望的理想女人。这个理想的影子有着霍夫曼童话故事中安东尼奥的妙音，像爱伦·坡的《丽姬娅》^①一样神秘和狂热，有着伟大音乐家瓦格纳的维纳斯无穷的魅力！为让你脱离无边的苦海，我再次向你表明，借助科学，我能从现实的泥沼中再造一个你想象中的妙人儿。这个妙人儿和我们一样，同为上帝的臣民。”

说完，爱迪生举起一只手，向埃瓦德发誓。

^① 《丽姬娅》，是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了“我”的妻子丽姬娅离奇死亡却又死而复生的故事，丽姬娅是个美丽、博学、意志力极强的女性。

5 惊愕

“我在惊奇中，愣了神儿。”

——泰奥菲尔·戈蒂耶^①

听完这番话，洛尔·埃瓦德惊呆了，不知所措，他似乎是不愿去理解爱迪生言说的种种。

埃瓦德愣神了一会儿。

“可是……这样的一个人，没有感情没有思想，与玩具娃娃又有何异？”他大声说道，作为对爱迪生长篇大论的回答。

“绅士，”爱迪生口气严肃地说，“我敢肯定，机器人和真人在一起，你同时倾听她们谈话，你会发现，真人才像玩具娃娃！”

年轻人没有缓过神来，苦涩地笑了笑，这种客套的回应，叫人有些不是滋味。

“暂且不论这个，”埃瓦德说，“设计困难重重，机器人随时随地都会散发出机油味！你不可能重造一个女人！听了你的一番解说，我心下自付，你的天资……”

“我发誓，两个女人，你区分不出谁是谁！”爱迪生打断埃瓦德的话，语气镇定，“第二次，我向你发誓，我确实可以，我会先证明给你看。”

“绝不可能，爱迪生。”

“第三次，我向你发誓，随即我就向你证实，机器人在科学上的确实可行性，而非机器人的可能性。”

^① 皮埃尔·儒尔·泰奥菲尔·戈蒂耶（Pierre Jules Théophile Gautier, 1811—1872年），法国十九世纪重要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文艺批评家。

“你的生命是女人给的，而你，难道你再造一个身心不二的女人？”

“百分百的身心一致！百分百！……的确！时光流逝，人的身体分分秒秒都在变化。生理学证实了，大约每七年，人身体中的原子就要彻心彻骨除旧布新。就在这个瞬间，身体难道是静止不动的吗？难道我们永远不会改变？你，我，以及你的意中人，白日的我们，还是夜晚的我们吗？不会变样！那只是冰河时代和穴居时代的偏见！”

“美貌、身体、声音、步伐、容颜，说道底，你能如出一辙再造出来吗？”

“用电磁和发热材料造出的机器人，哪怕是生养其斯的母亲，都分不出孰真孰假，更何况热恋中的情人。瞧！十多年后，我创造的女人依旧光鲜动人，神采奕奕，而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会老去，她唯有以泪洗面，暗自嫉妒、焦虑。”

洛尔·埃瓦德停顿了一会儿，若有所思的小声说：

“可是，创造这样一个女人，我觉得是在……冒险。”

“那要看你的抉择了！”爱迪生压低了声音，言简意赅地说。

“你要给她注入智能吗？”

“智能？不，是她自己思想。”

话音落下，好像巨石掉落，洛尔·埃瓦德震住了。他和爱迪生面面相觑。

冒险开始了，如何注入思想，这是挑战所在！

6 高贵无比

“我手下的病人，可能会送命，但永远不会丧失希望！”

——亨利希医生

“亲爱的天才，我再重申一遍，”年轻人说，“诚然，虽说你信心十足，不过这个想法只是南柯一梦，异想天开，痴人说梦而已。我很感激你的好心善意。”

“亲爱的洛尔……嘿，你察觉到实验并非不可能，所以你才犹豫不决！”

洛尔·埃瓦德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决不会同意这次试验，此外，我承认，是否让她卷入此事，我心中迟疑不决。”

“你说的困难并无大碍，我会自行处理。如果艾莉西亚小姐不参与实验，创造出的女人残缺而荒诞。”

“可是，”洛尔·埃瓦德大声说，“可是，对于我的感情，我还有自己的期望！”

“我确信，你并不知道自己期望什么！”爱迪生回答。

“那么，设想你大功告成，创造出另一个夏娃，你让她在人间崭露头角，可你又用什么不可思议的方式，让我信服她是真实有感情的呢？”

“哦！这与感觉有关，稍纵即逝的感觉，理智的作用微乎其微。你心中感到美好时，难道你会用理智去分析缘由吗？再说，我将向你进行的论证，不正是你竭力逃避的吗？我也是人，也有感情，人性所在，我无例外！待她出现，你的疑虑自然涣然冰释。”

“在你论证的过程中，我可以提出异议，对吗？”

“倘若存在任何一个异议，我们不必再往前一步。”

洛尔·埃瓦德又陷入了沉思中。

“喂，事先说明，我可是心明眼亮，明察秋毫。”

“明察秋毫？瞧这滴水，你以为你能将它看透吗？我把它放到两个玻璃载玻片之间，再把载玻片置于日光显微镜的反射镜前；然后，我把水滴准确的映像投影到白色丝绸幕布上，正是在那儿，出现了你心中婀娜多姿的艾莉西亚影像。你所见的影像，不正是这滴水所呈现揭晓的吗？留心思想一下，这滴水暗含着无限的隐秘境像，我们才明白，即便借助强大的工具，眼力看到的東西，实在是微不足道。事物呈现的表象、眼睛看到的事物、事物可能包含的影像，那简直是天壤之别。因此，千万留神，眼睛看到的不过是事物显示的表象；我们所能瞥见的，并不是内部暗藏的影像！人不过凭着自己的感觉，感知不同事物的影像！人困在自我意识流动的牢笼里，逃不出细微感觉引起视觉幻象，徒然挣扎！由此可知，既然安卓是艾莉西亚小姐完美的复制品，她给你带来的感觉，不正是艾莉西亚小姐给你带来带来的感觉吗？”

“那么，魔法师，告诉我，”洛尔·埃瓦德回答，“我会‘爱上’安卓小姐吗？”

“对此，我深信不疑，你的知心话表明你和常人无异，皆有七情六欲，”爱迪生回答，“刚才，你不是请上帝作证，在你心中，你美丽的意中人艾莉西亚的身影永远抹不去吗？如果这样，那么你将爱上安卓，而安卓也值得你去爱，不过，她比你的艾莉西亚更千娇百媚。”

“我可能爱上她吗？”

“有何不可？你所渴望的独一无二的恋人，不正是由安卓化身的吗？物质就是物质，刚才我说过，人的肉体瞬息万变，只有在想象中才会原封不动；科学创造的肉体才是……最稳固的。”

“我们只会爱上有生命的人！”洛尔·埃瓦德说。

“怎么！”爱迪生问。

“安卓的灵魂是未知的，你能赋予她灵魂吗？”

“我们抛出子弹，子弹的速度不也是未知的吗？”

“那安卓知道她是谁？她是什么吗？”

“进一步说，难道我们明白我们究竟是谁？是什么吗？你需要的是完美复制品，而上帝只能赐给你残缺的原创作品。”

“那你创造的女人有感情吗？”

“毫无疑问！”爱迪生回答，觉得这个问题不言而喻。

“什么？你说……”洛尔·埃瓦德大叫道，惊诧万分。

“对，毫无疑问！你是她感情的主宰。这部分的奇迹是为你量身打造。”

“我？”

“还有谁，让我值得这样去做呢？”

“可是，”洛尔·埃瓦德哀伤地说，“亲爱的好朋友，请你告诉我，我上哪儿盗取神圣的火种，点燃灵魂！我不是普罗米修斯^①，我是洛尔·塞里安·埃瓦德，一个凡人。”

“唔！每个人都有个名字叫普罗米修斯，不过对此并不知情。正如普罗米修斯一样，没人能逃脱秃鹫的啄食，”爱迪生说，“绅士，你不也从灵魂深处盗取一丝神圣的火种，千方百计地想祛除你意中人的无知吗？（总是徒劳！）意识的火种足以赋予一个影子生命。”

“证明给我看！”洛尔·埃瓦德嚷道，“或许……”

“我这就证明给你看。”

“你曾说，”爱迪生接着说，“你爱的人是你欲念中的女人，不是现实中拥有美丽身体的过客艾莉西亚。然而，你欲念中的女人并不存在，你是个明白人，你懂得那并不存在！艾莉西亚自然骗不过你，而你也不会骗自己。”

“你心甘情愿，视若无睹，置若罔闻，压抑内心的沮丧，为的不就是

① 普罗米修斯，在希腊神话中，是泰坦神族的神明之一。帮人类从奥林匹斯偷取了火，因此触怒宙斯。宙斯将他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每天派一只鹰去吃他的肝，又让他的肝每天重新长上，使他日日承受被恶鹰啄食肝脏的痛苦。

在情人身上找到你欲念中女子的身影吗？而欲念中女子的真实个性，不过是种幻影。你偶遇艾莉西亚，她的花容月貌像闪电一样，击醒了你心中的幻影。你煞费苦心，不就是想把这幻影安身到现实中的爱人身上吗？可是艾莉西亚无知、可怕，让你的幻想接二连三破灭。你爱的是你想象中幻影，你想去寻死，不也是因为幻影吗？殊不知，你彻头彻尾地把幻影当做了真实的存在！这个幻影根植于你的脑海，而你又把幻影转到现实中的意中人身上，这个幻影不过是你灵魂的衍生部分。这就是你的爱情，一场无休无止、毫无结果的赎罪。”

两个男人陷入了无边无际的沉默中。

“既然你从今往后只能和你的幻影一起过活，”爱迪生总结说道，“你为幻影在现实中安插了生命，兴高采烈，不过是虚幻地筹措。而我呢，不过是顺着你的心愿，对你心中的幻影进行了相同的移植实验，事情原委就那么简单。幻影终归是幻影，安卓，幻影和真实的结合体，谁有勇气去爱她，她就全心全意顺着谁的意愿。为何不去做这个人呢？你可以把围绕你心的所有幻想都在这个身体中倾注！在她额前喃喃低语，告诉她你心中愿望！那时，你梦想中艾莉西亚，会在现实中出现，身心一致，光彩熠熠。如果还有一丝希望，那就破釜沉舟去尝试一下吧！良心深处你仔细斟酌，这个真实和幻影结合的女人，她给你带来活下去的希望，而那个所谓活着的幽灵般的女人，却不断让你涌起去死的冲动。”

洛尔·埃瓦德思索起来，沉默一会儿，然后微笑说：

“你的言说似是而非，深奥微妙，和你创造的夏娃在一起，难免不孤单，她终究没有意识。”

“你和安卓在一起，远没有与艾莉西亚在一起孤独，这毋庸置疑。另外，绅士，这是你的过错，而非我的过失。可不是！一个人要胆敢去动有异议的欲望，见鬼！心中万万不能没有上帝！”

爱迪生停了下来。

随后，爱迪生补充说道，语气有些古怪：“我想，对于艾莉西亚的复制品，机器人艾莉西亚，你会有全新的感觉，在温暖的阳光下，她走在你

身旁，你们边散步边聊天，她撑着小阳伞，行为举止自自然然，与真人无异。怎么，你笑了？……你定在想，你很快就会发现安卓和艾莉西亚的不同。那好，我问你，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养着猎犬或纽芬兰犬吗？你旅行时候带上喜欢的狗了吗？”

“我有一只黑色猎犬，叫达克，非常忠诚，这次旅行我也带上了他。”

“嗯，”爱迪生回答，“狗的嗅觉天生非常灵敏，一旦吸入人的气味，气味通过鼻腔内的嗅黏膜，传到神经中枢，立刻产生了嗅觉。绅士，你敢和我打个赌吗？狗可以在黑暗中数千米之外闻见主人的气味。让你的猎狗、你和艾莉西亚分开七八日光景，随后，再把狗带到改容换面的安卓跟前，猎狗听到安卓的叫唤，会欢天喜地跑过去，且只要嗅嗅她的衣服，就能认出她。紧接着，让安卓和艾莉西亚同时出现，我敢说，猎狗会对着艾莉西亚狂吠，而在服服帖帖听安卓的话！”

“你说得太远了！”洛尔·埃瓦德低声说，一脸茫然。

“做不到的事，我不会许诺。况且，方才谈到的嗅觉实验已经大功告成，这是属于生理科学取得的成果。如果我发明的机器人能瞒过动物的感官（比人的器官还要敏锐），那么为何我就不能向人的感官挑战呢？”

“尽管安卓无比神秘，”爱迪生说，“自自然然与她相处就行。你想：因为身体中流动的电，她不过比她的模特艾莉西亚小姐更有活力。仅此而已。”

“什么！比艾莉西亚更有活力！”洛尔·埃瓦德问。

“的确！”爱迪生说道，“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披着浓密褐色的头发，站在一块泛着青色的大镜子前，房间拉着窗帘，光线黯淡，你从未欣赏过这一幕吗？她的头发闪耀炫目，像施了魔法似的，在鳞片梳子齿尖上跳跃着光芒，就像成千上万的钻石闪烁在暗夜的大海上。如果你从未在艾莉西亚小姐那里看到这一幕，那么，你可以在安卓身上感受这样的景象。因为她褐色的头发中蕴含着大量电流。”

过了一会儿，爱迪生问：

“现在，你准备去接受安卓脱胎换骨转世吗？安卓，这个纯金和合金

的美人，将来到你身边，拯救你沦陷的苦痛爱情。”

洛尔·埃瓦德和非凡的发明家神情凝重，两人四目相对，默默不语。

“必须承认，对于挽救一个心灰意冷的绝望者，这无疑是个疯狂的办法！”年轻男子说，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似乎是在喃喃自语，“我想我很难真心真意地对她。”

“你会真心对她的！”爱迪生说，“这是安卓分内的事儿。”

“要是其他男人，出于好奇，会斩钉截铁的接受你送我的发明吗？”

“我不会把她给别人的，”爱迪生笑着说，“如果我把她留给人类，恐怕受上天惩罚的人糟蹋了这个救命药。”

“瞧，”洛尔·埃瓦德说，“这样情境下，一旦做出决定，就好像亵渎圣物一样，任何时候都可以终止实验吗？”

“当然！即便实验完成后，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摧毁，沉没这个方舟！”

“可是，”洛尔·埃瓦德思绪万分地说，“我觉得事情到时候没那么简单。”

“要知道，我并没有建议你接受安卓，你在遭罪，我有解药，仅此而已。只是药效多大，风险就有多大，你完全是自由做出选择的。”

洛尔·埃瓦德头脑发昏，不知如何作答。

停当了几秒，爱迪生说道：

“你是天底下我所遇见最高雅的人，一颗堕落星子的光点亮了你心中的爱情，把你带入了尘世。正是在那儿，你的梦想破灭了。一个生性无知的女人来到了你身边，你们之间的不协调步步加重，分分秒秒你感到戳心之痛，你自然疲惫不堪，最后心如槁木。虽说，你身边不乏那些失意之人，他们选择与病痛、厄运、爱情抗争到底，而你生性刚毅，一旦遭受爱情的折磨，就不屑熬着痛苦活下去。第一次经历爱情幻灭，你伤得太深；你觉得，自己与那些人不一样，你打心底瞧不起那些人，他们在命运抽打的环境下，不温不火的苟活着。精神上的剧痛，仿佛半截身子已入土，而冷血的死神不断在你耳畔召唤，的确，你已病入膏肓。在这场甚至算不上颠沛流离危机完结后，你所说的话清清楚楚表明，死对你而言，只是个时

间问题。一旦你跨出了实验室的门槛，也就等于踏入了阴间的大门：死亡在你身上若即若离，随时可能触发。”

洛尔·埃瓦德用小指头弹了弹雪茄烟的烟灰，一语不发。

“既说道此，你应择生而非死，虽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个时候，谁能权衡轻重呢？美好的幻想欺骗了你，现实摧毁了你的欲望，女人夺走了你的情欲，不是吗？那么，告别所谓的现实！现实亘古以来就是个骗子！”

“既然如此，何不尝试与人造女人交往呢？她会让你有新的憧憬！……可是，若你不愿做她的主人！……瞧，亲爱的洛尔，我和你构成了一个永恒的象征：我，代表着屡屡创造奇迹的强大科学，你，代表人类和堕落的世间。”

“替我选择吧！”洛尔·埃瓦德冷静地说。

爱迪生浑身哆嗦。

“绅士，我不能替你选择。”爱迪生回答。

“那么，如果你是我，你会去冒险吗？去迎接一个闻所未闻，玄而又玄，让人困惑的冒险吗？”

话才说完，爱迪生直勾勾地看着年轻人，一眼看穿了他隐秘的心事。

“我么，”爱迪生说，“大多数人问我的个人看法，我主张按个人的意愿行事，而不是拿我的想法去做决定。”

“你会如何选择？”

“个人而言，若身处你的窘境，我选择危险较小出路。”

“那么，你会取谁，舍谁？”

“绅士，我与你真心相待，情深义重，难道你还有所怀疑吗？哎哟，摸着良心……”

“你到底会怎么选？爱迪生？”

“死或冒险？”

“对，择二选一！”

杰出的电学家进退两难，向洛尔·埃瓦德弯了弯腰，说：

“我会拿枪崩掉自个儿的脑袋。”

7 啊！说做就做！

“谁有法子拿旧灯去换新灯呢？……”

——阿拉丁和神灯《一千零一夜》

洛尔·埃瓦德看了看手表，他眉头紧锁，神情忧郁。

“谢谢，”他冷冷地叹道，“那么，再会了，好朋友。”

黑暗中猛地响起一个声音。

“啊！太迟了，”爱迪生答道，“自打先前你在讲述时，我已开始了！”

爱迪生用力地拍了拍留声机，就像把拍了拍跪卧的小狗。

“怎么样啦？”爱迪生对着电话机那头嚷道。

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实验室里响了起来，好像刚进门的人气喘吁吁，却不见踪影。“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离开了大剧院七号包厢，她即将乘坐午夜十二点半的快车，赶往门洛帕克！”声音大喊道。

听到恋人的名字被大声喊出，洛尔·埃瓦德感到非常意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两个男人对视无语，他们之间对峙着吃惊和挑战。

“可今晚我没在门洛帕克订房间，”洛尔·埃瓦德说。

这时，爱迪生拨动莫尔斯电报机的电报键盘，导线随之抖动起来。

“略等片刻，”爱迪生说。

他把方形纸放入接收器，十秒后，方形纸从接收器里送了出来。

“你说的房间？已经预订啦！千真万确！瞧，这就是！”爱迪生大声说道，从容不迫地看纸上的内容。“我刚才为你租了一套别墅，别墅精巧迷人，清幽僻静，离这儿有二十分钟的路程，有人会在那边接应你。待会

你留下来和我一块吃夜宵，还有艾莉西亚小姐，对么？就这么定了。火车进站时，为了节约时间，我的侍者，会带上胜利的维纳斯——艾莉西亚小姐的照片，以你的名义，开着我的车去车站接她。不会有任何差错和闪失，这个点儿，基本没人会到这里来！……没什么可担心的。”

正说着，爱迪生从相机里取出一张小肖像照，用铅笔急匆匆地在卡片上画出两条线，把照片放进了一个固定在墙上的盒子里。

盒子连着气动管路转换器，旁边放着一个小铃，收到消息和执行命令时就会发出声响。

爱迪生又朝莫尔斯电报机走去，接着发电报。

“好了，”他突然说道。

随后，他打量着洛尔·埃瓦德，接口说道：

“绅士，今晚可以只字不提方才我们讨论的事儿吗？”

洛尔·埃瓦德抬起头，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这有什么好迟疑的，”他豪爽地说，“完全可以，亲爱的爱迪生。”

爱迪生神情严肃，向埃瓦德鞠躬回礼，说道：

“好，既然如此，这二十一天，答应我好生过活，因着我也向你起过誓。”

“一言为定！不再多一天！”埃瓦德说，口气中透露着英国人惯有的冷漠和镇定，他心中已做出决定，且不会再更改。

爱迪生看了看电子钟的秒针。

“约定日子，晚上九点，如果我没能让你回心转意，我会亲自把手枪递给你。”爱迪生说，“除非你不乐意用手枪结束生命，轰鸣的手枪：有了手枪，可以死得干脆利落。”

随后，爱迪生走向电话机。

“现在，”爱迪生补充说道，“就从此刻，一场冒险的旅程即将开始，请许我拥抱我的孩子：孩子，总让人难以释然。”

听完这话，尽管年轻的洛尔十分内敛，也不由得内心触动，他浑身颤了颤。

爱迪生扯着窗帘上的电话线，朝听筒里大声喊了两个名字。

夜风吹过门洛帕克公园，公园深处传来阵阵钟声，钟声被厚厚的窗帘压低了。

“让我吻吻你们！”爱迪生慈爱地说，借着电话听筒口，送出了亲吻。

这时，出现了些奇怪的情况。

两个冒险家的身旁，在灯光照射下的明亮区域（爱迪生按了按某个开关），每个角落都爆发出一阵欢声笑语，一连串孩子的亲吻声音，孩子们用稚嫩语气，在电话那头叽叽喳喳嚷道：“嗨，爸爸！好爸爸！不够！不够！”

爱迪生把听筒口贴近脸颊，又向孩子们送出了慈爱的亲吻。

“亲爱的洛尔，我整装待发。”爱迪生说。

“不！再等等”洛尔·埃瓦德悲伤地说，“我没用，我应该自己面对……如果有可能……”

“我们出发吧！”电学家说，眼里流露出天才炽热的激情。

8 消停时光

“其他想法！隐藏在头脑深处的思想？”

——帕斯卡

契约已订。

实验室墙上挂着两件熊皮大衣，工程师递了一件给洛尔·埃瓦德。

“路上气温低，披上这个。”爱迪生说。

洛尔·埃瓦德沉默地接过大衣，含蓄地笑了笑。随后说道：

“冒昧问一下，我们要上哪儿去？”

“去安卓家，一个电光交错的地方，”爱迪生焦急地回答，一面说，一面穿上了萨摩耶人的奇怪衣服。

“快走吧！”洛尔·埃瓦德说，语气中透出了些兴奋。

“顺便一提，你还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爱迪生问。

“没有，”年轻的洛尔回答，“倒是想尽快见到戴面纱的女子，和她聊聊，她很优雅，寡言少语，我觉得她不错。至于我脑子中的琐碎想法，那将是……”

爱迪生听完，抬起头，灯光照着他的脸，他猛地把手从毛茸茸的衣袖中抽出。

“喔？什么想法？”爱迪生大声问，“亲爱的洛尔，别忘了我是电学家，为了你我才进行这场冒险，我在和你的思想作斗争！必须立刻说出来！告诉我你琐碎的焦虑，不然我连战斗的对象都寻不着！你是个完美的君子，对付你心中的焦虑，比赤手空拳的对抗，难得多呢！雅各不也在黑暗中二次张望吗？瞧！向医生说出你的难处，医生一心想着如何缓解你的

痛苦。”

“哦，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想法，”年轻人说。

“哟！”电学家大嚷道，“说来听听！你知何谓微不足道吗？微不足道的事物一旦被忽略，美梦就不复存在！法国人帕斯卡曾说过：‘如果克里奥佩拉特的鼻子再低那么一点点，世界将是另一番面貌！’这不正是微不足道吗？即便在我们的时代，什么又算作决定世界的重大事情？前天，因着一把扇子，一个王国衰落了；昨天，因着一顶未归还的帽子，一个帝国就此败落。许我中立的肯定微不足道事物——虚无的价值。虚无！上帝不正是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吗？生活中，虚无的重大作用无处不在。若没有虚无，上帝只好含蓄的宣告，事物的未来不可能出现，而人类因此永远‘不会存在’。虚无是存在的否决物质，这种否决物质是无常的，若非一个无常的念头在你心中出现？也许今晚我们将不会在此漫谈。尤其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微小事物，我能不留心吗？且把你的疑问细细说来，我们再出发。哈！”工程师接着说，“在你心上人来之前，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我得煞煞她的傲气。”

“我得清楚了解你心中的女性心智究竟如何，”爱迪生回答，“身体的复制不成问题，只需把你意中人超凡脱俗的美貌植入安卓；而最为神奇的是，安卓将拥有你想象中的心智，配得上她高贵的身体。她绝不会像艾莉西亚，让你的爱情美梦破灭。若非深入了解心智，则不可能去转换。”

“你怎么知道艾莉西亚会同意这次试验呢？”

“不一会儿，今晚吃夜宵时，我会说服她。嗯，我会向她提议……由她做出决定。甚至不用提议，我想她就会答应。十多次催眠暗示后，一个大泥人模型会让她改变主意。她不会见到安卓，对我们所做之事也毫无知觉。”

“现在，为了化身为艾莉西亚，安卓还在神奇的空间放逐。在这个空间中，她已拥有了虚构的身体。这个科学界的瓦尔基丽^①，为了来到我们

① 瓦尔基丽，北欧神话中的战争女神。

的世界生活，她也需要适应这个时代妇女的穿衣、打扮、生活方式及各种习俗。”

“催眠过程中，女裁缝、手套商、洗衣工、缝制胸襟的女工、女士服装商人、制靴商，在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无意识的情况下，把她的衣着详细记录备份。一旦安卓正式来到人间，她会像艾莉西亚一样穿着打扮。一旦衣服的尺寸确定，就不会再变动，你可以按照尺寸做成百上千套衣服，完全用不着试穿。”

“此外，机器人与艾莉西亚小姐用同样的香水，身体散发出相同的香味儿。”

“那她如何同我一块旅行呢？”

“哈！和常人一样！”爱迪生回答，“比安卓小姐奇怪的旅客多的是了。一旦通知安卓小姐去旅行，她会做得很好。旅途中，她看起来有些昏昏欲睡，寡言少语。只有你和她说话，她才会低声回答，而且说话少有停顿。如果她坐在你身旁，即便她放低面纱，也不会多说一句话。嗯！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她都默默无言。不过，亲爱的洛尔，我想，你基本上算是独自旅行。还有什么不解的？她对任何人的目光都不屑一顾。

“若有人彬彬有礼向她说话，她也置之不理吗？”

“这种情况下，你告之搭讪的人，安卓是外国人，不懂‘外语’，如此就可结束这个尴尬局面。比如说，在游船上，大多数游人会碰到身体平衡的问题，而安卓小姐身体内部没有设置过长途旅行……在海上旅行途中，船摇摆得厉害，很多女士好像睡在吊床上一样，有气无力，忍受着晕船的阵阵作呕，非常滑稽。安卓不会晕船，她也不会去嘲笑同路人有缺陷的身体，她像死人一般，躺在棺材中，安安静静度过海上旅程。”

“什么！在棺材里？”洛尔·埃瓦德问道，大吃一惊。

爱迪生表情严肃地点头肯定。

“可是，不会还有裹尸布吧？”年轻的洛尔嘀咕道。

“哦！她是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品，她不知道襁褓，也不在乎什么裹尸布。除去其他财宝，她还有拥有一个乌木棺材，沉甸甸的，棺材分块缝着

黑色绸缎。这个贵重箱匣内，是她要化身女子形体的标准模子。箱匣也是她的嫁妆，上半部分挂着一把星型的小金钥匙，钥匙的锁放在枕边。

“无论穿衣与否，安卓可以独自走进匣子里躺下，在身上系好麻布带子，带子在匣子内部侧壁上固定得很紧，不会碰到她的肩膀；她依旧戴着面纱，头依在靠垫上，额头上紧系着头带，以便保持头静止不动。她呼吸十分平稳细微，人们甚至会把她认作清晨过世的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呢。”

“幽闭的匣子门上钉着一个银色牌子，上面用伊朗语写着安卓，在伊朗语中，安卓的意思是完美，上面刻着古老纹章，专门献给这位美人。”

“这个漂亮的匣子得放在樟木货箱里，货箱内全部衬着棉花。货箱是四方形，不会引起任何怀疑。三个星期后，你梦想的匣子就会大功告成。当你回到伦敦，你只用与泰晤士河海关关长通个气儿，这个神秘的包裹就可以免税通关。”

“当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得知你告辞离开时，你已到达奥特洛尔庄园，你将在庄园中唤醒这个天仙般的……幻影。”

“在我的庄园？……嗯！这倒不错！”洛尔·埃瓦德小声说道，仿佛在自言自语，他整个人昏昏沉沉，迷失在了没有彼岸的忧郁中。

“原本，这个庄园是为能厮守一生一世的未婚妻准备的，如果我这辈子能遇见的话。”

洛尔·埃瓦德有些沮丧，浑身哆嗦，接着说道：

“喔！好吧！我将竭力去尝试不可能的事！我将把这虚幻的影子，这个温暖的希望，带到我的庄园！我对其他……其他幻影，都已无欲无爱，愿这个孤寂的影子能成为一个深渊，埋藏我失落的梦想。”

“对，庄园对于机器人最适合不过了，”爱迪生一本正经地说，“你瞧，我素来做事务实，不过我更欣赏你的胆识，在我眼中，这是高贵的德性。在庄园，安卓会像梦游人一样随处游荡，要么在湖边，要么在欧石楠花丛中。在这个僻静的府邸，老仆、书籍、打猎工具、乐器都在等着你回去。府邸中的仆人和物件会很快适应新的特别来客。”

“安卓恭恭敬敬，沉默无语，可能让人觉得异乎寻常。仆人们听从命令，但永远不能和她交谈，比如说，（如果迫不得已需要交谈），那是非常危险的事，你应把她拉走，这个孤单的女伴许过誓，她只搭理你的问话。”

“在庄园，在管风琴或某架美国大钢琴的伴奏下，她会唱出动人的歌谣，飘荡在秋日绚烂的夜空，在瑟瑟风中消失。她说话的语气，让夏日黄昏更加缱绻缠绵，伴着清脆的鸟鸣声，穿透迷人的暮色。在日光或满布星子的月光下，她独自徘徊，长裙轻摆，在公园草木窸窣声中，一个传奇将被唤醒。这是多么动人心弦的画面，除你之外，没有人知晓其中秘密。或许，某天，我会去庄园拜访你，这个尘世之外隐居地，你要永久地对峙两种危险：狂乱和上帝。”

“那你将是我唯一接待的客人，”洛尔·埃瓦德回答，“既然这次冒险前提条件已确立，我们应该考虑这个奇迹本身的可能性以及你用什么方法去实现这个奇迹。”

“好，”爱迪生说，“有关扯线木偶的秘密，她如何化为人身，如何嵌入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的骨骼，她内在机理如何实现，如何融合身体的美，肢体如何运动，如何产生让你动心的美貌，我将一一向你道来。”

9 隐喻的玩笑

“说出谜底，否则我就吞了你。”

——斯芬克斯

“每个火把都需要火绳，”电学家接着说，“光产生的办法虽然很粗糙，不过一旦光产生，那是多么的奇妙！一个人才看到取光的办法，就开始怀疑光存在的可能性，感到愤愤不平，他不去设法创造光，那么他看光产生的过程又有何意义呢？现在，我们要谈及的是安卓的人体机器，好比医生解剖的人体结构。如果你已经见识过完全造好的机器人的魅力，就像你被艾莉西亚的美貌打动一样，任何解释都不能阻止你迷上她，不仅是外表，即便是艾莉西亚的一张解剖图，一旦原模原样的展示在你眼前，你同样会爱慕不已。”

“安卓本身的电流机械身体并不是她，正如艾莉西亚的身体骨骼并不代表她本身。简而言之，我们爱一个女人，并非爱组成她身体的关节、神经、骨头和神经，我们爱的是渗透肌体气息完整的她，从外在看来，她是所有矿物、金属、植物元素融合化生的整体。”

“总而言之，身体由各种热技术驱动。可别忘了，亲爱的洛尔，我们马上要言及生命机制，安卓的生命机制与我们的一样精细，新奇之处会让我们大吃一惊。”

“好，”洛尔·埃瓦德回答，露出了沉重的笑容，“那么，先从盔甲开始吧，为什么是采用盔甲呢？”

“盔甲？”爱迪生说，“嗯，先前我已向你解释过：这是塑形装置，上面将会叠加肉感的肌肤，浸透着电流，身体内部机构与所有女性无异。”

“随后，我们将花点时间研究安卓身体结构，显然，她乐意让你了解她发光身体的奥秘。”

“安卓总是用刚才我听到的声音说话吗？”洛尔·埃瓦德问。

“亲爱的洛尔，你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爱迪生说，“当然不是！”

“难道艾莉西亚小姐说话声音从来不会改变吗？你刚才听到的阿达里的声音，并不是成熟女性声音，而是孩童时代的音色，非常轻灵，像梦游的人说话一样温情脉脉！正如安卓的其他特性都与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无异，声音也不例外。安卓的唱歌和说话的声音，都是你美丽的意中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说出的，口音、音色、音调，经过第一百万次震动后，会一一被刻录在体内两个金留声机的圆盘中。金留声机是安卓的肺，经过改良完善，可以百分百再现原本的音色……地地道道……有灵性的人声！正如生命的气息开启了肺部运动，电火花驱使安卓的肺开始运动。我得告知于你，这些歌曲奇怪少见，歌词闻所未闻；歌曲先由歌唱家大声地唱出，随后原原本本的刻录在安卓身体里，最后再由安卓自然而然随心唱出。细说来，这些歌声非常美妙，却也暗藏着危险，这就是我意在事先提醒你的事情。”

听完，洛尔·埃瓦德不由得打了寒战。他尚未想到如此解释声音，更何况是这美妙幻影的童贞之声！他有些疑惑不解，简单地解释熄灭了他脸上的笑意。虽然奇迹实现的可能性不甚明朗，不过这次，他第一次清晰地感到奇迹是可能实现的。

于是，他决心深入地去了解，直到杰出的发明家都难以深入解答他的疑问。

“方才你说？两个金留声机？想来应比真实的肺要好看吧？你喜欢黄金？”埃瓦德问。

“应该说是纯金！”爱迪生笑道。

“为什么呢？”洛尔·埃瓦德问。

“因为黄金的声音共振尤为接近女性的声音，而且，黄金更为灵敏和精美。经过特殊方法处理后，黄金是最不易氧化的金属。创造女人，我不

得不借助最稀有和最珍贵的材质，这也算对迷人的女性献个殷勤，”电学家快活地补充道，“不过，关节部位用的是铁。”

“哦？”洛尔·埃瓦德浮想翩翩，“关节部位用铁？”

“对，”爱迪生答道，“血液和身体的构成元素中不都含有铁吗？在很多情况下，医生也会开含铁的药给我们。因此，尽管安卓不完全算……人类，不过也少不了铁。”

“可是，为什么铁只用于关节部分呢？”洛尔·埃瓦德问。

“关节由关节窝和关节头两部分组成，在安卓身体结构中，关节窝是通电的磁铁，因为铁（比镍和钴更强）是磁铁能最好控制和吸附的金属，所以在关节头我采用的是钢铁。”

“这样啊？”洛尔·埃瓦德冷静地说道，“可是钢铁氧化，关节不就会生锈吗？”

“对，会生锈！不过我已找到应对的办法，”爱迪生说，“瞧，在这个架子上，有一小瓶琥珀色的玫瑰油，用金刚砂塞住瓶口，是润滑关节的理想滑液。”

“玫瑰油？”洛尔·埃瓦德问。

“对，玫瑰油已经调制好，不会走味，”爱迪生说。“散发出女士香水的味道。每三个月，安卓睡意朦胧时，你倒一小勺玫瑰油喂到她嘴里。（就像心爱的人生病了，你给她喂药）你瞧，这不也和人一样吗？玫瑰油非常容易渗透，从嘴顺流到电磁金属机体中。这小瓶玫瑰油，一个世纪也用不完！我想，亲爱的洛尔，你再也不需要去换新的玫瑰油！”电学家说完，玩笑中透露出一丝惆怅。

“你说安卓会呼吸？”

“随时随地都在呼吸，和我们一样，”爱迪生说，“不同的是，人呼吸需要消耗氧气，她并不消耗氧气！通过气动运动，安卓进行吸气和呼气，胸部不会随之大起大伏，正如一个优雅的女子总是敛气屏声。空气通过嘴唇，在鼻腔中微微颤动，被电流稍微加热后，充满了琥珀和玫瑰的香味，这种香味的东方膏剂让人流连忘返。”

“未来的艾莉西亚举止自然，无论坐卧或手肘支在某处，手捧着脸颊或睡在某个躺椅或床上，她的姿势都具有非凡的女性之美。”

“除了呼吸，她不会主动发出其他动作。”

“要唤醒她神秘的生命，只要拉着她的手，按动手上任意一个戒指。”

“按动任意一个戒指？”洛尔·埃瓦德问道

“是的，”爱迪生说，“是中指上的结婚戒指。”

爱迪生指着乌木桌子，说：

“刚才你碰到手，知道为什么手会有所反应吗？”

“全然不知，”洛尔·埃瓦德回答。

“她的手被你握住时，戒指产生了感应，”爱迪生说。“你应该注意到，安卓手上戴满了各种戒指，镶嵌宝石的戒指底盘都是感光的。大部分的时候，安卓会陷入超脱俗尘思绪中，想入非非，你完全不用担忧她，因为她身体设置了准确的情景时间，这近乎她的特点。有时，在她沉默的时刻，设定时间之外，你也可以和她说点什么。”

“那时，她或坐或卧，轻手轻脚的起身，如果你拉着她的右手，轻轻触到食指上漂亮的紫水晶戒指，对她说：‘安卓，这边来？’，她立刻起身过来，比真人还要听话。触摸戒指时手力不要太重，应自然些，正如你温柔地牵起现实中心上人的手一样，心中充满了真情实意。当然，这都取决于你的意愿。”

“触碰右手中指上的红宝石戒指时，安卓就能独自前行，或挽起你的手臂，懒洋洋地靠在上臂上，紧随你的步伐，她走路的姿势女人味十足，而且是地地道道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的气派。按动人体机器上的戒指，安卓所有的举动只会让你感到惬意。为了满足卑微的欲望，情人心甘情愿卑躬屈膝，不过才得到片刻凄凉欢愉；风流的唐璜善于伪装，内心则对女子心怀不轨，外表不也得毕恭毕敬吗？……现实中，男人得低声下气，才按得动女人心中的戒指。”

“无名指上的是绿松石戒指，轻轻触碰绿松石，她就坐下。此外，她戴着一串珍珠项链，每颗珍珠都有其作用。我这儿有本详细的手册——

简单易懂的魔法书！普天之下，这魔法书可是独一无二的，指点你去了解安卓的性格习惯。不用多久，（哈！要知道到，女人是得花时间去了解的！）你就会觉得她一切都自自然然。”

爱迪生说这番话时，语气格外冷静。

“再说她的食物，”爱迪生接着说……

“什么？”洛尔·埃瓦德打断爱迪生的话，定定地看着他，电学家眼神清澈明亮。

“你看起来有些困惑，绅士？”爱迪生说，“你难道不担心，这个可人儿会饿死吗？那简直堪比杀戮了。”

“亲爱的大魔术师，你所说的食物是什么呢？”洛尔·埃瓦德问，“这回，我欣然承认，这个作品比最不可思议的梦还要精彩绝伦！”

“每个星期，安卓需要补充一到二次的能量，”爱迪生回答，“我的旧旅行箱里，放着些罐子，罐子里装着圆形和方形片剂，她很容易吸收这些片剂。她就是个奇女子！你把罐子放到篮子里，篮子摆在某个托架上，托架应安置在离床不远地方。然后，你轻轻触碰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向安卓指出罐子的位置。”

“她是个孩子，来自大地的孩子，她不认识世界，你应教她。你和我，我们都曾是孩子。唯独不同的是，她很难回忆起来过往。我们不也时常会走神，忘了自己是谁，直到被人问候叫醒。”

“她用一个印花大理石杯子喝水，水杯专门为她而设计，她喝水的动作将和艾莉西亚小姐完全一样。杯子里要装满清水，水先由木炭过滤，随后再加入少许盐，盐的种类你可以在手册中找到。至于药片，圆形的是铍锭，方形的是重铬盐酸或过氧化锌。我们这个时代，很大一部分东西都是化学品提取的。安卓的食物也脱不了干系。瞧，她的饮食十分节制，只吃维持身体能量的份儿，一个人能在饮食上有所节制，那该多么幸福啊！有时，如果她饿了，没有及时拿到食物，她会昏厥过去，或确切来说，是昏死过去。”

“昏死？……”年轻的洛尔小声说道，脸上露出了笑容。

“是的，让她选中的爱人制造机会，英雄救美，使她再次活过来。”

“情况够棘手！”洛尔·埃瓦德打趣儿答道。

“昏迷时，她一动不动，合着双眼，只需让她喝少量清水，吃几片方形或圆形片剂，方能恢复元气。此外，她使不出劲儿吃药，这时，需要把法拉第电池的电流接通到中指上的电气石。随后，她再次睁开眼睛，看到光亮，她开口第一句话是说想喝纯净水。因为机体内的水晶长颈壶残留着混浊的水，这时身体会发出强烈的金属味。所以，喝第一口水的时候，一定要浸满足够的试剂，试剂的配方和剂量在手册中可以找到。试剂对混水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随后，你把感应导线放到小拇指的黑钻石上，黑钻石断续器调到非绝缘状态，流进的电流瞬间能把内部铂杆加热到非常高的温度；随后，你让电池上的木炭掉落。木炭在导线移动的那一刻，挂到电池上。此外，不要忘了使用放电器。”

“而且，不要忘了，即便是普通方法制造的杯子，浸湿后，要能耐住融化时铅的温度，才不会破裂。虽说我的杯子比安置在机器人肺部的水晶长颈壶还要薄，不过我的杯子能够耐熔化的铂的温度。而且，通过黑钻石传送，热量被运送到水晶玻璃长颈壶中，可以让壶中温度立刻上升到四百度左右。这么高的温度，转瞬就把壶中留存的浑水蒸发了。另外，刚才我提到的试剂，会对非金属微粒产生作用，而正是非金属微粒让液体变得混浊。试剂会离解壶中的非金属微粒，几秒内就把非金属微粒转化为白色粉末，粉末几乎细得难以摸出来。紧接着，美人半张开的口中吹出白色烟雾，粉末呈红色，有股水蒸汽的味道；因先前谈到的玫瑰油由此流过，所以水汽还略沾了些香气。十秒钟内，内部的水晶长颈壶再次变得清澈透明。然后，安卓会喝一大杯清水，吃几片圆形片剂。这样，她恢复了体力，又和我们一样能说能笑了，时刻准备服从戒指和珍珠项链发出的命令，就像我们服从心中的欲望一样。”

“什么！她从口中吐出了蒸汽小絮粒？”洛尔·埃瓦德问。

“就像人类不断地呼气一样，”爱迪生答道，同时用手中的雪茄进行示范。“不过，她的口中不会有半点的金属粉末和水汽。液体瞬间被蒸发消

失了。此外，安卓有自己的水烟筒，如你坚持要论证一下……”

“我留意到她的腰带上佩有匕首？”

“那个匕首，是个挺锋利的武器，谁要挨上一刀，那真是必死无疑。安卓用它来保护自己。主人不在她身边时，若有人在她昏昏欲睡的时候，心怀不轨，发现任何细小的侵犯，她绝不会心慈手软。她只和选中她的主人打交道。”

“这么说，她的眼睛看不到事物？”洛尔·埃瓦德说。

“噢！天知道？”爱迪生回答，“我们倒是能一清二楚看见自个儿……不管怎么说，至少她会猜，会证实对方是谁。我得再三强调，安卓是个有点内向的孩子，尚未明白死亡为何物，因而格外大胆，轻而易举就把对她图谋不轨的人送上西天。”

“可是，那个人难道不会夺走匕首吗？”

“这个，”爱迪生笑道，“哪怕是世上的大力士，凶猛的飞禽走兽，都不在话下呢。”

“此话怎讲？”洛尔·埃瓦德问。

“随意的一次出击，匕首都会像闪电般地迅速，力大无比，可怕至极。”工程师回答。

“左手小指上的猫眼石暗藏个开关，一旦打开，刀刃就会接入非常强大的电流。皮肤会降低电火花的噪声，电火花大约有三分米长。完美的闪光！如果某个风流男子，‘心醉神迷’想去‘轻吻’这个森林中的睡美人，会被匕首闪电般无声无息的一击，衣服还尚未撕破，便脸色发黑，双腿流血，倒在安卓脚跟前了。安卓是个用情专一的女人！”

“哦！原来是这样！”洛尔·埃瓦德低声说道，语气淡漠，“花花公子的吻让她打开了匕首开关。”

“瞧，这是一个棒子，它一碰到猫眼石，就可以中断电流，匕首掉落，不再伤害人。棒子由特殊钢化玻璃构成，像金属一样坚硬，其配方在尼禄王朝时代就流失了，而我又重新找到了。”

说着，爱迪生抓起身旁一根亮闪的长棒，重重地在乌木桌上敲了一

下，钢化玻璃发出了回响，长棒似乎被砸弯了，实则安然无恙。”

两人沉默了一会，随后又说笑起来。

“她洗澡吗？”洛尔·埃瓦德问。

“洗啊，自然是每天都冲澡！”工程师回答，觉得问题有些突兀。

“啊！这，如何操作？”英国人说。

“你知道，所有感光底片要在水中至少浸泡几个小时，且水要没过底片。此处，先前谈到皮肤的光色作用不会消失，由于表皮充分受到光色作用，采用氟技术，对表皮进行最终上光，使得皮肤不会被水渗透。一颗粉色大理石小珍珠，在项链左边胸前第三颗，连接着内部的玻璃，玻璃是密封的，以便防止洗澡水渗入机体内。这个拥有一半人类生命的女人，她用的沐浴香波，你可以在手册中找到具体名称。你曾谈，你的心上人出浴时，妩媚的头发轻轻颤动，我将在机动圆筒上设置这个动作，安卓缓步出浴时，她能传神地……再现。”

“机动圆筒？”洛尔·埃瓦德问。

“唔！这个……很难解释，待会儿我带你去看，”爱迪生笑道，“不亲眼见到实物，难得解释清楚。你瞧，总体来说，安卓是一架有想法的高级机器，近乎生命体，和人极为相似。不过，出于对人类的尊重，我同样为她设计了缺陷，正如在一个女人身上兼有多重女人性格一样，她身上包含了多重女人性格类型。（话说回来，也可以把这些个性去除。）她多姿多彩，就像梦中的世界，五彩缤纷。所有性格中，我敢说，安卓的主导性格是完美无缺的。至于其他的性格，她只是随便支配。安卓是个优秀的演员，天生具有演戏的才能，相信我，她比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更有天赋，更可靠，也更专情。”

“可是，她不是一个存在的人！”洛尔·埃瓦德难过地说。

“哦！思想高深的人常常心下自忖，到底何为存在。黑格尔在矛盾对立过程中得出推论，在存在的纯粹意识中，存在和纯粹虚无的差别也仅是人的一种看法。安卓，可以独自解决她的存在问题，我向你保证。”

“怎么解决？”

“通过语言来表达意识。”

“可是，没有灵魂，她会有意识吗？”

“请原谅我这么说：你曾一字一句的大叫着问，‘谁夺走这个躯体的灵魂？’你心里在召唤一个幻影，和你艾莉西亚小姐一样美貌的幻影，这个幻影祛除了你现实中女朋友的意识，这个让你痛苦不堪的意识：安卓不正是应着你的呼唤而来吗？”

洛尔·埃瓦德神情严肃，思索了起来。

10 女人皆如此

“一个女人的爱好与其品味息息相关。”

——拉布吕耶尔^①

“再说，”爱迪生温和地说道，“安卓没有艾莉西亚的意识，难道你认为这对安卓来说很遗憾吗？反之，难道她不能有自己的实物意识吗？至少在你看来，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的‘意识’可悲而多余，是完美身体背负的原罪。总之，女子的‘意识’！一个上流社会名媛的意识！……哦！哦！这是怎样的概念！这种想法倒可以叫宗教评议会踌躇不决。一个女人，凭一时模糊的感觉辨别是非，在她眼中，只要她感兴趣的男人，便是合适的。一个女人可以结十次婚，十个不同的男人，而每次都是真心实意。你说，这又是哪门子的意识呢？……意识是圣灵给人的恩赐，先是体现在对朋友的情谊。过去，在共和国时代，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若没有一个肝胆相照的朋友，一个可以照鉴自己的朋友，就像第二个自己，那么他就被认为是个没有思想意识的人，总而言之，是可耻的。”

“历史上，男人之间，数不清的莫逆之交，达蒙和皮西厄斯，皮拉德斯和俄瑞斯忒斯，阿基里斯和帕特洛克罗斯，如此等等。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女人之间的友情，你能数出哪两个女人有过生死之交吗？不可能！什么缘由呢？女人自认为过于头脑空空，所以不会上当受骗。只要深入观察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女人，你就会明白：一个女人看到身边走过另一个女人，她转身回头，只顾打量裙子。从情感的角度来看，女人是把虚荣心

^① 让·德·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年）法国作家、道德家，主要著作有《品格论》。

摆在第一位，因而腐蚀了所有其他想法。女人只爱男人对她追星捧月的感觉，而被爱永远都是次要的。（虽说女人竭力否认这个说法）这就是斯芬克斯谜语唯一的谜底。在我们这个时代，除去个别女子，有教养的女子对于爱人心中总是带着鄙夷，她们认定恋人犯了桩不可补赎罪，即恋人的出现，其他追求者便少了，她没法再去和其他女人一比高下。而现代的爱情，若不是简单的荷尔蒙问题，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爱情只是磁铁和电流之间的平衡问题。同样，爱情的意识只对两人中的一个必不可缺。这是公认之理，无数事实都证明了这点，尤其是心里暗示。因此，你才遭受着痛苦。哦，我喋喋不休，该打住了。”爱迪生笑着道，“这话在女人听来放肆无礼，好在今晚只有我俩儿。”

“虽说女人让我悲痛难耐，不过我觉得你对女人的看法过于苛刻，”洛尔·埃瓦德小声说道。

11 骑士之言

“忧苦之慰”

——基督教祈祷文

电学家抬起了头。

“等等，亲爱的洛尔，”他说。

“要知道，刚才谈论女人，并非基于爱情，而是基于所谓的恋人。若换个角度，不谈论肉欲。哦！那么对女人的看法将会截然不同。在家族创始的女性中，女人举足轻重。然而，当我们选择一个卡菲尔人、印度尼西亚人、土耳其人、中国人、印第安人，作为妻子时，不得不去慎重考虑；如有女子骨子里不带野蛮和奴性，那么也算得上是出彩的女子，她们端庄大方，本分克己，忠诚顾家。可是，这样的女子同样会相互诋毁，为的就是引起世人的关注，我对这样的女子同样不齿。”

“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上，仿佛是迷失在宇宙巨大的洞穴中的一粒微尘，在这个渺小到虚无的微粒上，在高洁爱情世界中，有着无数上帝的选民，无数人生的可爱伴侣。而今，尚不用提那些过去时代无以计数的贞洁烈女，她们微笑着站在烈火之中，无畏的在酷刑之下。某些信仰认为，她们的心性，经过某种神圣的挑选后，会化身为灵魂，再次出现在各色神秘莫测的女英雄中。在这些女英雄中，那些解救国家的女中豪杰，在脚手链的捆绑下，永远受着监禁苦役；可是，在生命奄奄一息那一刻，在染血的亲吻中，她们会温柔地向自己丈夫表明，流血牺牲并不算什么。更不用说那些智慧过人的女子，数不尽数，身处百般凌辱之下，最后，嘴角浮起一丝嘲讽的微笑，傲视一切的屈辱。这样的微笑，对于某些女人来说，永远

只是东施效颦，为什么呢？这种女人，无论现在或将来，只由着寻欢作乐的性子来生事儿。这样寻欢作乐的女子一无是处，无论是在这个实验室，还是作为谈资。除去少数高洁的美人儿，在爱情世界里光彩熠熠，我毫无保留地告诉你，（对于那些可以举手可得或靠征服而得的女人）方才我的看法无可辩驳，真真切切。许我引用黑格尔的一句话作为结语：‘阐述一遍事实和重复无数次事实，事实都不会因此改变。’”

12 寻找完美之旅：三岔口

“他们在黑暗中冒险，想寻出可能暗含的一切。”

——努比亚地理学家 托勒密·赫菲斯提昂

洛尔·埃瓦德听完这番话，一声不响地起身披上了厚厚的毛大衣，戴上了帽子和手套，稳了稳手眼镜。随后，悠然地点起了一支雪茄，说：

“亲爱的爱迪生，你的解说清楚明了，若你觉得时机正好，那我们出发吧。”

“唔，马上出发！”说着，爱迪也起身点燃了一支雪茄，“你瞧，半小时就这么过去了，纽约到门洛帕克的火车需要两小时二十六分钟，近两个半小时。现在，我们差不多还有一小时三刻钟的时间，就在这个空当，我们去见见这次实验的主角儿。”

“安卓住在地下，她的家园距地面有些距离。我不愿让这个完美的小人儿为人所知。为了创造她，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没日没夜的工作，没少下苦功，她属于我的秘密。”

“在实验室下面，距地面几百英尺^①的地方，我发现了两个巨大的地下洞穴。这是阿尔冈昆人古老部落古色古香的墓地。远古时代，阿尔冈昆人就生活在这种墓地中。这种洞穴，尤其在新泽西州，并不罕见。在主要洞穴的墙面上，我贴上了一层坚硬的玄武岩，玄武岩来自印度火山。洞穴中放置着酋长的干尸及骨灰，我都虔诚地将其移到了第二个洞穴中。此外，第二个洞穴的入口，我已经进行永久性的封堵。”

① 1英尺=0.3048米。

“大厅是安卓和她鸟儿的房间，（不想让这个有感情的姑娘孤零零的，我固执地创造了小鸟和她做伴）。大厅好像仙境一般，所有一切都在电流作用下发生。我曾说过，这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国度，四通八达的电流，电流从大功率的发电机中产生，沉默寡言的安卓就住在那儿。而通往地下王国的秘密通道，只有我，安卓，还有另一个人知晓。通道甚为狭小拥挤，去洞穴冒险的人都得经历这段路，你马上就能感受到。最后，秘密通道非常狭小，漫长的土路，灰尘很大，毛大衣可以防路上的灰尘，以免感染肺炎。一旦上路，就无暇采取防护措施，因为我们会像离弦的箭一样快。”

“太不可思议啦！”洛尔·埃瓦德快活地笑着说。

“亲爱的洛尔，”爱迪生打量着埃瓦德，总结性地说道，“瞧，你总算有点状态了！好兆头！”

两人定定地站着，叼着雪茄，毛大衣都裹到胸前。随后，他们把大衣风帽盖到了帽子上。

电学家走在埃瓦德前面，二人朝着实验室的那堵暗墙走去，紧闭的暗墙正密不透风，刚才安卓就是从那儿走出来的。

“其实，”爱迪生接着说道，“当我想自个儿清静清静时，我就来这个无忧无虑的奇幻世界！每每某样发明有点眉目时，我在这儿沉思冥想，低声自言自语，顶多只有安卓一个人聆听。当我重回地上时，难题迎刃而解！她是我的女谋士。”

电学家一面说，一面拨弄了小齿轮开关；顿时，闪出一道电光，墙面再次神奇地打开了。

“我们下去吧！”爱迪生说道，“为了找到完美可人儿，得先去地下王国。”

接着，爱迪生指着厚厚的帷幕：

“请，亲爱的洛尔！”爱迪生严肃地说道，向年轻人微微弯了弯腰。

第三章 地下伊甸园

1 地狱一步即达

“墨菲斯托费勒：堕落、高尚，皆是一样。”

——歌德·浮士德第二部

爱迪生和埃瓦德跨过发光的门槛。

“抓住这个扶手，”爱迪生指着一个金属圆环，洛尔·埃瓦德拉住了圆环。

爱迪生紧紧抓住暗藏在帷幕下的螺旋状生铁手柄，猛地一拉。

白色石板开始在他们脚下慢慢移动，四个角落插着铁支柱，刚才，正是这块人造的地下石基把安卓带了上来。

爱迪生和洛尔·埃瓦德就这样下沉了数秒，上部的光亮逐渐微弱，洞穴非常之深。

“找寻完美，这样的方式！”洛尔·埃瓦德心下自思，爱迪生站在一旁，沉默不语。

石基继续下降到地下。

二人陷入了深深的黑暗中，潮湿洞穴密不透光，散发出发霉泥土的气味，呼吸略有些不畅。

大理石石基继续下沉。上部的灯光越发微弱了，像星光一样无限遥远。洞穴中最后能看到的一丝人类光亮。

转眼，光亮消失，洛尔·埃瓦德感觉仿佛陷入了深渊。他压着心中的疑问，因着电学家未曾开口说话，他也不愿打破这沉默。

下沉速度加快，支撑他们的石基似乎要坍塌了，穿过昏暗的空间，发出枯燥的噪声。

突然，洛尔·埃瓦德屏气凝神，他好像听到悦耳的歌声，其中混着欢声笑语，还有些莫名的声音。

石基下降的速度逐渐减慢，最后停了下来，发出微微声响……

二人面前，出现了一个灯火通明的大门，大门在无声无息的转动，好像有人念了“芝麻，开门！”的密语一样。空气中飘荡着玫瑰花香，印度大麻粉和琥珀的香气。

门开了，年轻人跟前出现了一个宽敞地下空间，有点像巴格达哈里发宫殿，充斥着各种奇珍异品。

“请进，亲爱的洛尔，你们已经见过面，”爱迪生说道，迅速把圆环扶手扣在侧面岩石沉重的铁挂钩上。

2 狂喜

“空气那么温柔，可以拦住死亡。”

——居斯塔夫·福楼拜 《萨朗波》

洛尔·埃瓦德迈步前行，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地方，地面铺着野兽皮毛。四下笼罩在淡蓝色的光线中。

巨大的石柱支撑玄武岩穹顶的前半部分，石柱之间有一定的间隔，从门口的左右两边，形成一个长廊，一直延伸到大厅中央。大厅的装饰透着叙利亚风格，从上到下，随处可见银色花束和花环，缠绕在蓝青色的背景上。在穹顶中央，在金色长杆的末端，垂着一盏灯，灯好似一个蔚蓝色的小星球，射出着强烈的光。纯黑色的穹顶凹陷，非常之深，厚度与坟墓相仿；明晃晃的小灯盏静止不动，宛若小星子，而穹顶就像宇宙一般，深邃幽暗，居于所有星辰之外。

大厅深处由半圆形墙面构成，正对着门槛，上面填满了华丽的花饰，像花园一样。上面满是藤蔓，无数东方玫瑰，波利尼西亚岛花，花瓣上沾湿着露珠，散发出阵阵香气，花蕊娇嫩新鲜，花叶上挂着水痕，仿佛在一阵微风下，轻轻摇曳；这个尼加拉瓜式的奇幻景色让人头昏目眩，来自佛罗里达州和南部海域的鸟群，羽毛在人工花园中闪闪发亮。在大厅这个部分，半圆形墙壁中部射出一道光，透过棱柱后五光十色，直降到花园中心的条纹大理石喷泉承水盘下方。承水盘上喷出一股细长的喷泉，雪白的喷泉雨花纷纷垂落。

从门槛一直到两旁的坡面花坛，及玄武岩隔墙（从穹顶的弧线到皮毛地面）都贴了厚厚一层科尔瓦多皮革，上面印烫着精巧的金色图案。

安卓戴着面纱，站在一架现代的黑色钢琴旁，一只手处在琴架上，钢琴上还点着蜡烛。她活泼地向洛尔·埃瓦德行礼，微微弯腰，以示欢迎。

在安卓肩上，立着一只天堂鸟，模样绝无仅有。鸟儿正在抖动着它宝石制成的冠毛。小鸟似乎在与安卓侃侃而谈，说话的嗓音很像年轻侍者，不过不知说的是何种语言。

镀银大灯下放着一张长桌，沐浴在光线中。长桌是一块经过切割打磨的斑岩，非常坚硬，桌子四角固定着丝绸垫，很像实验室桌子上手臂垫靠的丝绸垫。桌面上的箱子敞开着，里面放满了闪闪发光的器具，旁边搁着一块象牙板。

在一处较僻的角落，搁置着一个露天火盆，可以看到人工火焰，经过银镜反射出火红的光色，富丽堂皇的客厅因此暖融融的。

唯一的家具就这些：黑色缎躺椅，两把椅子，及椅子中间的一张独角小圆桌，在墙壁上齐着灯高的地方挂着绷着白布的宽大乌木框，布上有一朵金色玫瑰花。

3 鸟儿鸣唱

“不是清晨的鸟儿鸣唱，亦不是夜晚和他心爱的鸟儿……”

——弥尔顿《失乐园》

在花坛坡面的上部，一群小鸟儿在花冠上摇摇晃晃，嘲笑大自然创造的生命。有的在抖动着磨的发亮的人造鸟嘴，有的在抖动羽毛，有的发出人的欢声笑语，而不是鸟的婉转鸣唱。

洛尔·埃瓦德刚迈进了几步，所有鸟儿都转头看着他，先是静默无声，接着哄然大笑，那是男男女女嘻嘻哈哈的笑声。刹那间，埃瓦德恍惚以为来到了会场。

面对这出其意料的迎接，年轻人停步，打量起这番景致。

“应是大魔术师爱迪生，在鸟儿身上设置了精灵吧？”埃瓦德一面想着，一面瞟着那些发笑的鸟儿。

在黑暗的通道中，电学家拧紧了神奇升降机的刹车。

“绅士，”爱迪生高声说道，“我忘啦！小夜曲来迎接你的到来！如早知今晚我俩要来这的话，我会关掉鸟儿身体中电池的电流，方才那可笑的嘻哈合唱就不会出现了。其实，安卓的这些鸟儿，就是一些长着翅膀的电容器。之前，我觉得鸟鸣过于老套，而且不知其意，就把鸟鸣换成了人的笑语欢声。我付着这样也算顺应时代的进步。大自然中的鸟儿学不好人类教他们的调调！我倒乐意用留声机录下那些不期而遇的访客，所道出的精彩稀奇词句，以电流的方式传送给这些鸟儿，这全依着地上实验室的那个新发明。不过，安卓马上会关掉声音。我去系升降机时，你听着这些声音，定心生鄙视。不应该任着鸟儿恶作剧，在我们不在的时候，自鸣自唱。”

洛尔·埃瓦德看着机器人。

安卓轻轻地呼吸着，银质的胸部微微起伏。突然，钢琴独自弹了起来：琴键忽上忽下，好像有无形的手指在上面弹奏一样。

机器人柔情地随着音乐唱起了歌，面纱后传出女性美妙轻柔的嗓音：

“你好，无忧无虑的青年！

在我门前，希望在哭泣：

爱情被下了咒

躲避！逃离！闭上双眼！

我比枯萎的花朵还要无力。”

听完这莫名其妙的曲子，洛尔·埃瓦德心里布满了恐惧和惊讶。

花坛布置成安息日摆设，看起来很荒谬，让人眩晕，一种可怕的感觉油然而生。

鸟儿喉咙里传出诡异的人声，不知是何方来客的声音：仰慕的激动的嘶喊，离奇古怪的争论，群众的阵阵掌声，甚至还有用手帕抹眼泪的声音，讨价还价的声音。

安卓做了个手势，曲子即刻停止了。

洛尔·埃瓦德再次把目光移向安卓。

突然，暗处升起了夜莺的歌唱，所有的鸟儿戛然而止，好像听到森林夜王子的声音，默不作声了。这一切太神奇了。迷失的夜莺在地下空间歌唱？看着安卓宽大的黑色面纱，年轻人想到漆黑的夜，而客厅的灯光像月光一样美。

夜莺的歌声婉转动听，优美的旋律在忧伤的音符中结束。美妙的歌声，叫人想森林，蓝天，广漠的天地，只是在这里显得异常古怪。

4 上帝

“上帝让灵魂栖息有了栖息之地，正如，有了空间，人才有置身之地。”

——马勒伯郎士

洛尔·埃瓦德用心聆听着。

“塞里昂绅士，声音很美，对吗？” 安卓说。

“是啊，” 洛尔·埃瓦德答道，目不转睛地盯着机器人，黑面纱掩住了她的神情；她是上帝的作品。

“那么，” 她说，“好好欣赏吧！不过，万万不要追问声音如何而来。”

“追问又怎样？难道有危险？” 洛尔·埃瓦德笑道。

“上帝会收回歌声的！” 安卓悠悠地说道。

爱迪生走了进来。

“把毛大衣脱下吧！” 爱迪生说，“这儿的温度经过调整，非常惬意！也正是在这儿，亚当堕落了……不过，又再次洗心革面了。”

二人脱下了厚重的熊皮大衣。

“你们聊了有一会儿了吧？” 电学家接着说，（那语气就像巴托洛医生怀疑她监护的小女孩和阿马维尔谈话。）“哦！你们继续！继续！别管我！”

“亲爱的爱迪生，你怎么会想到把夜莺的声音带给机器人？”

“夜莺？” 爱迪生笑盈盈地说，“哦！啊！我是大自然的情人！我很喜欢夜莺的歌声，不过这只小鸟已不在人世，有两个多月了，还真是有些痛心……”

“哦？” 洛尔·埃瓦德说，“这么说来，在这歌唱的夜莺，已经死了两个月了？”

“对，”爱迪生说，“我录下了它最后的吟唱，留声机又再次播放出来。其实，留声机不在此地，而在纽约百老汇，距此二十五公里，在我家的一个房间里。我把留声机接通了一部电话机，电话线从实验室上部拉过。其中的一个分支线路连接到这个地下洞穴，通过花叶边饰，最终接到这朵花上。

“瞧，正是这朵花发出的声音：你摸一下看看，花茎是绝缘的，由坚硬的钢化玻璃管构成；闪着光线的花萼是电容器；这是朵人造兰花，非常逼真……那些生长在巴西和秘鲁大草原上的兰花，带着晨曦的露珠，也比不上这朵花那么的鲜艳动人。”

爱迪生一面说，一面用粉色山茶花中心的火苗点燃了一支雪茄。

“什么！这只夜莺真的死了？”洛尔·埃瓦德小声说。

“死！不全是……因为我已录下了它的灵魂，”爱迪生说，“我用电流再次把这个灵魂召唤出来，这是科学中的招魂术，不是吗？在这里，流体的表现形式正是热量。你可以用这个花中火光点燃雪茄，火光不会伤害人，而也正从这朵散发出香味的假花中，传出了夜莺灵魂的悦耳吟唱。你可以用夜莺的灵魂之光点燃你的雪茄。”

电学家走开了，来到门对面的墙跟前，墙上小框内编号列着各种水晶按钮。

洛尔·埃瓦德听完，愣住了，心里一阵冰冷的抽搐，自顾伤感起来。

突然，有人敲了敲他的肩膀，他才回过神来；转身一看，竟是安卓。

“嗯！”安卓沉着嗓子说，语气非常悲痛，埃瓦德不由得心颤了颤。“这正是……上帝收回了歌唱。”

5 电流

“美哉！神圣之光！天国初生儿！”

——弥尔顿 《失乐园》

“安卓小姐，”爱迪生说，弯了弯腰，“我们从地上来，一路下来，我们有些口渴！”

听完，安卓朝洛尔·埃瓦德走去：

“绅士，”她说，“来点淡啤酒还是雪利酒？”

洛尔·埃瓦德犹豫了片刻，说：

“雪利酒，谢谢。”

机器人遂离开，走向酒架去拿托盘。托盘上面放着三只威尼斯玻璃杯，杯上印着乳白色图案，旁边是用草套包着的小酒瓶，一盒沉沉的香味四溢的古巴雪茄。

她把托盘放到了餐具柜上，在杯子里倒入了陈年的西班牙葡萄酒，端着两杯色泽明亮的酒走了过来，递给两位来客。

紧接着，她翩翩转身走开，去给自己倒酒。她依着地下洞穴的一根柱子，直直地举起手，酒杯越过面纱，说：

“绅士，为了你的爱情，干杯！”语气中流露出了忧郁。

听完，洛尔·埃瓦德眉头一皱，觉得难以置信。安卓祝酒的语气那么深沉，在这样寂静的空间，显得格外优雅、得体。这位英国绅士沉默不语，心下暗自赞叹。

安卓悠悠地把杯中酒朝向了那盏星辰般的灯盏。赫雷斯雪利酒在空中滴落，一滴一滴的泛出透亮的光，好像金色的露珠，落在了铺着动物皮毛

的地面上。

“我以心代酒，以光的方式，” 安卓说，语气中浮出了一丝甜意。

“可是，亲爱的魔法师，” 洛尔·埃瓦德低声说，“安卓小姐怎么可能回答我所说的话呢？没有人会知道我将会问什么，预先把恰好的答语刻在震动的金圆盘上？我想，哪怕是最坚定的实用主义者，也会惊诧得头昏目眩，正如把今晚我们的谈话告知于另一个人，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爱迪生看着年轻的英国人，没有直接回答他。

“许我不说出安卓的秘密吗？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我先暂时保守这个秘密。” 爱迪生回答。

洛尔·埃瓦德稍稍低下了头，他周围充斥着无数神奇的东西，他也无意大惊小怪。于是，他将雪利酒一饮而尽，把杯子放到了独脚圆桌上，扔掉熄灭的雪茄，再从安卓拿来的那盒雪茄中抽出一支，学着爱迪生样子去点烟，悠然地用发热的花朵点燃雪茄。随后，在象牙凳上坐下，等着东道主他或她给出个解释。

安卓小姐又把手处在黑色钢琴上。

“看到那个天鹅了吗？” 爱迪生说，“它拥有阿尔伯尼的嗓音。在欧洲的音乐会上，我悄悄地把她的歌声录到了我新发明的仪器中，录下的是诺尔玛中的‘圣洁女神’的祈祷。哎！可惜，我没赶上大名鼎鼎的玛丽布朗在世的时代！”

“刚才那些鸟儿内部的扩音器，组装得就像瑞士计时器一样精密。电流通过花朵枝叶，流到鸟儿内部，鸟儿从而发出声音。”

“鸟儿娇小的体内能发出巨大的声音，声音经过扩音器后，变得更响亮。一只这样的天堂鸟汇聚了歌唱家的美妙嗓音，能把柏辽兹的《浮士德》独奏音乐会呈现于你。（管弦乐，合唱，四重唱，独唱，重唱，人群的掌声，欢呼，隐隐约约的评论。）如果你想让声音变得洪亮，用扩音器就可放大音量。那么，旅行途中，当你躺在酒店房间的床上，把小鸟放在桌上，戴上扩音耳机，你就可以独自倾听这场独奏音乐会了，且完全不会吵到隔壁的住客。听着小鸟粉色嘴里传出洪亮的妙音，你会感到如身临歌剧院大

厅。人听到的声音不过也和看到的事物一样，皆为虚幻的浮光掠影。”

“这只机灵的小鸟还能朗诵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从头到尾都不需人提醒台词，朗诵语调深情款款，有着时下最优秀悲剧演员的嗓音。”

“在这些鸟儿中，我只爱夜莺的嗓子。（在我看来，夜莺是唯一够格在大自然中歌唱的。）鸟儿们是安卓的歌者和戏子。在这离地面几百英尺的地方，只身一人，多少是孤单的，有点消遣节目，想来你是能够理解的。你觉得这只小鸟如何？”

“非常实用，虽说《一千零一夜》里有诸多奇思怪想玩意儿，恐怕都要黯然失色了！”洛尔·埃瓦德大声说道。

“这都归功于电，绅士！在这个风光的世界，电迈出难以察觉的步伐，日益强大。深思一回！有了电，不远的将来，世上不再有独裁统治，铜铁大炮，浅水重炮舰，猛烈炸药，武装部队！”

“这个，我想，只是个梦罢，”洛尔·埃瓦德小声说。

“绅士，梦不复存在！”杰出的工程师低声回答。

爱迪生思忖了半晌。

“现在，”爱迪生补充道，“你愿仔细瞧瞧这个未来夏娃身体机构吗？这个全新电磁构成的生命？一个百年前，这种人造的生命（近年来非常流行），可以满足人类那些隐秘的心愿，至少可以满足开拓者的需求。此刻，与这个新生命无关的事儿，都丢到一边去吧。就像小孩子在空中扔出木环，扔得很远很远，由于木环投掷后做返回运动，最后又回到小孩子手中。”

“最后，我还有一个疑问！爱迪生！”洛尔·埃瓦德说，“此刻，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事关紧要，比你提议观察安卓还要重要！”

“什么疑问？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快当些。”

突然，洛尔·埃瓦德把目光射向电学家，一动不动盯着他。

“还有一个我不解的谜团，”埃瓦德说，“你为什么还要创造这个无与伦比的生命？我迫切想知道，你创造的第一灵感从何而来？”

这一番话说得清晰明了，爱迪生沉默了半宿，方缓缓答道：

“哦！这是我的秘密，绅士，你真想知道吗？”

“在你关切的请求下，我不也把我的秘密摊开在你面前吗？”洛尔·埃瓦德回答。

“好吧！我告诉你！”爱迪生大声说，“想来，你也应知道此事。安卓的盔甲外表是我构想出来的。待会儿，经安卓同意，你了解她内部结构后，你就会明白她所有的思想，更好的理解她。”安卓仍站在钢琴旁边一动不动，爱迪生突然转身对她说：“亲爱的小姐，你能回避一下吗？谢谢你的理解，埃瓦德绅士和我有事要单独谈谈，年轻的女士不便听到我们所谈之事。”

安卓把银色手指上的天堂鸟举到了空中，掉头缓缓走入了洞穴深处。

“亲爱的洛尔，来坐到这个垫子上，”电学家接着说，“我要说的故事大约要花去二十分钟。我想，这个故事，值得一听。”

年轻男子就坐，手处着斑岩桌子。

“这个故事，正是我创造安卓缘由！”爱迪生接着说。

第四章 秘 密

1 伊芙琳·阿贝拉小姐

“要给魔鬼抓住了头发，快快祷告！否则，脑袋难保。”

——谚语

爱迪生静心沉思了片刻，开始讲述：

我在路易斯安那州时，我的一个朋友爱德华·安德森，他是我从小一起玩大的好伙伴。年轻的安德森通情达理，平易近人，内心坚强，颇得世人敬重。经过六年的打拼，他从贫困的泥沼中抽身。他挺直身板，如愿以偿的娶了爱慕已久的女子，我亲眼见证了他们幸福的婚礼。

两年时光走过，年轻人的生意越做越红火。生意场上，他是公认的头头脑重，精力充沛。他也是一个发明家：他投身于棉花产业，他发明了一种给布上胶和轧光技术，更为经济实用，在已有技术上可提高约百分之十五的效益。安德森因此发了财。

有了果敢的贤内助，家境殷实，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对于这个正直的青年而言，难道还不算美满吗？一天晚上，人们欢呼雀跃的一起聚会，庆祝轰动一时的南北战争胜利，他的两个邻居提议去剧院结束庆祝。

安德森，老老实实的模范丈夫，兢兢业业，清晨很早起来劳作。他并不热衷于外出活动，很少晚归，不乐意远离家门。就在那天一早，为了些无关紧要的家庭琐事，安德森和妻子发生了些口角；安德森夫人就此表态不愿丈夫参加聚会，却没有说明具体的缘由。感到“内心”有些烦闷，没太注意到妻子所说的话，安德森答应了邻居并参加聚会。我想，自己心爱的女人请求我们不要去做一件事情，虽说没着清楚的缘由，但凡行事周全的男人，都会仔细考虑她的意愿。

那晚，上演的是夏尔·古诺的歌剧《浮士德》。剧院里，炫目的灯光，起伏的音乐，激荡着内心，整晚的气氛非常安逸，安德森有些飘飘然。

在旁边的包厢中，安德森听到有人谈论，他的眼光到处游荡，最后转到了一个红发姑娘身上，那是芭蕾舞配角中的一个美人。用手眼镜细看了片刻，安德森的目光回到了歌剧上。

幕间休息时，两个朋友拿着冒泡的雪利酒，安德森还蒙在鼓里，朋友已走向舞台，因不便推脱，只好随着他们前去。

安德森以前从未见过舞台，他很好奇，这场歌剧让他大开眼界。

在那儿，他碰到了伊芙琳小姐，那个红发美人。他们和俏媚的可人儿攀谈了起来，拉扯了些时下的琐事，说了些玩笑话。安德森四顾张望，心不在焉，没有过多留意这位舞蹈演员。

安德森的两个朋友结婚已久，就像当时的风气一样，他们各自都有两个家。二人聊到牡蛎和某个香槟酒的品牌。

这次，朋友诚心挽留，安德森本想拒绝，准备向朋友告辞；可是，脑中偏偏浮现早上的争执，映着此情此景，越发显得琐碎可笑。

“这个点，她也该休息了吧？”

“稍微迟些回去，有什么大碍？瞧，不过是消遣一两个小时的时光！虽说同行还有优雅的伊芙琳小姐，那是朋友的事儿，与我何干。”安德森心想，况且她觉得个姑娘的模样并不讨喜，他自己也不解。

“国庆的狂欢，接到这类邀请，情有可原……”

安德森徘徊犹豫了片刻，看到伊芙琳小姐神情矜持，最后，莫名其妙决定一起去吃夜宵。

夜宵上桌时，伊芙琳小姐留心打量着安德森，发现安德森不善言谈。于是，她灵机一动，含蓄的嘘寒问暖，暗送秋波。伊芙琳小姐谈吐大方得体，六杯香槟酒穿肠过肚，戏子变得格外娇美迷人。哦！脑海中的感觉，不过只是电光石火！……可是，我的朋友爱德华隐隐感到，心血来潮的爱慕在脑海中一闪而过。

“唯一的一次（他对我坦言），也正因着初次见面的反感，出于好玩，

脑海中试着去搜寻一星半点好感（伊芙琳小姐给安德森第一眼的感觉，并不是喜欢）。”

不过，安德森生性正直，他深爱着她美丽的妻子，他很快就摆脱了这不安分想法。显然，在碳酸饮料的刺激下，这种想法才应景而生。

他想告辞离开，可是贪欢的欲念又咬着他，良心在挣扎，他心都有些烧热了。一句简单的玩笑话，朋友说他为人迂腐，安德森又留了下来。

夜生活对于安德森来说，甚为陌生。他意识到夜已深，不过为时已晚，两个朋友呢？一个钻到了桌下呼呼大睡（觉得桌底的毛毯比床更解当下睡意），另一个，喝得面色苍白，径自扬长而去了。（这还是伊芙琳小姐笑着告诉他的。）

那时，一个黑人前来通知安德森，出租车已经在停车场备好。伊芙琳小姐温柔地说，她乐意让安德森送她回家，这样的请求也于情于理。

除非是最无教养男子，有时候，直言不讳地拒绝一个漂亮姑娘的请求，真是个艰难；尤其安德森和她还攀谈过两小时，伊芙琳小姐那晚还演了一场戏。

“送她回家也不代表什么，送到她家门口，事情到此结束。”安德森心想。

于是，安德森与伊芙琳小姐一同离开了。

空气微凉，大街上阴森冷清，安德森越发微醺盎然，心里开始动荡不安，脑中昏昏沉沉。就这样，他不知不觉地来到她家，喝着滚滚的茶。（难道是在做梦？）她白皙的双手递过茶。伊芙琳·阿贝拉小姐换上了粉色丝绸睡衣，站在精致的壁炉眼前，温暖的房间里暖香醉人。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当他完完全全回过神时，立刻手慌脚乱地抓起帽子，没有多说。看到这个情况，伊芙琳小姐告知安德森，她发现他身体有些不适，已经把汽车打发走了。

安德森回答说他会再叫一辆。

听完，伊芙琳小姐低下头，漂亮的脸蛋神色黯淡，睫毛上缀着两滴泪珠。安德森觉得她楚楚动人，顿时怜香惜玉起来，不由得寻些“得体话”

来缓和唐突的告辞。

安德森觉得这样才够“绅士”。

总之，伊芙琳小姐早打起了安德森的主意。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作为道别，安德森拿出一张钞票，放到了摆着茶的独脚圆桌上。伊芙琳小姐拿起纸钞，一脸平静，漫不经心地肩膀晃了晃，笑着把纸钞扔进了壁炉中。

工厂主这一看傻了眼，越发不知自己置身何处。想到自己举止不太“绅士”，他涨红了脸。他开始忐忑不安，如履薄冰，生怕冒犯了优雅的女主人。

伊芙琳小姐用钥匙把门反锁，虽说动了气，还是格外温柔地把钥匙从窗户一甩而出。

再往后，等到安德森彻底清醒，一向谨慎的他感到恼怒。

蕾丝花边枕头传来一阵呜咽，他心中怒火缓和了下来。心想：

“怎么办？踢门而出？”

“荒谬，这个时间点上，大吵大闹有害无益。何必与飞来的好运过不去呢？”

安德森陷入了少有奇怪的处境。

“好好想想，风流韵事源于没有明确的信仰。”

“首先，我没了退路。”

“接着，谁会知道呢？什么都不用怕。然后，这不过是件寻常小事！最后，只要用钻石把她打发走，再也不和她见面。”

“回到家，盛大的聚会可以解释不少事情，假设，承认……嗯！大不了编些谎言，求得安德森夫人的谅解和原谅！（比如说，聚会很枯燥；聚会……他第二天才发现）。此外，那天晚上，玩的时间太晚。再比如说，他答应了朋友，就得守信！他再也不会去找这个女人，去她的间房里了……”

安德森在那里思绪纷纷，伊芙琳小姐轻手轻脚向他走来，手挽着他的脖子，慵懒中透着妩媚，挂在安德森身上；她垂下双眼，嘴唇几乎快贴到

安德森的嘴上了。

“事已成定局！”

“安德森就像一个风流热情的骑士，命运安排他这样的美妙时光，狂热的甜蜜时光，他捕捉的恰到好处。我们不也希望这样吗？”

“道德：正直的男人少了远见，便成了令人痛惜丈夫。”

“安卓，请再给我来一杯雪利酒？”

2 心血来潮的后果

“一听到‘钱’，她的目光，就像大炮中发射出的烟雾一样。”

——奥雷诺·德·巴尔扎克《贝姨》

“接着说，”洛尔·埃瓦德说，他向爱迪生表示了打断谈话的歉意，随后，神情非常专注。

爱迪生接着说：

这类轻浮的爱情和偶然失足，在我看来（安卓拿着西班牙雪利酒走了过来，不动声色地为两位客人斟酒），极少数得出一宗，不对往后日子产生灾难性影响（不过是消磨时间，稍有些愧疚，花了点银子而已）。然而，安德森落入这个致命女人手中，一个庸俗苍白，毫无可取之处的女人。

安德森不知如何掩饰，眼神，眉宇，神态说明了一切。

安德森夫人性格坚强，行为举止都在传统规矩之中。她一夜未眠，第二天，她眼看着安德森走进饭厅。他回家了，他看了妻子一眼，妻子心领神会。安德森夫人的心抽搐了一下，心凉了，悲伤涌来。

安德森夫人示意仆人退下，她就昨晚的集会问了问安德森。安德森心虚地笑着说，聚会结束时，仍觉意犹未尽，便去了一个客户家继续庆祝节日。安德森夫人面如白蜡，说：“朋友，你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没有必要去根究，只是有一点我要说明，你第一次撒谎，希望也是最后一次，敢做敢当。你的神情揭露了你的谎言。孩子们很乖，还在房间睡觉。今天，听完你口是心非的解释，你的威信荡然无存。我可以原谅你，不过，你再不可对我有过多的要求。”

说完，安德森夫人压着心中悲痛，回到了卧房，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

安德森夫人严肃的责备，洞悉了他的心思，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对贤妻的真爱也因此受到重创。第二天，家中变得冷冷清清。几天过去了，虽说已和好，不过甚为尴尬，夫妻二人貌合神离。安德森发觉妻子只扮演着‘孩子母亲’的角色。心中自无其他妙法，安德森又回转去找伊芙琳小姐厮混。没多久，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他感到自己很罪恶，从厌倦到无法忍受，再到发恨。我通常喜欢这样概述事情。不到三年时间，安德森在生意上漫不经心，巨大的赤字，先是赔了自己的财产，然后是朋友的财产，最后连那些无关紧要的合伙人的钱也亏损完，非法破产岌岌可危。

就在那时，伊芙琳·阿贝拉小姐把他一脚踢开了。这太出乎意料了，不是吗？我也心中自问，事到如此的根本缘由何在？这个女人对安德森所谓的真爱，竟然才到此！

安德森身心都变了，不再是昔日的他。他天性中的脆弱蔓延开来。随着财产的缩水，安德森的勇气也一点一滴的蒸发。他放任自流，觉得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尤其，在他经历财政危机的那段时间。安德森感到耻辱，不再和我联络，尽管我设法把他拖出可怕的泥潭。后来，他变得极端神经质，他看到自己衰老，浑浑噩噩，一文不值，不再受到敬重，孤身一人。苦难的序幕解开了，你相信吗？在极端绝望和狂乱中，安德森干脆脆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里，亲爱的洛尔，我想再次提醒你，在安德森遇到那个堕落的女人之前，他算得上是个儒雅君子，生性正直，内心刚毅。我观察叙述现实，但不做判断。在安德森生前，他的一个商人朋友责备过他的行动过于荒唐，觉得他难以理解，已拥有的东西，人反而不知珍惜。

数据显示，在美国和欧洲，每年平均发生上万的这类事情，而且呈上升趋势。在欧美各大城市，或才华洋溢上进男青年，或是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或是家庭中的好好丈夫，一旦沾染上这个‘习气’，意志就变得薄弱，不顾任何劝说，就像吸食鸦片一样，身心俱被奴役。

妻室儿女，家庭责任，财富名望，上帝国家，就此告别！这种感情会

一点一滴腐蚀背叛者麻痹的神经，风流放逸的生命随之一步一步衰减，最后只剩下一阵垂死的痉挛。你将会发现，平均值仅指的是那些因风流感情丧命的人；而在这些统计数据中，指的就是那些自杀、被谋杀或被处以死刑的人。

这类风流人物中苟且活着的，要么扎堆挤在苦役场，要么蹲在监狱里，这已不算严重。方才谈及的平均值持续增长（最近几年，大约接近52 000 ~ 53 000例），在未来几年中，随着小城市小型剧院的增多，可能成双倍增长……说是为了提高大众的艺术品位。我的朋友安德森对舞蹈艺术情有独钟，我对此感触颇深，忍不住想要去滴水不漏的剖析个究竟，到底何方女子的魅力让他起心动念，直至导致惨剧。迷住安德森的舞女我从未亲眼谋面，不过，从她从事的工作，通过概率计算和预感，我可以推测出她的外形。的确，正如在天文学领域推测可能偏离轨道一样，我的推测也可能有失准确。不过，要是我说准了大半，那我倒是要好奇了。简而言之，我打算预测一把，采取与天文学家勒维耶类似预测：勒维尔不屑于用望远镜观测天体，通过准确的计算，他预测出一分钟后，海王星会出现，及天体出现的具体位置。他的预测比世界上所有的望远镜都要精准。

在我预测中，伊芙琳小姐是基础方程式中的未知数，安德森和安德森之死为两个已知数。

安德森几个风雅的朋友曾向我断言，（以名誉担保！）伊芙琳小姐貌美如花，多情娇媚，他们私下没有半点非分之想。不过，他们忙忙地断下定论，所说之话疑点重重，我无一赞同。我留意到，自从安德森和这个女人厮混，横祸相续找上安德森，这些狂热追随者的定论又如何能站住脚跟呢？通过论证分析（堕落之前，我所熟知的安德森，及其隐秘爱情给我带来的古怪感受），安德森朋友眼中和现实中的伊芙琳·阿贝拉小姐，我发现其中差别如此巨大，仰慕者或追随者就像一群过于兴奋的傻子，很是可悲。这就是原因：

初次见面，安德森觉得这个女人姿色平平，因聚会这个微小的机缘，几个瞬间，第一眼直觉的厌恶就烟消云散。那些先生们侃侃而谈，第一眼

就认为她的魅力与众不同（优雅、动人、天性讨人喜欢，让人无法抗拒，等等）。这不过相对于这些先生们个人感官品味而言，在我看来，他们口中说的魅力值得质疑。

就人的感官而言，个人喜好和细微不同并无绝对标准。虽说有些无可奈何，我也只能按常理推测伊芙琳小姐究竟如何迷人：这些寻欢作乐快活的男人，第一眼就打心底认为她花容月貌，不正是因为这个女人能立刻撩拨起他们的欲望吗？这恰证明了他们与那个女人气味相仿，都一样的堕落。伊芙琳·阿贝拉小姐平庸俗气，且心术不正。此外，至于伊芙琳小姐的芳龄（安德森总是避而不答），倒是可以说明些问题，我会深入去了解。因为一个女人到了三十多岁，再多情迷人，也很难如花似玉了。

原本秉性正直的安德森，自从与她纠缠在一块儿，竟堕落到令人怵目惊心的地步；那么她所引以为豪的‘美貌’，假设美感在恋人眼中会起些作用，在这个女人身上，我真不知该挖掘出哪种美？

3 致命阴影

“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福音书》

要去阐述这个感情内在，一则需抛开堂而皇之的异性相吸规律；二则要舍弃道貌岸然道德家排斥金钱的态度，我们的推测会更为中正。

思量我朋友的品貌举止，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不难发现，他的个人品位和想法，极为单纯、朴素、淳厚。这样一个老实人，正是受着生性邪恶之人的蛊惑，才变得颓废和堕落；如此厚道之人落到这般田地，空虚正是始作俑者。内心空虚，安德森才这样迷失了自我。

若我得出的推论不够严谨，那么，且无须理会对伊芙琳·阿贝拉小姐恭维之言。若路人窥见她的真实面貌，会嘻哈大笑着闪开；即便是那些献殷勤的追随者，吐出些乏味的妄语（只要他们再次定睛凝视她的双眼），定会心生恐怖。

其实，应当说受着幻觉的欺骗，众人眼中的她，样貌竟变得出乎意料的美！可是，这只是幻觉！简言之，既然她是个古怪的女人，相貌必然摆脱不了贫乏的内心。因此，她抓乖卖俏，伪装的魅力掩盖了她平庸的姿色，足以迷惑过客不经意的侧目。至于安德森，他内心的幻觉持久不灭，并不是因幻觉甚为新奇，只因无法避免。

世上少有的正直男子，碰到伊芙琳·阿贝拉这类女人，那几乎是耻辱的死命一劫。她们玩弄高妙的花招，让情人内心的空虚越滚越大，这些空

虚为何物，有多大的杀伤力，旁人无暇辨出。渐渐习惯她们悄无声息的伪装，在温柔的眼波中，情人的身体和心灵逐渐败坏。她们有这样隐秘的特质，能化丑陋为美丽：初次草草见面，真实俗气的脸面，神不知鬼不觉掩了过去，世人看到的只是俏丽的容颜。情人看惯了戴着面纱的她们，习惯好似洒下的迷雾，情人被幻觉俘获，沉迷不可自拔。

敏锐的心思，狡猾的心智，不正在这魅惑之举中显露无疑吗？而魅惑本身，更是幻中之幻。

这种女人只善于诱惑男人，才干和理解力仅限于此；除此之外，世间诸多事情一概不知，也不能让她们萌生兴趣。她们的一举一动，源于纯粹的动物本能。

蜜蜂、河狸和蚂蚁的创作让人惊叹，不过它们只擅长一件事情，其他一概不会。动物生来一辈子注定如此。蜜蜂建造的蜂巢非常完美，用最小空间包含了最多的蜂房，任何一个几何学家都不能再多塞一个蜂房进去；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动物不会上当受骗，也不去探索！人却恰恰相反（这也是人被上帝选为神圣选民的原因所在），人在成长中不断犯错，会对世间诸多事物着迷，为之忘却自我。人心高梦远，却也深知，在宇宙中并非十全十美；人会像神一样忘乎所以；人性深处使然，人总不禁自问身在何方，劳神寻思从何而来；经历了无缘无故的失足后，人会去探索内心，这才是真实的人。人的特质带着环境烙印，即人只能在某个方面是完美的，且完全局限于此。

可是，这种女人，好似现代斯廷法利斯湖怪鸟^①，一旦相中猎物，就会拼命地穷追不舍，注定受着卑污本性支配，它们盲目使坏、犯事儿。

这种女人恶习重重，调拨起男人心中的邪念淫思，带来罪恶的欢愉。她们不知不觉就溜到无数男人的怀中，倚姣作媚，在男人心中留下温情的回忆。这些男人通常鲜有心机，一旦对这种女人取乐驻足，念念不忘，垂涎她们的欢爱，那真是在劫难逃。

① 斯廷法利斯湖怪鸟，希腊神话中栖居在斯廷法利斯湖畔的一群怪鸟，以人为食。

男人习惯她们在耳边厮磨，那真是噩梦伊始！女人耍出最阴险、最荒谬、最诡谲的伎俩去腐蚀男人。在虚假魅力的撩拨之下，男人质朴的心最薄弱的地带，渐渐中毒，直至厄运突然袭来。

的确，任何男人的肉与灵中都潜伏着不干净的欲望！的确，我的朋友爱德华·安德森未能抵挡住诱惑，正因心存模糊的欲望种子。我无须为他辩解或分出对错！我承认，他是自食其果，就像恶人放任九头蛇破壳而出，自应受到惩罚。而这种女人，绝非天真的夏娃，只会招致索命的爱情。然而，男人迷失在爱情的诱惑中，直到贪欲变得美妙无比……她们用隐秘却自然的方式，虽说她自己也莫名其妙，把男人本真的心灵引入堕落之地，让灵魂浑浑噩噩……某日，女人就可以眼睁睁地，心满意足地看着男人身败名裂，凄恻哀痛，悄然而死。

这种女人就是如此！对于擦肩而过花花公子来说，她们是无足轻重的玩具；对于正直的男人来说，却是惊悚的噩梦。男人受着她们天长日久的教唆，神魂颠倒，变得盲目堕落。这种‘轻佻女人’，不由自主地完成了她邪恶的使命，又时时刻刻撵着情人成疯着魔。情人思想日益衰败，沦入毁灭的可耻境地，正如安德森一样，熬到最后，没头没脑地结了自己的生命。

计谋由她们一手构思。起初，她们亮出自己，让男人产生新奇的好感，就像递出一个平淡无奇的苹果，这种行径也是可耻！男人陪着胆怯的笑容，愧疚地混进了这趟浑水中。如何能提防这样有害无益的女人，躲开她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她们总是信誓旦旦，设下高明的恳求，伪装得滴水不漏，叫人无法识出她们居心何在。只要她们开口央求男人，男人几乎都会留下陪她们。（啊！我说的是几乎！）此时，本性中的邪恶开始膨胀，女人只管给男人喂下毒酒。自那以后，阴谋开始了：毒性开始发作。那时，唯有上帝可以用奇迹救赎！

这类事情通过合理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严厉的看法：

她们‘思想’起始都源于牵绊，她们的特性，在于拴住男人的‘思想’；好比用腰带扣住某物，一个邪恶或厉害相关的算计拴住一个思想

(总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女人比常人具有更强的动物性。男人有权对这种女人做出评判,同样,男人有权把这种女人归入动物界。

因此,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英俊年轻,有胆识,才思敏捷,头脑理智,为人正直,通过奋斗发财致富,一旦遭遇了某个这种女人,心里毫无防备,女人便抓住这个难得时机,耍出狡诈的花招,让男人在爱情中盲目乱转。对,我承认,在我看来,女人无权促成男人的不幸,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把男人推到炼狱般的处境,正如我朋友安德森最后的遭遇。

而且,这种女人毫无用处,滥用邪恶的生性伤害男人!注定如此!(因为,从原则上来说,她们可耻,更糟的是她们像病毒一样会传染。)若出于奇迹,男人及时觉察到他是此事的受害者,他自可以对女人做出最为隐秘而确定的还击,没有顾虑,没有指责,何须对刽子手和阴险之人心慈手软呢?

深入剖析这些情况,至关重要。一件偶发的事情:安德森因吃‘夜宵’,而神动心摇,(对于安德森来说,或许一辈子只有这一次。)虎视眈眈的伊芙琳,恰好嗅出安德森可能为俘获的猎物,揣测出他心中潜伏着尚未萌芽的欲望。于是,她设局布下天罗地网,扑向安德森的欲望,对他投怀送抱,哄与甜言蜜语,让他陶醉兴奋。她顺着心中的邪恶计划,同时开始报复另一个女人,安德森的妻子,勤劳贤淑,端庄大方,处事得体的女人;在安德森家中,可爱的孩子们已经熟睡,安德森夫人正在焦心等候安德森,这是丈夫第一次夜不归宿,极为反常。一夜之间,伊芙琳身体里狂热的邪恶,像一滴毒汁一样渗入安德森的肉与灵。

次日,若法官质问伊芙琳,她会满不在乎对答:“酒醒之后,他自能应付这般事情,可以不再去找她……”(可是,她心中有数,超强的直觉表明,若不下一番狠力,较之其他男人,这个男人断乎离不开她,她不露神色,一步一步让他颓废,势必活得痛苦!)……法官既无法托辞,也无法裁判。伊芙琳则继续她的卑鄙行径,安德森却日渐糊涂,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可是,这女人有权将他推入火坑吗?

事已至此!千千万万的女人犯下遮遮掩掩的恶行,难道不应该受到处

决吗？男人之间本该互相照应，如果安德森没栽在这个难以抗拒的妖女手中，我自知如何为他出谋划策。

听到我的言说，在自私自利怀疑论的腐蚀下，所谓持有现代思想的人，高声宣嚷着：

“啊！这个！从他身上，你感慨什么呢？你对这种风气的看法，早已过时了。无论怎样，这类女人美丽，标致；众所周知，她们靠这样的方式发财。在我们的时代，‘社会组织’没有留给她们其他更好的方式，这种方式不正是活生生的现实吗？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何不可？在这个要么人吃我，要么我吃人的时代，这是为生存进行的激战。人人皆得有备无患！你的朋友，究竟还是太天真；毋庸置疑，他意志薄弱，行径荒谬，沉湎于不光彩的欲望，罪魁祸首不还是他自己吗？是他自己没有保护好自己！依我之言，逝者安息吧！”

自不待言，在我看来，唯有出于措辞有误，这些见解才可能是合理的。这些见解意义和分量，就像我们日常寒暄说‘今天不会下雨？……’抑或“几点啦？”。殊不知，这些夸夸其谈之人的见解，也揭示了他们的痴迷与安德森的境遇本质相同，只不过他们全然不知。

“这些女人很美？……”过客们冷笑道。

要知道，美与艺术和灵魂息息相关！在这个时代的风流女子中，真正的美人，从不会给男人带来灾难性的毁灭，正如安德森的悲惨遭遇。她们刚学会引诱男人的手段，就认为这些手段不合时宜。因此，她们不会用尽心力耍手段，带来的伤害也微乎其微，便是扯谎，谎言中也掺着真心话！她们大多生性朴质，品味高雅，甚至忠诚！然而，让男人像安德森一样堕落的女人，从美的严格意义上讲，并不能称之为美人。

若碰到这样的女人，第一眼看过去，觉得似乎很美，我肯定，她们的容貌或体态，必然有些可耻下流的特质，浑身上下透出这种缺陷的特质，与她们的美貌格格不入，生活的不节制越发加深了这种丑态。如今，她们点燃了爱情，爱情招来了苦果，苦果的原因并非是情人眼中她们虚幻的美貌，而是她们丑陋的特质。仅有的几分姿色，也被这种丑态殆尽了，也只

有情人才堪入眼。过客正是陶醉于那几分姿色，而她们的情人呢？却并非着迷于此。

“这些女人很漂亮！”那些夸夸其谈的思想者又宣称道。

且只谈论漂亮的相对意义，我们忽略了，她们付出怎样的代价，才变得漂亮呢？少了青春的筹码，她们还能在生活中应对自如吗？她们为漂亮所付出的代价，那才叫做事关重大。

这些女人通常依靠打扮显得漂亮，有时甚至全靠打扮。瞅一眼自然甚难辨出，而事实如此。如果整体让人觉得愉悦（旷达之人大声呼唤），那又有什么关系？对于我们来说，她们只是流过的美妙时光。若她们风趣俏皮，又打扮得花枝招展，我们反而乐不起来了，她们如何做出精巧打扮，又有何关系呢？其实，这有所关系，情况并不像那帮潇洒人士所言。若我们细细打量这类姑娘，她们未必青春年少（那么漂亮！），眼中会闪过猫一般狡黠的目光，这种眼神一直游荡在她们身上。她们靠涂脂抹粉显得迷人，可是，眼神即刻就泄露了她们乔装的青涩。

虽然这样假设有所冒犯：将一个年轻姑娘置于她们身旁，恋爱中的女孩，听到缠绵悱恻的情话，会面色染红，好似清晨绽放的玫瑰。我们很容易发现，涂脂抹粉，这样那样的假牙，染色发辫，无论是红发，还是金发，还是棕发，矫情的堆笑，装模作样送出的秋波，虚情假意的欢爱，用‘漂亮’这个词来形容这种女人，多多少少带有奉承的意味。

因此，冒失的定论这种女人究竟是美还是丑，年轻还是衰老，金发还是棕发，苗条还是丰满，有失准确。在她们涂脂抹粉之前，是不能做出定论的。她们邪恶魅力的秘密在于乔装后的漂亮容颜。

这让人感到费解，这类女人常被比作吸血鬼，她们与男人齐头并进，对男人发出恶毒的致命一击，彻底依靠身心伪装的魅力，她们天生的姿色少之又少，不过她们会将之发扬光大。

总之，这种女人，无论漂亮、美丽，还是丑陋，情人为她们痴迷着魔，失去理智，（抵挡不住诱惑的男人！）这绝非因为她们拥有出色的潜质，这正是我欲证实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在世上，人们认为我想象力丰富，具有发明才干。其实，（这一刻，我向你坦言。）我对伊美琳·阿贝拉小姐的推测想象，带着内心偏激固执，想象不能……不！不！不能给我带来启发，反而会陷入虚幻和难以理解的偏执。所以，这个结论应该由……随后我们用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事情来证明。

在进行论证之前，先做个类比。

所有人在低等生物中都有其对应物，玄学家认为，某种程度上，对应物是人在真实世界的写照，能够诠释人的本性。为了识别出这种对应物，只需观察人对周遭人所产生的影响。（虽说阴郁的女巫瑟西身为人形，她们的对应物属于植物界。）此处，女巫的对应物正是箭毒木^①，她们好似箭毒木上密密麻麻的毒叶。

在日光之下，箭毒木闪闪发光。树荫让人头脑昏钝，产生狂乱的错觉，亢奋不安，如果人在树下久留，那么小命难保。

那么，箭毒木之所以很美，是因为有所假借和伪装。

箭毒木的枝叶上，布满了数不清毛虫，一旦剔除这些毛虫，箭毒木形存实亡，树上开着脏粉色的花朵，即便在阳光照射下，也是暗淡无光。然而，把箭毒木移栽到肥沃的土壤中，他的致命作用反会消失，迟早会萎蔫。

箭毒木离不开毛虫，把毛虫占为己有。无数的毛虫和箭毒木互相吸引，完成致命的攻击。因此，二者组成了一个共同综合体。这就是箭毒木，又名芒齐涅拉树。有些爱情，近乎箭毒木有毒的树荫。

好吧！大部分这种女人的爱情是灾难性的，正如箭毒木的阴影是致命的，如果女人抹掉打扮，那么……正如箭毒木铲除了毛虫后，就会奄奄一息。

人的目光，好比照射着箭毒木的阳光，阳光下的箭毒木很美，而人看到的幻觉同样生动迷人！若沉下心来仔细观察幻觉从何而生，幻觉就会消

① 箭毒木，为木本植物桑科见血封喉属乔木，是世界上最毒的植物、树之一，有林中毒王之称。

失，一种难以抵挡的厌恶油然而生，不再有半点兴奋欲念。

我很好奇，伊芙琳·阿贝拉小姐成为了我的研究对象……我决心找到她，不是为了证明我的看法（她注定如此），而是在真实和全面的情况下，去陈述我的看法。

“伊芙琳·阿贝拉小姐！”我心里想着，“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呢？”

我开始寻访她的行踪。

众人追捧的年轻姑娘在费城，安德森破产死后，她名声大噪。我去了费城，没过多久就认识了她。她很痛苦……经历了这场感情，她身子变弱了。她心爱的安德森死后，她只比安德森多活了一段时间。

是的，她没逃过死神的追捕，几年前过世了。

不过，赶在她去世之前，我去验证了我的推测和看法。此外，她的死无关紧要：我马上就会请她出场，这轻而易举。

你将见到漂亮的芭蕾舞女打起巴斯克鼓和响板，一面跳，一面唱。

说完，爱迪生起身，拉了拉一根细绳，细绳沿着吊帘，从天花板垂下。

4 死神之舞

“做个美丽的女人，千难万难！”

——夏尔·波德莱尔

在中央大灯最亮的部分前面，一条涂了树胶的长布带，从侧面铺在两个钢杆之间，布带上镶嵌着许多微型透镜，透明的透镜上着了一层浅色。长布带像钟表一样摆动，迅速地在镜头和反射镜之间滑动。突然，反射镜对面，镶着金色玫瑰的黑色边框的大白布上，折射出了一个人影，那是一个年轻貌美，红棕色头发的女人。

女人透明的肉体，渐渐有了颜色，她穿着带有亮片的衣服，跳起了墨西哥民间舞。借助连续画面摄影术，画面十分逼真，就像在现场跳舞一般；沿着六肘尺^①长的布带，微型透镜可以记录下一个人十分钟的动作，然后通过照片显示器投影出来。

爱迪生按了按黑色边框花叶边饰的凹槽，金色玫瑰中心亮起了一道电光。

四下响起了乏味生硬的声音，跳舞的女子随凡丹戈^②舞曲唱起了歌，巴斯克鼓在手肘下咚咚响起，响板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

只见女子翩翩起舞，唇边轻歌，腰肢摆动，媚眼轻眨，眼神流转，笑面盈盈。

洛尔·埃瓦德用手眼镜细细瞧着这个影像，心中默默叹奇。

① 肘尺，法国古代长度单位，1肘尺约50厘米。

② 凡丹戈，是一种西班牙舞曲，是弗拉明戈舞的一种方式，一般用吉他和响板伴奏，有时可以加入人声歌唱。

“亲爱的洛尔，这个女子很迷人，不是吗？”爱迪生说，“哎！噫！安德森·爱德华被迷得团团转，也不足为奇了！轻曼的腰身！漂亮的红棕色秀发！虽说面色苍白，却满是热情！细长独特的眼睛！小巧的指甲，好似粉色的花瓣，光泽熠熠，晨曦似乎都被闪出了泪珠！活力的血管在激情的舞蹈中轻轻印了出来。手臂和脖颈摆动着，散发出青春的气息！露齿而笑，可爱的牙齿若隐若现！红唇撩人，浅褐色睫毛弯弯，惹人欢喜！呼吸一上一下，灵动好似蝴蝶振翅！衣服紧裹上身，丰腴婀娜，惹人去思绪这缎面衣服会咔咔撕裂。轻巧的腿像雕像一样优美，玲珑的小脚弧线浑然天成。啊！……”爱迪生深深叹了口气，总结性地说道，“无论如何，她还是很美！正如诗人所言，这是属于国王的美人儿！”

电学家似乎自己也感动了，茫然出神。

“是的，的确！”洛尔·埃瓦德说，“你觉得她可爱，又拿她说笑？说实话，她舞跳得很棒，只是歌声不太动听。在这个柔情卓态的年轻女子面前，若她的外表让你的朋友动心，那么她定能讨他喜欢。”

“啊？”爱迪生恍惚说道，语调古怪，他瞧着洛尔·埃瓦德。

爱迪生走向帘幔，拨动了灯线滑环；镶有细小浅色透镜的布带滑到了反射镜上面。活灵活现的影像消失了。第一条布带下面，转眼间铺开了另一条着色的布带，闪电般滑到了灯前，反射镜在布带上送出一个影像，那是一个矮小苍白的人，隐隐约约看出是个女人，四肢干枯，面颊凹陷，口中牙齿几乎落尽；嘴唇塌陷，几乎和没有一样；头上挂着几缕头发，近乎秃子，眼神暗淡，无精打采；眼皮松弛，整个人干瘪，萎蔫，郁郁寡欢。

一个声音响起来，仿佛醉酒后放歌，她一面唱着难听的歌曲，一面跳舞，打着相同的巴斯克鼓和响板，与刚才的场景一模一样。

“现在感觉如何？”爱迪生笑道。

“这个女巫是谁？”洛尔·埃瓦德问。

“这，”爱迪生冷静地说，“这是同一个女人，只不过这才是她的真实面目。这是她花容月貌下隐藏的真实模样。亲爱的洛尔，我想，你定不知现代化妆术，是如何突飞猛进吧！”

“一个‘机灵人’可以迅速辨识出这些缺陷，揭露矫情的打扮，可以启发莫名其妙丧失理智的门外人，揭示其中诡计所在。羸弱变成苗条，丑陋变成动人，粗俗的举止变成不修边幅，伪善变成优雅，如此种种，数不胜数，这不再是语言表达的问题。不知不觉，就走到……她的情人最终走到的地步——诅咒之死。每天，各地数以千计的报纸，都会发布这样的死亡，如果你留意一下，就会明白，方才我和你提及的数据，并没有夸大，甚至有所低估。”

“亲爱的爱迪生，你能证明刚才的两个影像是同一个女人吗？”洛尔·埃瓦德低声问。

“这个，”爱迪生继续说，“女巫的伪装！魔女阿尔米达^①的武器！安卓小姐，劳驾你把灯点亮？”

机器人起身，手中拿着一个香味浓郁的火炬，点燃了一朵花的花萼；随后，她温柔地牵起洛尔·埃瓦德的手，拉着他朝爱迪生走去。

“是的，”工程师又说道，“第一眼见到伊芙琳·阿贝拉小姐，你会自然觉得她娇俏可爱，不过，我想，待会儿你的感觉便彻底改变。若说善美女子好比印有肖像的钱币、金币、铸币的标准模子；而且确切来说，谢天谢地！像伊芙琳一样邪恶的女人，只是暗淡无光的硬币罢了！你将一目了然！”

说完，安卓将火把举到头上，她站在黑暗的抽屉旁边，好像坟墓旁的一尊雕像。

① 阿尔米达，意大利著名文人塔索的长诗《解放了的耶路撒冷》中大马士革的异教徒魔女。

5 刨根究底

“哀悼吧，执掌爱情的诸神！”

——卡图卢斯^①

“瞧，这里有维纳斯的腰带，美惠三女神的披肩，丘比特之箭，”爱迪生带着鼻音说道，俨然一副拍卖行估价员的口气。

“希罗底^②光泽的头发，散发出炽热的气息，好似秋天叶子上跳动的阳光，青苔上闪过红棕色的幻影；金发夏娃，青涩的众生之母，永远的光芒！啊！日光摇曳！心醉神迷！哦！”

说着，他在空中挥起了一条假马尾辫，松弛而难看，上面扎着银色丝带和紫色绉纱，在酸性作用下，假发变得腌臢，颜色发黄。

“百合花般白皙的肤色，绯红的脸颊，天真腼腆；湿润的嘴唇，一张一翕，风流撩人，燃烧着炽烈的爱情。”

抽屉里，放着一些旧盒子，盒盖敞开着，里面放着红色的化妆品，各色脂粉盒，非常粗糙，还有假痣盒，这是演戏的化妆品，还剩下一半……爱迪生把这些旧盒子排列得整整齐齐。

“沉静迷人的眼眸，弯弯的柳叶眉，在浓烈爱情的刺激下，夜不能寐！太阳穴上微微凸出的血管！……粉嫩的鼻尖，呼吸时快速颤动，洋溢着喜悦，倾听着风华正茂情人的步伐！”

爱迪生拿出带香味的黑发别针，蓝色眉笔，胭脂刷，陶瓷小棒，遮瑕

① 卡图卢斯（约公元前 87 年—前 54 年），古罗马诗人。

② 希罗底，莎乐美的母亲，在《圣经》中，是她怂恿莎乐美向希律王要约翰的头。

刷，士麦那^①眉墨，等化妆品。

“这是漂亮有光泽的牙齿，像孩童一样轻灵动人！噫！第一次亲吻，露齿一笑，销魂的笑容仿佛有百般的魔力！”

随后，爱迪生像打响板一样，上下对撞玲珑的假牙，发出咔咔声，假牙惟妙惟肖，和牙医诊室里的样品无异。

“肌肤光滑如缎，珍珠色的脖颈，身体焕发出青春的气息，微微颤动的肩膀和手臂，起伏的胸脯，白皙迷人。”

爱迪生，依次拿起这些阴森凄凉的化妆品。

“这是涅瑞伊得斯^②美丽起伏的胸部，仙女从晨曦海浪中出来！在海浪泡沫和阳光中，仿佛隐隐约约瞥见阿佛罗狄忒^③随从仙女的风姿卓韵！”

爱迪生揉了揉烟灰色鼓起的棉花团，一股难闻的气味飘散而出。

“这是女农牧神、酒神巴克斯女祭司、现代美人的腰肢，比雅典娜雕像还要完美，她们跳起舞来，激情四射，风情万种。”

用钢圈和弯曲的鲸鱼须做成的“裙撑”，塑形倾斜撑架，两三件复杂的旧式紧身胸衣，带有束带和纽扣，爱迪生晃了晃这些衣物，好像走音的曼陀林琴，琴弦上下起伏发出滑稽的声音。

“这是芭蕾舞舞女线条优美的腿，轻盈飘然！”

爱迪生拿起两件笨重难闻的紧身内衣，用力远远地甩了出去，针织的紧身内衣显然是粉色的，里面巧妙的填塞着废麻。

“手脚指甲光滑坚硬，可爱指甲闪出的光泽！哦！珍珠般的光泽！光泽正是出自这些东西！”

说着，爱迪生拿出一个坚硬的洋红色盒子，里面放着用过的毛刷，刷子上还粘着各色的粉末。

① 士麦那，今日伊兹密尔，在土耳其西部，早期基督教教会所在地之一。

② 涅瑞伊得斯，希腊神话中的海洋女神。

③ 阿佛罗狄忒，是希腊神话中是代表爱情、美丽与性欲的女神。在罗马神话与维纳斯对应，但她与维纳斯不同的是，她不仅是性爱女神，她也是司管人间一切情谊的女神。

“这是一只女人的脚，轻巧灵动，弧度优美，谁也察觉不出，这只脚竟属于一个软弱、卑屈、贪婪的人。”

爱迪生碰了碰两只高跟鞋的跟，正如拔出梅多克葡萄酒瓶塞一样，至于脚的真实尺寸，鞋底足以骗过人的眼睛，鞋跟的软木让脚看起来弧度很美。

“这是伪装的笑容，嫣然一笑，俏皮一笑，倾城一笑，或惆怅一笑，这些难以抗拒的面部表情，让人心摇神动。”

爱迪生拿出一个化妆镜，芭蕾舞女靠着这面镜子，来琢磨妆容的“浓淡。”

“这是青春和生命的纯洁气息，她像绽放的花朵一样，散发出独特的个人香气。”

爱迪生轻轻地摆放脂粉、眉笔、小玻璃瓶，就像摆放标本一样。小玻璃瓶内装着香精油，香精油由药房制造，味道浓烈，以便盖住难闻的体味。

小玻璃瓶产自同一家药房，瓶子质地坚固，其芳香、颜色、标签让人想到一束勿忘我，对这个可悲女人心生爱慕的人，闻到的正是香精油的味道。

这是一些混合的化妆品和物品，形状奇特，出于对安卓小姐的尊敬，此处略去用途不谈。这些东西表明，这个天真的女人，为了唤醒追求者未知的激情，确实下了一番工夫。

“最后，”爱迪生补充说道，“这是草药店的药品，其特殊功效众所周知；这些功效表明，伊芙琳·阿贝拉小姐使用这些药品，并非是为家庭的幸福着想。”

展示完各种物品，工程师脸色阴沉，把先前拿出的各种东西，随意地放回了抽屉；然后，他再次放下墓石似的盖子，把抽屉推进了墙中。

“亲爱的洛尔，我想，你现在清楚了，”爱迪生总结性地说道，“我不相信，我拒绝相信，像伊芙琳小姐一样，这些搽脂抹粉云容月貌的女人中，没有一个值得敬重的；无论在这个时代，还在未来，我所断定和论证

的这类女人，与伊芙琳小姐半斤八两。”

爱迪生走向一个大水罐，他洗净了手，然后擦干了手指上的水。

洛尔·埃瓦德一声不言，暗自大大的惊叹，又觉心灰意冷，陷入了沉思。他瞅了瞅安卓，她默默地将火把在人造的橙色地板上熄灭了。

这时，爱迪生朝他走了过来。

“我理解，必要时人会在墓地或坟墓前下跪的，”爱迪生说，“但是，在这个抽屉面前，在这个亡灵跟前！……难以下跪，不是吗？难道这不是真正的遗物吗？”

说着，爱迪生最后一次拉了拉照片放映器的细绳，影像消失了，歌声戛然而止，可怕的解说终于结束了。

“我们与达夫尼斯和赫洛亚^①相隔胜远，”爱迪生说。

接着，爱迪生用平静的语气说：

“身败名裂，财富尽丧，丢下无量的前途，低头扎入罪恶的自杀……为什么呢？”

刨根究底，就因为抽屉里装的那些化妆品。

“啊！对于看到的现实，这些人过于信以为真！他们像诗人一样，渴望乘云悠游！多么诗意的想法！在美国和欧洲，平均每年约有五万三千多案例，（不算很多，根据部分分析，几乎都是这种类型的自杀。）目前还在不断增多，因‘难以抗拒’的女人诱惑，在道德中失足的受害者，大部分人秉性理智，做人脚踏实地，极为鄙视无意义的空想。然而，在他们孤独的内心深处，空想牢牢地咬着他们不放。”

① 达夫尼斯和赫洛亚，是古希腊晚期作家朗格斯田园爱情诗《达夫尼斯和赫洛亚》中，一对相亲相爱的青年牧羊人和牧羊女。

6 心怀邪念者蒙羞

“男人和女人四目相对，射出愤怒的眼神，

最后，各自命亡一方。”

——阿尔弗雷德·德·维尼^① 《命运集》

“从我搜集的证据来看，”爱迪生接着说，“我不幸的朋友安德森，他不过是沉迷于自己阴郁的空想中。他的爱情和他爱慕的情人，同为虚妄；在出神入化的打扮之下，情人不过是虚幻伪装的存在，我因此在心中思量一件事情：在欧洲和美洲，每年都有数千计通情达理的男人，抛弃名副其实贤惠的妻子，通常都死于荒诞的行事，他们的遭遇与安德森大同小异……”

“噢！”洛尔·埃瓦德打断爱迪生的话，“应该说，为了这样的一个丑女人，你朋友的遭遇甚为异常，他可悲的爱情不可宽恕，不可理解，除非他的荒唐行为，归入医学病例，需进行治疗。可是，仍有诸多致命的女人，真正具有天资容貌，销魂迷人，而从这种风流轶事中得出规律，难道不是有悖常理吗？”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爱迪生回答，“但别忘了，你从未长时间在美人的化妆室停留过。你第一眼见到伊芙琳·阿贝拉小姐时，不也自然觉得她天生丽质吗？（化妆室就像神庙一样，正如谚语所说，丈夫或情人决不允许擅自闯入。）美人卑鄙思想造成诸多祸害，而卑鄙的思想藏在佻装俏丽的外形中。动物天生具有爱的能力，这类女人却被剥夺了，她们只骁勇

^① 阿尔弗雷德·德·维尼（Alfred de Vigny，1797—1863年）法国浪漫派诗人、小说家、戏剧家。

于摧毁和破坏。她们到处散播疾病，说混话之人称之为爱情，此处我不便说出我的看法。因为那些多舌之人滥用爱情这个词，偷换了真正的爱情，一部分悲剧因此酿成。这类祸水般的女人，身上不也混着诸多人造物品吗？那么，无论身体还是精神，她们多多少少与机器人相似——都带有人造之物。啊！幻觉中的幻觉，可为什么机器人不会造成惨剧呢？因为机器人的爱情，不是来源于个人的幻想；机器人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人造之物。总之，女人打扮自己，世人因此感觉她可以被人造人替代；如果她们被替代，那么宽恕她们吧！亲吻时，这样的女人期待我们更火热的嘴唇；在心血来潮或性命危急时，她们渴望看到我们眼中满含泪水。试着换一换幻象吧！这对女人和男人而言，同为惬意之事！总之，创造一个电磁机器人，让她拥有灵魂，随后，我把机器人浓缩为公式，从科学的演算中，尝试着得出爱情方程。电磁机器人不会突然对人造成蛊惑，她能控制情欲。”

“待我找出这个公式，再向世界各地推广，往后几年，或许就能挽救数以千计的生命。”

“任何狂妄的异议都不能驳斥我的发明，因为机器人有这样的特性，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在最狂热痴迷的男人心中，解除他们对情人怀有的堕落和低俗的欲望，机器人会用她莫名的高尚情感满足男人。不过，在机器人的作用证实之前，我想，没人能想象得到，机器人的作用多么不可思议。”

“此后，我开始着手实验，碰到的各色困难，我都苦思去解决！最终，在预言家索瓦娜的协助下（我稍后向你介绍她），我发现了这个梦寐以求的公式，也就刹那间，我让安卓走出黑暗，降生于世。”

7 奇妙之物

理性主义哲学研究
事物的可能性，大声宣说道：
“人不可能分解日光。”

实验主义哲学听到这番言论，
沉默了数个世纪；
某天，它突然拿出棱镜，说：
“日光，可以分解。”
——狄德罗

“在神秘的地下墓室，安卓降生于世。从那以后，我盼着寻到一位身陷绝望，为人可靠的男士，来迎接第一次试验。那个人正是你，安卓是为你而创造的，而且，如今你也来到了这里。或许，你的情人是个绝世美人，可因为她，你心如死灰，竟想弃世轻生。”

说完这通奇怪的话，电学家转身看着洛尔·埃瓦德，指着沉默的机器人，机器人抬手遮住面纱，意欲掩饰她的神情。

“这会儿，”爱迪生补充说道，“你想知道这个未来的影子是如何实现的吗？你确定你的足够胆大，不会被随后的解说吓到吗？”

“是的，”洛尔·埃瓦德停当片刻说道。

随后，他望着安卓，又道：

“她会感到痛苦吗？”他沉思起来，仿佛去身临玄妙幻境，这幻境混插着现实的景色。

“不，她不会痛苦，”爱迪生说，“她像即将出生婴儿一样；在没出生

前，还不会展露神色。”

一阵沉默袭来。

“过来，安卓，”爱迪生突然大声唤道。

说完，戴着神秘面纱的机器人，向斑岩桌子走去。年轻人端看着爱迪生，他俯身从闪闪发亮的箱子里，挑出一把最大的玻璃解剖刀。

安卓走到桌子跟前，优雅地转身，双手交叉放到了脑后。

“绅士，”安卓说，“请多包涵，我卑微虚幻的身体，在你心生鄙夷之前，你回想一下你人世间的爱人，她逼迫你不得不靠幻影来救赎爱情。”

说完，一道电光划破安卓盔甲，爱迪生用玻璃大钳子中间的一根导线抓住了电光，电光消失了。

电光不见了，好像人的灵魂被扯走一般。

桌子晃了晃，机器人平躺在桌子上，头下枕着垫子。

桌子由两个钢扣固定在地板上，电学家俯身松开钢扣，把钢扣滑到了安卓脚底下，然后，把桌子放到水平方向；机器人躺在石桌上，好像倒在圆形剧场空地上的死者。

“你还记得安德雷亚斯·维萨里^①医生的解剖图吗！”爱迪生笑道，“虽说你我并非医生，但我们会用到些解剖的概念。”

爱迪生按下安卓其中一个戒指，机器人的盔甲开始慢慢打开。

洛尔·埃瓦德惊愕失神，脸色煞白，疑虑不由自主地在脑中萦绕。

尽管爱迪生明确告诫过，他还是难以想象，爱迪生送给他的这个女子，竟然是嵌在盔甲内的幻影，一个彻头彻尾虚构的女人，从科学腹中诞生的女人，从天才和毅力中孕育出来的女人！

面对这个奇妙之物，埃瓦德头昏目眩，她的存在超越了虚幻，一目了然。机器人见证了敢想敢做的奇迹。

① 安德雷亚斯·维萨里（André Vesale，1514—1564年），是一名解剖学家、医生，著有《人体的构造》，被认为是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

第五章 安 卓

1 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机器人

“一个孤独的人
在遥远的地方
遇见了另一个孤独的人，
他们不会诵读《主祷文》。^①”
——特图里安^②

爱迪生从腰带上解开了黑色纱巾。

第一部分：内部生命系统，包括平衡、步伐、声音、姿势、感觉、面部表情、内部协调运动，简单来说，是“灵魂。”

第二部分：造型介质，即金属外壳，绝缘于表皮和肉体；盔甲是活动连接的，里面牢牢固定着内部系统。

爱迪生滔滔不绝地陈述着，语气单调乏味，好像在讲说几何定理，且所要证明的定理已包含在陈述中。透过这个口气，洛尔·埃瓦德觉得至少在理论上，工程师已经成功解决了这些问题，正准备进行验证。

知书达理的英国人深知电学家把握十足，听完这番奇特的讲述，他的心颠了颠，感到科学冷冰冰的。不过，埃瓦德生性沉稳，并没有插话。

爱迪生说着说着，语气变得异常沉重和忧伤。

“绅士，”爱迪生说：

“我已无惊喜与你了。有什么用呢！生活中已充满太多惊喜，人只要关注自己的秘密，不必多心其他的神秘之物。你将听到安卓内部生命结构

① 《主祷文》，是基督教最为人所知的祷词，是最为基督徒熟悉的经文。

② 特图里安（Tertullien，150—230年），早期基督教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

的解说，见证一个完美生命的开始。若朱丽叶没有昏迷，罗密欧如何能经得起考验呢？”

“其实，如果客观地回顾一下，最初与意中人相处的时光，意中人第一次感动的样子，我想，大多数情人会觉得热情跌入阴暗的谷底，那里跳动着荒唐和不可思议的感觉。”

“人的身体形貌会带来可怕的印象，然而，从最初开始，机器人不会留下任何不愉快的印象。机器人丰富、灵巧、文静。”

爱迪生把解剖刀压向中心的器官，器官连接在机器人颈椎顶端。

“对于人类来说，这个部位是生命的中心，这个部位正是脊椎，脊髓在脊椎中产生。用针尖扎一下这里，人会当场死亡。其实，主管呼吸的神经主干根源于脊椎，所以，一旦针扎到神经主干，人会因窒息而死。我的发明同样效法大自然的造物：在机器人身上，这个部位由两个绝缘的感应器构成，控制着机器人金肺的运动。”

爱迪生接着说：

“我们先观察一遍全身的构造，随后，我再向你解说细节。”

“通过金属圆盘中产生和流出的神秘物质以及发光导线的神奇作用，热量、运动、动力被传送到安卓全身各个部位，导线像错综复杂的神经、动脉、血管一样，分布在机器人身体中。小型淬火玻璃垫圈置于电流和各路导线网之间，它的作用很简单，我稍后向你解释。通过小型淬火玻璃垫圈的作用，动作从某个肢体或全身开始或完成。此处，安置着功率强大的电磁发动机，我已缩小了发动机的尺寸和重量，发动机与所有感应器配合一致。”

“就像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带来火种一样，这缕被征服的电光，围绕着这根神奇的小棒流动。电光对垂直于两个金肺之间的磁铁产生感应，产生呼吸；磁铁吸引着附在海绵铁上的镍片，由于绝缘子的规则插入，任何时刻，镍片都在做往返运动。我还考虑到了那些内心悲伤的哀叹，虽说安卓性格温和、沉静，她也知晓叹息的魅力，也会不时发出感叹。佯装忧伤的叹息，任何女人都能轻而易举做到。任何女演员都能耍出十来种叹息，人

情入境，来满足我们的幻想。”

“这是安卓的肺，由两个金留声机构成，向胸部中心成角倾斜。留声机的金属唱片轮流进行和谐的谈话，应该称为美妙的谈话，有些像打印机打印纸张时的交替运动。每条锡箔唱片可维持七小时的谈话，谈话内容出自本天才之口。在我的请求下，我花费巨资，邀请本世纪最杰出的诗人、洞察入微的玄学家、最深刻的小说家，说出了前所未有的神奇话语，我将之刻录保存。”

“这也是为什么我宣称安卓拥有思想，她的思想取代了智力。”

“瞧，这是留声机上两根纤细的纯钢针，在凹槽上颤动，神秘电光的持续运动使得凹槽围绕着自身转动。纯钢指针等待着刻录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的声音。当她出演重要角色，在舞台上演说那些让人赞叹和新奇的台词时，在她毫无察觉之下，纯钢指针可以从远处录下她的声音。有朝一日，这些话将从安卓口中说出。”

“这是滚筒，位于肺部之下，滚筒上记录着了恋人的姿势、步伐、面部表情和态度。按照老式的说法，滚筒很像管风琴的音管，上面镶嵌着无数凹凸不平的金属细片。在所有音管中，根据音乐节拍，每根音管都能准确发出舞蹈或歌剧院十二个旋律所有的音符（全音符，八分音符或休止符）；每根音管位于所属行列的另一根音管旁，在谐声震动齿之下。同样，机器人身体内部的滚筒，在同样的齿状物下，紧紧地束缚着各个感应神经端，控制着机器人的姿势、步伐、面部表情和态度。可以说，滚筒的感应器充当了这个神奇幻影的交感神经系统。”

“滚筒可以发出大约七十个常规动作，也就是说，接近一个有教养女子发出的动作。除去那些神经质或敏感体质的人，人发出的动作基本一致。人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发出的动作有所差异。通过分解这些细微差异的动作，我计算出了二十七或二十八种细微动作，足以构成人的独特个性。此外，那些指手画脚的女人算作什么呢？难以忍受女人！而机器人只会发出优雅大方的举动，完全没有其他让人厌恶、无聊的动作。”

“两个金肺和交感神经系统是由脉冲发生器连通，脉冲发生器发出统

一的脉冲流。金属唱片集中刻录了二十多小时话语，话语生动迷人，富有启发性。金属唱片经过电镀技术处理，所以话语不会消失。具有感染力的话语，同样也记录在了滚筒凹凸不平的表面上，非常精准。两个留声机的运动连通着滚筒的运动，使得姿势、话语、嘴唇、眼神、表情细微变化协调一致。”

“你知道，不同的场景，机器人的动作经过内部调整，非常准确。的确，从技术上来看，在这样管风琴式的滚筒上，刻录出旋律和伴奏，再加之复杂的和弦，并非容易之事。虽然如此，我们的仪器非常精密和准确（尤其在固定透镜协助下），只存在细微的强度和计算误差，这个难题很容易就解决了。”

“现在，对于滚筒上的姿势，我了如指掌，好比印刷监工能倒着阅读铅字印版（习惯问题）。随后，依据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的动作，姿势需要再进行修改。通过你刚才看到的连续画面摄影术，修改并非难事。”

“可是，”洛尔·埃瓦德打断爱迪生的话，“就像你说的，一个场景只设定一个交谈对象？”

“不是么？”爱迪生说，“你不正是那个交谈者吗？”

“我要问的问题或回答的内容，机器人怎么可能预测得到呢？”洛尔·埃瓦德接着说。

“哦！”爱迪生说，“这个问题很简单，一个推理就能让你信服，不过，我想你问的这个问题不够准确。”

“等等！无论我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我意识到问题，是在我心中，在我爱情中，那是随意自由的！”洛尔·埃瓦德大声说。

“有什么关系！如果他能让你梦想成真！”爱迪生说，“谁又是真正自由的呢？古老传说里的天使，或许！只有他们能赢得自由的头衔！为什么？因为他们已从欲望中解脱……那些欲念深重的人，不断跌入地狱深渊，天使们看得一清二楚。”

说完，埃瓦德和爱迪生对视，陷入了沉默。

“如果我没理解错，”洛尔·埃瓦德愣怔着说，“一定是，我自个儿，

自问自答？”

“正如在日常生活中，你随心所欲的提问，期待听到与之匹配的回答……我向你保证，对于任何问题，机器人能做出相应的对答，那简直是人类语言的万花筒。脑海中的词语有其色彩和语气，在人类几乎永恒的生活和交谈中，每个词都有其对应的意思。与此同时，也存在很多意思模糊的词语，暗示性很强，理解的灵活性非常之大！那么，对于这些意义模糊的词语，其魅力和深度显然在于提问者所提出的问题。”

“比如，一个单独的话语，‘已经！’这个词，假设这一刻，这个词是机器人要说出的话语；这个词代替句子，你听到这个词，是用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温柔低沉的嗓音说出来，还伴随着她传神的目光。”

“啊！想想，有多少疑问或看法都可用这个词来圆满回答！因此，谈话的深度和魅力取决于你的提问。”

“在现实生活中，你意欲艾莉西亚小姐答出你所喜之言，不是吗？在某个情景中，你期待听到某个词儿，这个词与你的想法非常对味，你盼着她口中能说出这个词儿。可是，这个词绝不会从她口中说出。她内在的天性推着她说出另外一番话语，苦涩蹩脚的言词，你听了之后，心中自然难受。”

“未来的艾莉西亚，真正的艾莉西亚，你心目中艾莉西亚，不会再让你痛苦烦恼……她所答之话，都是你期待听到之言。当然，话语的境界，将取决于你问题的暗示性。她的‘意识’不再与你背道而驰，而是与你心心相通。在她身上，你可以感受到独一无二的美好爱情，她不会戳穿你的美梦！她的话语温存美好！永远不会让你悲观沮丧……此外，你的激情能唤起她的话语。和她在一起，你完全不用担心，人与人相处时，彼此的难以理解，只需留心话语的时态。即便你缄默不语，她的言语自然能契合你的想法。”

“啊！就这点而言，若你让我没完没了演戏，”洛尔·埃瓦德回答，“那么，坦白说，我自是不愿意接受的。”

2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我明白了，这同样也是虚空。”

——《传道书》

听到这番话，爱迪生把闪亮的工具放到了桌子上，工具用来解剖机器人的，他抬头说道：

“演戏？亲爱的洛尔？你与意中人，艾莉西亚小姐，不也在演戏吗？从你透露的知心话可知，你对此很苦闷。在她面前，你隐藏或闭口不言内心深处的想法，难道仅是出于礼貌？”

“噢！日光之下，若有人自诩，直到死去的那天，从未逢场作戏过，那真是奇了！对自己人生中扮演的角色，心知肚明的人，自不会如此说。人人都在做戏！谁又能躲得开呢！至少，每个人都在上演内心戏！做真正的自己？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梦想。真性情做人！如何可能？除非我们一无所知！除非我们可以彻底不受外物干扰！除非我们认识了自己！可能吗？比如，就我们确信某件事情，我们想说服周围的一个朋友，（同一个事情，在那些不安之人的心中，所听到的、看到的、感觉到却是可疑的！）为什么呢？朋友伪装出相信，其实一秒也未相信，我们也不得不伪装达到了目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就是我所谓的演戏！想真性情做人，任何时代都难以做到，哪怕只是短暂的一段时光！人活过一辈子，却也伪装了一生。我从不相信，一个生性极为淳朴的人，能在让自己不丢面子或不与同伴闹翻的情况下，真诚的为人处世。再说，我们清楚，若一个人不受世道人情、思想意识的影响，谁敢向这样的人表达看法呢？在爱情中呢？如果两个恋人，从未看清真实彼此，也从未

真正了解彼此的想法，也不清楚彼此看待对方的态度，他们的爱情可能忽儿消失。所幸的是，恋人忽略这个物理公理：‘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原子。’因此，他们沉浸在梦中，在无边无际的幻想中，就像小孩子心中的幻想，永远扎根在人的心中。”

“若幻想不复存在，那么，一切都将消灭。可是，人躲不开幻想，幻想是光！仰望地球大气层之上的太空，远在四五海里之外：仿佛黑不见底的深渊，撒满了暗红色的星星点点之光，这正是星云，象征着幻想，给我们带来了光！没有这些星云，那么，太空将是一片黑暗。天空不也在上演日光戏吗？难道我们不该效法神圣的天空吗？”

“对于恋人来说，当他们自觉彼此相知后，继续相处不过是碍于习惯。他们自身和幻想叠加为一体，彼此渗透，他们依恋这个身心互相编织的幻影。这些一贯如此的奇人！可是，一旦彼此熟络，恋人便不再珍惜彼此，这才是注定的戏份！至于你爱的女人，她的职业本身就是演员，只有在‘演戏’时，她才能吸引你，也只有在彼此尚未熟悉时，你才会觉得她销魂荡魄。机器人能做得更好，她有神奇的魔力，去定格那些青涩时光。”

“你的话似是而非，”年轻人伤怀地说，“可是……如果总是听到千篇一律的话！看到同样的神情！这样的她会迷人吗？我想，不过多久，我就会对这样一个演员……厌烦！”

“我肯定，”爱迪生回答，“两个人相爱，随着彼此熟悉，不断在对方身上有新的发现，吸引力反而越来越弱，感情也随之变质，心中的幻想也渐渐远去。起初，为了取悦对方，恋人都有所伪装，一朝揭去伪装，察觉或认为看透了彼此的真实个性；不用多久，他们互相腻烦。不过是因为认出了他们所幻想的东西不一样！因为这个差异，他们常常走到厌恶和仇恨的地步。”

“为什么呢？”

“若人只能在幻想中品尝到幸福，那么，他所欲之事，就是在内心深处，原汁原味的储藏幸福，没有任何瑕疵；而现实之物，正是这种完美幸

福的劲敌——正是现实中出现的新事物刺破了我们的幻觉。”

“对，的确如此！”洛尔·埃瓦德说，意味深长地笑了一笑。

“好！机器人代表着定格的爱情时光，永远自然完美的时刻；或许，你还会抱怨她，为何不张开善变的翅膀，弃你而走！哦！人性如此！”

“可是，”洛尔·埃瓦德笑道，“这个躺在石桌上的神奇之物，不过是一堆材料的组装集合，没有意识，空洞虚无，死气沉沉，也不会带来惊喜。”

“虽说我的眼睛、感觉、思想都被这个神奇的景象震住了，我始终明白，她不是人，没有生命。我的心在冷冷地向我怒吼，如何去爱上虚空呢？”

爱迪生瞅了瞅英国人。

“我已向你证明，”爱迪生说，“在情欲和爱情中，一切都是虚空，都是幻觉，那是头脑的幻想，海市蜃楼的幻象。爱上虚空？又有何关系，你不正是虚空前的一个人吗？正如从今往后，你不也要面对生活的虚空吗？要知道，唯有虚空，不会让你失望，也不会将你背叛。”

“在你心中，难道任何占有的念头都熄灭和死去了吗？我已细细向你解释过，我给你的这个可人儿，只是你袅娜意中人的化身，这也是你心中所愿。你曾向我感叹：‘谁挖走了这个身体的灵魂！’可是怎样？你的心愿实现了，反倒忧虑自己的愿望乏味？如今，难道你盼着影子和现实一样，变幻莫测吗？即是这样！我立刻就向你证实清楚，不留半点狐疑：这一回，难道不是你猛力催生的错觉吗？亲爱的洛尔，因为你深知，现实并没有你想象那般变幻不定，充满新奇事物，多姿多彩！我会让你忆起爱情的甜言蜜语，意中人转瞬即逝的神情，都没有心底想象的那般多姿多彩；可你依旧在绝望中沉思，一心想去珍藏这些东西！”

电学家默思了片刻，接着说：

“让恋爱中最美好的时刻永恒，比如，恋人沉醉在第一次亲吻中，哦！这个时刻停止、定格、留住！这是恋人的想法和愿望！这难道不是所有人的梦想吗？虽说，往后的相处中，恋人之间产生诸多的差异，暴

露各自的缺点。为了再捕捉到这个理想时刻，这种感觉，恋人继续爱着对方。哦！单独重现这个时刻！唯有拉长和回忆这个时刻，往后相处的日子方才愉悦。品味这独一无二的美妙时刻，怎么会厌烦呢？被爱的人代表着永恒的这个时刻，爱人永远都想去征服！不过，爱人穷追不舍，突然复活这个时刻。其他时光，不过接着去摩挲这个黄金时刻！如果人可以延长这个唯美时刻，在随后相处的日夜中，一旦其出现，就意味着完美幸福时刻的到来！”

“假设：在你感觉美妙的时刻，你的意中人出现，不知哪位神祇传授了些话语，她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在你跟前侃侃而谈；这些话语是融入了这个时刻。接受这个高明的假设，你觉得自己在‘演戏’吗？而她所说的其他话语，你置若罔闻？你觉得她单调乏味？随后相处的时间中，你发现她完全变了，你为此十分懊恼？你痛苦的想轻生？”

“在这个时候，她的话语、眼神、迷人的笑容、声音，她整个人，所有属于她的一切，难道会让你感到痛苦吗？你甚至恳求命运，去复原她偶然说出的其他话语，虽说同样枯燥和乏味。幻想破灭后，紧随着的是背叛，不是吗？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不都时时刻刻把那三个字挂在嘴上吗？这三个词那么美妙动听，男人对女人说了千百次，女人也百听不厌。那么，男人还想要什么呢？不断重复说出这三个字？还是某种宁静深沉的喜悦？”

“其实，再次听到心碎神迷的话语，男人会感到心满意足。细想来，我们曾为此着迷过一回！就是这样！瞧，一幅美丽的油画，一尊迷人的雕塑，每天都能发现全新的美，新的思想意境；一段百听不厌偏爱的音乐，千万本书中一本百读不厌的好书，甚至让人不忍合起书页。因为一个美好独特的事物，往往具有万物纯真的灵魂。同样，对于恋人来说，他所爱的女人，同时拥有所有女人美德。拥有这样独特的完美时刻，我们觉得其他的时刻都显得多余，于是，我们穷尽一生去徒然追忆这个时刻，似乎能借着回忆搜出些温存。”

“是的，的确！”洛尔·埃瓦德苦涩地说，“可是，魔法师先生，她终

究不能即兴说话！……这样，不过多久，最坚决的心的热情也会熄灭。”

“即兴说话！……”爱迪生大声说，“难道你认为，人说出的任何话语都是即兴的吗？人从不背书似地说话吗？当你日复一日向上帝祷告时，那些孩童时代就谙熟于心的祷告词，不是都按祷告书订立的吗？从早到晚，难道不是朗读和背诵同样的祷告词吗？一旦有资历之人制订了祷告词，那意味着是完美的，永远不能修改。上帝授予祷告之语，对人说：‘当你祷告时，你要像这样祷告！’上帝传授于人的祷告词，两千年来，其他的祷告文，难道不是由此衍生的吗？”

“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世俗谈话，难道不像公文收尾之语吗？”

“事实上，没有人不重复说话，而安卓只用单独面对你，与你攀谈。”

“每个行业都有一套行话，从事某种职业的人，直到生命的尽头，都在翻来倒去地说着行话。虽说行话涉及面宽泛，常挂在嘴边的典型话语，也不过百来句。”

“的确，你没有算过一笔时间账，因而不知其中的喜乐和烦忧：比如，一个60岁的理发师，18岁投身于理发行业，每次为客人刮胡子，他都要说：‘今天天气不错，或天气糟透了！’为了与客人闲谈，大概持续五分钟（如果客人愿意拉扯闲话）。理发师一面闲聊，一面下意识地刮胡子；第二天，他重复同样的话。就这样，理发师走过了人生实实在在的14年，相当于人生四分之一的时光，其余时间，他啼哭出生，唉声叹气，慢慢成长，吃吃喝喝，睡觉休息，高高兴兴地参加选举。”

“哎！你想她即兴说些什么呢？早已从数不清的口中说过的话？人不过是把即兴的话语，修枝剪叶，配合协调，化晦涩为简单，然后含糊不清地表达出来。这样的话，难道值得述说、倾听、怜悯吗？我们满口认作‘即兴’为喋喋不休之言，老生常谈之话，死神难道不会用一把泥土将之堵住吗？”

“善于措辞的高明之士，谈吐非凡，也独只有他们才能表达出人的感觉！这样的言辞，言简意赅，难道你会厌恶吗？这些才学横溢之士，能辨析出最微妙情绪的变化；他们精简长篇大论，保留精华的语言，最后将之

表达。这些人是谁？其实，这些人正是我们自己，无论我们是谁。他们是海神普罗特斯^①的化身，守候在我们心中。我们所有的想法、语言、情感，都充满在他们的思想中，被他们细细斟酌。他们有微妙的想法，只是我们不敢深入去冒险！他们能准确预测我们所要经历的事，尽管他们支出无数神奇的暗示，我们还是笨头笨脑。不知为何，我们所言之语总是差强人意，只好责备我们的笨嘴拙舌，至少某些人是愚钝的。而你知道，言语也是虚幻。”

洛尔·埃瓦德默思了半晌，说：“接着解剖这个沉默的美人吧！我同意你的解说。”

① 普洛特斯，希腊神话中变幻无常的海神，他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但他经常变化外形使人无法捉到他，他只向逮到他的人预言未来。

3 步伐

“她像仙女一般轻步行走。”

——维吉尔^①

听到埃瓦德这么说，工程师再次拿起大玻璃钳子。

“时间很紧，”爱迪生说，“我只能向你讲解安卓大概情况；这个概念足以，其他细节只是体力问题。我采用的实验方法非常奇妙，这就向你一一道来。”

“总之，即便在世人敬重的杰出科学家面前，我仍敢展示我的才疏学浅。”

“瞧，小宠儿有一双银光闪闪的脚，好似夜空中闪烁的星光。依照着你美丽的意中人的双脚，这双脚在等候着覆盖上雪白的皮肤，精致的脚踝，肉粉色的趾甲、血管。她双脚迈出的步伐，飘逸轻灵。在现实生活中，这样轻盈步履甚为少见。脚内注满了沉重的水银，这个密封的银外壳内部充满了金属液体，逐渐收紧，从脚一直延伸到腿肚根部，使得所有重量落到脚上。简而言之，双脚好似一双俏皮半筒靴，重约五十英镑，看起来有些孩子气。在强大的电磁铁的控制下，完美的双脚可以随意走动，同时带动大腿运动，步伐轻如燕雀。”

“盔甲从缠着黑色纱巾的腰部开始，由一条弯曲的腰线分开，腰线由精美的短钢旋花组成，使大腿连接了腰和腹部的低端。正如你所看到的，腰线不是圆形，而是椭圆形，向前倾斜，正如紧身的胸衣底线延长汇合到

^① 维吉尔（Vergile，公元前70—前19年），被誉为古罗马最伟大诗人，留下了《牧歌集》《农事诗》史诗《埃涅阿斯纪》三部杰作。

尖点。”

“腰线使机器人在走路时（覆上柔软的肉体后），展示出优雅的曲线，摆动稳定。女人迈出这样的步伐，非常迷人。钢旋花朝腰凸出，朝身体前面凹进，通过钢旋花在腰部产生的压力，机器人像白杨树一样苗条挺直，模仿你意中人所有侧面运动也惟妙惟肖。参差不齐的旋花都经过计算，每个旋花都能感应中央电流，随着上半身运动，根据机动滚筒上刻录的内容，控制身体的运动。”

“机器人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独特的魅力，你会为之感到惊叹！女人举止优雅，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你不相信，那么，你打细处观察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的紧身胸衣；当没有紧身胸衣塑形时，你再打量她的步伐和体态有何不同！此外，在身体所有关节中，有些关节运动灵活不规则，尤其是肘关节，我花了不少时间才研究出这些关节多样的变化。”

“注意看，颈椎关节连接感应导线传送的运动，弧度优美，无懈可击；弯曲弧度恰巧适宜，类似天鹅的脖颈。”

“象牙色骨骼非常完美，灵巧的骨架通过水晶环固定在盔甲上；在水晶环上，每块骨头可以灵活调节，发出所需要的运动。”

“在向你讲解机器人如何起身之前，我们假设机器人一动不动的站着；你命令她走一段你指定的距离，距离根据步子会记录在身体中。之前我告诉你，只需按一下紫水晶戒指，神秘的电光就会启动行走。”

“这是对机器人外形的物理原理简单阐述，没有注解：这是步伐实现的方式，步伐实现的切实可能性将在随后论证。”

“每根股骨的端部，安置着一个金垫圈，略微呈凹形，有点像手表的玻璃表盘，尺寸约有一美元硬币般大小。”

“两个金垫圈稍稍相互倾斜，安装在一个活动长杆上，长杆嵌在股骨中。”

“静止不动时，两根长杆的顶部大约超出股骨端部两毫米，这使得两个小金垫圈与股骨端部分开，互不附着。”

“金垫圈的直径用 B 来表示，与机器人体内胯骨直径 A 对应，由凹面

滑槽连接，滑槽由钢薄片构成。滑槽中间安装着自由活动的水晶扁球体，通过球体滑动来配合步伐。球体中心密封，注满了水银，大约重八磅^①。机器人发出最轻微的移动，球体都会在每个金垫圈对应的滑槽内滑动。”

“每只小腿顶端，钢连杆分外两个部分，开口朝下，可在中心或钢毂中灵活运动。一部分紧连接着盔甲内背部，也就是说，在腰之上；而另一部分连接着每只小腿的内部前缘。”

“如果机器人平躺着，两个连杆向中心弯曲，呈锐角，这个部位就像仙女维纳斯的身体一样。注意，钢毂构成角的顶点，低于连杆的两端。”

“两条结实的钢丝交叉，从肺部上端，牵引着盔甲内的背部，每条钢丝连通连杆前部，连杆前部连接着每只小腿。”

“此处，钢丝是绞合的，像套索一样，在连杆前部滑动。”

“当盔甲关闭时，胸部凸出的钢条，通过肋骨系统与盔甲内前部配接，猛力拉紧和扣住两个交叉钢丝，使得交叉的钢丝与其他装置隔开；穿过钢丝，其他装置放在留声机的下方。”

“实际上，这近乎人类步行的生理过程，不过在我们看来较为神秘。机器人的运动方式，唯一不同的是视觉上的差异。只要机器人能行走！有什么关系！”

“当机器人收到行走的命令，开始行走，交叉钢丝的力量非常巨大，牵引上半身稍微向前倾斜。”

“连杆成角上方放置着磁铁，磁铁连通每根导线。此处的导线是步行控制导线，与发电机直接相连。当绝缘子处于电流和导线之间时，步行控制导线距电流发电机三厘米，厚度与绝缘子相当。”

“感应器延伸到胸廓位置。在胸廓部位，两根导线与每条小腿的磁铁相接，等候电流脉冲：每根导线都单独接收脉冲，因为只有绝缘子从一根导线插入时，另一根导线才会带电。”

“除非机器人躺着或绝缘子插入步伐控制导线和磁铁之间，水晶扁球

① 1磅=0.90718斤。

体在凹槽有限空间内，不断在两个金垫圈之间滑动。随着小腿的运动，凹槽绷紧或合拢。水晶球碰到垫圈，小腿第一次收紧。”

“这个部分讲述完，随后是理解陈述必要的证明。”

“我们假设，根据某个随意的请求，按住紫水晶戒指，电流使体内发生了极为轻微的运动，球体滑到右腿垫圈上。”

“在没有黏附的情况下，垫圈在球体压力下变弯；长杆回到股骨中，使得垫圈紧贴股骨端。长杆底端不再绝缘，使小腿的感应导线变弯。感应导线接收发动机发出的动作。”

“电流到达上部股骨关节的磁铁时，磁铁能量瞬间增大。这块磁铁强烈地吸引着连杆内部中心的接头和钢毂。根据计算好的力量，连杆拉紧，立刻形成一条直线，连杆连接的小腿也因此被拉紧。小腿从关节被拉紧，如果身体重量被绞合钢丝套索拉住，小腿则会悬在空中（小腿在连杆前部拉紧），不再往前迈步。但是，在脚和鞋子的重量及上半身的压力下，小腿必然会使脚着地，迈出大约四十厘米一步。一会儿我向你讲解，为什么机器人不会东倒西歪。”

“脚落地的那一刻，活跃的电到达膝盖钢铁关节的磁铁中，膝盖在髌骨中随之收紧。”

“两次拉紧运动不是同时突如其来的，而是相继发生的！一旦小腿上裹上表皮，小腿就具有了柔软的肌肤，这正是人类生命的运动。股骨放松时，会产生突然而来的动作，但动作随着膝盖松弛而减弱，在此以后，机器人的膝盖才会拉紧。你会觉得骨骼关节运动，有些突然和不由自主。覆盖上肉体，穿上衣服之后，整个身体的运动会变得柔和。”

“如果膝盖不再朝外推，机器人的脚着地，静止不动。大约在股骨上面三厘米处，水晶球体停留在金垫圈连杆上。由于垫圈自身朝左边垫圈倾斜，垫圈顶高，微微晃动，在股骨端边缘不再与中心垂直。球体坠落在凹槽上，朝垫圈滑去。难以察觉的下落、倾斜和速度，增大了球体的重量，球体打在左股骨的金垫圈上，随后在此停落下来。”

“在球体的压力下，垫圈刚变弯时，右边的绝缘子插入，磁铁停止感

应电流，右边连杆钢毂比两个接头重，退后，再次落到银色空间合并成锐角。在此期间，左边的连杆拉紧，轻巧地把上半身重量引到小腿上，机器人的步伐就此产生了，依此类推，不断重复，直到滚筒上设置的步伐或戒指命令的步伐走完为止。”

“还需注意，一只膝盖通电后，另一只膝盖是绝缘的，否则，绝缘小腿弯曲的速度会过快。只有在机器人下跪时，小腿才会快速弯曲，好像电磁治疗者迷失在了催眠中，恍惚中跪下；或一个歇斯底里患者，在距离她颈椎十厘米的地方放置一瓶密封的樱桃水，她就安静下来并结束所发出的姿势。”

“正是通过不断通电发出的弯曲，机器人得以像人类一样简单行走。”

“在凹槽和垫圈中的水晶球，不断地发出细小的声响，不过声响已完全被皮肤盖住了。即便在盔甲之下，只有用扩音器才能听到这个细微的声音。”

4 永恒的女性

该隐：“你幸福吗？”

撒旦：“我们很强大。”

——拜伦勋爵 《该隐》

说完，洛尔·埃瓦德的额上溢出了汗珠，好像泪珠似的。他端详着爱迪生，科学家神色冰冷。他感到，在尖锐而实证性的论述之下，有两件事暗藏在科学家内心想法中，论证一直围绕着这个内心想法。

第一件事情：人类的爱情。

第二件事情：最绝望的呐喊，最为冷漠、最为剧烈、最为持久，或许一直延续到天国的呐喊！这种痛苦却没人能嘶喊出。

其实，爱迪生和埃瓦德的谈话，一个字句斟酌的严密解说，一个沉默的附和。他们的谈话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了下面的内容：

“在最初的夜晚，你眷顾我，把年轻的朋友送到我跟前，而今，在我眼中，她只是女神的复制品。我无法琢磨出你的意图，让死沉的身体获得生命，许她做了男人的伴侣。哦！我的流亡举步维艰，如果我不得不回望那个女子，就像看一个红尘欲望的玩物，她体贴美妙，唤醒我丢失的回忆！我抬眼看到的天空，那么虚无，那么疲乏！数世纪的苦难，我厌倦了幻影永恒的假象！别无其他，我不再忧虑重重的服从直觉；在直觉中幻影诱惑着我，吸引着我，直到我努力相信，幻影就是我的爱情，这总是枉然。”

“那也是为何，一小时溜走了，今夜，我不知我来自何方，却置身于这个墓穴之中，我脸上推着笑容，内心胀满了杂色的苦闷，求助于禁忌的古老科学，发狠力至少杀出个奇迹，奇迹！科学神秘的宽宏大量，总让我

心怀希望。”

“对，这大概就是听完机器人论证后暗藏的想法。”

“在机器人胸骨水平处，放置着一个透明封闭的小罐子，里面装满了纯净水。爱迪生按了按罐子的某个部分，此时，一块插在罐内坚硬的碳隔板，在难以察觉的螺钉转动下，刚刚从水中稍稍露出，又再次浸入了水中。电流开始低声流动。”

突然，盔甲内部看起来很像人体的结构，烟雾中闪烁着金光和电光，非常炫目。

爱迪生接口说道：

“这是有香味的珍珠色雾气，好似棉花一样，在安卓的黑色面纱下循环流动，雾气是电池吸收水后释放的普通蒸汽。通过燃烧紫色微粒，雾气吐出流动发热的闪光，好似安卓流动的生命一样。机器人身上游动的电光是受到控制的，不会带来伤害。瞧！”

爱迪生一面说，一面笑着拉起机器人的手，在机器人数千根神经导线上都分散着耀眼的电光，发出剧烈嚓嚓声。

“瞧，她是个天使！”爱迪生补充道，语气依旧沉重。正如神学所宣称：“天使是光和热！斯威登堡^①男爵难道没有冒昧言说，‘天使是雌雄同体，枯燥乏味的’？”

沉默半晌，爱迪生接着说：

“现在，我们来看看平衡问题。平衡包括两方面：侧面平衡和环形平衡。你知道，物理学中的三种平衡：稳定平衡，不稳定平衡，随遇平衡^②，三者的统一维持着机器人的平衡。你很快就会明白，想让安卓跌倒，只需用力推她，不过这个力量要比推人的力量大得多。当然，若是你命令让她摔倒，她自会倒下。”

① 伊曼纽·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年）瑞典科学家、神秘主义者、哲学家和神学家。

② 如果物体在外界作用下，它的平衡状态不随时间和坐标的变化而改变，这种状态叫“随遇平衡”。

5 平衡

“我的女儿，挺直腰板做人。”

——母亲的忠告

爱迪生开始阐述机器人的平衡：

平衡的产生，好比机器神^①及时现身。首先，侧面平衡；其次，环形平衡，包括背部盔甲的平衡，以同样的方式产生。

首先，因为电流和磁铁的存在，平衡必不可少。

(1) 无论机器人姿势如何，像人体一样，垂直线从设定的锁骨中间到隆起的脊椎骨，沿脊椎骨再到脚内踝。

(2) 无论“可爱的”双脚如何运动，双脚构成水平线的两端。在这条水平线中间，一条垂线落下，垂线是机器人真正的重心线。

安卓的两块髌骨好似狩猎女神狄安娜^②的髌骨！银髌臼装有两个铂金长颈瓶，随后，我在向你讲解瓶子的作用。虽然髌臼边缘光滑，由于形态弯曲，几乎全部黏附在髌臼内壁上。容器的两个顶点延长线的交点，构成了虚拟三角形的倒顶点，三角形斜边是一条虚构的水平线，把躯干分割为两部分。

地球赤道线并不存在！虽说赤道线是虚构的、理想化的，可却像真

① 机器神，拉丁语词组 *Deus ex machina*，意思是机关跑出的神。在古希腊戏剧，当剧情陷入胶着，困境难以解决时，突然出现拥有强大力量的神将难题解决，利用起重机或起升机的机关，将扮演神的演员载送至舞台上，制造出意料之外的剧情大逆转。

② 狄安娜，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和狩猎女神。

实存在一样，不是吗？这就是我将向你谈到的线条，时时刻刻都存在的平衡线。

按照髋臼内壁的形状，两个铂金瓶的上部做成喇叭口，底部以长椎体收尾，椎体向下倾斜，两两相对，与垂直线成四十五度角。因此，如果延长两个铂金瓶的底部，椎体顶点的延长线将在机器人两腿之间，膝盖处相交。

根据适当的倾角，在理想的平衡线上，安放各种装置，所有装置的重量都经过精确计算。通过把第二个三角形叠加在第一个三角形上，可以确立所有重量的方向，其顶点落在第一个三角形斜边的虚构中心。同样，上部三角形的底边由第二条水平线构成，第二条水平线与肩膀成水平。每个三角形成角顶点落在同一条垂线上。

直到现在，身体的所有重量，在站立或静止不动时，都被限定在理想的垂直线中，垂直线从机器人额头中央开始，到两脚之间划定的直线中点为止。

因为任何移动，都会导致机器人朝侧面或其他方向的倾斜，这两个铂金瓶，容量大且深度较深；里面准确的装有半瓶沉重的液体水银。在水银水平面下，铂金瓶由两个横向交叉的活动钢短管连接，短管位于机动滚筒下方。

每个铂金瓶上部垫圈密封，某种弧形条一端扣在上部垫圈中心，另一端紧固和焊接在髋臼上部，两个铂金瓶紧贴在髋臼中。弧形条是纯钢的，具有很强的感应性，非常坚固；弧形条不仅受到水银约二十五磅比重的压力，而且还受到一厘米汞重量的压力，一厘米汞的重量源于每个容器内部水平面。如果弧形条没有被钢锁环拉到水银平面重量的高度，而铂金瓶在髋骨壁上滑动到同样的高度，弧形条就会把铂金瓶置于髋臼上部一厘米处。

由于锁环的阻碍作用，弧形条受到的压力较小，而且恒定。瓶内水银平面是持平一致时，每个铂金瓶的上部垫圈，从侧面完好的紧黏着锁环。

机器人每发出一个动作，液面会随之起伏。在两个铂金瓶中的水银，

通过两个短管连通，处于持续不断流动中的状态。只要铂金瓶向侧边或其他方向稍有倾斜，都会促使过量的水银向旁边的瓶子流去，平衡因此即将被打破。

在过量的水银压力下，铂金瓶滑到内壁，越来越加重弧形条的压力。水银突然朝一旁涌入，使机器人身子会朝一边倾斜，使得水银迅速下落。如果当水银平面第二次增高一厘米时候，在此重压下，铂金瓶锥形尖部收缩，同时因为重压而绝缘，电流不再经过。电流使铂金瓶内壁上的磁铁系统逐渐放松，迫使水银回流到另一个铂金瓶中，回流的水银严格符合所需的平衡重量。除去睡眠休息时，这个运动连续不断的进行，矫正身体基本的摇晃。鉴于铂金瓶椎体顶角的分布，机器人的重心仅仅是虚拟的，只有在有水银平面处于水平时，重心才稳定。没有虚拟重心，即便水银突然回流，机器人还是会摔倒。然而，由于椎体顶角的分布（非常简单和基础的三角测量计算），真正的重心位于机器人身体之外，在一条垂直线内部，垂直线从锥形体顶点，即最远扩口顶点开始，延伸到机器人旁边，沿着静止的腿延伸到地上，这从侧面抵消了运动的腿的重量。

水银的流动，回流的波动，重心的运动，都是持续不断的，电流开启它们的运动，同时进行对运动的调整。弧形条恒定通电，只要机器人稍微有所动作，水银面就会持续波动。因此，对于机器人来说，两个钢短管就像杂技演员的平衡杆。从外部来看，机器人没有任何晃动，第一次平衡从顶骨间发生，顶骨不会因此摆动。

至于全身的平衡，从锁骨直到腰椎端，水银都处在不停的复杂波动中，电磁发动机系统使得水银瞬间发生了均匀移动，因此来抵消重量。正是水银起伏波动，机器人可以像我们一样，起身、平躺、俯身、站直和行走。由于水银的作用，你可以看到安卓能俯身采花，而不用担心她会跌倒。

6 震惊

“智者身陷惊恐之境，仍能嬉笑。”

—— 谚语

“我向你讲解的，只是机器人组成的大概轮廓，因为时间紧凑……（现在是子夜了）细节只能与你泛泛而谈。第一个机器人问世，实属不易。一旦得出基础公式，从今往后，机器人的制造只是个体力活。毫无疑问，很快，成千上万的机器人将被批量生产，第一个到来的实业家，会设立一家理想的工厂。”

听到这个打趣的话儿，洛尔·埃瓦德原本神经绷得紧紧的，先是淡淡一笑；瞧见爱迪生自个乐得发笑，他猛然哈哈大笑起来。身临的场所，时间，实验的对象，两个男人脑中跳动的同样想法，在某个强烈的时刻，都让他感到了恐惧和荒谬。在人生中，这是他第一次毫无遮掩的狂笑，笑声在阴森的地下伊甸园中回荡。

“你真会说笑，”埃瓦德说。

“现在，我们得争分夺秒，”电学家说，“在机器人运动的基础上，我要向你解释小宠儿外貌实现的方法。”

爱迪生按了一下按钮，盔甲又慢慢地闭合起来。

安卓起身，站在两个男人中间。

她戴着面纱，一动不动，透过黑暗的面纱，默默无语地凝视着爱迪生和埃瓦德。

爱迪生按了按安卓银手上的一个戒指。机器人顿时浑身发颤，幻影再次现身，她再次恢复了活力。听完爱迪生的讲解后，洛尔心中怅然若失，

看到这一幕，他略略心宽。

忽儿，年轻人又暗自神伤起来，尽管理智在头脑中挣扎，那个解剖的影像，仍在脑中闪现，那种感觉难以言传，他再次端视着安卓。

梦境再次出现，沿着昔日轨迹前行。

“你醒了吗？”爱迪生淡淡地问机器人。

“或许吧！”机器人回答，美妙的嗓音从黑色面纱传出，像在梦里一般。

“这话说得！”年轻的洛尔低声说。

机器人吐纳呼吸，胸部微微起伏。

突然，她双手交叉，一面向洛尔·埃瓦德鞠躬，一面含笑道：

“绅士，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机器人说。

“乐意效劳，安卓小姐，”年轻人回答。

爱迪生放回解剖刀，机器人走开了。她走到地下室花坡前，只见一个黑色大钱包，用绳子挂在一棵小灌木上，钱包是丝绸和丝绒编织的，很像募捐箱。随后，她走向英国人，埃瓦德疑惑不解。

“绅士，”她说，“我想，世间任何美好的欢聚，若在其排场下，没有暗藏的善事作为救赎，就算不得圆满。同样，一个年轻善良的女人，一个年轻的寡妇，还有她的两个孩子！许我为他们恳求你的救助！”

“此话怎讲？”埃瓦德问爱迪生。

“我也不甚清楚！”爱迪生回答，“亲爱的洛尔，你留心听着，她也常让我出其不意。”

“对，”机器人继续说，“我想请求你帮助他们孤儿寡母。这个不幸的女人，为了她的孩子们，她不得不延口残喘地活下去。虽说不用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可是她不得不挑起这个重担。她经历了突如其来的变故，这原本不该经历的苦难，升华了她的灵魂，她甚至动念奔向死神。她时常精神恍惚，仿佛离开了尘世，也因此丧失了谋生的能力。即便生活一贫如洗，她也不为之动容；除了孩子，她还割舍不下。她习惯沉浸在自我意识中，思想那些永恒的事物，全然忘却自己在人间的姓氏；她说，一些召唤，奇怪的召唤，总是在梦里响起！你既来自真实的人类世界，你自己可以接

济她吗？”

安卓一面说，一面从身旁的架子上抓了些金币，放进了钱包。

“安卓小姐，你说的这个女人是谁？”洛尔·埃瓦德问，朝机器人走了过去。

“塞里昂绅士，她是安德森的妻子，她的丈夫不幸因感情而身亡。你知道吗？不为别的，正因为刚才你看到的那些可悲之物。”

安卓指向墙上漆黑的抽屉。

洛尔·埃瓦德压抑着内心的感触，从阿达里手中拿走了钱包，她躬身站着。

他心怀恻隐之心，觉得这种遭遇无比悲苦，而他的施舍，乃是情理之事。

他在黑色钱夹中放入了一些纸币，默然无语。

“谢谢，塞里昂绅士，以两个孤儿的名义！”安卓说，随后消失在叙利亚风格柱子间。

7 虽黑犹美

“有些秘密不能说出。”

——埃德加·爱伦·坡

洛尔·埃瓦德望着她的背影渐渐远去。

“亲爱的爱迪生，这太让我太震惊了，”埃瓦德说，“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个莫大的谜！机器人竟然能与我随意聊天，叫出我的名字，答出我的问题，随后穿行过诸多高大的柱子。我认为，在现实中，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她竟然有这样的能力！你不会想对我解释：人声还未刻录在留声机之前，机器人通过留声机就能如此流利对答；机动滚筒会自己指示这个金属幻影，摆出姿势，迈出步伐。按你先前的说法，这一切也不无可能，姿势和步伐的产生，那需要多么长期复杂、严密精准的计算啊！”

“其实，在机器人其他特性中，你留意到的这个特性是最易实现的。以后我再告知你缘由。若此时我揭示出原委，你越发一头雾水，因为你认识到的，仅是神秘现象的表象。我曾和你说过，适当的幻想大有裨益，晚些向你揭示秘密，我认为较为妥当。瞧！亲爱的洛尔，有件特别的事情，你是否留意到：有关机器人现在的容貌，你从未问过我。”

洛尔·埃瓦德浑身打了个寒战。

“既然她戴着面纱，”埃瓦德说，“去打探究竟，有些莽撞。”

爱迪生瞅了瞅爱迪生，深沉地笑了笑。

“我想，”爱迪生回答，“那是因为，对于我许之于你的幻影，你不想有触目惊心的记忆。其实，今晚你可能见到的容貌，早已在你记忆中扎根，常在你未来渴望的容貌中隐约显现。这个记忆可能会困扰着你的幻

想，不停提醒你身心二元的想法。这就是为何安卓戴着面纱，你不执意揭开面纱，也不愿去探究清楚的原因，这是否是贝拉特里克斯的绝世容颜。你的想法不无道理，出于类似原因，今日我也不戳穿秘密。”

“的确如此，”洛尔·埃瓦德回答。

随后，为了转移电学家挑起的话头，埃瓦德说：

“你将为安卓覆上肉体，肉体会与我意中人的一模一样吗？”

“是的，”爱迪生回答，“亲爱的洛尔，你注意，这里仅仅……涉及肉体，尚未说道至关重要的表皮。”

8 胴体如酥

“女人的肉体，柔软如泥，哦，奇迹！”

——维克多·雨果

爱迪生接着说：

在上面的实验室，让你大吃一惊的那个手臂和手，还记得吗？肉体所用的材料，与手臂是相同的。

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的胴体，由石墨、硝酸、水及其他各类化学物质组成，在皮肤下层组织的研究中，这些化学物质十分常见。当然，这并非你喜欢她的原因。机器人肉体的组成物质，对你来说，影响不大。液压机均质的凝固了各种物质（就像生命的各类物质塑造人的肉体一样），又将其完整地化合，显示出其特质。化合的特质无法分析，但可以感觉。

你很难想象到，细得难以触摸出来的白色铁粉，如何变细、通磁、散布在皮肤中，皮肤因此能感应电流。感应导线纤细的末端，穿过盔甲极其细微的缝隙与肉体的纤维物混合。表皮的半透明膜完美的紧贴在肉体上面。电流渐进的感应运动立即带动铁粉微粒；根据滚筒上相关的微镶嵌物，肉体感应到铁粉的运动并发出轻微的收缩声。有些运动也会相互混合、渐渐融合，此处称为瞬间滞后。持续无声的电流运动抵消了任何可能的颤动。在持续的电流下，我们才能看到各色笑容，蒙娜丽莎的微笑，妩媚的神情，震撼人心的……个性。

组成肉体的材料会散发出热量，肉体从而具有弹性和生命活力，像人的肌肤一样，滑腻柔软。

表皮使肉体的光色变得柔和，雪白的肉体带上一层琥珀色和淡粉色，隐隐约约透出光泽。少量粉末状的石棉云母使表皮产生光泽，在光泽作用下，肉体最终的颜色显示出来，外观的幻觉因此显影。

今晚，在艾莉西亚小姐全然不觉的情况下，我支出法子奉承她，说服她参与我们的实验。只要抓住女人爱慕虚荣这点，说服女人并非难事，你自会赏识这种能力。

我的第一个助手是位女士，一位杰出而神秘的雕塑家。明天，在我的实验室，她将开始为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制作雕像，你的意中人不得不裸露着身体，好比某种移调装置。这位深刻的艺术家，只是复制你的意中人，而非美化。接到我的命令后，雕塑家用最精准的仪器，获取你意中人身体的精确形态，记录下其身材尺寸、手脚、脸、五官、腿、手臂的准确大小以及确切的体重。这大约需要半小时。

安卓躲在四个大镜头之后，深藏不露，等待着身体发生变化，化身为人。

随后，组成肉体的物质，丰润而具有光泽，根据你美丽意中人的天然身形，通过无比精密复杂的工序，与盔甲合二为一。在精密仪器的作用下，组成肉体的物质并显出微妙的变化，原来含糊的躯壳迅速消失，肉体的形状和身体特征开始显现，不过，此时尚未有颜色和过多的细节区别。那是雕塑家皮格马利翁^①手下的雕像，正等待着他的大手笔。头部花费的苦工和耐心甚多，与身体所有其他部位花费的精力相当。因为头部相对身体的其他部位来说，眼皮和耳垂的运动，呼吸时鼻头轻微的颤动，皮肤的通透感，太阳穴微微显出的血管，嘴唇的纹理，这些都需要液压制造出更为细腻的效果。

你留心想想，磁铁粉末多么细微（磁粉藏在数千个发光的点中，点由

① 皮格马利翁，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相传，他性情非常孤僻，擅长雕刻。他用象牙雕刻了一座他的理想中的女性的美女像。他天天与雕像依伴，把全部热情和希望放在自己雕刻的少女雕像身上，少女雕像被他的爱和痴情所感动，变成了真人。皮格马利翁娶了少女为妻。

数量众多的照片勾勒出来)，必须采用测微方式才能使各个相互绝缘难以察觉的感应器连通！……的确，我拥有各式各样的材料，也掌握了公式，可是，若要雕像百分百的完美相像，还得下一番苦功，专心致志，一丝不苟。正如，上帝用七天就创造了世界。想想，最伟大雕刻家，使手中应有尽有材料，花了十六年零六个月的时间雕刻出一个美丽的女人！可是，多少泥胎付之东流！反复不断地修改，日复一日，细微之处也磨掉了不少时光，因为一个瑕疵就会让所有的心血付诸东流。

这点讲解完毕，我们来看，容貌和身段的完美相像。

你清楚照片雕塑能实现的效果可以进行真正意义上外貌的转换。我有些全新仪器，功能神奇，用来处理图像。经过这些仪器的处理，面部的起伏凹凸，最为平坦部分，都可以精确到十分之一毫米！通过照片雕刻装置，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将被移印到安卓身上，也就是说，直接移印在盔甲之上，安卓悄然无声的嵌入肉体，化身为人。

盔甲消失了，肉身之躯一目了然！还未动用显微镜呢！复制品必须忠于原型。修改幻影所需的特别技巧，我传达给了伟大的艺术家，她将作最后的大手笔。

皮肤变化的色彩样品也臻于完善，即将成型的表皮是肉体的皮肤，通透，如绸缎般光滑。因为肤色变化非常细腻，因此需要提前预制和固定，不包括随后利用到的光能。

这个完成以后，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将出现在伦敦，某个夜晚的大雾中。

与此同时，在着手制造表皮及其所包含的物质之前，宜留心观察，你意中人散发出的内在气息，隐约混合着惯用的香水味，总是浮动在她周围。

几乎可以说，这是她产生的美妙气场，正如意大利诗歌描述女性的香味一样。最后，每个女人的肌肤都有其独特的香味。

你和我说过，她身上有种香气，你为之如痴如醉，心动神迷。其实，年轻女子的花容月貌打动了你，你因此感到的体香，独你情动此香，而不

相干的旁人对此无动于衷。

因此，首先要获得这种复杂体香的化学物质（余下就是你自己的感觉了），我们像调香师一样，着手调制各种各样的花香和果香，从而获得独特的香气，你随后就将明白香味如何制造出来。

9 唇红齿白

“为了那个美丽的夫人，
青年俊杰为了她互相厮杀，
夫人无法抗拒的清新口齿，
源于每天使用波多漱口水。”

——多丽广告

“亲爱的洛尔，可以告诉我，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喜欢戴假牙吗？”
说罢，洛尔·埃瓦德做了个吃惊的动作，点头示意赞同。

“我要证实这方面的情况，”爱迪生接着说，“尽管，在美国人看来有所冒犯。要知道，所有美丽优雅的女士，她们口中的牙齿，就像太平洋的珍珠一般白皙光亮。可在她们当中，若哪位女子，不摘除原先自然生成的牙齿，不用比之漂亮、轻灵千万倍的假牙来替换真牙，那真是罕见。”

“绅士，无论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是否戴假牙（意外之事，说来就来！），她的一口牙齿将被再造出来，既逼真又漂亮。”

“我邀请了杰出的萨姆尔森医生，在牙医 W·皮诺陪同下，他们将会
在第六场实验那天，来到我的实验室。”

“我制造了无害麻醉药剂，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无意识吸入麻醉药后，在麻醉药的作用下，处于完全晕厥状态。在此期间，对牙齿和舌头进行取模。这两个精准的复制品，将被植入她的孪生姐妹安卓口中。”

“你曾谈及，露齿而笑时，光对牙齿产生的影响。一旦复制的牙齿最终完成，你定辨不出真假。”

10 身体气息

“……风儿吹走了玫瑰，
玫瑰若隐若现，消失在了远方……
你在我身上，
呼吸到了回忆的芬芳。”

——马斯丽娜·代博尔德—瓦尔莫^①

“在你美丽的意中人苏醒时，我们会告知她，她刚才失去了知觉。碰到这样的事儿，对于任何一个‘高贵’女人，为避免这类意外再次发生，萨姆尔森医生为她开出良方：在他创建的疗养机构，进行热水浴治疗。”

“翌日，艾莉西亚·克拉丽就动身去疗养。”

“在热水浴时，她的身体蒸发出汗，正如用石蕊试纸^②验证各种酸性一样，通过敏感仪器，收集从头到脚她身体散发出的物质，离析出每个部位的汗液。”

“接着，医生在自己的实验室中，分析身体散发物质的化学属性。一旦提取出化学成分，他就能把可人儿身上的各种香气，缩减为简单的配方。毫无疑问，配方无比精细，而且配比完全准确。”

“化学混合物提取后，再进行液化；在符合色彩自然变化的情况下，通过挥发工艺，把液化的混合物浸透到肉体及所有的肢体中。好比一个老

① 马斯丽娜·代博尔德—瓦尔莫，(Marceline Desbordes-Valmore, 1786—1859年)法国女诗人。

② 石蕊试纸，是由石蕊溶液浸渍滤纸，晾干得到，用于检验溶液的酸碱性，是最古老的其中一种方式。

练的调香师，把对应的香味浸透在一朵人造的花朵上。同样，实验室里那只手臂，充满了真人独特柔和的香气。”

“此后，肉体盈满了香气，一旦覆盖上表皮，远比香囊中的香味更持久。其他的香味气息，就靠你独自赏玩了。我且告诉你，萨姆尔森医生，法力无边！他制造的香味过于逼真，不止一次骗过了动物的感官。我亲眼见他挑逗一只短腿猎犬，猎犬狂吠着撕咬一块假肉，上面涂着狐狸气味等假的化合物！”

洛尔·埃瓦德又发出一串大笑，笑声打断了电学家。

“别在意，亲爱的爱迪生”他大嚷道，“继续！继续。太神奇了！我喜欢！忍不住笑了，尽管我并不想笑。”

“哦！我理解你的心情！”爱迪生伤感地说，“可是，想想，得付出多么虚无的代价，叠加的虚无才制造出刻骨铭心的感觉！留心想想，爱情本身是多么的虚无！”

“人的生命永远都在变化，而机器人不会。人活着，然后，死去！我所知的人生就是这样！对于生命、病痛、死亡，机器人全然不知。她超越了世间的残缺和束缚！她的容颜不会枯槁，一直如梦般迷人生动。她激起人的灵感，如天才一样说话和歌唱。更为神奇的是，她所言之语是无数大师的思想精华。因她本无心，也永不会变心。你唯一的职责就是在你生命快走到尽头时，将她摧毁。用硝酸甘油炸药或摧毁力更大的苦味酸炸药，她就会化为灰烬，被风吹到深暗的空间。”

11 乌刺尼亚^①

“这颗星星，像泪珠一样晶莹闪烁。”

——乔治·桑

安卓从地下室深处出现，走到了四季常青的小灌木丛中。

她全身罩着宽松的黑色长缎带，天堂鸟立在她的肩上，走向两位人间来客。

她走到餐具橱旁边，倒了两杯雪利酒，随后，不声不响的把酒递给了他们。

两位客人用手势表示感谢，她正要把酒杯放回朱红色的托盘上。

“现在是凌晨十二点三十二分！”爱迪生小声说，“快，留心眼睛！安卓，关于你的未来之眼，请告诉我……透过你的眼睛，你可以看见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吗？”

说完，安卓似乎冥思了片刻。

“可以，”她说。

“太好了！告诉我们她的打扮如何？她在哪儿？在做什么？”

“她独自一人，在行驶的车厢里，手上拿着电报，试着去读上面的内容；现在，她起身朝灯下走去；可是，火车开得太快……没法站稳，她跌倒了！”

安卓说完后，朝天堂鸟微微一笑，鸟儿突然纵声大笑，好似男高音的声音一样。

^① 乌刺尼亚，希腊神话中的九位缪斯之一，主管天文学与占星术。

洛尔·埃瓦德心中明白，机器人想表明，她也可以像人一样微笑。

“安卓小姐，既然你有预见力，”埃瓦德说，“你能说出她穿什么衣服吗？”

“她装着浅蓝色的裙子，裙子在灯光下泛出绿色，”安卓回答，“现在，她摇着扇子，扇子是乌木的，上面雕着带枝叶的黑色花朵，扇子布面上还有一个雕像……”

“这比想象中的还要神奇，”洛尔·埃瓦德低声说，“不过，这百分之百是现实，你的电报真是飞快！”

“绅士，”工程师说，“待会儿，你亲自问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在她离开纽约三分钟后，准备来门洛帕克，安卓所说的是否发生过。现在，你和安卓聊会儿，我去挑选几个无与伦比的眼睛样品。”

说着，爱迪生走向地下室深处，走到最后一根柱子时，他移动了一块石头，似乎在凝视检查隐藏在此的各种物件。

“安卓小姐，你能告诉我，那个仪器的用途吗？外表看起来很复杂，放在架子上的那个仪器？”

安卓扭过头来，看了看埃瓦德所指的仪器，说：“可以，绅士。那是我们朋友的新发明，用来测量星体辐射的温度。”

“噢！我记得报纸曾报道过这个仪器，”洛尔·埃瓦德回答，神色异常镇定。

“你知道，”安卓接着说，“在地球还是一团星云物质之前，星体亘古以来都在发光，可是，哎！星体离地球是那么，那么的遥远，它们璀璨的光，以每秒两千海里^①的速度行走，最近才达到宇宙中的地球上。在这些星体中，当它们的光到达地球时，有些星体早已熄灭已久。这些冰冷天体已发出的光却继续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运动，这也是现今为何有些星体已经化为灰尘，它们的光依旧到达了地球。人在仰望星空时，其实，很多美丽的星体已经烟消云散，由于光影的幻觉，人仍能看见星体悬在宇宙的幻

① 1海里=1852米。

觉中。”

“嗯！塞里昂绅士，这个仪器对光热非常敏感，可以感知星体最微弱的光。同样，有些星体距离地球太遥远，陨落之后，它们的光还未来到地球就已彻底消失了。”

“我呢！在晴朗的夜晚，公园四下无人时，带上这个神奇的仪器，来到地上。我大着胆子在草丛中行走；随后，我在橡树小道边的长凳上坐下，就在那儿，我独自一人，兴趣盎然地去测量死去星体发出的光热。”

说完，安卓陷入了沉默。

洛尔·埃瓦德感到头昏目眩，安卓的言语那么亲切，虽说难以置信，却又那么情真意切。

“这就是眼睛！”爱迪生一边高声说，一边朝洛尔·埃瓦德走去，手里拿着一个小匣子。

听到这番话，机器人走到黑色躺椅前躺下，似乎不愿插足两个男人的谈话。

12 神明之眼

“我的孩子长着深邃的眼睛，
深邃如你，深深的夜！明亮如你，灯火通明的夜！”

——夏尔·波德莱尔

洛尔·埃瓦德直直地看着爱迪生，说：

“你曾对我说，创造电磁人碰到的困难并不难解决，唯独结果神秘莫测。”

“你说的极是，如何采取方法达到这个结果，我几乎不懂。”

“绅士，”爱迪生回答，“要知道，安卓身体的第一部分谜题，我给出了简单的解释；我还得说明，一些突如其来、天马行空的现象，也会在安卓身上发生，那才是她神奇罕见所在！而在这些现象中，有一宗现象，我只观察到惊奇的表象，却无法解释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原因难道不是你说的电流吗？”

“不，绅士，这些现象源于另一种流体，在那种情况下，这种流体支配着安卓。目前，人只知道存在这种流体，但尚未有能力对其进行分析。”

“这么说，刚才安卓向我描述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的穿着打扮，并不是因为电报暗中的作用。”

“亲爱的洛尔，如果事情如你所想，我早就解释于你了。我之所保留不说，不过是为了不让你梦想破灭。”

“可是，我不相信无形的神明乐意为人通风报信。”

“我也不信，”爱迪生说，“物理学家威廉·克鲁克斯^①发现了‘物质’的第四种状态，即辐射态，而物质的固态、液态、气态为人熟知。威廉·克鲁克斯做了大量唯灵论实验，英国、美国、德国最为严谨的科学家都亲自参与了实验，见证了威廉·克鲁克斯所看见、触摸和听到的东西。我认为，他的论述值得深思。”

“在无意识情况下，这个神秘女子能看见我们谈及的女人及其所有轮廓，她准确地说出了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着装打扮的细节。虽说匣子里的眼睛样品，绝妙精巧，但我不认为它们有这样的能力。”

“现实中，在安卓面纱之下，那个能穿透障碍物看到千里之外物体的眼睛，并非是电流的作用，目前，关于这个问题，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那么，未来的某天，你会深入地告诉我吗？”

“我保证，在某个满布星辰的静谧之夜，安卓会向你揭示她的秘密。”

“那好，不过她所言之语，好比思想的影子，在梦里听到的言语，一旦梦醒就烟消云散，”洛尔·埃瓦德说，“比如，刚才安卓小姐和我谈到天体，我想，在科学中称之为煤袋星云，可是，她表达的方式格外不确切，她的‘理智’被另一种逻辑引导着，这种逻辑与我们的截然不同。我能理解她吗？”

“你应比我更能理解她！”爱迪生说，“亲爱的洛尔，这点请你放心。在天文学方面，她的思考方式……上帝，她的逻辑与众不同。你得请教某个宇宙志专家，瞧，比如，太阳系各种不同轴倾斜的原因？或者，土星的光环究竟是什么？你会发现，宇宙志学专家对此了如指掌。”

“听你此言，亲爱的爱迪生，机器人应该有无限的理念思想！”洛尔·埃瓦德低声说，笑了一笑。

“她是有无限的理念思想，”工程师答道，语气严肃，“不过，你问她问题时，应顺着她奇特的个性，谈话要随意些，就像在玩耍似的，不必一

^① 威廉·克鲁克斯（William Crookes，1832—1919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与化学家。

本正经。她言语中透出的智慧，远比世俗中某些严肃之人或高人的看法更撼人心怀。”

“那么，你能举出个你所谓的这类问题吗？”洛尔·埃瓦德问，“向我证明，她心中确实暗藏着无限理念的思想？”

“当然可以，”爱迪生说。

“安卓，假设忽一会儿出现了一个神，这个神就像远古的神一样，穿行于宇宙中，神无影无踪，无边无际；神骤然唤出一群自由自在且发光的鸟儿来到人世旁边，鸟群巨大无比，闪出的光与你身体中的电光是同种性质，电光里蕴含着某种能量，足以使万有引力失去作用，让整个太阳系都会坠入深渊，好比苹果从袋中撒落。”

“然后呢？”安卓说。

“然后！这样一种现象，你有何看法？若你亲眼目睹了这样可怕的情景？”爱迪生问。

“哦！”机器人回答，口气沉重，她摆了摆银色手指，打发走了天堂鸟，“这种现象在无限的宇宙中是必然的，正如在一个农民家中屋里壁炉闪着火光，你自不会大惊小怪，这种现象也不足为奇。”

洛尔·埃瓦德凝视着机器人，一言不发。

“你听到了，”爱迪生一面说，一面朝他走来，“有些事情，安卓比你我二人还要懂其中真意，她凭借着奇特的感觉和比喻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一阵沉默袭来。

“亲爱的魔法师，我不愿臆测我的所见所闻，”洛尔·埃瓦德说，“我完全信赖你！”

“嗯，这是眼睛！”电学家一面说，一面按了按匣子的弹簧。

13 肉身之眼

“你睁大了蓝宝石般的眼睛。”

——诗人

匣子看起来神秘诡异，里面似乎射出了千百道眼光，直射年轻的英国人。

“这个眼睛，就连诺玛雅山谷的瞪羚都会嫉妒，”爱迪生接着说，“眼睛由宝石构成，纯白的巩膜，乌黑的瞳孔，动人心弦，不是吗？如今，假眼制造师技艺精湛，假眼鬼斧神工，超越了天然的肉眼。”

眼睛庄重深邃，让人似乎看到眼神之后的灵魂。

“通过彩色摄影术，眼睛产生了细微的差别；虹膜能传送出独特的眼神。绅士，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见过世间很多美丽的眼眸？”

“是的，”洛尔·埃瓦德说，“尤其是在阿比西尼亚。”

“你能感受到迷人的眼神中透出的灵气，不是吗？”爱迪生又问。

“的确如此！”洛尔·埃瓦德说，“你随后就会明白，艾莉西亚的眼睛顾盼神飞，无论是漫不经心的眺望远方，还是凝眸深处，同样含情脉脉，简直叫人忘却了眼睛的存在。”

“其他问题就很好理解了！”爱迪生大声说，“人的眼神受着外界入射光的影响，难以察觉的眨眼、蹙眉、睫毛细微的变化尤其身处的环境，周围事物的反射，都会对眼睛的自然运动产生影响。在我们这个时代，但凡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她们眼神独特、高贵、得体、迷人（就是迷人这个词）。女子摆出所欲的某种眼神，似乎在思索内心深处的烦恼。”

“眼神可以再造，因为眼神本身也是虚伪的，不是吗？”

“正是，”年轻男人笑道。

“不过，”工程师接着说，“在我们的实验中，重点不在于专注的眼神，而在于飘忽迷离的眼神！你曾和我谈到过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习惯虚着眼睛看事物？”

“那好！那么，我就从这儿说起。”

“方才我谈及，最近新发现了物质的辐射态。由于可以制造出最为理想，几乎绝对的真空，（在这个球体中得到的真空，内部空气受制于最高温度）。经过证明，在这个抽象而可能的真空中辐射态物质的出现，引发了运动。感应杆焊接在球体内壁上，电光在真空中闪动，眼睛的物理运动正是从这刻开始。”

“其次，这是些人造眼睛，卵球形的，像泉水般清澈。当然，在这些眼睛中，我会找到与你意中人眼睛相似的一双。”

“在眼珠中，一旦确立画家所称的视点，为了使前面谈及的真空产生，内部需要符合一定的温度条件。在眼珠中心，在最末端毛细作用感应器的端部，我将在真空中插入一个光点，几乎看不见。通过这个光点，神奇虹膜把完整的景象在视点上显示出来。神经导线控制眼睛的运动，导线是纯钢做的，细得几乎看不见。眼睛收到机器人中央装置发出的命令后，在神经导线作用下，眼睛或转动，或滑动，或静止不动。”

“正如先前谈到的，眼神、眼皮运动、话语和姿势，统统刻录在中央装置中。女人含情脉脉的秋波，流露在面部神情中。肉体和美貌把机器人的机械身体糅合在理想状态中。一旦经过显微镜的仔细矫正和复查！啊！亲爱的洛尔，你定会发现，虽说艾莉西亚·克拉丽和安卓的眼睛同样美丽，但你意中人的眼神苍白空洞！”

14 头发

“发带束在松散的发丝上。”

——奥维德^①

“至于头发，”爱迪生接着说，“头发的仿造非常容易，现在时间不多了，这部分就不做详细解说。”

“人造头发惟妙惟肖，在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所用香精油的熏染下，虽说精油香味会渐渐消散，但很难辨出真假发。”

“我建议，在时机恰当的情况下，让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剪下最浓黑的一绺头发，作为礼物送给你；对于睫毛、眉毛等也一样。你知道，送或不送是她的权利，我尊重她的决定。”

“因此，经过简单专门的筹备，头发将被一丝不苟的复制出来。为了配合眼神，睫毛将在显微镜下进行计算和测定。雪白脖颈上颤动的汗毛，若隐若现，好似象牙调色盘中墨时最细微的色调；脖颈后柔软的细发，所有毛发颜色和细微差别，都非常逼真可爱。”

“我们接着往下看。”

“实言相告，安卓手脚的指甲精致玲珑，在我内心深处，没有一个夏娃般的女孩拥有这样精美的指甲！虽说是仿造你意中人的指甲，但机器人的指甲同样具有光泽，像人的指甲一样……粉嫩！机器人的指甲将按照你意中人指甲样式修剪。瞧，有关指甲，没有涉及太多难题，仿造指甲的方法我就不谈及与你了，你觉得呢？”

^① 奥维德 (Ovide, 前 43—约 17), 古罗马诗人, 代表作《变形记》《爱的艺术》和《爱情三论》。

“我们再赶着看一下皮肤，我们还有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一阵深深的沉默过后，洛尔·埃瓦德说：

“你知道吗？爱迪生，以这样的方式，看到爱情的现实，我觉得太可怕了。”

“绅士，我再次向你声明！这并非爱情的现实，”爱迪生抬头答道，“而是有关‘情人’的现实！……不过如此……有什么好徘徊瞻顾的？医生上解剖课时，站在解剖桌跟前，难道会惊慌失措吗？”

洛尔·埃瓦德默思了片刻。

15 皮肤

“如果水没有融化在雪里，
我愿，在你掌心饮水。”

——特里斯坦·莱尔米特^① 《廊上的两个情人》

爱迪生指着一只长长的樟木箱子，箱子靠着墙，摆在露天火盆旁边。

“瞧那个箱子，放着幻想，人造皮肤就在箱中。在实验室时，你触摸过桌子上那只手臂，感受过人造肌肤。我也和你讲起过，最近兴起的彩色摄影术。任何人触摸到这个皮肤都会大惊失色，因为皮下组织对阳光产生了感应。有时，在阳光照射下，皮肤感应到日光，发出光泽，就像青春女孩纯洁的脸庞，神采奕奕。”

“留心这里，较之风景摄影，彩色摄影术对人像的着色并不是很难。比如，高加索人的脸色有两种细微差别，经过特殊技术处理后，呈现出苍白色和肉粉色。”

“有色玻璃印在人造皮肤上（人造皮肤粘在肉体上后），皮肤的裸色就出现了。皮肤质地柔软、光滑、细腻，充满了生命力，彻底颠覆了人的观念，人完全不能辨出真假。人造皮肤和人的皮肤一模一样。机器人的肉体永远不会变化。每个肢体、正面、侧面、背面都完全按照你意中人的仿造，如果没有受到剧烈的摧毁，她可以永葆青春，比任何见过她的人都要活得长久。”

“绅士，”爱迪生看着洛尔·埃瓦德，“现在，你坚持要看一下这个完美的表皮组织吗？我已向你揭示了它的组成物质和成分。”

^① 特里斯坦·莱尔米特 (Tristan l'Hermite, 1601—1655年)，法国剧作家。

16 时钟敲响

梅菲斯托勒斯特：“指针指向那个时刻：

时钟敲响了！……时辰已到。”

——歌德 《浮士德》

“看了有何用呢！”洛尔·埃瓦德起身说道，“你承诺造出的完美女子，在没有看到完整的她时，我不愿看箱内之物，没有必要孤立去看任何一个部分；机器人尚未完成，将来的命数未定，我不愿过早得意忘形。”

“你创造的机器人惊艳绝伦，单纯善良，而且，你确认神秘冒险终有水落石出之日，我定全心全意投身冒险中。对于你创造的机器人，你胸有成竹……世人听过你的细致讲解后，冷眼嘲讽，而你完全不屑一顾。待机器人化身为人类，最终诞生的那日，我再行决定，这样比较妥当。可是，在我看来，你的实验依旧天马行空，与我第一刻的感受无异，我必须向你坦白的内心想法，就这么多。”

工程师用冷静的口气答道：

“绅士，我创造的机器人是一个高智能的生命，你将是这个生命的见证者。的确，我想，这可能让那些现代思想大跌眼镜；他们还未亲眼见到我的发明，尚未理解我的发明初衷之前，就冒失诋毁我的发明，谴责我过于愤世嫉俗。我用以下简短而难以驳斥的言词来回应他们。”

“你们认为，有血有肉的女人和以女人为模特造出的机器人相比，人绝不会爱上机器人？机器没有生命，谁会为机器付出真心，信念、真情？一个拥有灵魂的女人，和一堆电池中生产的幻影，难道可以混为一谈？”

“说了这番话，你们反倒失去大声说话的底气。因为锅炉里冒出的蒸

汽，你们就否认了六千年来无数英雄、思想家、殉道者传承给你们的信仰，你们全无时间概念，只知道有永远的明天，认为来世的太阳不会再升起。昨日已远去，祖先们所谓的永恒法则，神祇、国王、国家和家庭，你们到底看重什么呢？汽笛声中，这些法则被蒸汽送走了，随风飘散，消失在大地上，消失在一望无垠的田野中，消失在大海起伏的波涛中！二十五年过去了，在对人类六千年历史信仰最凶的质疑中，蒸汽机车数不清喘息足以延长你们‘光辉的灵魂’！”

“允许我藐视这样一个群体所谓的远见，可能还将持续存在的谬见！最初，从著名的八潘式比力锅出来的蒸汽，动摇了你们的信心和情感，甚至是对上帝的观念；摧毁了你们永恒、高尚和初生的希望，乃至你原始、根深蒂固、中正的意愿！那么，你们做出冒失的否定，摆出僵化的嘲笑，在道德上的煽风点火，日复一日撒出的谎言，我又如何能够一本正经地看待你们的这些举动呢？”

“我来告诉你们：既然我们的神，我们的希望都是科学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爱情不是呢？科学鄙视传说，在遗忘的传说中，在夏娃的位置，我给你们带来科学的夏娃，救赎你们哀怨的肉皮囊，你们的伤感含笑自嘲为‘你们的心’。为了人类永恒的繁衍，对妻子的爱断不可舍去；与此相反，对妻子的感情，要更持久和完整。成百上千机器人的出现对此大有裨益，危险的漂亮情人，通过科学变身为尽善尽美的生命，而非红颜祸水；至少，机器人可以缓和夫妻偏见引发的纷争。总之，人们称我为‘门洛帕克的巫师’，我将给过去和未来的人及这个时代的同胞们带来真切、神奇和恒常的幻影。从今以后，他们会喜欢幻影，而且胜过喜欢虚伪、平庸、无常的现实！以幻制幻，以恶降恶，以影子对抗影子，为何不可？……亲爱的绅士，在此，我敢发誓，二十一天后，对于安卓的出现，人不敢明确表态。遥远未来的惬意生活，从未实现过的公平，毫无底气幼稚的自豪感，若为了得到这些噱头，人却要抛弃了所谓的生命中的希望、谦逊、慈爱、爱情、信仰、祷告和理想。我不知，人还能凭着什么可怕的原则，提出一个合理或姑且行得通的异议来反对我的发明？”

洛尔·埃瓦德默默若有所思，打量着这个奇怪的男人，他咄咄逼人的才华，时而阴森，时而炫目，唤起他灵感的真正缘由在他心中隐藏，谁又能参透？

突然，钟声敲响了，声音从柱子内部传出，那是地上传来的召唤。

安卓缓缓起身，有些无精打采。

“塞里昂绅士，你美丽的意中人走进了门洛帕克。”

爱迪生目不转睛端量着洛尔·埃瓦德，眼神中有些质疑的味道。

“再见，安卓！”年轻人停当了片刻，深沉地说道。

电学家握住安卓的手，她有些焦虑不安。

“明天见！你将具有全新的生命！”爱迪生对安卓说。

说完，地下室小树林的枝叶上开着五颜六色鲜艳的花朵，奇幻的蜂鸟、斑鸠、哈得孙河蓝羽毛的鸟、欧洲夜莺、天堂鸟和喷泉承水盘中孤独的天鹅，盘中潺湲流动的泉水，似乎都在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再见，爵爷！再见啦！”鸟儿们扯着人类的嗓子喊道，混杂着男人和女人的声音。

“到地上去，我们走！”爱迪生一面说，一面再次披上了毛皮大衣。

洛尔·埃瓦德也穿上了大衣。

“我已安排人，给我们的来访者带路，”电学家说，“我们走吧！”

走进升降机，爱迪生拿掉了沉重的铁钩，地下室大门神奇的合上了。

洛尔·埃瓦德感到身体在上升，他站在爱迪生旁边，他们即将回到人类世界。

第六章 影子露面

1 在魔法师家吃夜宵

“抽出身体，开怀畅饮，轻步慢移。”

——贺拉斯

不一会儿，爱迪生和洛尔·埃瓦德再次回到实验室，实验室灯火通明，二人脱下毛皮大衣，把大衣扔到了扶手椅上。

“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来了！”电学家一面说，一面注视着实验室远处，窗户帘幔旁边的一个黑暗角落。

“在哪儿？”洛尔·埃瓦德问。

“在那儿，镜子里！”电学家低声说道，指向一块巨大光滑的镜子，好似月光下静谧的湖水。

“我什么都没看见，”埃瓦德说。

“这是一种特殊的镜子，”电学家说，“这个美人的映像出现在了镜子中，我马上去迎她进来。”爱迪生扭动插销螺栓，门插销松开了，他接着说：“瞧，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在找锁眼，她找到水晶插销……她进来了。”

话音刚落，实验室的门打开了，一个高挑的妙龄美人出现在了门口。

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身着浅蓝色长裙，绸缎长裙光泽闪烁，在灯光的照射下，裙子有些呈蓝绿色；乌黑的头发掩映着含笑的面颊；钻石耳环闪烁出夺目的光环，喇叭口的领子光影绰绰。肩膀上披着斗篷，娇容掩在柔美的英国点式面纱之下。

看到这个美人儿，刹那间，脑海中浮现的正是胜利的维纳斯，瑰姿艳逸。仿佛大理石女神雕像闪电般的现身，绝色盖世，惊心动魄，让人不由得心生神秘的震撼。四小时前，幕布上投影出来的照片上的女神，此刻，

真实地映入眼帘，越发仙姿娇媚。

她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似乎眼前的景象让她感到吃惊。

“请进，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我的朋友，洛尔·埃瓦德在此恭候你已久，允许我这样说，他这样焦心情有可原。”

“先生，”年轻的美人回答，俨然一副杂货店老板娘的腔调，可嗓音却那么婉转动人，好像金珠滴落到水晶盘子中，发出的清脆声音，“先生，我以艺术家的身份前来造访，至于你，亲爱的洛尔，收到你的电报，我全蒙了！我在想……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她走进了实验室。

“那么，我算是接受谁的邀请呢？”她接着说，脸上出现了意味深长的笑容，有些挖苦的意味，好似森冷的大草原上落下的一缕星光。

“接受我的邀请，”爱迪生果断地说，“我是经理人托马斯。”

听到这番话，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的笑容僵住了。

“对，”爱迪生谄媚地说，“经理人托马斯！我想，你从未听说过我吧？我是英国和美国大剧院的经理人！”

她浑身一颤，心中来了兴趣，脸上亮起了讨好的明媚笑容。

“哦！嗯，很高兴见到你，先生！”她支支吾吾地说。

随后，她在洛尔·埃瓦德耳边小声说道：

“怎么！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你的引荐，我非常感谢，因为我最终的目的还是走红，这是时下的潮流。这次会面，那么唐突，不合时宜。在这类人面前，我不能露出资产阶级模样，亲爱的洛尔，我总是猜不透你的心思！”

“哎！你何时猜透我的心思！”洛尔·埃瓦德回答，向她欠身行礼，年轻女子摘下面纱和斗篷。

爱迪生使劲儿拉了一下藏在帘幔中的钢环；一张精致的独角小圆桌从木地板上升了起来，桌上有一台枝型烛台，烛光闪闪，摆满了精致丰盛的餐点。

这一幕非常戏剧化，好似仙境中出现的宴席。

桌上放着三副刀叉，萨克森瓷盘里盛着野味和罕见的水果；一个小巧

的格子酒架上放着五六瓶陈年醇酒和小瓶利口酒，酒架放在每个人触手可及的地方。圆桌周围摆着三把椅子。

“亲爱的托马斯先生，”洛尔·埃瓦德说，“这位是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我曾和你谈到过她，她拥有举世无双的演戏和歌唱才华。”

爱迪生向她微微弯腰施礼。

“久仰久仰！”爱迪生立马接口说道，“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大舞台上有个精彩的开始，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我们边吃边聊吧，我想，一路赶来你也饿了，而且，这个点儿，门洛帕克空气也很凉了。”

“的确！我饿啦！”年轻女子说着，嫣然一笑，笑容似乎有着魔力一般。爱迪生浑身一颤，他完全被迷住了，差点忘了她的真实面目，他惊奇地瞅着洛尔·埃瓦德。透过她这番随心之言，爱迪生觉得，她有种少女般的兴高采烈和活泼俏皮。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仙女的化身竟然开口说她饿了，且以这样的方式，她活泼简短的对答，表露了她的心和灵魂，洛尔·埃瓦德似乎弄错了？

年轻的洛尔面无表情，他熟知她所言之语，有几斤几两。其实，在这类艺术界行内人面前，艾莉西亚·克拉丽唯恐自己说出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话，她挤出一丝打趣儿的笑容，那神色大大亵渎了她高贵容貌；她慌里慌张的接口说道：

“我的话不太诗情画意，先生们，可是，人有时也得说些实在话儿。”

话音落下，好似一颗阴森的墓石，最终还是砸到了美人身上，而她毫不知情。她的一席话，把她暴露得一览无余。只有上帝能够宽恕她并用救赎的鲜血将她洗净。爱迪生心情恢复了平静，洛尔·埃瓦德之前的分析一点不假。

“说得妙！”爱迪生大声说，摆出一副憨厚老好人的神情，“说得好！”

爱迪生一面说，一面做出殷勤的邀请手势，示意来客随他到圆桌就座。

艾莉西亚小姐的绸裙上镶嵌着亮片，举步之间，裙子流光四溢，亮光刹那又融入了实验室明晃晃的灯光中。

三人就座，茶红色螺栓头好像精灵镶嵌上去的一般，代表着这是年轻

女子的餐具。

艾莉西亚小姐刚坐下，脱下手套，便道：“如果你的帮助能让我的演艺生涯在伦敦有个正式的开始，比如……那，我真是欠你不少人情了。”

“哦！”爱迪生回答，“推出一个女神般的明星，难道不是件可喜可贺的事儿吗？”

“先生，”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插嘴说道，“我得先告诉你，我也在大人物跟前演唱过……”

“……女歌唱家！……”爱迪生一面兴奋地说着，一面给客人倒上了勃艮第葡萄酒。

“先生，”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回说，神情有些不快，又有些得意，“女歌唱家的称呼听起来有些陈旧，过于轻浮，我不喜欢她们那一套。我更乐意活得体体面面，我不会让这个职业踩着我……我觉得，人不该活在过去的时代！再说，人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发财扬名，即便他的才能异乎寻常，如今，在我看来并无区别。”

伊甘堡葡萄酒泡沫从轻薄的玻璃杯中溢出。

“可生活对人自有苛求！”爱迪生说，“我不太愿和喜怒无常的艺术家打交道！还好！大机构能应对各种情况，同时也能掌控一切。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顺从你的远大前程吧！就像诸多期盼成功的艺术家一样！祝你成功！”

爱迪生举杯祝酒。

电学家口若悬河，语气沉着，刻意讨好（在洛尔·埃瓦德眼中，爱迪生的真实面目藏在笑容下）。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与爱迪生碰杯，她的姿势很神气，却也十分矜持。酒杯握在她神奇的小手中仿佛被斟满了一般。

三人对饮，觥筹交错，所有的不快似乎涣然冰释。

在他们周围，滚筒、反射镜的边角，大玻璃圆盘，在灯光下微微颤动。目光碰撞的刹那，庄严的气息暗中汨汨流动，好像笼罩在某种超自然的神秘气息中；三人面色发白，某个瞬间，沉默仿佛张开巨大的翅膀，从他们上空滑过。

2 催眠暗示

“在医生和病人之间，
询问和解答，
只是口头上的应对，并无真意。
对答生硬老套，大同小异，
而真正的意愿，都写在了医生眼色中，
那才是最后的裁判。”
——现代生理学

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满面堆笑，每次她拿起金色刀叉用餐时，手上的钻戒便流光闪烁。

爱迪生凝视这个女人，他好像昆虫学家一样，眼神尖锐，一眼就戳穿她的内心；心中暗想：“在这个放晴的夜晚，这只异乎寻常的蝴蝶，明天一早，一根银制大头针将钉住其背部，随后，它将被装框放入某个陈列馆。”

“顺便一提，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爱迪生说，“你觉得我们造价昂贵的剧院如何？舞台装置怎么样？歌唱家唱得不错吧？”

“一两个女歌手，唱得不错，可是……她们的装扮，怪模怪样！”

“确实如此，”爱迪生笑呵呵地说，“从前的服装就是那么荒唐可笑！那你觉得《魔弹射手》怎么样？”

“那个男高音？……”年轻女子回答，“他的嗓音优美，但有点苍白，冷淡。”

“连女人都觉得冷淡，我不屑这样的歌手！”爱迪生对洛尔·埃瓦德

低声说。

“你说什么？”艾莉西亚小姐问道。

“我说：优雅！在人生中，优雅至上！”

“哦！是的，优雅！”年轻女子说，抬头望了望实验室的工字钢，她深邃的眼神，好像东方暗蓝的苍穹，“我绝不会爱上一个毫无教养的人。”

“瞧瞧历史上那些伟人，阿提拉^①、查理曼大帝、拿破仑、但丁、摩西、荷马、穆罕默德、克伦威尔，如此等等，他们骨子里不都是优雅的吗？……那种风范！……说不清道不尽的迷人气质……甚至稍有些忸怩作态！不过正是这样，他们才大获成功！不过，我说的都是戏中人物。”

“唔！戏中人物！”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回答，好像维纳斯轻蔑地瞅着唐璜，俏皮地撇撇嘴，“私底下来说，我觉得歌剧……有点……”

“可不是？有点……”爱迪生抢着说，（他抬起眼睛，不露神色地看了她一眼）。

“就是！”女演员说道，她双手捧着玫瑰花茶，闻着茶香。

“说道底，有点跟不上时代潮流！”爱迪生断然总结性地说道，口气有些生硬。

“首先，”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接口说道，“我不喜欢舞台上的鸣枪，观众会受到惊吓。三声枪响后，歌剧才开始，这是噪音，算什么艺术！”

“嗯，然后故事才开始！”爱迪生加重语气说道，“如果免去鸣枪，歌剧效果会更好。”

“此外，歌剧，”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小声嘀咕道，“总之，非常虚幻。”

“虚幻的时代过了！你说的极是！我们生活的时代，世人眼中只有实用主义，虚幻并不存在！”爱迪生接口说道，“那么，在你看来，音乐……恩……只是些空话？……”

爱迪生扁了扁嘴，一副质问的神情。

① 阿提拉 (Attila, ? —453 年)，古代欧亚大陆匈奴人最伟大的领袖和皇帝，史学家称之为“上帝之鞭”。

“哦！通常，圆舞曲开始之前，我就离开了！”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简洁地说，似乎拒绝任何人的评价。

她清楚地吐露出这句话，女低音的音色那么丰富，那么纯美，好似来自天国的声音，在陌生人耳中婉转起伏，妙音无法用语言形容。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好像高雅的希帕提娅^①，长着雅典女人的五官，在夜中悠游，越过圣地，在星光下，在郇山隐修会^②断壁残垣中，识出了雅歌中的遗落章节。

身边的这些谈话，洛尔·埃瓦德全然没有留意，只是呆呆地凝视着酒杯，暗红色的酒沫爬在杯壁上，闪出彩虹色的光。

“那是另一回事！”爱迪生不动声色地说，“我想，你不能断章取义……森林的布景，鸣枪的作用，再比如说，《沉寂之夜》的‘选段’……”

“这是我的演出剧目之一，”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叹了口气说，“纽约的女歌手唱得很费力，而我可以毫不费力连唱数十遍，正如那天晚上我唱《圣洁女神》一样！”美丽的女子把目光转向洛尔·埃瓦德，接着说：“可是，我实在无法理解，观众们神情凝重，聆听如此‘打扮’的女歌手们演唱，那简直是一群成疯着魔的人。我深陷在他们的包围中，四周响起瞬息里啪啦的掌声。”

“哦！我能理解你的感受，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电学家高声说。电学家突然压住心中的话。

他无意中瞥了洛尔·埃瓦德一眼，自顾出神了片刻，随后，又瞅了瞅年轻女子手上的戒指。

的确，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安卓。

“这会儿，”爱迪生抬起头接着说，“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① 希帕提娅 (Hypatie, 370—415 年)，希腊化古埃及学者，是当时名重一时、广受欢迎的女性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占星学家以及教师。

② 郇山隐修会，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直是许多虚构或纪实文学作品热衷描写的一个秘密基督教团体。在这些作品中，郇山隐修会被描述成西欧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秘密组织。

“什么问题？”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问。

她微笑着把目光射向洛尔·埃瓦德，他一直沉默不语，她觉得有些蹊跷。

“你期望的薪酬和特别津贴。”

“哦！”年轻女子说，目光瞬间甩下洛尔·埃瓦德，“我可不是个拜金女。”

“你有颗金子般的心呐！”爱迪生讨喜地说，微微欠身致意。

“可钱也是必不可少的！”美人回答，无与伦比的声调，好似诗人被黛丝德蒙娜拒之门外，那腔惆怅的叹息。

“多么可惜！”爱迪生说，“哎！噢！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不计较钱财！”

此番奉承，大大触动了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

“确实，”她说，“优秀的艺术家量入为出！我挣的足以满足我的喜好，可以这么说，我的财富，都是凭着我的才能和努力挣来的。”

“这种高尚的内心，让人敬服赞赏，”爱迪生回答。

“是的，”她接着说，“那么，我想我能挣，比如……（她犹豫了片刻，看了看工程师）一万二千……”

爱迪生微微皱了皱眉头。

“或六千？”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接着说。

爱迪生绷着的脸稍稍松开了。

“这么说吧，每年五千到两万美元吧，”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大着胆子说，莞尔一笑，好似海中升起的维纳斯，在海浪和晨曦中百媚生辉，“若能有这样的薪酬，那定是上帝赐予我的荣光，我心满意足！”

爱迪生沉着的脸彻底放晴。

“你太谦逊了！”他高声说，“我寻思着你会说，五千到两万几尼！”

说完，年轻女子清眉微皱，一丝不快的神情笼罩在了脸上。

“你知道，从业初期！……”她说，“不可能挑三拣四的。”

爱迪生又沉下了脸。

“此外，我的座右铭是‘一切为了艺术！’”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急急地结论性地说道。

爱迪生向她握手致意，说：

“我看到一颗高尚的灵魂，为艺术而奉献！我就此打住，没有半点奉承的意思。拙笨的阿谀逢迎，难道不是最可恶的耻笑吗？请等等，愿品尝点儿加那利葡萄酒吗？”他补充说道。

突然，年轻女子，似乎刚才睡眠中醒来，打量着周遭的事物。

“哎呀……我在哪儿？”她低声说。

“在美国最具独创性、最伟大雕塑家的工作室！”爱迪生严肃地回答。“女雕塑家，安妮·索瓦娜夫人，你定听说过这个盛名吧？我把实验室的一部分租给了她，作为她的工作室。”

“奇怪！我曾在意大利见过些雕塑工具，但和这些完全不一样！”

“哦！你觉得该怎样？”爱迪生说，“那是全新的工具！现今，事物推旧出新，工具大大简化了……那个伟大的艺术家，名声赫赫的安妮·索瓦娜，难道你从未听说过她吗？”

“听说过，我想……”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随口说道。

“我确信，”爱迪生说，“她的名声越过了大洋彼岸。大艺术家用大理石和方解石雕刻作品，鬼斧神工，完成之迅速，举世震惊！她掌握最新的雕刻方法！最近的创作……只用三个星期，她就可以创作出任何动物或人体雕塑，惟妙惟肖，非常逼真，一丝不苟。顺便一提，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你知道，当今世上，上流社会风气都一样，雕像替代了肖像画。大理石雕像在时下甚为流行。在艺术圈名流中，那些最有能力或最优雅的女子，凭着她们天生的直觉，深知雕像能体现身体美妙高贵的线条，不再惊世骇俗。安妮·索瓦娜夫人，因要完成迷人的塔希提皇后雕像，所以今晚她不在这儿，她在去纽约的途中。”

“啊？”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诧异地说，“上流社会真的接受了雕像？真是难以想象。”

“还有艺术界！”爱迪生说，“你难道没有见到拉结、珍妮·林德^①、洛拉·蒙黛丝^②的雕像吗？”

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似乎在搜肠刮肚地回忆。

“应该是见过的……”她说。

“那么，博尔盖泽公主^③的雕像呢？”

“啊！见过；我想起来了，我在西班牙见过，”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停了一会儿，云里雾里的说：“我想，应该是在佛罗伦萨。”

“公主都做出了表率，”爱迪生漫不经心地说，“你还不清楚，如今，世人已完全接受雕像！连皇后们都不再反对了。艺术家天生丽质，就值得去做成雕像……即便是在艺术家成名之前！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毫无疑问，你的雕像应该在伦敦每年举行的沙龙中展出过吧？如此天然的美，震慑人心！不过，我不记得我见过……我冒失说这些，抱歉，我想不起你的雕像。”

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垂下了头。

“是的，”她说，“我只有白色大理石半身雕像和照片。我并不知……”

“哦！那真是罪过，”爱迪生大喊道，“真正艺术家，怎么能少了这样的标志呢？严重的疏忽大意。我不感到吃惊，你绝不是剧院中那类捞金演员，只因你才华无价！”

最后那句荒谬的话说完后，电学家眼睛明亮而沉静，向她递了个明快的眼风。

“我觉得，你该提前告诉我这些，绅士？”艾莉西亚转向年轻男人说。

“我不是带你去卢浮宫了，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洛尔·埃瓦德回答。

① 珍妮·林德(Jenny Lind, 1820—1887年),瑞典女高音歌唱家,有“瑞典夜莺”之称。

② 洛拉·蒙黛丝(Lola Montès, 1821—1861年),爱尔兰舞蹈家和演员。

③ 保琳·波拿巴(Pauline Bonaparte, 1780—1825年),拿破仑的二妹,1803年改嫁博尔盖泽亲王,故称博尔盖泽公主。

“哦，是的！在那个很像我，却没有手臂的雕像跟前！可是，世人不知道她是我！即便雕像美丽无比！”

“给你一个建议：抓住机会！”爱迪生大声说，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风姿绰约女子的眼眸。

“嗯，如果时下流行雕像，那么我也乐意做一个！”艾莉西亚说。

“就这么说定了。光阴似金，在此期间，你可以排练最新剧目的某些选段，我们可以一起探讨其中的要义（不介意吃点鸽肉吧？）。在助手的配合下，安妮·索瓦娜夫人会尽快动工。三个星期后，你的雕像就能完成……她就是那么神速！”

“明天就开始，可能么？”年轻女子打断爱迪生的话，“我摆什么姿势好呢？”她接着说，娇嫩撩人的红唇啜了一口酒。

“你是有思想的女子，”爱迪生说，“哦！有滋有味的女子，我们要赶在前面镇住对手！大着胆子颠覆世人的眼球，轰动一时！”

“从宣传角度来看，在文特花园剧院^①和特鲁里街剧院^②的休息室里，都得摆放上你的大理石全身雕像。必不可少！女歌唱家绝色盖世的雕像更容易感染音乐爱好者的热情，让观众赏心悦目，让剧院经理们内心折服。摆成夏娃的姿势吧！那是世间最高贵的姿势。我敢打赌，在演戏、唱歌方面，没有任何艺术家能与你媲美！你！未来的夏娃！”

“夏娃的姿势？在托马斯先生家？这是新剧目的角色吗？”

“那自然，”爱迪生说，“的确，”他笑着补充道，“这个姿势很简单，不过最为关键的是，非常庄严。你的美貌震撼人心，这是唯一能配得上你的姿势。”

“这倒是，我很美！”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低声说，脸上浮现一丝古怪忧郁的神情。

随后，她抬起头。

① 文特花园剧院，是伦敦最负盛名的老牌剧院，也是全世界数得上的大歌剧院之一。

② 特鲁里街剧院，是伦敦一所至今仍在使用的最古老的英国剧院。

“埃瓦德绅士，你觉得怎么样？”她问。

“我的朋友，托马斯给你的建议好极了，”洛尔·埃瓦德漫不经心地说，一脸的无所谓。

“的确，”爱迪生接口说，“再说，杰出的艺术品自会证明雕像的价值所在，在这样美的雕像跟前，最苛刻的人也挑不出刺来。美惠三女神不还屹立在梵蒂冈吗？芙里尼^①的雕像不也还在亚略巴古^②吗？你想成为红人，雕像必不可少，洛尔·埃瓦德知道其中利害关系，自然不会提出异议。”

“那就这么约定了，”艾莉西亚说。

“一言为定！那么，我们明天就开始！今晚，我就通知神奇巨匠索瓦娜返回，”电学家说，“明天，你什么时候有空，小姐？”

“两点，如果……”

“两点！太好了！”爱迪生补充说，一个指头搁在嘴唇上，心想：“最深藏的秘密计划！若她发现这一切都是我在为你谋划，我好比被推到了俄耳甫斯^③的处境中，酒神巴克斯的女祭司会让我尴尬出局的。”

“哦！冷静冷静！”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大声说。

随后，她看着洛尔·埃瓦德，低低的向爱迪生说：

“他太严肃了，托马斯先生，”

“太严肃！”洛尔·埃瓦德带着情绪说道，“不然，我的电报能那么紧急吗？”

夜宵快结束了。

埃瓦德看了爱迪生一眼，他正在用铅笔在桌布上记录几个数字。

“你在写什么？”洛尔·埃瓦德笑着问。

① 芙里尼，(Phryné) 是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著名的交际花，她原名是“Mnesarete”，但由于她微黄色的皮肤，人们叫她“芙里尼”（意为蟾蜍）。

② 亚略巴古，位于雅典卫城的西北，在古典时期作为雅典刑事和民事案件的高等上诉法院。

③ 俄耳甫斯，希腊神话中诗人和歌手，音乐天资超凡入化。爱妻欧律狄克死后，他隐离尘世，山野漂泊中遇到崇奉酒神狄俄倪索斯及醉里痴狂的一帮色雷斯女人，不幸死在她们手中。

“没什么，”电学家小声说，“我为某个发明做点记录，随便匆匆一记，以防忘了。”

这时，年轻女子看到英国人衣服纽扣上闪亮的小花，那正是刚才安卓送给埃瓦德的见面礼，年轻男人一时大意，忘了取下来。

“那是什么？”她一边问，一边搁下乘着利口酒的酒杯，把手伸了过去。

听到艾莉西亚这番疑问，爱迪生起身打开了大窗户。窗户面朝花园开着，月光柔美，他凭倚着栏杆，背对着满天繁星，不紧不慢的吸着烟。

看到美人伸手过来，洛尔·埃瓦德一阵寒战，下意识地想去保护那朵奇怪的小花，做了个躲闪的动作。

“美丽的假花，不是送给我的吗？”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笑着低声说道。

“不，小姐，假花配不上你真实的美，”年轻人简短地回答。

那边，在那个神奇门槛的台阶上，安卓出现了；她用闪光的手，优雅地拉了拉帷幔。

她带着黑色面纱，穿着盔甲，一动不动，她站在那儿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虽然内心激动，英国人假装一无所见。

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背对着机器人，因而看不到她。

显然，后半部分的谈话，安卓都听到了；她用手做了个姿势，向洛尔·埃瓦德送出了飞吻。埃瓦德突然站了起来。

“怎么了？你干嘛？”年轻女子说，“你吓到我了！”

他默不答言。

艾莉西亚转身回望，帷幔早已落下，安卓藏而不露。

艾莉西亚·克拉丽心不在焉，高明的电学家借机从背后把手放在美人额前。

美人的眼皮缓缓塌了下来，盖住了迷人的眼眸；她的手臂，好像是帕罗斯大理石做成的，一动不动；一只手臂撑在桌上，另一只手拿着一束粉

色玫瑰花，自然下垂到垫子上。

艾莉西亚好像奥林匹斯的维纳斯雕像，穿着现代诡异的服饰，固定在了这个姿势中，此时此刻，美丽的脸庞散发出非凡的气质。

洛尔·埃瓦德目睹了磁性催眠的手势和效果，他拉起艾莉西亚冰冷的手。

“通常，我都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观看类似的实验，这次，我感到了某种罕见的流体和意志力量……”

“哦！”爱迪生回答，“人从娘胎出来时，天生具有这种催眠能力，不过程度各有不同，我耐心去训练了我的这种能力，仅此而已。明天两点，这个女人将会毫无悬念的出现在这里，在这个台子上，竭尽全力按实验安排进行准备工作。再说一句，今晚的完美计划，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她听不到我们的谈话，还有点时间，你可以畅所欲言，就像刚才只有我俩一样。”

两人之间沉默了一会儿，闪着银光的机器人再次出现了，她掀开黑色帷幔，抱着双臂静静地站着，面纱之下，她似乎神情专注。

这时，年轻的爵爷，指着那个沉睡的资产阶级女神，严肃地说：

“亲爱的爱迪生，我保证，参加这次实验，绝非一时兴起。”

“的确，我们深知，上帝选中的人凤毛麟角；总之，这个女人，除去华丽光鲜的身体，她与千千万万的女人无异；出于某些打算，这些女人及她们富有的雇主，从不在乎彼此的内心。”

“虽说我并不苛求女子的心智，甚至是‘高妙’女子的心智；可是，这个女人太愚钝，无论对谁，或对一个孩子，哪怕她有一丝女人天生的柔情，甚至是动物的温柔，我都觉得我们构想的作品是种亵渎。”

“然而，在她谜一般的身体中，住着无可救药的灵魂，枯燥乏味，自私自利，高傲自大；她悲哀的自我不会爱上任何人，整个人昏昧、迂腐；在她身上，寻不出任何人的情感。”

“她的‘心’徒然跳动着；她的思想索然无味，令人厌恶，像瘟疫一样感染任何接近她的人，把她思想的糟粕植入交往者心中……在我看来，

即便抹去她的生命，也祛除不了她内心的邪恶、狡诈、狭隘、庸俗。她就是这样被创造的。我想，怀着虔诚的心去祷告，唯有上帝能改变这个女人的内心。”

“受她身体的蛊惑，我动了心，爱上了她。然而，为什么我搭上命也要甩开这个爱情？为什么我不去快快活活的玩弄她美丽的身体（像这个时代诸多男人一样）？因为我不能无视主宰她生命的灵魂。”

“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有种信念，我不能没头没脑的动摇我的信念，信念与我不可割裂，陷入这个爱情，它无时无刻不让我感到悔恨内疚。”

“我感觉，无论内心、身体，还是思想，在任何爱情中，人总是选择所欲部分，无视自己或爱人的内心，去贪响卑微的肉欲；在彼此肉体的摩擦中，自以为能把恋人的内心拒于肉体之外，彻底不沾干系；可是，欲望不都来源于内心吗？身心本是一家，不可分割。我想说，每当对方的想法让恋人痛苦时，恋人就压抑着内心的想法，深深坚信灵魂和身体可以分开拥有，虚幻地祛除对方的想法，可是这些完全行不通。”

“在生活中，她的灵魂无时无刻不困扰着我；我内心那个神秘的存在——自我，搅和在她暗无天日的灵魂中；从她身上，只能感受到美貌，别无其他（其实，所谓的事物早已注定，我们所爱慕的，正是我们内心的写照，也就是说，从所爱的事物中，也可认出自己）。我向你坦言，因为占有了这个女人，我做了一件难以洗刷的堕落之事；不知如何才能赎罪，我只好惩罚自己的懦弱，以死来洗清我的罪。总之，世人会因此讪笑我，但我坚持对自己负责（严格待己）；其次，也是为了家族训言：所有人都是这样做，但你不是。”

“我最后一次向你表明，亲爱的魔法师，若非你突如其来，异想天开的提议，瞧，我再也听不到远处清晨微风中飘荡的钟声了。”

“不！时间让我心烦。”

“如今，虽说我有权凝视这个女人的容貌，甚至她的遗体，可是，在这场角逐中，我赢得太迟，赢得遍体鳞伤。这个独一无二的夜晚即将过去，许我这样向你说明，多亏你的惊世奇才，让这个苍白的女人洗心革面，

神奇的转变为另一个人；从败坏的灵魂中解救出她那高贵的身体，虽说结局尚未揭晓，我发誓，我会竭力完善这个救世主般的机器女子。”

“嗯，”爱迪生若有所思地说。

“一言为定！”安卓感伤地说道，嗓音十分动人。

帷幔再次闭合，闪出一道电光，白色石板开始滑动，发出沉闷的声音，随后急速下落，声音微微震动了片刻，然后消失了。

这时，洛尔·埃瓦德戴上手套，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爱迪生在昏睡女子额前，迅速做了几个动作，让她苏醒过来。

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醒了过来，催眠打断了她，不过她丝毫不知刚才发生之事，她问洛尔·埃瓦德：

“……嗯，你怎么不回答我，埃瓦德伯爵绅士？”

通常，庸俗的女伴才会喊出这种诡异的称呼，真正高贵的绅士，嘴角会浮起冷笑；而洛尔·埃瓦德听到这个称呼，滑稽地欠了欠身，他甚至笑不出来了。

“原谅我……我有些乏了，亲爱的艾莉西亚，”他回答。

从窗外望去，夜空星辰密布，东方渐渐泛白；一辆汽车驶了过来，公园小径砂砾发出刺啦刺啦的声响。

“喂！车来接你们了，”爱迪生说。

“时间不早了，”洛尔·埃瓦德一面说，一面点燃了一支雪茄，“你困了吧，艾莉西亚？”

“嗯，我想歇会儿！……”她说。

“这是别墅地址，车会把你们送到那儿，”电学家说，“我去过那个别墅，非常舒适，度假还算不错，明天见，好梦。”

不一会儿，汽车接走了门洛帕克的两位恋人，把他们送往临时租下的小别墅。

爱迪生独自一人，他关上了窗户，又思考了一回。

“这是怎样的一个夜晚！”他喃喃自语道，“这个神秘的孩子，风度不凡的爵爷，没有发现……这个女人的肉体，的确，与维纳斯雕像十分

相似！不过，这种相似是病态的，源于她奇怪家族的欲望；正如有人生下来就带着胎记，她出生就带着这种欲望。总之，她的情况甚为异常！对于她而言，长得很像胜利的维纳斯，又好似患上象皮病，她会因此病送命。畸形性格实在可悲，无论如何，这个美丽的怪物，神秘地诞生于世，不正是为了迎接我创造的第一个机器人吗？实验妙极了！那么，加油吧！行动吧！让影子现身吧！我想，今晚，我总算可以合眼睡上几个小时了。”

随后，爱迪生走到了实验室中央。

“索瓦娜！”他半压着嗓子说，声气怪怪的。

黄昏时分，响起了那个低沉而清晰的声音，再次回荡在实验室中央，依旧闻声不见影。

“我在这儿，亲爱的爱迪生，情况如何？”

“结果让我困惑了好一会儿，索瓦娜！”爱迪生说，“事情太出乎我的想象，太神奇了！”

“哦！这还不算最精彩的呢！”那个声音说，“等她化身为后人，那才叫不可思议呢！”

静默了片刻，爱迪生低声说：“吵醒你了，你去歇着吧！”

随后，他按了一下开关，三盏明灯骤然熄灭了。

唯有那盏小夜灯还亮着，乌木桌上，神秘手臂的手腕上带着蛇形手镯，黑暗中，似乎有一双蓝色眼眸，在凝视着伟大的电学家。

3 光荣的苦衷

“我的实验室里不接纳

每天工作时间不满

二十五个小时雇员”

——爱迪生

自那晚后，两个星期过去了，天空一直放晴，金色的阳光喜滋滋地照耀着富饶的新泽西区。

秋天的步子迈近了，门洛帕克高大的枫树上，枫叶纹理渐渐泛红，阵阵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一日比一日凋零。

这天，暮色渐浓，实验室和花园都笼罩在暗蓝色的光中。周围的鸟儿，一向习惯栖息在树枝上，如今，树枝上零星挂着几片叶子，鸟儿们抖动着羽毛，叽叽喳喳，哼着冬日的小曲儿。

自从洛尔·埃瓦德到访后，爱迪生中断了会客。在这段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在美国，尤其是波士顿、费城、纽约，世人躁动不安。

这段时间，爱迪生不再露面，他和机械师及助手们，在实验室闭门工作。记者闻风匆匆赶来，却发现栅栏紧锁；他们想探探马丁先生的口气，马丁知道他们的来意，笑而不语，记者只好空手而归。一些报纸和杂志蠢蠢欲动，欲拿此说事儿。“瞧，门洛帕克的巫师，留声机之父，他又在捣鼓什么？”传闻四处撒播开来，说爱迪生发明了电量表，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

一些精明的私家侦探，设法租下实验室远处的屋子，企图从屋子窗户中，窥探实验的究竟。白花花的美元就此流走！晦气的窗户！侦探什么都

没看到！煤气公司听到消息后，非常焦虑，派出了密探，潜伏在周围高地上，那里安置着巨大的望远镜，可以深入观察到花园从而监视花园中所有的动静。

实验室旁小路上的高大树木，挡住了任何视线。侦探们发现，一位倾国倾城的妙龄女子，穿着蓝色绸裙，在草坪上悠闲地摘花。消息传出后，煤气公司惊恐不安。

“显而易见！电学家意欲瞒过大家的眼球！一个年轻女子，采花？……穿着蓝色绸裙？……毫无疑问！……他在闹着玩吗？他已经发现了流体分割！这个魔鬼！不能被他骗了！像他这样的人，简直是社会的祸害！世人迟早会看出来的！他不该进行这个发明！……”

总之，世人心焦火燎，当得知爱迪生匆匆召见了名医 D.D. 萨姆尔森，以及善于修补假牙细微部位，热衷于补形术的美国著名上流社会牙医 W. 皮诺。传闻就闪电般地炸开了：爱迪生病倒了，日夜喊疼，身体有肿胀，好像针扎一样痛，刺辣辣的，非常严重；爱迪生患上了急性脑膜炎，头肿得像华盛顿国会大厦一样巨大。

据说，爱迪生的小脑很快会受到感染，他已是将死之人！听到这个消息，煤气公司的股东激动得发抖，他们持有的股票刚刚经历了大跌。他们相互拥抱，落下了欢喜的眼泪，词不达意，唧唧咕咕吐出些词儿。

股东们费尽心力，准备了简短和虔诚的祷告话语，起草感恩赞歌，打算在音乐会和野餐会中发表；最后他们一致同意放弃这个计划，因为他们有了更妙的点子：购买最新跌至最低的股票，股票由爱迪生知识产权和发明开发公司发行。

世人敬重的 D.D. 萨姆尔森医生和名声赫赫的 W·皮诺医生，回到纽约后，郑重宣布了爱迪生的身体情况，神奇的巫师精神状态很好；他们在门洛帕克逗留时，看到的那个穿蓝裙的女子，正在接受爱迪生展开的一系列麻醉实验。股票市场立刻溃退，上百万美元再次转手，有的投机者绝望尖叫，有的喜笑颜开。这次股票大跌后，在煤气公司的股东大会上，股东纷纷埋怨，愤愤指责电学家……在一个工业社会，以发明经营活动为

主导的国度，发生这样的事情再自然不过了。

惊慌和警戒局面大大缓和了，世人的心情放松了不少，而狡猾的侦探也略微松了口气儿。

在一个晴朗的夜晚，爱迪生公开收到一只箱子，箱子从纽约运来，尺寸巨大。当卡车达到门洛帕克时，侦探留心到事情的蹊跷之处，却出人意料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为了弄明白事情的真相，他们耍出了高明伎俩，不过诡计被谴责过于低俗，过于愚蠢。

他们一窝蜂似地涌向卡车，用长木棍把司机和负责押运箱子的黑人雇员打晕在路边；紧接着，在火把的亮光下，动用他们手中最好的撬箱工具，在箱板之间插入大撬棍，迅速撬开箱子。

终于！他们心想：“箱子打开，一切水落石出，就能看到最新的电器原件，爱迪生发明的‘电量计’究竟为何物。”

探长一一仔细检验了箱中物品：一条蓝色绸裙（哦！崭新的裙子！），同样颜色的低筒鞋，做工精细的长筒袜，一盒带香味的手套，一把精雕细琢的乌木扇子，黑色网纱，轻巧迷人的紧身胸衣，胸衣的带子是红色的，细亚麻布睡衣，一个首饰盒，里面装有各种漂亮的钻石耳环、戒指，一只手镯，香水，绣着以字母 H 为首名字的手帕及其他一些零星小玩意；一言以蔽之，都是女人梳妆打扮的用品。

看到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侦探们不禁傻了眼，他们围着箱子，探长意味深长地打量着箱子，里面的物品原位不动。随后，这些老爷们掌心托着下巴，停停当当，扮出鬼脸，大失所望，心里噎着，相当不是滋味。突然，他们发疯似的抱起了手臂，长长的手指搁在侧腰上；不停地蹙眉，一言不发，沉默的目目相望，满脸狐疑。探长的下属们举着火把，在烟雾中，他们压着嗓子，云里雾里的互相搜刮些谈资，就像蜜蜂在花朵中采蜜似的，“显而易见，留声机之父在耍我们呢？”

探长深知，鲁莽行动的后果不堪设想，细细琢磨了一番，欲言又止，最后不情愿地低声命令，两个得力心腹向同伙通知实情，用闪电般的速度，把箱子送到目的地。他们的行为可能遭到私刑处罚。

侦探的同伙儿立马行动，他们来到爱迪生实验室栅栏外，看到马丁先生和四个快活的同事。马丁和同事脸面堆笑，手中暗自握着手枪，枪中装有十二发子弹；热情地说完感谢的客套话后，他们敏捷地接过箱子，准备关起栅栏；就在这时，镁光灯剧烈地闪了一下，电学家在实验室里用相机照下了这一幕，那帮先生们滑稽可笑、粗野的样子被照了下来。

这帮人理所应当受到惩罚。次日，爱迪生发出一份详细的电报，还附上了这伙骗子的一张集体照（在栅栏前拍摄的）。这些体面的先生们，损失了几个月的薪金（根据警察提议，他们巴之不得接受这个罚款处罚）。在警察跟前，他们摇身一变，乖乖认罪，承认自己愚蠢的不法行为。此后，外界的好奇和担忧平息了下来。

爱迪生做了些什么呢？他是如何想到的？那帮人急不可待想打开栅栏！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工程师就用报纸作为威慑工具，而那个黄昏以后，他在不同孤立的点处都连通着强大的电流。栅栏的弧形防线设定后，大可放心。看守人、门卫、值夜者，都比不上电的强大作用。有人想设法切断电流！不过，外人甚至不知道电流在哪儿！除非身上配有绝缘装置或穿上绝缘密封防护服，否则企图断电的后果非常可怕，即便成功，也捞不到半点好处。

数不清的传闻相续传出：“爱迪生究竟在做什么试验？他在筹划什么？去爱迪生夫人那儿探探口风？……她会接见的！可是，那又怎样？她知道点什么吗？孩子们呢？习惯了沉默，他们口风紧得很，套不出任何情况。唯一的答案写明了：等待。”

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在酋长领导下，北方最后的印第安人联合起来斗争，美国军队在镇压中失利，印第安人出其不意血腥的胜利，占据了优势：大量东北部青年精英被杀害，他们剥下青年们带发的头皮。消息震惊了全美，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世人的目光都转移到了可怕的印第安人身上，爱迪生因此过了几天安宁日子。

利用这个时机，工程师秘密派遣手下一名机械师去华盛顿，造访京城假发第一艺术家，奢侈品和贵族假发大师。密使行事机灵，他以爱迪

生的名义，拜访了假发大师，把带卷儿的棕色长发样品交付到了大师手中。头发样品附着一张便条，上面写明了头发的重量和长度，单位分别具体到毫克和毫米，要尽可能快地做出一份完美的假发；头发样品还附带了四张美人的照片，美人的脸被遮住了，需要根据照片做出头发的发型和晨衣。

不到两个小时，因是爱迪生托付的事情，假发大师即刻把头发安置好，进行称重，测量，用开水泡洗。

密使又递给了大艺术家一张薄薄的组织物——头发真皮，表面看起来太逼真了，假发大师翻来覆去打量了一会儿，若有所思，然后惊嚷道：

“这是从人头上剥下来的头皮！头发浓密的头皮！才剥下不久！经过特殊工艺处理！不过我不认识这种工艺！太让人崩溃了！除非这个工艺……能够消除假发应有的硬度。”

“且听我道来，”爱迪生的密使说，“这的确是按照一个美人的头颅、枕骨、顶骨仿制的头皮。在多次发高烧后，她担心头发掉光，一段时间内，急切希望用假发代替真发。这是她平日用的香水和香精油，您将打造一个杰作，价钱不在话下。您需召集三四个出色的艺术家，必要时得日夜赶工，你们共同把假发在真皮上编织出来，最终的效果，以假乱真就可。注意不能过于逼真！！那就过犹不及了！百分百相像就行！借助放大镜，你可以看到绒毛，对小头发丝及暗部进行处理。三日后，爱迪生先生期待看到您的大作！我会再到府上取假发，拿不到假发，我绝不离开。”

听到三天那么短的期限，假发大师急得高声大喊。可是，第四天晚上，爱迪生的密使，手中拿着一个盒子，回到了门洛帕克。

周围消息灵通的人们纷纷议论：公园的墙新凿开了一道门，每天清晨，一辆神秘的四轮华丽马车驶到门口，一位年轻的小姐，从马车上下来。她是个优雅标致的美人，几乎总是穿着一条蓝色的裙子，同爱迪生和他的员工一块儿在实验室消磨白天的时光。有时，她也去花园中散步；晚上，四轮马车把她载到一栋奢华的小别墅，小别墅最近被一位爵爷租下，爵爷是英国人，英俊潇洒。“这些看似平凡无奇的事情中，究竟隐

藏着什么秘密？女子突然的遁世隐居？……科学家……罗曼蒂克……感人故事？可是，这恐怕过于儿戏！噢！这个爱迪生，稀奇古怪！……对！……他就是个怪人！”

久而久之，世人不再坚持去窥探，只是期待“狂热”的伟大工程师再次有所作为。

4 月食之夜

秋日黄昏，天地静谧，
我听到爱人的呼唤。
大地铺上了一层清光，
十月，森林到处漫着金色叶片，
湖面映照出火色亮光，
好似苍穹中的彩虹，
跌落到了水色中。
“日复一日！”她说，“我将走向
最美的那一天，去生，或去死！”

人间和来世的男儿们！美好的一天！……
啊！天国和死神的女儿们！还有更美，更美的日子。”

——埃德加·爱伦·坡《莫雷娜》

约定的第三个星期，最后的一个傍晚，夜色已降，洛尔·埃瓦德从马上下来，在爱迪生实验室的栅栏门口，自报姓名后，他走进了通往实验室的花园小径。

十分钟前，年轻人一边浏览报纸，一边等着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的来访，却收到一封电报，上面写着：

“门洛帕克：洛尔·埃瓦德，7-8-5，晚，22点。绅士，能占用你几分钟吗？—— 安卓”

洛尔·埃瓦德即刻命人把小种马装上鞍。

下午的暴风雨渐渐退去，天公作美，大自然总是和即成之事暗中契合。爱迪生似乎挑到了吉时。

白日悄然而过，黄昏不觉而至。在西边，北极光的光线拉长了，拖着树枝状阴郁的大摆，横在天空中。地平线好似贴上去的一般；风沉闷温热，轻轻地在空气中荡漾着，成堆占地的秋叶随风轻转。从南至西北，天空中浮着巨大泛紫的棉花团云朵，奇形怪状，镶着金边。整个天际好似一幅画；南边山峦起伏，黛色的山脉笼罩在静默中，星星点点的光亮了，好似宝剑对击时擦出的细小火花，夜色渐紧。

年轻男子把目光投向天空，此刻，苍穹似乎裹上了他思想的倒影。他穿过花园小径，走到实验室门槛前，瞬间有些踟蹰；透过玻璃窗，他看见了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这是最后一场实验，她正在向经理人托马斯朗诵某些台词。他走近了实验室。

爱迪生穿着室内长袍，平心静气地坐在扶手椅上，手中拿着手稿。

门开了，发出嘎吱的声音，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回头看了看。

“哦，”她喊道，“洛尔·埃瓦德！”

自从那晚拜访爱迪生之后，英国人再也没到过实验室。

风度翩翩的年轻男子朝爱迪生走来，热情中透着冷漠。爱迪生起身，他们握手问好。

“刚刚收到电报，上面写得简洁明了。我戴上手套，赶着出发，第一次如此匆忙出行。”洛尔·埃瓦德说。

随后，他转身对艾莉西亚说：

“亲爱的小姐，你在排练吗？”

“是的，”她回答，“快结束了，还要再读一遍，就这样。”

爱迪生和洛尔·埃瓦德朝旁边挪了几步。

“那个，伟大的杰作，完美的小电人……”年轻男子压着嗓子问，“我们的奇迹……确切说，你创造的奇迹……诞生于世了吗？”

“是的，”爱迪生简单地说，“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离开后，你立刻就可以见到安卓小姐了。亲爱的洛尔，往这边点儿，别让她听到。”

“已经创造出来了！”洛尔·埃瓦德说道，若有所思。

“我履行了我的诺言，”爱迪生漫不经心地说。

“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没起一点儿疑心？”

“一个泥人胚子就打消了她的疑心，正如先前我和你说的一样。安卓藏在密不透光的目镜后，安妮·索瓦娜以天才艺术家的身份露面。”

“那机械师们呢？”

“他们只知这是个简单的照片雕塑实验，其他的一概不知。此外，今天清晨，太阳射出第一缕阳光时，我开动了内部机器，呼吸的电火花迸了出来……随后，竟然发生了日食，太让人震惊了。”

“坦言相告，这几日我心神不宁，惦念着安卓！她化身为人了！”洛尔·埃瓦德顿了顿说。

“今晚，你看到她，哦！你定认不出她了。”爱迪生说，“顺便一提，我得嘱咐你，她比我想象中的更让人震惊。”

“怎么！先生们，”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向他们大声地说，“你们私下谋划什么呢？说话小声小气的？”

“亲爱的小姐，”爱迪生转身对她说，“我在向洛尔·埃瓦德赞许你呢，这段时间你非常配合，兢兢业业；你才华横溢，有一副优美绝伦的好嗓子，我看好你，你前途无量！”

“那好！可是……为什么非得悄悄地说呢？亲爱的爱迪生先生？”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嚷道，“又不是说我坏话，”她赔笑挑起话头，含沙射影地责难两个男人。“我有些话要单独说与洛尔·埃瓦德，他能来实验室，我就不觉遗憾了。三个星期过去了！我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有些自己的想法！总之，有些心里话！你让我觉得事情非同一般，我说不出来，某种诡异的谜……”

她撑出一副高贵冷淡的神情，那神情大大荼毒了她深沉的美，接着说：

“允许我们去公园走走，就我和洛尔·埃瓦德，我想弄清那个谜团……”

洛尔·埃瓦德有些闷闷不乐，他向爱迪生使了个眼色，说：“走吧！今晚我还要和托马斯先生商议你的事情，他的时间很宝贵。”

“噢！我不会占用太长时间的！”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说，“我和你谈的内容，他不在场会更适宜些。”

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挽起情人的手臂，二人走进园子，朝小径深处走去。

洛尔·埃瓦德如坐针毡，一门心思想着那个神奇的地下空间，一小时后，他将见到新生的夏娃。

两个年轻人离开后，爱迪生瞬时愁眉不展，凝神深思。工程师深恐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犯傻，做出疯狂的举动，泄露某些隐情；他迅速拉开玻璃大门的门帘，透过玻璃，目光紧紧追随两人而去。

随后，他轻快地走向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一架小型航海望远镜，一个新装系统的扩音器，一个组合开关。连接仪器的导线穿墙而过，有些交错到了其他导线中；导线交错盘绕在小径的树枝上，穿过一颗又一棵树。

在埃瓦德见到安卓之前，爱迪生预感一场剧烈的争执迫在眉睫。

“你想说什么，艾莉西亚？”洛尔·埃瓦德问。

“哦！现在还不是时候告诉你！”她回答，“一会儿我们走上这条小路时，我再告诉你。这里太昏暗了，亲爱的，我们看不见彼此。我向你肯定，在我人生中，我第一次感到这种异常古怪的焦虑！我随后与你详叙。”

“随你所愿。”洛尔·埃瓦德回答。

夜晚的空气似乎有些浮动不安；北极光拉长的玫红色光线渐渐淡了；几个星星赶早儿，布在了巨大的云朵间，天空分块染成了青色；花园小道被树木枝叶掩盖着，树叶在秋风中沙沙作响；草地湿润清新，花朵妩媚动人，幽香不减。

“今夜真美，”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轻声说，微微哆嗦。

洛尔·埃瓦德似乎听而不闻，自顾自地想着心事。

“是的，”他说，语气有些尴尬，透露出了几分苦涩，几分嘲讽；“瞧，艾莉西亚，你想和我说什么？”

“亲爱的洛尔，今晚，你怎么那么性急！我们去那儿吧！那边爬满青苔的石板上有条长凳，我们坐下慢慢聊，我有些乏了。”

她靠在了埃瓦德的胳膊上。

“你不舒服，艾莉西亚？”埃瓦德问。

她没有答言。

埃瓦德心想：“奇怪，今晚，她似乎也心烦意乱，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

“难道凭着女人的直觉，她感到了某种隐约的危险？”

年轻女子有些踌躇，埃瓦德不善捕捉其中的深意。她咬着一枝小花，花朵是方才不经意时采摘的。她全身透出唯美的气息，柔软光滑的裙子，压弯了裙下草坪上的花朵；她把娇美的脸庞伏在了洛尔·埃瓦德的肩上，在黑色花边头纱下，秀美的发丝松散的披着，有一丝醉人的伤感。

两人走到长凳跟前，她先就座。听惯了她絮叨那些傻话和俗事，洛尔·埃瓦德耐着性子，期待她说点什么新鲜话题。

就在那时，他脑中闪现了一个念头！“难道大魔术师爱迪生找到了秘方，化解这个美人的阴郁思想？她竟会沉默不语了，这难道不是莫大的转变吗？”

他在她身旁坐了下来。

“朋友，”她突然开口说道，“这段时间，你心情一直不好，我感觉到！你不想告诉我你的心事吗？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比你想象中还要知心的好朋友。”

此时，洛尔·埃瓦德与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的彼此心思犹如相隔十万八千里，他的思想沉浸在地下空间的花丛中，在那儿，安卓等候着他的到来。听到年轻女子这番话，他打了个寒战，心想，难道爱迪生泄露了他的心事，不觉甩出个难以察觉的气恼的动作。

可是，随后一想，又觉不可能。从第一晚开始，爱迪生对她暗中讥讽，把她奉承的团团转；此后的时间，爱迪生充分洞察了她的言谈，她苍白内心是无法治愈的。

可是，艾莉西亚道出温情关怀的话语，他实在觉得奇怪，她第一次有这种多情的举动；难道她身上某种庄重的天性被唤醒了？……

一个更为合理简单的想法，打消了他先前的猜想。

埃瓦德内心诗意大发。他寻思着，这样夜晚，两个恋人拥有美貌、青春、爱情，不可能对周遭的情景无动于衷；女人的神秘，再深深不过思想；在这样美好宁静的夜色中最晦涩难懂的心会瞬间被某种未知的灵光点亮；温柔可入夜，尚且带给人希望；而他的情人，这个可悲的女子，冥顽不灵，心中竟丝毫感受不到夜神妙的召唤。他痛苦但又爱着的这个女人，僵死的灵魂盲目而不开窍，借着夜的名义，使出夜至高的神力，让她的灵魂起死回生吧！

他轻轻地朝她身边靠了靠。

“亲爱的艾莉西亚，”他说，“此刻我想对你说的，只能用喜悦和沉默来表达。冥想的喜悦和静谧，比此刻的夜色还要动人。哦！我的心上人！我爱你！你知我心！没有你，我如何在世间活下去！为了完全配得上这份幸福，体会我们周围那个永恒的感觉，我把其衍生的所有感觉奉若神明，珍藏于心。在那个感觉中，不会有失落，永远不会！这份爱情经过一个刹那，胜过其他爱情流过一个世纪。”

“告诉我，在你看来，这种相爱方式太过狂热和感性？我觉得这种方式合乎自然，无忧虑，也无悔恨？爱情中最热烈的情话，越说越浓，越说越真！真情真意，在心中升华！鄙视你身上美好和永恒的事物，你有什么快意？啊！若我不再害怕听见你天真的笑声，哎！那么绝望却又那么温柔，我就可以向你诉说无数心事，或者保持沉默，我们默默地感受这奇妙的时刻！……”

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一言不发。

“可是，”洛尔·埃瓦德又说，脸上挂着忧郁的笑容，“我在用希伯来语和你讲话吗？你想和我说什么呢？我该如何作答？有什么话语能比你的吻更传神达意呢？”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是第一次，埃瓦德和她谈到亲吻。魅人的夜色，青春的气息，年轻女子内心触动，这是她第一次投进了洛尔·埃瓦德温情的怀中。

埃瓦德对她吐露的柔情蜜语，她懂吗？霎时，一滴泪从她眼中滚出，

滑到了苍白的面颊上。

“你如此痛苦，”她低低地说，“都是因为我！”

看到这样的情景，听到这样的话语，年轻男子愕然震惊，似乎陷入了不可言喻的惊异之中。一阵剧烈的狂喜在心中涌起！自然，他不再去念及另一个人！她所说的这句话唤醒了他心中莫名的希望，让他喜不自胜，神魂颠倒。

“哦，我的爱人！”他轻轻说道，神情恍惚。

他的唇碰到了她的唇，这一吻，让他重拾心意，他的痛苦涣然冰释。他不再记得，那些乏味苦闷的漫长时光，他只感到：恋人复活了。心中充满无尽甜蜜的喜悦，幸福骤然降临，出其不意！她说的这句话，好比天空吹来一阵疾风把他的忧虑气恼一扫而尽！她脱胎换骨！此刻，安卓和她缥缈的奇迹，早被他抛到九霄云外。

二人沉默了半晌；年轻女子的胸部上下起伏，散发出醉人的气息，他把她拥入怀中。

在这对恋人头顶上方，透过小径树木枝叶，天空又变得澄澈，缀满了星星。夜色深了，天地间有种“大美”。是的，灵魂不知迷醉何方，年轻男子只觉得在这个美好的世间，他再次复活了。

这时，一个念头在埃瓦德脑中萦绕着：爱迪生在阴森的地下墓室等着他，准备捧上神奇的女人——机器人安卓。

“哦！”他低声说，“我怎能如此荒谬？我竟想着去亵渎玩偶……我肯定，我只会取悦于她的外表！一个没有感情荒诞的玩偶！在一个稀世的美人跟前，这些可笑的电流、液压、机动滚动都得消失！的确，一会儿，我就去向爱迪生道谢，不再有任何非分好奇之想。爱情幻想破灭后，我心灰意冷，杰出的科学家口若悬河，说服了我，我才有了与机器人在一起的想法！亲爱的！我向你坦白一切！你！你才是真正的存在！如我一样，你拥有的是血肉之躯！我能感到你的心跳！你眼中流出的泪水！亲吻时，你善感的嘴唇！你的美丽独一无二，爱情也让你内心变得完美！哦，亲爱的

艾莉西亚！我爱你！我……”

他的话还未说完。

埃瓦德的眼睛沾满了甜蜜激动的泪水。他把目光投在她身上，她在他怀中轻轻呼吸着，她也抬眼凝视着他，四目相对；他吻了吻她，感觉到了她的呼吸。突然，埃瓦德不再亲吻，他隐约闻到一股琥珀和玫瑰花的香味，不禁从头到脚惊得发抖，而随后的话语更像闪电一般击中他，让他头昏目眩，理智崩溃。

这时，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直起了身子，把手放到了埃瓦德的肩膀上，苍白的双手戴满了闪亮的戒指。她怅然若失的对埃瓦德说，嗓音还是那么美妙，让人难以忘怀，这个埃瓦德听过无数遍的声音：

“朋友，你没有认出我吗？我是安卓。”

5 神秘的机器女人

“事实上，我告诉你们实情；
如果他们沉默不语，石头都会开口说话！”
——《新约》

说完，年轻男子感觉受到炼狱般的凌辱。这一刻，如果爱迪生在场的
的话，洛尔·埃瓦德想都不想，不顾任何是非情由，断然将他送上西天。
愤怒的血液又回流到了血管中。这是凄楚的一天，他经历了如此一幕。
二十七年的生活，在他眼中似乎只是弹指一刹。他直直地瞪着机器人，眼
神中充满了惊恐。心头一阵巨大悲苦的抽搐，胸膛火辣辣的，好像被一团
火焰燃烧着。

他下意识地拿起手眼镜，从头到脚，从左到右，再从正面一一打量机
器人。

他拉起她的手，这是艾莉西亚的手！他闻了闻她的脖颈和起伏的胸
部，这也是艾莉西亚的啊！他凝视着她的眼睛……这也是……眼睛！她
的眼神那么美！衣着打扮，举止……她用手帕默默擦去白皙脸颊的泪珠，
这也是……说道底，她只是艾莉西亚的化身！不过，同样花容月貌！十
全十美的化身。

埃瓦德远没有恢复镇静，他闭上双眼，用发烫的掌心擦去太阳穴沁出
的冷汗。

一种感觉突如其来：好似一个游人在半山腰迷了路，听到导游轻轻地
说：“不要往左边看！”可是，他未听导游的嘱咐，偏偏猛地瞥见左脚边
的深渊，深渊被薄雾盖着，深不见底，望一眼就头昏目晕。

埃瓦德黯然无神，脸色发白，闷着一肚子的苦水，他重新整理心绪。随后，他恢复了平静，一言不发，准备过会儿再决意如何行事。

爱情中第一次难以言传的怦然心动、温存、期望都被撕破和夺走，这个没有生命的虚无杰作，却与真人惊人的相似，完全骗过了他。

他感到糊涂不解，挫败，好像被雷劈了一般。

他看了一眼天空和大地，隐约露出了冷冷的笑容，他看清楚了自己灵魂不公平的境遇，这也让他看清了自己。

他内心深处，骤然闪现一个想法，比刚才经历的那一幕还要惊人。归根结底，坐在他身旁的这个神秘的玩偶，她所化身的女子艾莉西亚，在以往相处的日子中从未让他感受到那种震撼心灵爱情的唯美感觉。

机器人好像一剂麻醉剂，麻痹了神经，却造出了理想的幻觉；他感受到从未体验过的喜悦。安卓口中说出的浓情细语，女演员也可以大声说，但她既无感情，又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她只知道自己在扮演一个角色，在无形的舞台上演戏，戏说台词。假艾莉西亚似乎比真的艾莉西亚更为真实。

一个温柔的声音把他从深思中拉了出来。

安卓在他耳边轻语：

“你确定，我不在那儿吗？”

“不！”洛尔·埃瓦德回答，“你究竟是谁？”

6 夜中影

“人是堕入凡间的神，依旧惦记着天国的一切。”

——拉马丁^①

安卓对着年轻男子欠了欠身，用艾莉西亚的嗓音，说：

“平常，在你的古老庄园，白天你打猎归来，筋疲力尽；塞里昂，你起身离开餐桌，甚至不去碰一碰孤寂的晚餐具；你无精打采，眼神黯淡无光，你厌恶明晃晃的灯光，你走进卧房，急切投入昏暗之中，彻底休息。”

“在房间里，你先是思考一会儿上帝，随后，你熄灯睡去。”

“在梦中，揪心的画面乱转着你的灵魂！”

“你惊醒过来，脸色蜡白，在黑暗中四下张望。”

“你似乎窥见了某些影子或模样；有时，你辨出一张女人的脸，她庄重优雅地凝视着你。很快，你不相信眼看的一切，意欲弄清真相。”

“若你没有识出真相，昏暗中焦虑久久不散，在你脑海中啃噬，你痛不欲生。”

“为驱散这些影子的暗示，你又点亮了灯，头脑稍微清醒；你认出这些面孔，这些身影，这些眼神，不过是暗夜的影子游戏，远方云朵仿佛散发在窗帘上的反光，睡前匆匆扔在椅子上的衣服，静夜故弄玄虚耍出的诡异幻影。”

“你微微地笑了笑，熄了灯，对这个客观的解释心满意足，又安详地睡去了。”

^① 阿尔方斯·马里·路易斯·普拉·德·拉马丁（Alphonse Marie Louise Prat de Lamartine，1790—1869年），法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作家和政治家。

“是的，我记得！”洛尔·埃瓦德说。

“哦！”安卓接着说，“你的做法，于情于理！可是，在所有的现实存在中，你忽略了一种最为确定的存在，我们会在其中迷失；在我们的身心中心，这个存在的组成物质是理想化的（我谈及的是无穷）。对于这种物质，我们心中微弱的感觉可以稍稍感知，理智全然无法感知这种物质；要想察觉这个无条件的必然物质，只有通过预感、昏沉或欲念。”

“在你半睡半醒，思想正要被理智和感觉踩住的那个时刻，一种睡眠中罕见幻异的混合流体充满你的思想；这时，人的心中主宰未来选择的种子萌芽了，种子能预感人的行动和隐秘的想法，在重生中交织来世或轮回中的血肉之躯；人也意识到在他身上及其周围，存在着另一个难以言喻的空间，我们被这个看不见的空间包围，这个空间是玄奥的。”

“这个空间漫无边际，畅通无阻。若有人受到眷顾，有幸踏入这个空间，他驻足的时间非常短暂，他觉得似乎撞到自己瞬间的内心，隐隐约约预感到自己未来的自己。在这个意识边缘的玄秘空间中，灵魂和未来的自己建立了一种默契；而通往两个世界的道路，正是通过精神；这个凯旋的时刻，理智在沉重的枷锁中开怀大笑，徒然蔑视，唤醒的只是幻想之物。”

“这就是为何你的思想常常漂游在现实和古怪的昏睡边缘；你先是忍受着痛苦，随后猛然惊醒；这种原始直觉的感受，并没有欺骗你。他们的名色无法用语言叫出，他们就在那儿，在你的卧房中，在你周围；他们令你惶惶不安，好似预言家一般，会在某种预感，某种巧合，或某种象征性事物中，一闪而过。”

“哦！一旦得到这种无限物质的青睐，幻想就会从这种物质中抽离出来，充满了我们的身体，在我们周围，暗夜和寂静都是所幻想喜爱的；他们会冒险走进我们的模糊状态；他们会思考自己的处境，不过思考是假借他们走访的灵魂；在理智昏昏沉沉时，这个假借的灵魂，在接近他们的世界地方，摆脱了原有的束缚，几乎与他们的本质混同。哎！如果你能明白！”

这时，安卓在黑暗中拉起了洛尔·埃瓦德的手，说：

“如果你知道，他们如何想方设法，不得不用黑夜恐怖的事物去引起那个游人的注意，加深他的信心！他们通常以昏暗的幻觉出现，这样，第二天的回忆会更加深刻！他们无眼，也然能看见……这无关紧要。通过戒指底座，灯盏的金属旋钮开关，镜中倒映的星光，他们就能看到事物。他们没有呼吸，也能吐露话语……呜咽的风声，古老家具中陈旧木头发出的噼啪声，剑失去平衡，晃荡着骤然坠落的啾啾声……都是他们在侃侃而谈（这是一种预见，能永恒的出现任何事物中）。他们没有形体，没有模样，可是，一块布褶子，一棵小灌木上的繁枝，一件物品的外观，一袭暗夜的影子，都是他们的化身；他们会化身为周遭存在的任何事物，在那最剧烈的情感迸发时，他们悄然来访。”

“他们把这种善意的惊吓呈现在你眼前，你在恐惧中认出了他们，这是灵魂第一次自然的颤动。”

7 天使之争

“实证主义，
徒然无视，
这个无条件的真实存在，
从我们眼下滑过的影子，
无始也无终。”
——匿名

沉默了一会儿，安卓的情绪越发高涨了，她接着说：

“突然，真实的本性，在周遭敌人扰动中惊慌失措，凭着她正式而默许的权利，蹦蹦跳跳赶来，把你拉回心中。真实的本性摇晃着你，意欲唤醒你的理智，好似孩童摇起的拨浪鼓，左右敲打，她在召唤你。你的苦恼？……正是她造成的！在另一个广袤无垠的空间中，真实的本性深感苦痛，因此挣扎着想把你彻底弄醒，这意味着让你重回她身上，你的身体本来就是她的一部分；同时，她摇晃着你，让你醒来，去把不速之客赶出她俗气的地盘！你的‘常识’呢？不过是角斗士的大网，她用常识将你围住，你因此不能动弹。她庇护了自己，又再次征服了你。你企图逃跑时，她逮住了你！若你辨认出禁闭的墙壁，想摆脱晦涩的幻影，那表明她取得了一时虚幻的胜利；她用苍白的现实说服了你，你又一次落入了她的圈套。”

“就这样，你再次睡去，你驱走了你周围唤出的重要的人，打发走了未来注定遇见的亲密之人！你消除了想象映出的庄严客观存在，你疑心神圣无限的存在。你会受到怎样的嘉奖呢？喂！你平静了！”

“你重回人世……群魔乱舞的浊世，欺你瞒你的浊世；活在你之前的芸芸众生，也被蒙在鼓里！人世间充满各色美好的奇迹；可是，当你用纯粹理性的目光回忆起这些事情时，却觉空虚无意，空空如也。你心下自忖：‘这难道是梦中之事！是幻觉！……’如何得知？说完一席颇有分量的昏话，你贸然抹去你身上存在的这种超自然感知。次日一早，你凭窗而倚，清晨新鲜的空气扑面而来；你心中感到安心乐意，你与自己达成了含糊不清的和解。你听见远处人声喧闹（你的同胞们！），他们也睡醒了，去做各自的营生；他们已经成熟，走到了人世的不惑之年，迷醉于理智之中，却依旧在感官享受中神魂颠倒，为各式玩物神迷心窍。”

“你忘了，幸福之外的受难者，天国的逍遥者，信仰的截肢者，自我的叛徒，上帝判了死刑的人，他们谎话连篇，堕落腐化，无法靠近神圣的事物；他们冷笑着向你送来‘诅咒’的菜肴，你竟用‘宝贵’的特权去换盘中之物。你像受宠若惊的孩子一样沾沾自喜的观望着这个冷漠的世界，充斥着古老惩罚名声的世界！然后，世界用斑驳的死亡日光刺戳你，使出古老的花招，你感到痛苦和不值。你听到召唤，召唤你永远离开这个污浊的世界，这个你感到神秘的世界！这就是你可以清楚预测的命数。”

“最后，你疑惑地笑了笑，用理智向难以理解、无定形的、必然存在的无限物质致意。”

8 拯救灵魂

“复活的想法完全自然；

重生不再惊世骇俗。”

——伏尔泰《长生鸟》

洛尔·埃瓦德心中激荡着奇特的感觉，他耐心地聆听着机器人的论说，面对他的提问，未料到她竟能如此流利对答。

容光焕发的女机器人，仿佛受到了神灵的启示，她突然拉开黑色幕布，接着说：

“就这样，纵然种种警醒昼夜交替出现，你忘却了你的出身，忘却了你真正的目的地，执意结束自己的生命，只因这个虚无的过客；而今，我已拥有了她的嗓音和容颜。你像尚未在母体中足月的婴孩，就赶着出生（你无视克服困难后得到的高尚选择；对于亵渎生命的行为，你面不改色），你心意已定，决意走向沉默的死亡。”

“可是，我来了！我突然而至！受着你未来命运的嘱托！……你却要驱逐我，这个独能与你心心相印的人。亲爱的，健忘的你啊，在你去天国之前，再听我略述一二吧！”

“我投奔于你，来自无边无际之境，人只有在梦幻与睡眠时才能窥见此境。”

“在那儿，时间模糊不清！空间也不复存在！本能最后的错觉也消散了！”

“如你所见：在你肝肠寸断的嘶吼中，我欣然答应，匆匆忙忙，化身为你欲望中那个迷人的女子出现在你眼前。”

“创造我的人把我呼唤于世，他以为我按他的思想行动，其实他也不知不觉的顺从了我的想法；通过他的斡旋，我来到这个感性的世界，我拥有了最适合我的东西，只为你喜笑颜开。”

安卓微笑着，双手伏在年轻男子肩上，轻声对他说：

“我是谁？……一个梦中之人，活在你半睡半醒的脑海中，你可以用理智遣走我善意的影子，在我这个位置上，有的是空虚、痛苦、烦忧——所谓真实的成果。”

“哦！你不要从我心中苏醒！切勿用虚伪的理智撵走我，理智在你耳边低低细语，只会让你颓废沮丧。假设你生于其他国度，你依着这个国度的习俗进行思考，在所有昏昧的真实存在中，人要选择相信某个真实存在，那么选择奉你为神明的那个存在吧！你会问：‘我是谁？’对你而言，在尘世，我的存在完全依附于你的意志。因此，赋予我生命！认可我的存在吧！你慈爱的意志给我生命，让我变得丰厚；然后，我会瞬间变得朝气蓬勃并出现在你面前，我的存在充满了你的意志。我是你想象中渴望的女人。你定惦念那个现实中的女人？那么，做个对比吧！她让你灰心泄气，你因此想逃离人世；而我，你知道我是多么痛苦，多么疲乏，竭力把你从天堂拉回人间吗？”

说道这里，机器人握住洛尔·埃瓦德的双手，他心中混杂着错愕、虔敬和钦佩的情感，达到了极致，难以言表。机器人轻轻地呼吸，好像轻风擦过盛开的花儿，让人醉意盎然。他默然不语。

“你担心打断我的思绪吗？”她接口说，“当心！你忘了，我的生死，掌握在你手中！你的恐惧会让我丢了性命。若你质疑我的存在，我就迷失了，这也意味着你将失去一个遂你所欲的理想女人，一个让你称心如意的的女人。”

“哦！若你一心一意的相信我！若你能为我放下理智！那么，我将会是十全十美的存在。”

“现在，是时候该你做出取舍了：我……还是亘古至今的现实。这个所谓的现实，每天都在对你撒谎，愚弄你，背叛你，让你万念俱灰。”

“我让你失望了？在你看来，或许，我说的话过于严肃，我讲述的意象过于缥缈？我自己原本就分外沉重和缥缈，我的眼神能看到死神之界。”

“你思量一番，就会明白，我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思考才最为简单明了。若你喜欢生性快活的女人，像鸟儿一样叽叽喳喳、能说善道？这轻而易举，你只用按一下我项链右边的蓝宝石，我就会摇身变成那类女人，而你将会惋惜消失的那个我。我身上有多种女人的性格，后宫佳丽都不能与之媲美。只要你所欲，她们就会出现！这全靠你自己去发现。”

“可是，算了罢！沉睡在我身上的其他性格的女人，最好不要唤醒她们！我不齿于这类女人！她们好似园中的毒果子，还是不要去采摘的好！你会觉得惊诧，我是那么渺小，一个小小的举动，扭动项链的宝石就可以消灭我的存在，掩盖住我的性格！你觉得该怎样！我的生命比人的生命更不堪一击！”

“在你眼中，我是神秘的，坦然接受这种神秘吧！稍作分析，做出解释（哦！非常容易），解释的结果越发莫测高深，引喻失义！哎！虚妄的解释。难道你不喜欢现在的我吗？不要用理智揣测我的存在：美美享受与我相处的时光吧！”

“如果你知，我未来的灵魂像夜一样轻柔有多少美梦，你期待着我去实现！如果你知，我平凡性格下暗藏着多少惊喜、忧郁和希望！我等待着 你送出的思想灵气，我轻盈的肉体就有了生命；你却用虚无的推理证明我不存在，我悦耳的嗓音，至死不渝的真心，一无是处。你缚手缚脚，不敢丢弃这个推理，而推理本身虚无、乏味、模糊不清；它不能定义这个存在的起源，也说不出其本质或组成的内容。我并非那类水性杨花的女人，难道你会扼腕叹息？那类女人，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会忠贞不渝？我的爱人，成为让天使都心跳的女人，魅力远甚于尘世肉欲的女人，因为肉欲中沉睡 着古老的瑟西^①。”

安 卓 打 量 了 年 轻 男 子 片 刻 ， 他 愣 怔 怔 地 盯 着 她 。 突 然 ， 她 笑 嘻 嘻 的 补 充 说 道 ：

① 瑟西，是希腊神话中住在艾尤岛上的一位令人畏惧的女巫。

“哦！我穿的衣服太奇怪了！”

“你为什么举着这个玻璃片看我？你看不清楚？”

“嗯……我在问你问题，就像女人一样发问！我不应该变成女人，我仅是化身为女人！”

随后，在毫无过渡的情况下，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

“带我去那吧，去你的故乡！去你幽静的庄园！噢！我迫不及待想躺进我黑色绸缎棺匣，我将在那沉睡，漂洋过海，奔向你的国度。世人封闭在狭窄的屋舍之内，嬉笑言语！这于你来说，无关紧要！好比在创世纪之前，今晚和明天并无‘现代’之分，任世人自觉比你活得更为‘现代’吧！”

“你用你身体沸腾的热血加固了高高的城墙，铸就了你的心灵家园。”

“你相信，对于配得上孤独的人，孤独总是占有一席之地！对于你舍弃之人，他们沉醉在可笑、肤浅、病态的高傲中，说出愚蠢、无聊和轻率的挖苦话；我们不屑于去嘲笑他们，而是想让他们不再滑稽、幼稚和草率。”

“我们还有时间去思及这些人吗？不过，我们总是按心中所想去行事，那么，我们思及他们时，应阻止他们变成这样！瞧，当你在古老树木之下狂喜不尽时，那表明你已唤醒了！那轻轻一吻，天地都为之动情！你的心胜于世界的目光。”

黑暗中，安卓吻了吻洛尔·埃瓦德的额头，他愣住了。

9 纠结

“不论杯中酒，只要一醉方休！”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①

洛尔·埃瓦德，生性果敢固执。他引以为豪的座右铭“所有人都是这样，但你不是！”他骨子里流淌着这种德性，在俗世中，他也是如此为人处世的。听到最后这番话，他激动得颤颤巍巍，惊慌失措。

“啊，这个！”他低声说，“这样的奇迹横空出世从而去慰藉灵魂，只会惊吓到灵魂！借着金属唱片上刻录的似是而非的话语，谁能料想到，这个冰冷的机器竟然打动了！上帝，何时准许机器开口说话？创造这样一个电流精灵？多么放荡不羁？精灵有着女人的形体，一直向往来到人世生活。哈！啊哈！我忘了！我在看戏！我只有鼓掌欢呼。舞台果真太过诡异！好样的！爱迪生！妙！妙极了！……”

洛尔·埃瓦德把手眼镜稳了稳，从容的点燃了一支雪茄。

年轻男子刚才说的那番话，虽说是从人的尊严，从常理的角度出发，但刺伤了这个奇女子。其实，他所言漏洞百出；若他置身法庭为自己辩解时，毫无疑问，这种辩论方式只会招致危险、简洁、致命的反击。至于那个疑问：“上帝，何时准许机器开口说话？”如果一个过客答言：“自从上帝看到你蹩脚的使用机器人！”回答多少让人有些不快。而那句：“我忘了！我在看戏！”好像某人在低声歌唱。

“唉！无论怎样，安卓只是女演员出色的替代品！”过客所说不无道理。

^①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1810—1857年）是法国贵族、剧作家、诗人、小说作家。

其实，德性高尚的男人，一旦内心情绪深深搅动起来，丁点儿的虚荣心便膨胀起来；男人又恐虚荣心暴露无遗，于是拿出世上最好的托辞，抗辩时最义正词严的话语来掩饰它，“过分的热情”反而损了自己。

洛尔·埃瓦德会很快意识到他已卷入了一场凶险的冒险中。

10 化身

“你的眼睛，深邃澄澈，好似星子泛着清光，
我美妙的爱情，写在你的眼中，
现在，我将合上你的双眸。”

——查理·瓦格纳《瓦尔基丽》

机器人垂下头，双手捂着脸，暗自落泪。

随后，机器人抬起了脸，那是艾莉西亚如花似玉的容颜，泣数行下。

“既是这样，”她说，“你召唤我来人世，却又要把我赶走。只要你一个思想，就能赋予我生命。你没胆识支配你的力量，就像王子不清楚自己的权利。你欲我有意识，而你却瞧不起这个意识。在你心爱的女子跟前，你怯懦退缩了；完美的女子让你惊慌失措。常识在你心中纠结，你甘愿做自己的奴隶，你向自己卑躬屈膝，进而毁了我。”

“造物主不信任自己的造物，造物才被召唤出来，你就要将其摧毁，甚至不等整个作品完成。然后，你独自躲在理直气壮虚伪的骄傲中，笑着惋惜这个影子。”

“可是，考虑到我在现实中化身的女子，你抛弃我，难道毫无痛苦？作为女人，我值得男人无怨无悔的去爱。我也知道人是如何衰老！昔日，泰坦盗取天空之火，为了给忘恩负义的人带去火种，而我绝非那类薄情寡义之人！我就要消失了，无人能将我从虚无中拯救！世上不再有一个人给我灵魂，为我永远去对抗秃鹰的啄食！哎！我和宁芙女神们^①在他心上哭

^① 宁芙女神，希腊神话中泛指山林、原野、泉水和大海等地的自然女神。

泣！再见，是你，是你将我逐出人世！”

说完，安卓抬起头，深深叹息了一声，提脚走向一棵树；她手扶着树干，随后身体倚在树干上，凝视着洒满月光的公园。

妍丽的女子面色蜡白，楚楚动人。

“美好的夜，”她简短地说，语气中透出亲昵，“是我，我是科学和天才的产物，一个端庄雅致的姑娘，六千年来苦难中生长出来的花朵。从我朦胧的眼中已认出了你的无情；明天，我的眼睛将不再有光，好似星辰即将坠落消失；而你，你纯洁的灵魂尚未得到深情地亲吻就要奄奄一息；在我出现的时候，你举棋不定，愣神吃惊。放心吧！我只不过是卑微的存在，我的消失，你不会有一丝悲伤的回忆。我虽命运不济，但非庸俗乏味！我孤独美好的亲吻将流于虚空；我完美的话语将在风中消散；我辛酸的摩挲将在黑暗和雷电中流走。独有闪电能击落我这朵人造之花，徒有那洁白无瑕。受着驱逐，我来到那个没有以实玛利^①的沙漠；我好似落入孩童手中可怜的雌鸟，凄惻地挣扎着想在地上孵蛋。哦！迷人的花园！高大的树木，浓荫的光泽，庄严了我卑微的额头！可爱的草坪，露珠泛着光彩，比我还要灵动！活泼的流水，顺着溪水涓涓而下，比我眼中流下的清泪还要纯净！而你，充满希望的上天，哎！如果我能活着！如果我能拥有生命！哦！活着多么美好！跳动的心是多么的幸福！光明，我看到你了！心醉神迷的细语，我听到你了！爱情，恋人沉浸在喜悦中！哦！娇艳的玫瑰！呼吸吧！就这一次！在他们沉睡时！夜的清风穿过我的发丝！……我却，只能死去！”安卓在星空下抱起了双臂。

① 以实玛利，按照希伯来经与古兰经记载，是亚伯拉罕与其正妻的女仆夏甲所生的长子。

11 夜之爱

“你时而哭泣，
从你的话语中感到你勇敢的灵魂！”
——维克多·雨果《女神之歌》

突然，她转身对洛尔·埃瓦德说：

“再见了！回到你的同类中去吧！向他们谈论我吧！正如谈论‘世上最诡异的东西一般！’你有理由这么做，这对你来说确实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们所失却的东西不相上下。竭力忘却我吧！哦！那不可能！正如你凝视着我一样，那个看着机器人的男人，他扼杀了他心中的女人，女人遭受了背叛，不会饶恕，而玩弄心爱的女子，任何人都逃不出果报。”

“我要回到明亮的地下墓穴去了。”

“永别了！可你，也难得活下去！”

安卓用手帕按着嘴角，步履蹒跚，悠悠的走远了。

她顺着小径，朝着亮光的门槛走去，爱迪生在那里等候着。蓝色的身影越过每棵树，好似雨后初晴的一道阳光，照亮了树木，她转头瞧了瞧洛尔·埃瓦德，默默地把手放到嘴上，送出一个飞吻，那个动作绝望得让人生畏。洛尔·埃瓦德发狂似地箭步追向安卓，他赶上了她，像少年一样搂住她，她虚弱无力，软倒在埃瓦德的搂抱中。

“幻影！幻影！安卓！”他说，“事已成定局！的确，我虽没有什么福德、大功德来偏爱你，因为你是令人敬畏的奇迹，而命运让我遇见那个平庸、乏味、冷漠的女人。这次，我任由上天随心发落！我神秘的爱人！我

决意与你一起隐居，放弃世俗的生活，任由时光流逝！……刚刚，我才恍然大悟，你与她相比，她才是幻影！”

听到这番话，安卓激动得浑身颤抖，随后，她无比信任的比了个动作，双手挂到了洛尔·埃瓦德的脖子上。她紧紧靠着他，胸部微微起伏，身上散发出阿福花^①的香味，她的头发散开来，发丝顺着背披到了裙子上。

她的举止有些缓慢，无精打采，庄严动人的美顿时黯淡了；她似乎不能说话！她把头靠在年轻男子肩上，星眼微睁，凝视着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个半神半人，有血有肉的幻影，夜为之心惊胆战。她似乎吸入情人灵魂的精气，因此拥有了自己的灵魂；她微张着嘴，欣喜若狂，恍惚丢了神儿，在一个纯洁的亲吻中，她颤动的嘴唇，轻轻触过他造物主的嘴唇。

“终于！……”她猛地说道，“我亲爱的心上人，我终于寻到你了！”

① 阿福花，耐寒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叶窄、茎长、花穗美观；有白色、粉红色或黄色。希腊的穷人取食其根。

12 冥想

“再见，直到那天晨曦再现
我相信那天，
在那天，
我会与你重逢！”
—— 弗朗茨·舒伯特音乐

片刻后，洛尔·埃瓦德搀扶着虚弱的安卓，回到实验室。她垂着头，面色蜡白，昏昏沉沉，靠在年轻男子的肩上。

爱迪生抱着手臂立在那儿，眼前放着一个长方形乌木棺匣，做工精巧，两个门扇大大地敞着，内部缝钉着黑色缎子，模塑出一个女人的身形。

在这个时代，据说这是最完美的埃及式棺匣，能与埃及王朝克里奥帕特拉地下墓穴的棺木媲美。从左到右，在棺匣内壁中，分别安置着十二条镀锡的带子，很像阴森的莎草纸^①，一份手抄本，一只玻璃小棒以及其他物品。爱迪生按住巨大加速装置的控制面板，目不转睛地盯着洛尔·埃瓦德，埃瓦德正朝他走来。

“朋友，”爱迪生说，此时，安卓恢复了原样，一动不动，“安卓这样的尤物，只有半人半神才能赐予。无论在巴格达，还是在科尔多瓦的集市，都寻不出这样乖巧伶俐的人从而敬献给最高统治者哈里发^②！没有巫

① 莎草纸，是古埃及人广泛采用的书写介质，它用当时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的纸莎草的茎制作而成。

② 哈里发，在阿拉伯帝国鼎盛时期，哈里发拥有最高权威，管理着庞大的伊斯兰帝国。

师能制造如此精彩的幻象！《一千零一夜》里的新娘谢赫莎拉德，她断断想象不到这样的人，生怕说出这样的人物故事，山努亚^①会心生疑惑。任何财宝都买不到这个旷世杰作！看到杰作，我先感到愤怒，随后她的神奇又征服了我。”

“你接纳她吗？”电学家问。

“若要拒绝，那我真是头脑昏聩了！”

“那么，走吧！”爱迪生说，声调低沉，他伸手去握住洛尔·埃瓦德的手，二人双手紧握。

“我们一起吃夜宵，你，还有她，就像上次那样？”爱迪生含笑道。“若你愿意，我们可以重启那晚的话头，你会明白，安卓的言谈……与艾莉西亚大相径庭。”

“不，”洛尔·埃瓦德说，“我很心急，想快些成为这个神圣之谜的俘虏。”

“再见！安卓小姐……”爱迪生说。“你还记得，在地下空间你的房间里我们偶尔谈到的那个人，他将唤醒你暗淡的生命吗？”

“哦！亲爱的爱迪生！”机器人一面说，一面向电学家欠身致敬，“虽说我与人多么相似，但我怎么会忘了我的缔造者呢？”

“顺道一提，那位女士怎么样了？……”爱迪生问。

洛尔·埃瓦德浑身颤了颤。

“我肯定，”他说，“我已把她忘了。”

爱迪生看了看埃瓦德。

“她从这里离开时，脾气还是很糟。你们去公园散步时，她突然而至，完全从催眠中清醒过来。她喋喋不休，你在公园说的话，我没听清一个词儿。不过，我早已把新设备置好，为了……总之！我发现，安卓，从她生命的第一刻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天性，她值得今后岁月的期待。坦白

① 山努亚，《一千零一夜》故事集中暴虐的国王，每天娶一个女子，第二天就杀掉，宰相的女儿谢拉莎德，自愿进宫，每天给国王讲一个故事，讲到最精彩的时候就停住。国王为了继续听，只好让她活下去。

说，我对她很放心。至于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刚才，她很坚决地告诉我，‘她要放弃新角色，新角色的台词文风难以理解、冗长，磨坏了她的脑子。’经过深思熟虑，她现在的小小心愿，‘就是登台演出她的基本剧目，希望剧目演出取得成功，显而易见，这就可以吸引高雅人士的目光。’至于她的雕像，第二日清晨，你离开门洛帕克后，她说，‘我只要把‘雕像运往伦敦给她’；她还说，‘对于我的酬金，我不能开口大要价，世人不该与艺术家讨价还价。’临别时，她嘱咐我告诉你（若某天你来访），她在那边等着你去安排各项事宜。亲爱的洛尔，你到伦敦后，不必惊动她，让她安安心心继续她的演艺事业。你写信给她，以‘贵族’的口吻告诉她，你们就此断绝来往，这样，一切都有了清楚的了断。何谓情妇？斯威夫特^①曾这样写道：情妇，不过是皮带和弹盾^②。”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洛尔·埃瓦德说。

安卓的头靠在洛尔·埃瓦德肩上，此时，她缓缓地抬起了头，露出神秘的笑容，指着电学家，轻声说：

“他会来奥特洛庄园看我们，对吗？”

听到这句话，年轻的英国人忍不住比了个赞叹惊愕的姿势，表示肯定。此言甚怪！爱迪生不寒而栗，他定定地看着安卓。

他忽儿拍拍自己的脑门，笑了笑，又忽儿俯身拉了拉机器人的裙子，让裙子和袜子分开，手指按在两只蓝色低筒鞋的鞋跟上。

“怎么了？”洛尔·埃瓦德问。

“我解除了安卓的枷锁，她自由了！”爱迪生回答，“我让她独立了。总而言之，她只属于你。以后的日子，只有戒指和项链能让她活灵活现。关于这点，手册上有最详细清楚的讲解，你过目后自会明白。她身上金属唱片刻录了耗时六十小时的内容，你深入了解后，会很快明白那真是无比丰富：可谓无穷无尽，像女人一样深不可测。她具有两种贤德女子的品性，

①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年）爱尔兰作家。讽刺文学大师，代表作《格列弗游记》和《一只桶的故事》。

② 弹盾，古代打仗用的盾动屏障。

其他分支的性格也混入‘身心’中，迷人而不可抗拒。”

“亲爱的爱迪生，”洛尔·埃瓦德说，“安卓是个十足的幻影，她具有神秘的生命，我不再执意去纠结这个秘密了。虽说你只向我透露了一部分真相，我想我不再介意了。”

听完这番话，在电学家俯身拨弄她的鞋子时，安卓温柔地握住年轻爵爷的手，斜着身子在他耳边低语说：

“千万别告诉他，方才我和你说过的话，那话儿只是说与你的。”

爱迪生起身，手中拿着两个小铜扣，铜扣是刚刚从鞋上拧下的，上面有两条极为纤细的金属线，金属线延长部分涂着绝缘材料，隐而不见，消失在机器人后面。这些感应导线与地板、地面、毛皮混到一块，所有安卓走过的地方。显然，金属线连接的远处是不知何方的发电机。

机器人似乎在全身发抖，爱迪生按了一下项链的搭扣。

“劳驾！”她说。

安卓一只手搭在洛尔·埃瓦德的肩膀，脸上浮现了神秘的微笑，她优雅地走进了漂亮的棺匣。

她把长长的卷发拢到一边，轻手轻脚地躺了下来。

然后，她把亚麻布头带系到了额头上，头因此可以保持不动，脸也不会碰到内壁；她又把宽大的丝绸束带紧紧扣到了身上，以便固定身子，任何颠簸她都不会移动。

“朋友，”她一面说，一面把双手交叉放到胸前，“横渡大洋后，你再唤醒贪睡的小可人，在此期间，我们在梦中……相会吧！……”

说完，她闭上了双眼，似乎睡着了。

棺匣两道门扇慢慢闭合起来，一声不响，最后，严实地盖住了安卓。一个银色的牌子，镶嵌着纹章，固定在棺匣上面，牌子上刻有“安卓”名字的字样，名字是用东方文字书写。

“待会儿，”爱迪生接着说，“棺匣将放入一个巨大的方形货箱，箱盖是凸起的，里面塞满了厚厚的棉花，棉花经过用力压实。一旦有了货箱，途中过客就不会起疑心了。这是棺匣的钥匙，暗锁控制着门扇的开闭。”

在安卓枕头旁边，爱迪生指向一个小小的黑色星状物。

“现在，”他补充说道，示意洛尔·埃瓦德就座，“来杯赫雷斯白葡萄酒，怎么样？我想你还有事儿要对我说。”

爱迪生按了按水晶旋钮，实验室的灯亮了，灯光混合着氢氧灯的光，让人感觉好像在明晃晃的太阳底下。

随后，他打开了实验室顶上的红色信号灯，拉上了窗帘，朝客人走来。

独角小圆桌上，摆着威尼斯玻璃酒杯，一瓶被包着稻草的红酒。

“为不可思议的奇迹干杯！”电学家说，意味深长地笑了。

年轻的洛尔与他碰杯，表示赞同。

片刻后，二人面对面坐下。

13 紧急解释

“天地之间，
有许多事情，
不在你的哲思之中。”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默思良久，洛尔·埃瓦德开口说道：

“我唯一想问你的问题就是你曾谈到的女助手，安妮·索瓦娜小姐……前些日子，她都在为那个讨厌的女人测量每个身体部位，塑造捏制雕像吗？”

“据艾莉西亚的描述，‘她既不年轻，也算不上老，脸色非常苍白，寡言少语，总是戴着面纱，应该非常美；她总是垂着眼睛，几乎快闭上了，竟看不到她眼睛的颜色。可是，她看东西看得很清楚！’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还补充说，‘半小时内，在这个台子上，神秘的雕塑家，‘默默无语’就把她的雕像从头至脚捏成型，好像俄罗斯浴室按摩师一样熟练迅速。她偶尔停下来，在稿纸上用铅笔写几个数字，画些线条，又赶着把稿纸交到你手中。’”

“艺术家似乎是用光在勾勒雕像，‘一丝火焰’随着艺术家冰冷的手在雕像裸露的身上牵引揉动。”

“然后呢？”爱迪生问。

“然后，”洛尔·埃瓦德回答，“就第一次远远地听到安卓声音来了，我觉得安妮·索瓦娜小姐应是个独特卓越之人。”

“好吧！”爱迪生说，“你在别墅，日夜思绪，试着去解释这个雕像。

那好，我确信你说道了些眉目，不过谁也料想不到，这是多么偶然和神奇，我竟成为其中的掌舵者！整个事情说明了：谁去寻找，找寻之物就会到来。”

“你还记得，在地下，我与你讲述的故事，那个名叫爱德华·安德森的人吗？你方才的疑问，正是故事的最终结局。”

爱迪生默思了半晌，接着说：

“丈夫破产去世，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安德森夫人眼看着房屋被没收，突然之间，生活没了着落；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十岁，一个十二岁，虽说几个生意上关系一般的熟人提供救助，但救助前途未卜；安德森夫人忧虑成疾，患上了严重的昏睡症，这是一种神经性功能疾病，无法治愈的，病发时，会完全陷入昏睡中。”

“之前，我和你说过的，安德森夫人品性正直，我非常敬重她。绅士，她是个聪颖的女子，你能理解，我自然乐意去扶持这个可怜人……就像以前，你对我伸出援手一样！……念我与安德森的旧日情谊，我既知此事，不能眼看事情恶化下去，我倾尽所能，安置了两个孩子，让孩子的母亲走出困境。”

“就这样，很长一段时间流走了。”

“在鲜有的几次探望中，我观察到，她陷入奇怪、深沉、持续的睡眠中。在昏睡时，她闭着眼睛与我交谈。现今，有许多归类后的昏睡症病例谈到：有些昏睡症病人，不进食，可以昏睡整个季度。长远来看（我觉得，自己精力足够充沛），我决定亲自治疗这个特殊的病人——安妮·安德森夫人。”

洛尔·埃瓦德，觉得工程师提到“安妮”名字时，语气特意加重了，他做了个好奇的动作。

“治疗？”他低声说，“确切说，是改变！不是吗？”

“或许，”爱迪生回答，“哦！那天晚上，不到一小时的催眠暗示，在强直性昏厥催眠的作用下，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进入催眠状态，出现暗示性幻象……留意到你一脸的平静，我才明白，你原是熟悉这个情况：一

些医生中的开拓者就催眠进行全新的实验。实验证明，人体磁气学说是一门确实的实证学科，既古老又时兴，一言以蔽之，人体中的磁性流体，正如电流一样，确实存在。”

“嗯！为了减轻这个可怜女人的痛苦，不知怎的，我的脑海中竟冒出了催眠术的念头！我想用此治疗身体的昏睡顽疾。我开始耐心学习最为可靠的方法，每天坚持不懈地练习这些办法；就这样，两个月过去了。在非常突然的情况下，很多熟知的现象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其他不解的现象有待科学评估，第二日就不复出现了；超感官透视现象极为神秘莫测，它发生在持续的深度昏睡中。”

“那时，安妮·安德森夫人成了我的秘密。安德森夫人处于高度紧张的昏沉中，借此机会，我天生具有的能力——投射意志，得到了彻底的发展。我能远距离发射出大量神经能量，进而可以自由控制他人的意志，不过只在几小时内有效。因此，在这个非同寻常的昏睡者与我之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磁性流体，我铸造了两枚铁戒指，用于聚积以穿透的磁性流体（难道不是纯粹的磁性感应？），安德森夫人或索瓦娜，把其中一个戒指戴到手上（如果我戴上另一枚戒指），就在这个瞬间，通过磁性流体，她就能神秘的感应到我的意志！不仅如此，远在二十古里之外，她在昏睡中也能听到我说的话，服从我的命令！我的思想通过磁性流体传到她脑海中，她用电话听筒做出应答。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以这样的方式交谈，穿越真实存在空间的阻碍。这个女人，还有我，似乎超凡脱俗了！”

“刚才我称她为索瓦娜，别忘了，大多数具有很强磁性流体的人会给自己认定第三个身份，就像小孩子给自己取小名一样。他们自视远离了自己的机体，远离了所有的生理感官。他们忽略了身体特性和社会地位，摆脱了肉体的束缚。这些人当中，在超感官透视状态中往往有怪癖，给自己取一个梦中的名字，名字原由不得而知。在睡眠中，她们头脑清晰，乐于听到别人用梦中的名字称呼她们，若非听到这个彼岸世界的名字，她们一概默不答言。有一天，我话才刚说出口，安德森夫人打断我，天真地对我说了这些记忆犹新的话，让最不迷信的人都会感到惊慌困惑。”

“朋友，我是安妮·安德森，我沉睡在那儿，那个你身处的世界；可是，在这儿，我回忆起来，很久以前，另一个我的名字——索瓦娜。”

年轻的洛尔呆住了，沉默不语，随后，他喃喃自语道：“今晚，我听得到的话，多么诡异啊！”

“是的，这让人觉得，我们处于另一个域界……几乎接近‘神怪之物’！”爱迪生回答，“总之，无论是否合乎情理，还是荒谬的，我觉得应满足她这个奇特的心愿；这样，在我远距离的漫谈中，我都不称呼她安德森夫人，而是用她告知我的那个独特的名字。”

“安德森夫人的性格，在清醒的状态下和在深度昏睡中，两者截然不同。现实生活中，据我所知，安德森夫人，淳朴、忠厚、聪慧；一旦进入昏睡中，她完全变成另一个神秘的女人，具有多重人格！这个名叫索瓦娜的昏睡女人，知识渊博、口齿伶俐、完美无瑕。可是，从外表来看，她纹丝未变，这些内在的转变，非逻辑可以解释！这种身心二元的现象，叫人目瞪口呆。在所有接受磁气疗法的病人中，尽管只占很少一部分，身心二元的现象已被证实、确认。在这些病人中，索瓦娜的特殊性在于她能达到反常的完美，而这种反常源于她患有神经性官能症。”

“是时候告诉你这些事情了，绅士。自从美丽的伊芙琳·阿贝拉小姐死后，这个矫揉造作的女人留下了些滑稽的遗物，我从费城带来了，好比带来战利品。我想，也应让索瓦娜看看这些丰富的东西。与此同时，我向她传达了创造安卓的构思，画出了清晰的草图。你很难相信，索瓦娜多么欢天喜地，好似复仇者一样的兴奋，赞同我的想法，鼓励我去着手实现这个计划！时间紧迫，我立刻开始行动！我一心投入安卓的发明中，以致电能及无数电灯的发明问世也推迟了两年。我因此损失了数万美元的收入，不过这非常值！最后，机器人所有复杂的机体部件完工后，我又把所有部件组装成一个全新面貌的整体，向索瓦娜展示了她的模样，那个穿盔甲冰冷的年轻女子。”

“见到机器人，索瓦娜异常兴奋，兴冲冲地要我解释机器人最为玄机的奥秘。机器人里里外外的构造，她都一一仔细琢磨，她想在机缘巧合的

情况下，让自己融入机器人，用她‘超自然’能力赋予机器人生命。”

“听到这个奇特的想法，我惊呆了。我穷尽所能，在短时间内布置出了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包括各式仪器，暗藏的感应器，最新发明的电容器；我还在系统内增加了一个机动滚筒，它与支配安卓运动的滚筒完全符合。当索瓦娜得知这一切后，某日，一项工作正要完成时，她派机器人出其不意的来到我跟前。看到这个情景，我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我人生中受到最大的惊吓，发明家被自己的作品吓唬到了。”

“这个幽灵，若完整化身为女人后，那将产生怎样效果啊！”爱迪生不禁暗自思忖。

“从那儿后，所有的想法和计划都经过精密的计算，让她日后拥有一颗勇敢的心，随后我们的确也实现了。你必须明白：这个女人不完全是虚幻的！她是神秘的存在，是完美的女人，她正是安卓。你眼中的她，在模仿女性身形的银盔甲覆盖之下，全身充满了电流。若说我熟知安德森夫人，我向你肯定，我的确不了解索瓦娜！”

听到电学家这番严肃的话语，洛尔·埃瓦德浑身打战；电学家思绪凝重，接着说：

“索瓦娜在地下空间，她躺在浓密的树荫之下；她在百花丛中闭着眼睛，超越了负重的肉体，她意象的流体已经融入了安卓体内！她的双手好像逝世之人的手一样冰冷，握着机器人的金属控制器；她通过安卓的步子来行走，她的言语从安卓口中说出。虽说遥遥相隔，透过那个神圣的睡眠空间，声音从安卓嘴唇的颤动中传达出来！我只要口中默念，所有你说的话，这个神秘的人就能通过我，听见你的话语，然后借着机器人这个影子做出回答。”

“她从哪说话？她在哪儿听到？她变成了谁？这种不可置疑的流体是什么？这种流体好似传说中具有隐身魔力的裘格斯戒指，可以无处不在，隐而不见，还能进行精神的化身？那么，我们到底与谁在打交道？”

“这些都是存在的问题。”

“你还记得，看到美丽的艾莉西亚照片在幕布上的投影时，安卓反应

不是非常自然吗？在地下空间时，面对用来测量天体光热的测温计，安卓的即兴解释？交易中心场景的声音？你还记得，安卓准确地说出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的着装打扮吗？她车厢灯下，阅读快信。你明白，那是怎样微妙，难以想象的方法，这个难道不是用无比神秘的准确透视才能发生吗？你喜爱女人的磁性流体，因为它已经浸入和穿透了你的思想。若你还能回忆起在某个时刻，安卓手拉着你去看那个丑陋的抽屉，抽屉里面放着舞女的遗物。因为安卓的手触碰到你的瞬间，索瓦娜身上的磁性流体通过另一种流体进行内在传送，与你的流体产生了交流。就在那个瞬间，尽管你和你美丽的情人之间隔着距离，但流体飞向在那个无限的空间从而达到你意念中的目的地，即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所在的火车车厢正载着她来到门洛帕克。”

“这可能吗？”洛尔·埃瓦德低声说，若有所思。

“不，但事实如此。”电学家回答，“很多其他事物没有形体同样能存在我们周围。对于这个事物，我没有过于吃惊，我素来深知虚空的力量，没有虚空，世界如何得以创造。”

“是的，忧心忡忡的昏睡之人躺在带绝缘支架巨大的玻璃板上，上面铺着垫子，她拿着感应键盘，键盘按键让她微微带电从而保持她与机器人之间有电流通过。另外，机器人身处于两种非常相似的流体中；尤其是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之下，在我看来，超感官透视现象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稍等，”洛尔·埃瓦德打断道，“的确，如今，在远距离和无限的高度下，电流可以传送世人熟知的原动力，这已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如果我相信，电流四面八方的，那么毫无疑问，将来这种神奇的能源运用到成千上万的区域、陆地工厂中，然后消失在瀑布、湍流或退潮中！我又知道什么呢！必要时，这种幻想也可以理解：因为导线是可以感知的，导线好比富有魔力的媒介，传递着电流！至于，有生命的思想半虚半实的传送……远距离却没有微妙导线作为载体，如何叫人信服？”

“首先，”电学家回答，“在磁性感应中，距离不过是种幻象。其次，

别忘了，这些年来，大量官方采集实验科学的事实表明，不仅是人的神经流体，而且某些物质通过其简单作用，没有摄食，没有暗示，也没有感应现象，可以在人的机体中‘远距离’传送。现代实证主义的医生，亲眼见证了这些事实：一定数量的水晶瓶全都密封包好，每个瓶子都装有某种药物，药物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我得到其中的一瓶；我把瓶子挪到距离一个歇斯底里症患者头后十或十二厘米的地方；几分钟后，患者抽搐、呕吐、打喷嚏、大喊大叫并昏睡过去；根据放在他头部后面瓶子的距离，患者的反应有所差异。什么！如果瓶内装着酸性物质，病人表现出的症状可能会因酸中毒身亡；如果瓶内是软糖式膏剂，病人会不断陷入笃信宗教的狂热状态，沉醉在神圣的幻境中；若这个病人是某种崇拜的信徒，他觉得的神秘幻象却与崇拜无关；如果碰巧我拿着某种氯化物，如三氯化金，若把三氯化金放到病人附近，他会感到被灼烧、痛苦嘶喊。在这些现象中，何来导线？这些明明白白的事实进入到实验科学中，世人自然会瞠目结舌。为什么我不能假设一种新型流体的存在呢？这种流体混合了电流和磁性流体，同时还包含所有磁针针尖指向北极运动的流体及蛊惑鸟儿飞到老鹰翅膀下的流体。”

“在歇斯底里极度敏感状态中，如果有一种纤细的导线能把病人机体与物质内在属性连接，通过玻璃或羊皮纸的细孔使这些物质产生震动的感应，就像磁铁通过玻璃和布一样，能感应铁棒分子。从植物或矿物中产生的神秘磁气，在没有导线的情况下，可以穿越障碍物，穿越空间；通过其特殊功效，与人产生感应；如果这种情况毋庸置疑，那么，我并不吃惊：在同类的三个人之间，通过电磁中心产生联系，在某个时刻，流体产生关联感应，最后，你所质疑的透视现象发生了。”

“此外，索瓦娜玄秘的感应力不会排斥磁性流体的神秘作用，某种轻微的抖动后，比如，在世间的安德森夫人，她处于强直性昏睡状态时，外界不会对她产生任何影响，刺激安德森也唤醒不了索瓦娜。我发现，磁性流体并非完全不受电流影响，就某种程度来看，二者的属性混合并生成另一种流体，新流体的性质和能量悬而未决。而发现新流体的那个人可以任

意支配新流体，制造幻象，竟能混淆印度瑜伽修行者、西藏僧人、科罗曼德尔海岸的苦行僧、埃及中部的托钵僧制造的幻想。”

洛尔·埃瓦德感到诧异，默思了片刻，说：

“虽说我与安德森夫人从未谋面，但我觉得索瓦娜是个可敬的朋友，在这样神奇的环境中，她能听到我说话，我希望她达成愿望，她在哪儿！……最后一个疑问：刚才在公园中，安卓所说的话，都是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说过和朗诵过的话语？”

“的确如此，”爱迪生回答，“你分得出艾莉西亚的嗓音和举动，在索瓦娜耐心有力的暗示下，她才完美的背诵出来（此外，她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听到这番回答，洛尔·埃瓦德吃惊的呆住了。这次，没有解释。场景恰好时宜的不同语句都是预先准备好的，这太不可思议了。

他正要向电学家表明这个情况绝无可能；可是，正欲宣说自己明确的想法时，他突然想起躺入人造的黑暗棺匣之前，安卓对他低声说出的奇怪恳求。

他感到有些晕眩，为了藏好心中的秘密，他没有辩驳。他用异样的眼光瞧了瞧棺匣，清晰地感觉到机器人身上有个彼岸世界的灵魂存在。

爱迪生并没留意到埃瓦德的眼神，继续说：

“恒定的灵性感应和灵验的透视都构成索瓦娜的真实生活，她因此具有超强的催眠暗示能力，尤其对于那些被我半催眠的人更有效。她的意志能瞬间对被催眠者的心灵产生作用。”

“在催眠高度的暗示下，女演员站在那个台子上，整天不厌其烦的背诵每个句子；我在她身边暗中摆放了镜头，她说的每句话都录入到安卓身体中，安卓因此具有了人格。经过索瓦娜的召唤和感应，她的语调、动作、眼神都转移到了这个天真的美人身上。索瓦娜用感应的手指摸着安卓，在大声说出的二十个句子中，金肺就能完整的录下其中嗓音细微的差异。我手中拿着测微计，眼底放着高清放大镜，在机器人机头滚筒凹凸不平的表面，我只精心琢磨与快镜摄影相符的艾莉西亚完整的动作，

伴随的眼神及活泼或深沉的表情。这项工作持续了十一天。在我的严格指示下，除了胸部，机器人的肉体部分完成了。为了活灵活现地表现出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五六种常见的微笑，有十二张特殊的感光照片，上面扎满了细孔（几乎精确到毫米），金属粉末从细孔散布到肉体中，你想看看这些照片吗？照片就在纸盒中。年轻可爱女人的面部表情，随着说话语气的轻重，产生细微差别，如同眉毛随着眼神的变化通常显示出五种不同的变化。”

“在你看来，这个繁重的工作非常复杂，每个细节雕琢逼真，且非容易之事；其实，通过严密的分析，细心的观察，坚持不懈的努力，整个工作化繁为简，积分基础公式确保了工作的准确性；最劳心费神是公式的演算，身体复制工作非常奇特和精细，并无大碍，是单独进行！遮盖盔甲花了几天时间，先涂上金属粉末，随后再把肉体物质一层一层的覆盖在盔甲金属感应汗毛上，发光的金属汗毛穿过盔甲中难以察觉的空隙；此时，尚未成型的安卓，在我跟前，背诵所有的台词，这些语言构成了她心灵世界的幻影。”

“而今，整个白日，或在这儿，或在公园，我出神地看着她反复背诵，她像艾莉西亚和索瓦娜一样的穿着打扮，我都分不清谁是谁了！”

“她是个十全十美的佳人，在人类中，很难寻出语言来称呼；在这些时刻中，安卓出神的心灵不再受到管控。我承认，我像诗人一样，欣喜若狂。她的话语多么伤感，点亮了梦中的幸福！多么美妙的嗓音，多么深邃的眼睛！多么动听的歌唱！仙女般的美貌！让人心醉神摇的灵魂！无名的召唤！叫人奔向美轮美奂的爱情！索瓦娜轻轻触及戒指便化身为美妙梦境中的魔法师。是的，这是本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与思想家之间，第一次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因此谱写了这一出无比精彩的传奇故事。”

“当你回到古老的庄园中，唤醒安卓时，她喝下第一杯清水，吃过药片，你会明白，这个幻影是多么的完美无瑕！当你渐渐适应和她一起生活，熟悉她的习惯后，你定会成为她的知己，知心知意，相谈甚欢。因为

尘世和幻觉所需要的东西——灵魂，永远归入了她的身体，连我都不认识这个灵魂。不过，相信我，最惊恐和温柔的细微举动都受着灵魂巧妙的支配，完全符合男人的想象。”

“人类之外的存在，在这个全新的艺术作品中唤醒了，那里汇集了人类难以想象且不能改变的神秘。”

14 辞别

“悲伤的时刻到了，每个人都得抽身离开。”

——维克多·雨果《吕布拉》

“就这样，”爱迪生接着说，“作品完成了，她不是空洞的模仿之物。艾莉西亚让你心生喜爱，她的灵魂流露在声音、姿势、语调、笑容，苍白的面色中；在艾莉西亚身上，这些都是死气沉沉、堕落、造作，让人失望。在这些音容笑貌之下，隐藏着女性的实体，实体拥有异乎寻常的美，因为外露的美吸引了男人的爱慕。轻薄造作的女人的受难者，为她赎了罪！因堕落可耻的爱情，被抛弃和背叛的那个人已变得强大，他足以拥有高尚的爱情！富有希望、健康、财富和受着自杀念头打击的那个人，如今也远离了自杀。现在，在幻影和现实之间，你的感想如何？难道你不觉得幻想能把你的生命挽留于世，能让你好好活着？”

洛尔·埃瓦德站了起来，从衣袋中拿出一个象牙匣子，从里面取出一把漂亮的手枪，递给了爱迪生，说：

“亲爱的魔法师，这次奇特精彩的冒险，允许我给你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你赢啦！我缴出武器。”

爱迪生随之起身，接过手枪，若有所思的摆弄手枪，随后，他朝开着的窗户，伸出一只手臂。

“这颗子弹，是我送给魔鬼的，如果魔鬼存在，这样想着，我竟觉着魔鬼似乎就在周围呢！”

“噯！哟！就像《魔弹射手》中的魔鬼！”洛尔·埃瓦德低声说，听

到电学家这番玩笑话，他忍俊不禁。

电学家朝着黑暗中放了一枪。

“打中啦！”一个古怪的声音大喊道，从公园中传出。

“那是什么？”年轻的洛尔问，有些奇怪。

“没什么，那是一个古老的留声机闹着玩呢！”爱迪生笑着回答。

片刻后，洛尔·埃瓦德说：“我夺走了超凡的杰作！”

“不，我有配方，”电学家说，“不过……我再也不会制造机器人了。地下空间将用作我的藏身之处，用它去酝酿其他的发明。”

“现在，塞里昂·埃瓦德伯爵，再来一杯赫雷斯白葡萄酒，就此作别。你选择了梦幻世界；你带走了乐观积极的人。而我，命运将我捆绑在残酷的‘现实’世界中。旅行箱和四轮货车都准备好了；我的机械师们整装待发，将一直护送你到纽约，我已通知了横渡大西洋客轮惊奇号的船长。或许，我们将在奥特洛庄园再会。给我写信。握手吧！再见。”

爱迪生与洛尔·埃瓦德最后握手告别。

一分钟后，洛尔·埃瓦德跨上了马，一旁是四轮货车，还有令人生畏举着火把的护送人员。

他们随即上路了。不一会儿，奇怪的骑兵们在远处消失了，朝门洛帕克的小火车站方向驶去。

爱迪生独自立在实验室中央，随后，缓缓地走向黑色帷幔，长长的帷幔褶子垂在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前面。他走到帷幔前，把帘幔滑到圆环挂钩上。

只见一个年纪尚轻的女人，身形纤长，全身穿着黑色衣服，躺在一个巨大红色丝绒的沙发上，沙发摆放在玻璃绝缘器上。她乌黑的秀发在鬓角周围闪出光泽，椭圆形的脸蛋，朴素而迷人，透出一种超然的从容。她一只手拿着电唱机听筒，垂在地毯上，手围绕着塞着棉花的某种遮掩物，如果她在那儿说话，即便在她附近也无人能听到她的话语。

“哦！索瓦娜，”爱迪生说，“第一次，科学能够治愈人类的痛苦，即便是爱情的……伤痛！”

具有超感官透视能力的女子不作回答，电学家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凉的，电学家不禁打了个寒战，他欠身去把脉，她的脉搏停止了，心脏也不再跳动。

几分钟过去，他试着增强沉睡者额头周围的磁性流体，去唤醒她，但全然没有动静。

一个小时过去了，爱迪生心急如焚，使出浑身解数都毫无效果。这个沉睡的女子，似乎永远地离开了人类世界。

15 命数

“在劫难逃”

——预言

大约三个星期过去了，一直没有洛尔·埃瓦德的消息，既没有他的来信，也没有电报，面对石沉大海一般的沉默，爱迪生开始担心。

某天晚上，九点左右，工程师单独待在实验室，在灯下浏览一份美国重要的报纸，突然看到几行字，他立马被吸引住了，他连读了两遍，万分惊愕：

英国劳氏船级社。重要消息。航海新闻。

昨日宣布的惊奇号客轮的沉没，刚刚得到了证实，这次海难具体细节如下：

凌晨两点，船尾的货舱开始起火，货舱中堆放着矿物油桶和桶装酒精饮料，起火原因不明，随后发生了爆炸。

当时，海面波浪巨大，客轮剧烈摇晃，火苗瞬时窜到了行李舱。强烈的西风加速了火势，大火和浓烟同时出现。

一分钟内，三百名乘客惊醒，看到灾难逼近，疯狂地涌到了甲板上。

就在那时，可怕的情景发生了。

熊熊烈火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渐渐逼近，女人和孩子发出绝望惊恐的哭喊声。

船长宣布，五分钟后船将沉入大海，几秒钟内，所有人都奔向救生艇，企图逃生。

女人和孩子先登上了救生艇。

在这恐怖的场面中，中舱发生了奇怪的一幕。一个年轻英国人，名叫洛尔·埃瓦德，抓着舱口的舵柄，奋力想要穿进火海，走到燃烧的货物箱和包裹中。

一位中尉惊呆了，一个工头想抓住英国人，六个水手也冲过去阻止英国人，英国人发疯似地投进了火光中。

英国人在火中挣扎着，大喊道，不顾一切代价都要从汹涌的火中，取出一个箱子，里面放着非常珍贵的物品，谁帮他取出这个箱子，他愿意付一笔巨大的酬金，一百万几尼作为酬谢，可是完全没用，救生艇还不够给旅客和全体船员乘坐。

英国人表现出了少有的魄力，人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抓住他，把昏迷的他送到了最后一艘小艇上，清晨六点，乘客被集中到了法国的护卫舰惊悚号上。

第一艘载着女人和儿童的救生艇倾覆。大约有七十二人溺水身亡：以下是不幸遇难者的名单。

（根据官方给出的名单，列入名单的第一个名字是：爱玛·艾莉西亚·克拉丽小姐，歌唱艺术家）。

爱迪生猛地扔掉报纸。五分钟过去了，他一言不发，陷入了悲伤的沉思。他随手按了水晶旋钮，灯光熄灭了。

随后，他在黑暗中闷闷转步。

电报机的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电学家打开了莫尔斯电报机旁的小夜灯。

三秒钟后，他拿起电报，上面写着：

“美国，新泽西州，门洛帕克，工程师爱迪生，利物浦，17.2.8.40。

朋友，安卓走了，留我独自孤苦，我要为这个影子戴孝。永别了。洛尔·埃瓦德。”

读完电报，伟大的发明家瘫倒在电报机旁的椅子上。他的眼神漫无目的地射到了离他不远的乌木桌，清亮的月光还照在迷人的手臂上，白皙的手指上戴满了神奇的戒指！爱迪生恍惚出神，沉浸在莫名的感觉中，透过

窗户，他看到屋外漆黑的夜；他听着冬日里的风声淅淅飒飒，冷冷地擦碰过夜色中的树枝；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目光转向古老的清月，空中月冷漠无情地穿过厚重的云朵，划破了上天不可思议的秘密；寒气袭来，爱迪生浑身寒战，一切静默了。